

火蝶亡魂 追踪！伏擊！暗殺！火蝶高飛，俠客亡魂，唐門毒藥暗器的秘密，竟然被沈勝衣無意中發現，一張火蝶圖，使到沈勝衣九死一生！

$2.00

898

◀編　後　話▶

沈勝衣傳奇故事：「火蝶亡魂」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內容情節構思突出，全篇充滿陰森詭異、奪魄驚心氣氛，沈勝衣在本故事裏大展奇謀，插手調查一個從未涉足江湖的青年，突遭江湖殺手追殺事件，竟然給他揭發了唐門暗器的大秘密！爲了一張火蝶圖，掀起了一場血雨腥風的大廝殺！過程慘烈激昂，鬼哭神嚎，愛好刺激緊張、鬥智鬥力小說的讀者們，千萬不要錯過。

＊＊＊　　＊＊＊＊　　＊＊＊

東南亞名作家高皐先生繼「斷劍殘鈎」後今期又有新作隆重刊出，「白羽令」是他別出心裁，構思經年的巨著，內容曲折，情節迂迴，故事中人物屢獲奇遇，迭遭厄境，但他們個個都是身懷絕藝的男女英俠，逢凶化吉，履險如夷，既是一篇傳奇性的武俠小說，又是一部艷情倫理感人肺腑的故事，幸勿錯過。

＊＊＊　　＊＊＊　　＊＊＊

下期裏，除了精彩的鐵拐俠盜故事「酋長首級」刊出外，更有暌別多時名作家高庸先生的中篇「紅袖刀訣」和朱羽的一月完民間俠義故事「楓紅山莊」，以上三大巨著，篇篇精彩，部部絕倫。請千萬留意下期的本刊。

＊＊＊　　＊＊＊　　＊＊＊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 189－19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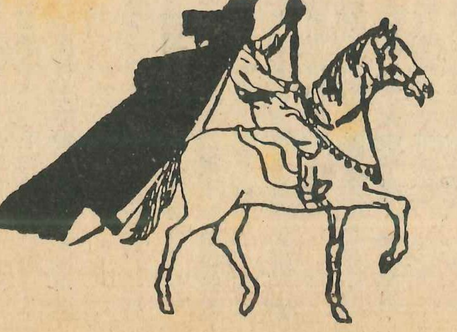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9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火蝶亡魂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一行白雁清秋。
數聲漁笛蘋洲。
幾點昏鴉斷柳。
夕陽時候——
沈勝衣走在夕陽下。
夕陽下景色如畫，他却似完全無心欣賞。
他的脚步既不快，也不慢，眉宇間充滿了疑惑，彷佛發現了什麼奇怪的事情。
這是事實。
這件事情也的確奇怪。

他離開雲陽城的時候，就已經發覺被人追踪。
追踪到這個時候，這個地方。
那個人追踪的技術雖然不怎樣高明，輕功却非常好，始終不離他身後七丈。
他曾經施展輕功，可是那個人並未被他抛下。
他本來以爲同路，這一試之下，才知道並不是那回事。
他仍然繼續前行。
那個人到底是什麼身份？跟踪他到底有什麼目的？
他實在很想弄清楚，却一直沒有回頭去追查。
因爲他的好奇心雖然很重，耐性一向都不錯。
他知道那個人遲早都會表露身份，對他採取行動。
無論那個人是他的仇家抑或是仇家請來的殺手他都不在乎。
亦不在乎那個人將會當面挑戰抑或背後暗襲。
藝高人胆大。
所以他只是走他需要走的路。
脚步既不快，也不慢。
這一走就是兩個時辰。
那個人到現在仍然沒有對他採取任何的行動。
他走過的地方最少有三十處，適合決鬥，二十處適宜偷襲。
那個人到底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才肯採取行動？

× × ×

已經是夕陽時候。
——這個人的耐性，似乎比我還要好呢！
沈勝衣忽然停下脚步。
他決定就站在這裏，等候那個人走過來。
那個人是沒有同時停下脚步。
他脚步不停，竟眞的向着沈勝衣走過來。
一步又一步……
沈勝衣終於看清楚那個人。
是一個身裁高高瘦瘦的青年，樣子老實實的青年。
沈勝衣並不認識他。
甚至是完全沒有印像。

× × ×

青年一直走到沈勝衣的面前。
他的身上沒有武器，手裏也沒有。
暗器好像也沒有。
他雙手抱拳，衝着沈勝衣突然當頭一揖，道：「沈大俠。」
沈勝衣不認識他，他却認識沈勝衣。
這到底是誰？
沈勝衣不由自主的脫口問道：「高姓大名？」
青年道：「姓公孫名秀。」
又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沈勝衣微一皺眉，說道：「我並不認識你。」
青年公孫秀道：「我也是今天中午才認識沈大俠。」
沈勝衣道：「如何認識？」
公孫秀道：「今天中午沈大俠在城中太白居喝酒。」
沈勝衣道：「不錯。」
公孫秀道：「當時，我也在太白居之內。」
沈勝衣道：「失覺。」
公孫秀道：「可是當時我並不知道沈大俠的存在，一直到沈大俠走出太白居的大門，一旁的兩個鏢師說起來才知道，我立即追出，幸好沈大俠並未走遠。」
沈勝衣道：「由那個時候開始，你就跟踪我？」
公孫秀道：「正是。」
沈勝衣道：「你的輕功很好。」
公孫秀道：「先父公孫萬里。」
沈勝衣道：「鬼影子公孫萬里？」
公孫秀道：「正是。」
沈勝衣道：「公孫萬里輕功兩河公認第一，難怪你的輕功，這麼好。」
公孫秀道：「沈大俠，莫非與先父認識？」
沈勝衣搖頭道：「素未謀面，只是聽公孫接兄說及。」
公孫秀接口說道：「公孫接與我是堂兄弟。」
沈勝衣道：「我與公孫接，却是好朋友。」
公孫秀道：「這件事我知道。」
沈勝衣道：「所以來找我一聚。」
公孫秀垂首道：「不是。」
沈勝衣道：「那是爲了什麼？」
公孫秀欲言又止。
沈勝衣道：「我與公孫接情同手足，你是公孫接的兄弟，也即是我的兄弟，有話無妨直說，不必顧慮。」
公孫秀道：「我是有一件事情不知如何解決……」
沈勝衣恍然道：「找我帮忙？」
公孫秀沒有否認。
沈勝衣轉問道：「是什麼事情？」
公孫秀沉吟不語。
沈勝衣忽然道：「我喜歡率直的年輕人。」
公孫秀道：「可是我始終認爲這樣做太過……」
沈勝衣不等他說下去，截口道：「我看你也是一個率直的年輕人，怎麼這樣多客套說話。」
公孫秀道：「這我就直說了。」
沈勝衣道：「請說。」
公孫秀道：「先父本是一個盜賊。」
沈勝衣道：「這樣說也可以，他雖則刦富濟貧，到底是盜賊所爲。」
公孫秀道：「況且並非每一個有錢人的財富都是用不正當的手段得來，縱然他吝嗇一些，也不能說他不對。」
沈勝衣說：「不錯。」
公孫接道：「有些人之所以貧窮却往往是由於他們自己的懶惰。」
沈勝衣道：「這樣的人很多。」
公孫秀道：「先父却在臨終之前才想通這個道理，才發覺自己過往的作爲並非完全正確，其中有些甚至錯得很厲害。」
沈勝衣道：「他難道還有什麼辦法補救？」
公孫秀道：「沒有，只是要我發誓，有生之日，偸固然不得，刦也是一樣，一件壞事都不許做。」
沈勝衣道：「自己錯了，當然不希望自己的兒子再錯，他要你這樣發誓，並不難理解。」
公孫秀道：「先父當時的心情我也很明白。」
沈勝衣道：「你有沒有發誓？」
公孫秀道：「有。」
沈勝衣道：「之後又有沒有實行？」
公孫秀點頭，道：「由自先父逝世那一日開始，我便已絕足江湖，到現在已經五

年。」

沈勝衣道：「你的家境如何？」

公孫秀道：「不怎樣好，刦來的金銀珠寶先父一些也沒有給自己留下。」

沈勝衣道：「那麼，你又如何維持生活？」

公孫秀道：「替人工作。」

沈勝衣道：「就像常人一樣？」

公孫秀道：「先父正是要我如此。」

沈勝衣道：「你覺得，這種生活怎麼樣？」

公孫秀道：「很好，就是最初有些不習慣。」

沈勝衣道：「是不是也比較辛苦？」

公孫秀搖頭道：「我的要求並不大，又是一個人，所以一些也不覺得辛苦，而且還有積蓄。」

沈勝衣道：「這五年以來，你就一直安安份份的過着這樣的生活？」

公孫秀道：「這種生活雖然平淡，但平淡之中，却有一種難言的樂趣。」

沈勝衣笑笑道：「我也曾有過這種經驗。」

他的目光忽變得矇矇，但刹那又清朗，道：「既然這樣，你當然不會開罪江湖中人。」

公孫秀道：「就是一般人也不會，我的人緣一向很好，也根本就不喜歡與別人爭執。」

沈勝衣奇怪道：「如此你找我帮忙你什麼？」

也難怪他奇怪，好像公孫秀這樣的一個人，實在沒有找他帮忙的需要。

公孫秀一聲苦笑，轉顧來路道：「沈大俠有沒有發覺有人在後面追踪我？」

沈勝衣搖頭，順着他的目光向那邊望去。

他立即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錦衣人，冷然站在七丈外的一株柳樹下。

錦衣人正向這邊望來。

夕陽斜照在他的面上，照得他的臉閃閃生輝。

他的眼也在閃光。

人雖然在七丈，沈勝衣已然感覺他目光的銳利，他一皺眉，問道：「那個錦衣人？」

公孫秀道：「不錯。」

沈勝衣道：「這個人並不簡單。」

公孫秀道：「沈大俠也看出來了。」

沈勝衣道：「是誰？」

公孫秀道：「孔襄。」

沈勝衣道：「錦衣殺手孔襄？」

公孫秀道：「沈大俠認識他？」

沈勝衣道：「不認識，只是聽說過這個人！」

他連隨問道：「他爲什麼追踪你？」

公孫秀道：「我也不知道。」

沈勝衣轉問道：「你怎會認識他？」

公孫秀道：「他本來就是雲陽城中的名人，可是我一直只是聞名，知道錦衣殺手孔襄就是他，還是兩天之前的事情。」

沈勝衣道：「誰給你們介紹？」

公孫秀道：「是我向別人打聽的。」

沈勝衣道：「哦？」

公孫秀道：「因爲我實在想知道跟踪自己的是什麼人。」

沈勝衣道：「這是說，他已經跟踪了你三天。」

公孫秀道：「差不多三天的了。」

沈勝衣道：「你眞的完全不知道其中原因？」

公孫秀道：「眞的。」

沈勝衣道：「你不問他？」

公孫秀微喟一聲，道：「我本來也有這意思。」

沈勝衣道：「是否一見你回頭，他立即就避開。」

公孫秀道：「不是。」

沈勝衣道：「那麼……」

公孫秀道：「是我不敢接近他。」

沈勝衣道：「哦？」

公孫秀道：「因爲，他的眼中殺機畢露。」

沈勝衣道：「那麼他又有沒有試圖接近你？」

公孫秀道：「有，只是我不肯讓他接近。」

沈勝衣問道：「也是因爲他眼中的殺機？」

公孫秀點頭。

沈勝衣道：「以你的輕功，他要追到你，只怕不容易。」

公孫秀道：「這是事實。」

沈勝衣說道：「你總有回家休息的時候。」

公孫秀道：「這兩天晚上我都是留在主人家中，在柴房睡覺，可是次日一出門，不久就發覺他跟踪在後面，我實在不知道如何應付，幸好今天遇上了沈大俠。」

沈勝衣道：「你却是一路跟踪我。」

公孫秀赧然道：「因爲我不知道如何啓齒。」

沈勝衣道：「你想我怎樣帮忙你？」

公孫秀道：「只請沈大俠陪我回頭走一趟，讓我問清楚他，爲什麼要這樣追踪我？」

沈勝衣道：「只是這樣？」

公孫秀道：「只是這樣！」

他一頓接道：「我自信從來沒有開罪任何人，包括他在內，其中也許有什麼誤會，但無論什麼誤會，只要雙方有機會說話，一定有一個清楚明白。」

沈勝衣道：「道理上是這樣。」

公孫秀道：「但是如果我一個人過去，不難就胡裏胡塗的死在他劍下，所以我才有這個請求。」

沈勝衣道：「這個簡單。」

公孫秀道：「沈大俠答應了。」

沈勝衣道：「即使你並不是我的好朋友的兄弟，這樣找到我帮忙，我也一樣會考慮答應。」

公孫秀道：「哦？」

沈勝衣道：「好像你這樣的一個人，竟然被一個知名的殺手一連追踪三日，這件事實在有些奇怪。」

他一笑又道：「我這個人的好奇心一向很重。」

公孫秀道：「原來這樣。」

他亦自一笑，道：「可是我仍然感激得很，就是不知道怎樣表示謝意……」

沈勝衣道：「又來客套了。」

公孫秀連忙閉上嘴巴。

沈勝衣隨即道：「我們過去。」

公孫秀應聲舉步。

第一步才跨出，他們就瞥見了劍光。

閃亮的劍光。

× × ×

劍握在孔襄手中。

他突然拔劍出鞘，削向身旁的那棵柳樹。

柳樹並沒有倒下，那一劍只是削下了一片樹皮。

一劍之後又一劍，柳樹仍沒有倒下。

他並非砍樹，却運劍如飛！

一連十幾劍，他便自回劍入鞘，轉身疾奔了出去。

沈勝衣遠遠看見，一笑道：「我們雖然有這個打算，他却沒有意思見我們。」

公孫秀道：「他拔劍幹什麼？」

沈勝衣道：「相信是在那棵柳樹上留字？」

公孫秀道：「留給我？」

沈勝衣道：「不是你就是我。」

他放步奔出。

× × ×

孔襄事實拔劍在那棵柳樹之上留字。

四個字。

──少管閒事！

沈勝衣見着那四個字，道：「原來留給我。」

公孫秀奇怪地問道：「爲什麼他要離開？」

沈勝衣道：「也許他不願意與我正面衝突，也許他根本就不認識我，是另有原因。」

他目光一轉，道：「不過，從這件事看來，他毫無疑問，是有意追踪你。」

公孫秀苦笑一聲，道：「這到底爲了什麼？」

沈勝衣沉吟道：「會不會與你的工作有關係？」

公孫秀不假思索道：「相信不會。」

沈勝衣道：「你憑什麼這樣肯定？」

公孫秀道：「我做的工作沒有可能與別人發生糾紛。」

沈勝衣連隨道：「你做的到底是什麼工作？」

公孫秀道：「替我家主人搜購最好的礦砂或者已經煉好的五金，這方面我甚有研究。」

沈勝衣追問道：「你家主人用五金礦砂來做什麼？」

公孫秀道：「冶煉兵器。」

沈勝衣道：「出賣？」

公孫秀道：「據我所知，都是別人訂製，別人先畫好圖樣送來，我家主人再吩咐所僱名師或者自己親自依樣打造。」

沈勝衣道：「做生意能够做到這樣，所打造的兵器必然是上等貨色。」

公孫秀道：「『刀鎮八方』張虎侯的魚鱗紫金刀，青城十九俠的十九支寶劍，據講都是出於我家主人的手下。」

沈勝衣道：「你家主人是那一位？」

公孫秀道：「張九思。」

沈勝衣沉吟道：「我知道這個人，不過素未謀面。」

公孫秀道：「他本來就不是江湖人，從來都沒有在江湖上走動。」

沈勝衣道：「不過他冶煉兵器的技術却是名滿江湖。」

公孫秀道：「他與先父是老朋友，先父死時他也有到來拜祭，當時，我對他說及家父的遺言，他那裏恰好少了一個曉得如何選購五金礦砂的人，於是便給我安排了這份工作。」

沈勝衣道：「他是在什麼地方冶煉兵器的？」

公孫秀道：「在他的莊院。」

沈勝衣說道：「那幢莊院，相信並不小。」

公孫秀道：「的確不小。」

沈勝衣忽然道：「方才你不是說這兩天晚上都是住在柴房之內？」

公孫秀道：「你懷疑我說謊？」

沈勝衣道：「我只是奇怪，他何以不在莊院之內給你安排一個住宿的地方？」

公孫秀道：「這是由於莊院不時有江湖人出入，他不想我與那些江湖人接觸得太多。」

沈勝衣道：「看來他一直都記着令尊的遺言。」

公孫秀道：「他是的。」

沈勝衣道：「如此說來，孔襄實在沒有理由這樣追踪你。」

公孫秀道：「他却已追踪了三天。」

沈勝衣道：「奇怪就在這裏，孔襄這種人就是很喜歡開玩笑，相信也絕不會找一個陌生人，而且不是江湖人，開這種玩笑，一追踪就是三天。」

公孫秀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沈勝衣想想問道：「張九思的莊院在什麼地方？」

公孫秀道：「不久之前，我們曾經過一條河流，在河流的旁邊有一幢很大的莊院。」

沈勝衣道：「那幢莊院，就是張九思的。」

公孫秀點頭。

沈勝衣道：「反正順路，我們回城之前不妨走一趟。」

公孫秀道：「回城？」

沈勝衣道：「你不是住在雲陽城中的嗎？」

公孫秀道：「我是住在城中。」

沈勝衣又問道：「你自己的屋子當然比那個柴房好。」

公孫秀道：「最低限度有一張可以睡得舒適一些的床。」

沈勝衣道：「你睡了兩夜柴房難道還想睡下去？」

公孫秀道：「不想。」

沈勝衣道：「你當然也不想我睡在柴房內。」

公孫秀道：「不想……」

沈勝衣道：「何況張九思亦未必歡迎，所以我們就只有回城。」

公孫秀道：「沈大俠……」

沈勝衣忽截道：「這稱呼不好，我平生最怕就是別人大俠前大俠後的稱呼，大家都是年輕人，何不就『你我』稱呼？」

公孫秀道：「恭敬不如從命。」

沈勝衣道：「我已然答應帮忙你，一定在事情解決之後才離開。」

公孫秀道：「只怕就誤了你的事。」

沈勝衣道：「目前我並沒有其他事需要做。」

他笑笑接道：「城中的客棧不少，所以你也無須担心我的住宿問題。」

公孫秀道：「我……」

沈勝衣道：「你那裏不是說只有一張床。」

他的視綫旋即又落在那株柳樹上，道：「這是孔襄給我的警告。」

公孫秀的目光不由亦轉了過去，正想說什麼，沈勝衣的話已接上，道：「在這四個字之上你看到了什麼？」

公孫秀道：「他並不高興別人插手這件事。」

沈勝衣道：「除此之外？」

公孫秀詫異道：「這『少管閒事』四個字難道還有其他意思？」

沈勝衣道：「沒有。」

公孫秀道：「我這就不明白了。」

沈勝衣解釋道：「這四個字之上已殺機畢露。」

公孫秀道：「你是還看到了殺機？」

沈勝衣道：「濃重的殺機，他顯然隨時都準備殺人，這一次的追踪是必關係重大。」

公孫秀苦笑。

沈勝衣道：「所以我插手這件事，他遲早會找到我頭上，到時我一定替你問一個清楚明白。」

他再次舉步。

公孫秀緊跟在沈勝衣後面，神色已沒有方才那麼徬徨。

因爲沈勝衣已經答應帮忙他。

只要沈勝衣帮忙，他相信這件事一定很快就有一個解決。

完美的解決。

× × ×

夕陽西下。

他們回到河邊的時候，天邊已只剩殘霞片片。

繞着莊院走了一圈，他們又回到莊院的大門之前。

沈勝衣收住脚步，道：「這個莊院相當大。」

公孫秀道：「據講一共有十一進。」

沈勝衣詫聲道：「你沒有走遍整個莊院？」

公孫秀道：「沒有，三進之後，就是禁地，必須莊主陪同，或者領有莊主發給的特別腰牌的人才能够自由進出。」

沈勝衣道：「否則如何？」

公孫秀道：「九死一生！」

沈勝衣道：「哦？」

公孫秀道：「事實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主人怎樣吩咐，我們下人便要怎樣服從，也就只須服從，這是做一個下人的起碼條件。」

沈勝衣道：「原則上，不錯是應該這樣。」

他沉吟接道：「這莊院之內莫非隱藏着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公孫秀道：「就是那些兵器。」

沈勝衣道：「那些兵器？」

公孫秀道：「在這裏打造的兵器大都很特別，訂造那些兵器的江湖人並不想太多人知道他們的兵器特別在什麼地方。」

沈勝衣恍然道：「原來如此。」

公孫秀道：「是以我本想請你進去歇息一下，也無法做到。」

沈勝衣目光轉落在莊院的大門上，道：「不成連進入這扇大門，也需要張九思的准許？」

公孫秀點頭道：「大門後不分日夜都有人看守，在這裏工作的所有人全都領有一方腰牌。」

沈勝衣淡笑道：「這幢莊院亦可謂禁衞森嚴的了。」

他也沒有再說什麼，轉身舉步。

舉步又放下。

兩個人正向這幢莊院走來。

公孫秀也看見了，「哦」一聲，怔住在那裏。

沈勝衣不由問道：「你認識他們？」

公孫秀道：「左面那個，就是我們莊主。」

沈勝衣道：「他就是張九思？右面那個又是誰？」

公孫秀道：「徐長卿，這幢莊院的總管。」

沈勝衣說道：「你好像很奇怪看見他們？」

公孫秀道：「我的被孔襄追踪這件事，本來是打算告訴他們，請他們追查究竟，可是一連三天都不見人，問負責通傳的人，都說他們已外出。」

沈勝衣道：「這有什麼奇怪？」

公孫秀道：「據講他們從來都不會一齊外出，無論什麼時候，其中必然有一人留在莊院之內打點一切。」

沈勝衣道：「是麼？」

公孫秀道：「最低限度，我在這裏五年，都是這樣。」

沈勝衣道：「也許這個莊院之內發生了什麼事。」

說話間，張九思徐長卿已走近。

沈勝衣公孫秀不由自主閉上了嘴巴。

也不過片刻，張九思徐長卿便到了兩人面前，相繼停下了脚步。

公孫秀不用叫到，逕自上前一揖道：「莊主，總管！」

徐長卿淡應一聲。

他人已中年，不高不矮，不肥不瘦，衣飾普通，面貌平凡，混身上下，並沒有任何特別惹人注目的地方。

張九思也是一樣，不同的只是衣飾比較華麗，年紀已六十有多。

徐長卿一面疲倦之色，他却像滿懷心事，目注公孫秀，道：「今天又有什麼好鑛砂？」

公孫秀道：「沒有。」

張九思目光忽轉向沈勝衣，道：「那位是你的朋友？」

公孫秀答道：「是堂兄公孫接的好朋友。」

張九思道：「琴棋第一，詩酒第二，暗器第三，劍術第四的公孫接？」

公孫秀點頭。

張九思道：「公孫接是一個江湖人，他的朋友當然也是。」

公孫秀道：「也是。」

張九思道：「你怎麼又與江湖人來往

？難道忘記了你父親的遺言。」

公孫秀道：「我沒有忘記，只是這幾天發生的事情我實在不知道如何應付，莊主又不在莊內……」

張九思截口問道：「這幾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公孫秀道：「錦衣殺手孔襄不知何故，一連跟踪了我三天，而且彷彿有殺我之意。」

張九思詫異道：「孔襄追踪殺你？」

公孫秀道：「我絕對沒有認錯人。」

張九思沉吟再三，轉顧沈勝衣道：「所以你找他帮忙？」

公孫秀道：「不錯。」

張九思目注沈勝衣，問道：「高姓大名……」

沈勝衣道：「沈勝衣。」

張九思一怔，脫口說道：「原來是沈兄。」

徐長卿亦自失聲道：「什麼風將沈兄吹來這裏？」

沈勝衣道：「西風。」

張九思莞爾道：「今天吹的，不錯就是西風。」

他連隨問道：「沈兄與公孫接據講是好朋友？」

沈勝衣道：「很好的朋友，他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一樣！」

張九思道：「有沈兄帮忙，我就放心了。」

沈勝衣道：「張兄以爲孔襄這樣跟踪他，到底是什麼原因？」

張九思搖頭道：「現在我才知道這件事，沈兄以爲呢？」

沈勝衣道：「我知道這件事只不過比張兄早半個時辰，目前，仍然未有任何頭緒。」

張九思道：「不過我這個世侄爲人非常老實，沈兄大可以相信他的說話。」

沈勝衣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我看得出，方才我也已看見孔襄追踪他。」

張九思道：「孔襄如何說話？」

沈勝衣道：「我們還沒有說話的機會，一見我與公孫秀回頭，他便自離開，臨走之前却拔劍在樹上留下了四個字。」

張九思追問道：「那四個字？」

沈勝衣道：「少管閒事。」

張九思道：「看來孔襄的追踪他是眞的有他的目的。」

沈勝衣道：「這種人本來就不會做那種只是嚇唬別人的無聊事情，何況說一連三天的追踪？」

張九思回顧公孫秀道：「你到底什麼地方開罪了他？」

公孫秀道：「我怎會開罪這種人？」

張九思道：「你想清楚。」

公孫秀道：「我已想了三天，想得很清楚的了。」

張九思沉吟道：「那麼他這樣追踪你究竟目的何在？」

公孫秀只有苦笑。

張九思沉吟接道：「這件事，實在奇怪。」

沈勝衣道：「我也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張九思沉默了一下，眉宇間的憂慮又深了幾分。

徐長卿一旁突然插口道：「第二個人我不敢說，以公孫秀這樣的一個人，竟然會被孔襄那種人追踪，的確是難以令人想像。」

沈勝衣道：「事情却發生了。」

徐長卿道：「孔襄當然是有他的原因才會這樣追踪，不過公孫秀這個小伙子，我却可以担保絕對沒有問題。」

沈勝衣笑顧公孫秀，道：「張莊主與徐總管對你都是這樣信任，你應該開心才是。」

公孫秀無言一笑。

張九思即時道：「這幾天，我正好有事，沈兄，公孫秀這件事，我只好就交於你了。」

沈勝衣道：「張兄儘管放心。」

張九思笑道：「我當然放心，沈兄行俠江湖，先後已不知解決了多少奇奇怪怪的事情，要是對沈兄都不放心，還有什麼人我能够放心？」

沈勝衣一笑不語。

張九思忽然想起了什麼也似，一頓接道：「只顧着說話，忘了請沈兄進莊院內奉茶，罪過罪過……」

沈勝衣道：「言重言重。」

張九思連隨把手一擺，道：「請！」

沈勝衣道：「心領。」

張九思道：「沈兄不必客氣。」

沈勝衣道：「不是客氣，只是時間經已不早，我們又必須進城去。」

張九思抬頭望了一眼天色，道：「果然不早了。」

他目光一落，接又道：「以沈兄的智慧武功，這件事相信很快就能解決，到時無論如何請到來一敘，也好讓我這幢莊院添一分光彩。」

沈勝衣道：「張兄怎麼這樣說話。」

張九思笑顧公孫秀道：「人你看穩了，走掉我惟你是問。」

他似乎很想交沈勝衣這個朋友。

公孫秀笑應一聲：「是。」

張九思連隨一拱手，道：「那麼我們就此別過。」

徐長卿亦自拱手。

沈勝衣回禮道：「就此別過。」

張九思道：「不送。」

沈勝衣道：「不必。」

張九思再一拱手，舉步向莊院大門走去。

他面上仍然有笑容，却始終掩不住那份憂慮。

莫非他也有什麼困難解決不來？

他那件事，與公孫秀這件事是否有關係？

沈勝衣只是心中存疑，並沒有追上去問張九思，也沒有說出來。

因爲他知道，這兩件事情如果有關係，遲早會碰在一起，否則縱然有他插手的必要，張九思既然沒有說出來，在目前，還是先解決公孫秀這件事。

要解決這件事就要回城去。

錦衣殺手孔襄住在城中。

× × ×

黃昏逝去，黑夜降臨。

沈勝衣公孫秀回到雲陽城的時候，天

色已濃如潑墨。

他們先進太白居。

吃過了晚飯，沈勝衣才隨公孫秀回去他那間屋子。

公孫秀那間屋子就在城中太白居後面的小巷。

屋子並不大，只有一個小小的房間，一個小小的廳堂，一個小小的廚房，却全都收拾得很乾淨。

沈勝衣在這間屋子，逗留了一會便離開。

出了小巷他就往西行。

他記得那邊有好幾間客棧。

× × ×

夜已深，月升得很高。

月明如水。

沈勝衣披着月色走到街口，遠遠已看見一間五福客棧。

他腳步不由加快。

嗤嗤嗤的卽時破空聲响。

五六點寒光疾向他射來。

沈勝衣移動的腳步幾乎同時停下，半身疾轉，雙袖齊揮，霍霍的兩聲，那五六點寒芒便給他捲入袖中。

暗器是從左面一幢酒家的二樓射下來的。

他抬頭望去，就看見了一個人。

錦衣殺手孔襄。

明亮的燈照得他那身錦衣閃閃生輝。

那一口白牙燈光照耀下也閃閃生輝，他憑欄望着沈勝衣，正齜牙冷笑。

沈勝衣亦一聲冷笑。

冷笑未絕，他人已凌空。

街道上還有幾個行人，看見這樣子，不由全都驚呼失聲。

驚呼聲中，沈勝衣已落在欄干之上。

孔襄已不在那裏。

沈勝衣身形飛起的時候，他的身形亦已飛起，橫越欄干，凌空一個翻滾，翻上了二樓的滴水飛簷！

沈勝衣看在眼內，身形在欄干上一落又起，亦上了滴水飛簷。

孔襄又已不在飛簷之上。

他瓦面過瓦面，再向西箭一樣飛掠前去。

沈勝衣一步也不放鬆。

× × ×

一重重的瓦面飛也似從他們兩人腳下飛退。

孔襄的輕功居然不錯，一連十幾個起落，才被沈勝衣追近。

他似乎知道無法將沈勝衣擺脫，再一個起落，忽然收住了身形。

這一個起落，他落在一個庭院之中。

庭院顯然已荒廢多時，到處頹垣斷壁，野草叢生，一片陰森。

野草已枯黃，庭中的秋意與城郊一樣濃，一樣蕭瑟。

孔襄就站在野草叢中。

他才站穩腳步，沈勝衣便落下。

落在他對面。

孔襄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沈勝衣一眼，道：「好身手！」

沈勝衣道：「彼此。」

他目光一掃，道：「這地方不錯。」

孔襄道：「所以我選擇這地方與你來一次談判。」

沈勝衣詫聲道：「談判？」

孔襄道：「我並不想與你用武力來解決這件事。」

沈勝衣道：「這是什麼東西？」

他雙袖一拂，六支透風鏢從袖中跌出來，散落在地上。

這正是孔襄方才用來暗算他的暗器。

孔襄目光一落，道：「如果連這六支透風鏢你也躲不開，我們根本就不用談判了。」

沈勝衣冷聲道：「你倒是一個識時務的人。」

孔襄道：「如果我不識時務，又怎會活到今天。」

沈勝衣道：「因爲沒有把握殺我，所以你就走來找我談判。」

孔襄沒有否認，道：「我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也從不想與人拚一個同歸於盡，更不想死在別人手下。」

沈勝衣道：「難怪黃昏時你只是在樹上留字，不肯等我們走過來。」

孔襄道：「當時我已經看出你是一個高手。」

沈勝衣道：「你當時離開，想必是先去打聽我的來歷。」

孔襄道：「正是。」

沈勝衣道：「打聽到了沒有？」

孔襄道：「我派去打聽的人，還未回來。」

沈勝衣道：「見我從樓下走過索性就先試我一下？」

孔襄道：「這一試却試出你的身手並不在我之下，也許比我還要好。」

沈勝衣道：「你相信自己的判斷沒有錯誤？」

孔襄道：「我也算老江湖的了。」

他冷然一笑，又道：「不過你我若是拚上命，結果相信亦只會同歸於盡。」

沈勝衣道：「是麼？」

孔襄道：「我並不喜歡這種結果。」

沈勝衣道：「沒有人會喜歡，不過，這種結果如果無法避免，就是不喜歡也要接受的。」

孔襄說道：「事在人爲，你我只要眞的有意思避免這種事的發生，豈會避免不了。」

沈勝衣一笑不語。

孔襄連隨一拱手，含笑說道：「尚未請教……」

沈勝衣道：「我是什麼人，與這件事並沒有關係。」

孔襄道：「這……」

沈勝衣接口道：「你打算怎樣與我談判？」

孔襄沉吟道：「公孫秀既然已找到你，你又已插手這件事，這樣好了，告訴我那樣東西在什麼地方，那筆收入我們三個人均分。」

沈勝衣心中更加奇怪。

這其中原來眞的有秘密！

究竟是什麼事情？公孫秀又是否眞的完全不知道？

他不動聲息，一心準備從孔襄口中套出事實眞相。

他摸着下巴，佯裝不大滿意的問道：

「三個人均分？」

孔襄微喟道：「這樣你們也應該滿足的了，東西雖然在公孫秀手中，可是他根本就無法脫手，我正好有這個門路。」

沈勝衣道：「什麼門路？」

孔襄笑道：「現在說出來就不值錢了，東西拿來，再說如何？」

沈勝衣脫口說道：「到底那是什麼東西……」

這句話衝口而出，他想收也收不住。

孔襄立時瞇起了一隻眼睛，一笑道：「原來你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沈勝衣道：「我們無妨先談談這件事情。」

孔襄道：「我看你還是先回去跟公孫秀他談談。」

語聲甫落，他倏的暴退。

一退兩丈，退到了那道殘缺的月洞門旁邊。

沈勝衣正想追前，孔襄的身形已然停下，道：「這一次不要再追了。」

沈勝衣道：「不追可以，給我一個明白。」

孔襄道：「要明白可以問公孫秀。」

沈勝衣道：「我也是一個聰明人。」

孔襄道：「看來是的。」

沈勝衣道：「聰明人，又豈會捨近取遠。」

孔襄冷笑道：「我所以叫你不要再追了，只不過不想你再浪費氣力。」

沈勝衣道：「你意思是說這一次我一定追不到？」

孔襄道：「不錯。」

他一頓又道：「因爲這一次我不會再在瓦面上出現，給目標你追的了。」

沈勝衣道：「無論在瓦面抑或在地上，我的輕功一樣可以施展得開。」

孔襄道：「你的輕功無疑比我好，可是，這附近的環境我却是可以肯定比你熟悉。」

話口未完，他身形又動，閃入那道月洞門的後面。

沈勝衣縱身急追。

他出到月洞門外，孔襄人已在那道迴廊。

到沈勝衣追到那邊迴廊，孔襄已不知所踪。

× × ×

孔襄並沒有說謊，周圍的環境，他的確熟悉得很。

他本來就是這個雲陽城的居民。

沈勝衣在雲陽城中前後逗留還不到一天，這之前他當然更不會走來這幢廢宅。

在這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他的輕功自不免大打折扣。

何況現在又是黑夜。

他在黑暗中走了好一會，才走出廢宅門外。可是現在自己是身在何處，他却完全不知道。

門外是一條小巷。

出了這條小巷是長街。

街上已沒有行人，他想找人問路也不能。幸好天上還有月，他又沒有忘記離開公孫秀那間屋子時候是背着月亮走。

所以他就向着月亮走回去。

他打算再見公孫秀一面。

正如孔襄所說，他還是先回去跟公孫秀談談的好。

因爲現在他多少已有綫索，知道孔襄的追踪公孫秀完全是因爲一樣東西。

很值錢的東西。

——那件東西如果不值錢，又豈會驚動孔襄這個殺手？

殺手被殺　義士仗義

夜更深。

月升得更高。

沈勝衣終於回到公孫秀那間屋子所在的那條小巷。

他才來到巷口，一個人就從巷內疾奔了出來。

一個書生裝束的青年。

如果不是沈勝衣及時閃身，那個書生就會撞在他身上。

他信手抓住了那個書生的衣袖。

那個書生立時一聲怪叫，死命衝了出去！

裂帛一聲暴响，那個書生的衣袖硬硬給扯裂！

他奔馬一樣繼續奔前。

沈勝衣抓着那隻斷袖，不由得一呆！

——這個人是誰？爲什麼走得這樣倉惶？

——莫非小巷內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若是事實，有可能就發生在公孫秀的家中。

一想到這裏，沈勝衣連忙衝入巷內。

× × ×

公孫秀那間屋子仍然有燈光。

大門虛掩。

沈勝衣推門一步跨入，整個人便自怔在當場。

他除了看見公孫秀，還看見一個人，死人！

× × ×

死人面向上倒斃在公孫秀腳下，一張面已經發紫，插着七支藍汪汪的針！

這個死人沈勝衣並不陌生，方才還與他追追逐逐。

這個死人正就是孔襄！

沈勝衣幾乎懷疑自己的眼睛有毛病。

他的眼睛當然並沒有毛病。

一些毛病也沒有。

倒斃地上的人的確是孔襄。

公孫秀傻瓜一樣站在孔襄屍旁，手中拿着一支半尺長短，拇指粗細，閃閃生光的銅管。

沈勝衣只是一怔，便急步衝前，輕叱道：「是你殺死他？」

公孫秀如夢初醒，把手亂搖道：「不是我。」

沈勝衣道：「是誰？」

公孫秀道：「不知道，我們方在說話，他就突然給人用暗器殺死了。」

沈勝衣目光降落在孔襄的面上。

這片刻之間，孔襄整張面都紫了。

沈勝衣盯着他面上那七支藍汪汪的針，驚歎道：「好厲害的毒藥暗器。」

公孫秀顫聲道：「他是給毒藥暗器射死的？」

沈勝衣道：「一看便知。」

他目光再轉，回對公孫秀，忽問道：「你手中的是什麼東西？」

公孫秀目光落在手中那支銅管上，道：「不知道。」

沈勝衣道：「給我。」

公孫秀毫不猶豫的將那支銅管遞給沈勝衣。

沈勝衣接在手中，仔細的看了一會，道：「這支銅管是發射暗器用的。」

公孫秀道：「孔襄面上所中的毒針莫非就是由這支銅管射出來？」

沈勝衣道：「大有可能。」

他一再細看，面色倏的一變，道：「這好像就是唐門的七星奪命針！」

公孫秀大驚道：「唐門？」

沈勝衣道：「你那裏得來這東西？」

公孫秀道：「一個人拋給我的。」

沈勝衣追問道：「誰？」

公孫秀道：「不知道。」

沈勝衣道：「又是不知道？」

公孫秀道：「事實上是不知道。」

沈勝衣轉問道：「方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你詳細給我說一個清楚明白。」

公孫秀道：「你走後我隨便執拾了一下屋子，沐浴更衣，正準備入房睡覺，那知道喀的一聲，門閂突然斷成了兩截，孔襄連隨就推門入來。」

沈勝衣回頭望去。

那條門閂果然已斷。

他走過去細察了一下，道：「這條門閂看來就是被人用力震斷。」

他接問道：「之後怎樣？」

公孫秀道：「我怎也想不到他突然這樣走進來，驚魂未定，人已被他迫到那邊牆角，跟着就問我……」

沈勝衣追問道：「問你什麼？」

公孫秀道：「他接二連三的問我將那件東西放在什麼地方。」

沈勝衣道：「那件東西？」

公孫秀道：「誰知道他是問的那件東西？」

他苦笑接道：「我正在莫明其妙，準備問清楚他的時候，就聽到了一下非常奇怪的聲響。」

沈勝衣道：「那一下聲响從那一個方向發出來。」

公孫秀道：「房間那邊。」

沈勝衣道：「孔襄有沒有發覺？」

公孫秀道：「相信有，否則他不會突然回頭向那邊望去，一回頭，他就一聲慘叫，以手掩面……」

沈勝衣道：「當時你又怎樣？」

公孫秀道：「我大吃一驚，不由自主的走上前幾步，也就在這個時候，那支銅管向我拋來了。」

沈勝衣道：「你接在手中，有沒有想到走過去一看究竟。」

公孫秀道：「有。」

沈勝衣道：「那麼你看到了什麼？」

公孫秀搖頭道：「我才舉步，孔襄就蓬的倒下來。」

他面露驚懼之色接道：「我應聲不由又望向他，却看見他的面上插着這七支毒針，面色已開始發紫，才知道他被人用暗器射殺，當塲就怔住。」

沈勝衣道：「然後是我推門進來？」

公孫秀道：「正是。」

沈勝衣沉吟一下，舉步奔向屋子那個惟一的房間。

公孫秀不由自主的跟了上去。

× × ×

房間之內沒有人，所有的窗戶全都打開。

沈勝衣走到窗前，探頭往窗外望了一眼。

窗外是另一條小巷。

小巷深沉，却一樣沒有人。

沈勝衣一面探望，一面道：「這些窗戶什麼時候打開的？」

公孫秀道：「我收拾屋子的時候。」

沈勝衣道：「是你自己打開。」

公孫秀點頭道：「我是想屋子裏頭的空氣流通一下。」

沈勝衣的目光落在窗檻上，道：「這個窗檻上有被人踩踏過的痕跡。」

公孫秀道：「是否暗算孔襄的人？」

沈勝衣道：「也許是的。」

他轉身又道：「這屋子前後的兩條巷子是否相連？」

公孫秀道：「不是。」

沈勝衣道：「那麼用暗器射殺孔襄的並不是那個書生的了。」

公孫秀道：「那個書生？」

沈勝衣道：「方才我在屋前那條巷子的巷口看見一個書生裝束的人，非常倉皇的從巷裏奔出來。」

他一揚抓在手中的那幅衣袖道：「我一把抓住他的衣袖，他驚呼失色，將衣袖扯斷，奔馬一樣奔去了。」

公孫秀望了那幅衣袖一眼，道：「這是顧家的織錦。」

沈勝衣道：「你說得很肯定。」

公孫秀道：「除了顧家的人，這個地方相信沒有人能夠織得出這種衣料。」

沈勝衣這才留意到那幅衣袖無論布質織工都非常精巧。

他看着說道：「這種衣料的價錢只怕不會便宜。」

公孫秀道：「顧家的織錦本來就是有錢人才能夠買得起來的東西。」

沈勝衣道：「這麼說每一匹的衣料相信都不會相同。」

公孫秀道：「據講是的。」

沈勝衣道：「那拿這到顧家一問，不難就知道這幅布賣給了什麼人。」

公孫秀道：「你懷疑那個書生與孔襄的被殺有關係？」

沈勝衣道：「我是有這個懷疑。」

公孫秀道：「却不懷疑我？」

沈勝衣道：「一個人是否說謊不難看出來。」

公孫秀感動的道：「你這樣信任我，我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多謝你！」

沈勝衣道：「要多謝多謝你自己的誠實好了。」

公孫秀道：「現在我應該怎樣做？」

沈勝衣道：「先去衙門報案。」

公孫秀道：「衙門？」

沈勝衣道：「出了人命案子，不去衙門報案怎成？除非你打算不再繼續現在這種生活。」

公孫秀道：「我並沒有這個打算。」

沈勝衣道：「作爲一個常人，遇上這種事，就必須通知官府，由官府派人到來處理這具屍體，這件事。」

公孫秀道：「我明白了。」

沈勝衣道：「有一點你也要明白，我雖然相信你，這裏的捕頭未必相信你，報案的結果，你可能暫時被囚起來。」

公孫秀道：「這件事不是我……」

沈勝衣截道：「我相信不是你，可是有誰能夠證明。我進來的時候，孔襄倒在你的腳下，你手中拿着射殺孔襄的暗器，除非我將這件事隱瞞，否則目前你實在無法擺脫殺人的嫌疑。」

公孫秀無言點頭。

沈勝衣接道：「不過我也是主張你在這件事未解決之前，入監牢暫住。」

公孫秀道：「爲什麼？」

沈勝衣道：「兇手殺害的對像本來只怕並不是孔襄，是你！」

公孫秀道：「怎會？」

沈勝衣解釋道：「方才我離開這裏本來準備在附近客棧找一個房間休息，却在街上遇到了孔襄，他用暗器暗算我……」

公孫秀驚問道：「有沒有傷着你？」

沈勝衣道：「沒有，他的暗器被我接下，轉頭就走，我追着他一直追到了一間廢宅的庭院裏。」

公孫秀道：「在那裏追到他？」

沈勝衣道：「不是，他是有意在那裏與我談判。」

公孫秀道：「談判？」

沈勝衣道：「他自問沒有信心殺死我，所以轉而思其次，準備與你我和平解決這件事情。」

公孫秀道：「什麼事情？」

沈勝衣道：「聽他說，你是藏起了一件很值錢的東西，他的所以追踪你就是爲了得到那件東西。」

公孫秀苦笑。

沈勝衣接又道：「所以他建議我勸你將那件東西交出來？因爲他已有門路將之出賣，得到多少錢，就由我們三個人來均分。」

公孫秀苦笑問道：「他有沒有說明白那是什麼東西？」

沈勝衣道：「沒有，我出言試探，反給他知道我還未知道究竟是什麼回事，他叫我回去先跟你談談，立即抽身離開，我因爲環境完全陌生，結果，還是給他跑掉了。」

公孫秀道：「於是你就先回來跟我談談。」

沈勝衣道：「他的說話，無疑已是綫索。」

公孫秀道：「可是我仍然猜不透其中究竟。」

沈勝衣道：「你想清楚的了？」

公孫秀道：「非常清楚。」

沈勝衣道：「這也許是一個誤會，他怎會有這種誤會？」

公孫秀搖頭苦笑。

沈勝衣沉吟接道：「想不到他離開之後，竟然是直接到來找你。」

公孫秀道：「我也想不到。」

沈勝衣道：「那兇手當然是更加想不到。」

他沉聲接道：「這裏只有你一個人，兇手帶着暗器走到來這裏，本來要殺害的對像不是你又是誰？」

公孫秀打了一個寒噤。

沈勝衣的說話，實在大有道理。

他顫聲問道：「可是兇手爲什麼改變目標，轉殺孔襄呢？」

沈勝衣道：「有兩種可能，一是孔襄知道的事情太多，在兇手來說，亦非殺不可。」

公孫秀道：「這是說兇手與孔襄認識，彼此之間也許還有什麼關係的了。」

沈勝衣道：「也許。」

公孫秀又問道：「第二種可能，是什麼。」

沈勝衣道：「藉此嫁禍於你，一石二鳥。」

公孫秀道：「這個……」

沈勝衣一翻手中的銅管，說道：「否則，兇手不會將發射暗器的這支銅管，拋給你。」

公孫秀苦笑道：「這個兇手亦可謂工於心計了！」

沈勝衣道：「所以我認爲你目前最好還是在監牢裏頭躲避一下。」

公孫秀微喟道：「看來就只有這個辦法了。」

沈勝衣接道：「如此我亦可以不必顧慮你的安危，放心調查這件事。」

公孫秀連連點頭。

沈勝衣又道：「不過你也大可以放心，這裏的捕頭與我認識，有他在監牢裏頭關照，絕不會讓你吃苦。」

公孫秀道：「就是吃苦也不要緊。」

沈勝衣道：「至於我，一定會盡快找出殺人兇手，解決這件事，也好替你洗脫殺人的嫌疑。」

公孫秀道：「一切有勞。」

他一揖到地，又道：「我現在就去衙門報案。」

沈勝衣道：「速去。」

公孫秀轉身急奔出房間。

沈勝衣沒有跟着出去，他就在房間之內搜索起來。

他希望兇手匆忙之下，在房內遺下一些綫索。

× × ×

沈勝衣沒有失望。

一番搜索下來他找到了兩樣東西。

一樣是一支金釵。

純金打造的金釵，只怕有一兩重。

那支金釵掉在房門口地上。

——這是女人用的東西，莫非那個兇手是個女人？

沈勝衣很奇怪。

還有的一樣東西更令他奇怪。

那是一隻蝴蝶。

丁方兩寸大小的蝴蝶，用金屬打造，却不知是什麼金屬。

那隻蝴蝶非常輕巧，兩對翅膀平薄如紙，沈勝衣無意中往上面吹了一口氣，蝴蝶的翅膀竟然就嗡嗡的震動起來，整隻蝴蝶簡直就要凌空飛去。

蝴蝶的肚子却大得出奇，大而輕，連接頭眼的地方有一列螺旋紋。

沈勝衣隨手旋了幾旋，那個蝴蝶肚便

給他旋了下來，肚子裏是空的，什麼也沒有。

——這隻蝴蝶又是誰的東西？到底有什麼用？

× × ×

公孫秀也無法回答沈勝衣的問題。

那兩樣東西並不是他的東西，他甚至從來都沒有見過。

他請來了捕頭何震。

何震之外，當然還有其他捕快。

正如沈勝衣所說的一樣，何震並不怎樣相信公孫秀的說話。

他却相信沈勝衣。

因爲他認識沈勝衣，知道沈勝衣是怎樣的一個人。

所以他並沒有怎樣難爲公孫秀。

他樂得賣這個交情。

在調查一番之後，他就帶着公孫秀離開。

他們簡直就像是好朋友一樣離開。

公孫秀神態從容。

他相信沈勝衣一定會很快就替他洗脫這殺人嫌疑。

隨來的捕快仵工相繼將孔襄的屍體帶走。

沈勝衣却仍然留下來，他索性在這間屋子裏休息。

× × ×

第二天一早，沈勝衣就離開公孫秀這個屋子。

何震派來的一個捕快已等候在門外，這是沈勝衣的意思。

因爲這個地方他完全陌生，需要一個人引路。

此外他還因爲知道有一個捕快在旁，才方便問話。

否則只他這樣的一個陌生人，實在很難問得出什麼來。

那個捕快引他來到了顧家。

顧家其實是一間綢緞店子，店名就叫做「顧莊」。

沈勝衣找到了顧莊的掌櫃，遞給他那塊扯下來的袖子。

那個掌櫃雖然不認識沈勝衣，看見他身旁有一個捕快，只道是官府中人，所以很爽快的回答。

有問必答。

× × ×

「這是否你們店子賣的織錦？」

「是。」

「通常你們每一種織錦織多少塊？」

每一種織錦我們只織四塊，只够做四套衣服，多了就不值錢的了。」

「這種織錦你們都賣光了？」

「只賣出了兩塊。」

「何以你記得這麼淸楚？」

「因這種織錦織好還不到一個月。」

「那麼你是否記得那兩塊織錦賣給了什麼人？」

「記得，他們都是老主顧。」

「都住於這城中。」

「是。」

「他們是誰？」

「一個是白樸，狀元樓的老闆。」

「還有的一個。」

「尹樂生，華夫人的未來女婿。」

「華夫人又是什麼人？」

「華夫人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她是這裏最有錢的一個女人，在雲陽城中，隨便找個人一問相信都可以告訴你她住在什麼地方。」

× × ×

對於掌櫃的答覆，沈勝衣非常滿意。

那種織錦既然只賣出兩塊，只賣給兩個人，昨夜他看見從巷裏奔出來的那個書生如果不是尹樂生就是白樸的了。

這兩個人似乎還不難找。

狀元樓，就在附近，他決定先去找白樸。

× × ×

一看見白樸，沈勝衣回頭就走。

白樸的身上正好穿那種織錦的衣服。

那件衣服的兩隻袖子全都完整無損，白樸更是一個大胖子。

他幾乎有昨夜那個書生的兩倍。

就算他肯將這件衣服借出去，那個書生也不能穿上身。

那個書生既然並不是白樸，應該就是尹樂生的了。

尹樂生住在什麼地方？是不是就住在華夫人家中。

——縱然不是，到華夫人家中一問，相信也會有一個明白。

沈勝衣於是轉向華家走去！

何震派來爲他引路的捕快，又豈會不知道華家在什麼地方？

× × ×

華家在城東。

沈勝衣與那個捕快却還未走到城東，就在街上遇到了何震。

何震左右還有四個捕快。

他們全都風塵僕僕。

何震叫住了沈勝衣，道：「沈兄那裏去？」

沈勝衣道：「華夫人那裏。」

何震一怔道：「你認識華夫人？」

沈勝衣道：「我今天早上才知道有這個人。」

何震道：「你找她莫非是爲了公孫秀那件事？」

沈勝衣道：「不錯。」

何震道：「華夫人與這件事到底有什麼關係？」

沈勝衣道：「我其實並不是找她。」

何震道：「你不是說要到她那裏？」

沈勝衣道：「我到她那裏是找她的未來女婿尹樂天！」

何震道：「我知道這個人。」

沈勝衣道：「先刻我拿着那幅衣袖走去顧莊，掌櫃的告訴我那種織錦只賣出了兩幅，一幅賣給狀元樓的老闆白樸，另一幅就是賣給尹樂生。」

何震道：「狀元樓就是在顧莊附近，相信你已經見過白樸的了。」

沈勝衣道：「他並不是我昨夜所見的那個書生。」

何震道：「白樸本來就一點也不像一個書生。」

沈勝衣道：「所以我只有轉去找尹樂生。」

何震道：「我以爲不必找了。」

沈勝衣道：「哦？」

何震道：「因爲我已經知道整件事的眞相。」

沈勝衣道：「是麼？」

何震道：「開始我就已假定公孫秀眞的收藏着一件貴重的東西，以公孫秀這種身份的人，我以爲絕不會擁有這樣的東西，否則孔襄他們也不會等到現在才打他的主意，所以我懷疑要是眞有此事，那件東西一定不是公孫秀本來所有，極有可能是得自他的主人那裏。」

他一頓接道：「是以我今天一早就出城去拜訪張九思，經不起我的危言聳聽，他進去收藏珍室的地方檢查了一下，結果發覺失去了一對價值一萬両銀子的照夜玉獅子。」

沈勝衣道：「他一對價值一萬両銀子的照夜玉獅子被人偷去了？」

何震點頭道：「一萬両銀子在公孫秀來說已經不是一個小數目。」

他雙手一攤，又道：「事情很簡單，公孫秀偷去了那一對照夜玉獅子，一時不小心給孔襄知道了，要分他一份，於是就一連追踪了他三天。」

沈勝衣淡淡一笑道：「公孫秀不是這種人。」

何震道：「表面看來他的確不像，可是知人口面不知心……」

沈勝衣道：「如此昨夜那個書生怎樣解釋？」

何震道：「也許他亦是聽到了消息，準備打那對玉獅子的主意，亦有可能只是偶然路過，看見公孫秀殺人，一驚之下，慌忙開溜。」

沈勝衣道：「這樣說亦無道理，可是憑什麼肯定偷去那一對玉獅子的人就是公孫秀？」

何震道：「在張九思收藏的地方，找到了張九思發給公孫秀的腰牌。」

沈勝衣一怔道：「是麼？」

何震道：「如果不是公孫秀偷去那一對玉獅子，他的腰牌怎會遺落在那裏？」

沈勝衣沉吟道：「關於腰牌的事，我們還是先問一下公孫秀的好。」

何震道：「這也好。」

× × ×

沈勝衣於是先走一趟衙門。

在衙門監牢之內，他見到了公孫秀。

一夜不見，公孫秀竟好像老了一年。

他的眼裏佈滿了血絲。

沈勝衣看在眼內，輕歎道：「你昨夜沒有睡覺？」

公孫秀頷首道：「我睡不着。」

沈勝衣道：「昨夜我不是已經叫你放心了？」

公孫秀忙問道：「是不是事情已經有進展？」

沈勝衣道：「進展是有，可是不利於你。」

沈勝衣道：「張九思那裏發覺失去了一對玉獅子，現場遺有張九思發給你的腰牌。」

公孫秀一怔道：「我那個腰牌一直都掛在房間的牆壁上。」

沈勝衣接問道：「那是怎樣的一樣東西？」

公孫秀道：「是一塊圓形的白色金屬片，一面刻着一隻九頭怪鳥，另一面則是刻着九十六這三個字。」

沈勝衣道：「九十六是你的編號。」

公孫秀道：「是的。」

沈勝衣道：「不是說必須腰牌才能够進出莊院？」

公孫秀道：「本來的確需要這樣，不過我在那裏工作了五年，看守大門的人與我甚至已經變成了朋友，早在四年前他們便已再沒有叫我先將腰牌拿出來檢驗的了，我看見這樣，索性就將那個留在家中，省得一時不愼，半路遺失。」

沈勝衣道：「昨夜我在你那個房間的牆壁上，並沒有看見那樣的一個腰牌。」

公孫秀思索着道：「我執拾房間的時候似乎仍然見它掛在牆壁上。」

沈勝衣說道：「你却是完全不能够肯定。」

公孫秀點頭。

沈勝衣道：「你那個腰牌現在却是在失竊的現場被發現。」

公孫秀道：「是否因此懷疑我偷去了那一對玉獅子？」

沈勝衣道：「他們更認爲孔襄的追踪你就是因爲聽到了風聲，知道你偷到了一對價值一萬両銀子的玉獅子，在打那一對玉獅子的主意！」

公孫秀苦笑道：「我完全不知道玉獅子的失竊那件事，甚至連那一對玉獅子是怎樣子也不知道，如果我有心偷東西，絕不會到現在才偷，更不會只是偷一對玉獅子。」

沈勝衣道：「我也是這樣想，但除了我之外，還有誰會相信？」

公孫秀無言苦笑。

沈勝衣道：「如果那一對玉獅子眞的不是你偷去，這件事就更加複雜了，我非獨要找出殺害孔襄的眞兇，還要找出偷去那一對玉獅子的人，找回那一對玉獅子，才能够證明你的清白。」

公孫秀望着沈勝衣，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

沈勝衣道：「不過我既然已插手這件事，無論如何都會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後才罷手，所以你只管放心。」

公孫秀感激的道：「我非常放心。」

沈勝衣道：「只怕要相當時間，何捕頭肯通融，暫時不提控你才好。」

這句話却是說給站在他身旁的何震聽的。

何震聽得出，接口道：「沈兄眞的認爲這兩件事與他完全都沒有關係？」

沈勝衣道：「我自信沒有看錯人。」

何震輕喝道：「好，憑沈兄這句話，我就寬限他十天。」

沈勝衣道：「有十天時間，應該可以了。」

他似乎滿懷信心。

無論做什麼事情，他都是抱着這種態度。

所以這幾年以來，他所做的事情大都很成功。

信心本來就是成功的開始。

× × ×

沈勝衣離開衙門的時候，已經是正午

時份。

他漫步向城東走去。

華家在城東！

他並沒有改變自己的決定。

這一次，他只是一個人。

顧莊那個掌櫃的說話他仍然記得很清楚。

在雲陽城隨便找個人一問，都可以告訴他華家的所在，是以他沒有再麻煩那個捕快引路。

他走着，冷不防一輛馬車在他身旁停下來。

雙馬馬車，非常華麗。

車把式是一個青衣中年人，面上一些表情也沒有。

左右都是高牆，這輛車停在這裏幹什麼？

沈勝衣方在奇怪，那輛馬車的窗簾子便給一隻手揭起來。

纖纖玉手。

這隻手的主人却已不再年輕，最小也有五十歲了。

可是她的頭髮仍然烏黑發亮。

她身上穿的也是一襲黑衣。

車簾子一掀起，她就笑了，笑的還不怎樣難看。

她笑顧沈勝衣，低聲呼喚道：「沈勝衣！」

她竟然認識沈勝衣。

沈勝衣却不認識她，一怔道：「你是那一位？」

黑衣婦人道：「我姓蕭，排第七。」

沈勝衣脫口道：「鐵手蕭七？」

黑衣婦人更正道：「蕭七娘！」

她抬起了另外的一隻手，左手。

她那隻左手已經齊腕斷去，却裝上了一支烏黑發亮的鐵鈎。

「篤」一聲，那隻鐵鈎，鈎在窗框之上。

沈勝衣盯着那隻鐵鈎，道：「你怎會認識我？」

蕭七娘笑道：「兩年前，我已經認識你。」

沈勝衣道：「在什麼地方？」

蕭七娘道：「應天府中，身旁的江湖朋友指點給我認識，當時我很想跟你在劍上一決高下，只可惜有事在身。」

沈勝衣試探着問道：「你現在莫非仍在打這個主意？」

蕭七娘搖頭，道：「我早已退出江湖，還爭這些虛名做什麼？」

沈勝衣道：「那麼江湖上的朋友有福了。」

蕭七娘一笑。

她本來是江湖上有名的女煞星，前後殺的人，絕不在當年十三殺手的任何一個之下。

有時她是爲了錢殺人，有時却只不過因爲她心情不佳。

她武功高强，她要殺的人，那麼多年來，據講就只有一個和尙僥倖能够逃過她的追殺。

那個和尙是少林寺的高手，那一次之後，據講，就一直躲在寺中，不敢再出來了。

蕭七娘當然也不敢殺入少林寺中。

少林寺的威名在武林中一向就大得嚇死人，闖進去據講就是九死一生。

她雖然不大相信少林寺有這麼厲害，却也沒有必要冒這個危險。

好像她這樣的一個人居然退出江湖，對江湖上行走的朋友來說，的確是一件好事。

沈勝衣打量了那輛華麗的馬車一眼，又道：「那些年下來，相信你已經積了不少錢。」

蕭七娘笑了笑，道：「這輛馬車，不是我的。」

沈勝衣道：「哦？」

蕭七娘道：「錢來得容易，去得也容易，現在我仍然是一個窮光蛋。」

沈勝衣道：「看來不像。」

蕭七娘道：「馬車是我的主人的。」

沈勝衣奇怪道：「你的主人？」

蕭七娘道：「她其實是我的表姐。」

她忽然歎了一口氣，道：「大概人老了，思想亦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我不知怎的，忽然厭倦了江湖，本來，想找個男人隨便嫁掉算了，可是我這種人即使倒貼十萬兩銀子，也未必有人敢娶，何況我身邊連五十兩銀子都沒有，年紀却反倒五十七了。」

沈勝衣道：「所以你只好投靠你的表姐？」

蕭七娘道：「我只有這個親人。」

沈勝衣道：「你表姐一定很有錢。」

蕭七娘道：「否則怎會有一輛這樣的馬車？」

沈勝衣道：「相信她也一定不會待薄你。」

蕭七娘道：「否則我又怎會坐在這輛馬車上？」

沈勝衣道：「你却是叫她做主人。」

蕭七娘道：「她對我那麼好，只不過想我做她的保鏢。」

沈勝衣道：「保鏢？」

蕭七娘道：「一個人太有錢，難保就會有人打他的主意，爲了本身的安全，的確需要一個有本領的保鏢跟隨左右。」

沈勝衣道：「這份工作，大概還很輕鬆。」

蕭七娘道：「輕鬆得很，我做了她的保鏢兩年，到現在爲止，連一個人也沒有殺過。」

沈勝衣說道：「這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蕭七娘道：「我那柄劍，却快要生銹了。」

沈勝衣道：「眞的？」

蕭七娘道：「假的。」

沈勝衣忽問道：「你那個表姐是否華夫人？」

蕭七娘一怔道：「你怎會知道？」

沈勝衣道：「因爲我知道華夫人是這附近最有錢的女人。」

蕭七娘道：「這又有什麼關係？」

沈勝衣道：「好像你這種保鏢，不是華夫人那麼有錢的人，只怕請不起。」

蕭七娘道：「也是道理。」

沈勝衣道：「到底是你投靠她，還是她請你到家中？」

蕭七娘笑道：「都是。」

沈勝衣道：「你這樣突然叫人將馬車停在我身旁，莫非是華夫人的意思？」

蕭七娘道：「原來你眞的是一個聰明兒童。」

沈勝衣道：「華夫人想見我？」

蕭七娘道：「很想。」

沈勝衣道：「我是否認識她？」

蕭七娘道：「相信不會認識，她也只是聽說過你的名字。」

沈勝衣說道：「那麼，她爲什麼要見我？」

蕭七娘道：「當然有她的理由。」

沈勝衣道：「我却沒見她的必要。」

蕭七娘道：「可是只要我找到你，你一定會隨我去見她。」

沈勝衣道：「哦？」

蕭七娘道：「除非你不想多知道一些關於公孫秀那件事的資料。」

沈勝衣道：「她到底知道了什麼？」

蕭七娘道：「何不隨我去見她問問清楚。」

沈勝衣道：「我其實也正想找她。」

蕭七娘道：「是麼？」

沈勝衣點頭道：「我想向她打聽一個人。」

蕭七娘道：「誰？」

沈勝衣道：「尹樂生。」

蕭七娘道：「原來這個小子。」

沈勝衣道：「他是否住在華夫人的家中？」

蕭七娘道：「不是。」

沈勝衣道：「那是住在什麼地方？」

蕭七娘道：「由這裏到華家，必定經過他那間屋子，到時我給你指點。」

沈勝衣道：「這樣說，非走一趟華家不可了。」

蕭七娘道：「請上車。」

話口未完，車廂後面的門就打開，一個丫環裝束的女孩子伸頭出來。

沈勝衣道：「只怕不方便。」

蕭七娘咕咕笑道：「我已經是五十多歲的老太婆，還怕什麼？」

沈勝衣道：「華家是在東城？」

蕭七娘道：「沒有人說不是。」

沈勝衣道：「這裏已是東城。」

蕭七娘道：「不錯。」

沈勝衣道：「那麼華家離開這裏相信不會怎麼遠。」

蕭七娘道：「過幾個街口就是了。」

沈勝衣道：「如此何必多此一擧。」

蕭七娘道：「華夫人一心用馬車接你回去，如果你不上馬車，豈非辜負了她的一番好意。」

沈勝衣只好上車。

車把式忽哨一聲揮鞭，馬車繼續向前行去。

× × ×

車廂非常寬敞，裝飾更加華麗。

車把式更是一流好手，沈勝衣坐在車中，幾乎不覺得馬車在行駛。

蕭七娘瞟着他，道：「這輛馬車是否還算好坐。」

沈勝衣一拍坐着的那個軟墊，道：「好坐極了。」

蕭七娘道：「所以我坐在馬車中幾個時辰，一些也不覺得疲倦。」

沈勝衣道：「這之前，你到過什麼地方？」

蕭七娘道：「雲陽城中的每一個角落幾乎都到過了。」

沈勝衣道：「你居然有這種興緻。」

蕭七娘道：「難道你不知道我到處去就是爲了找你。」

沈勝衣道：「是麼？」

蕭七娘道：「那位華夫人吩咐無論如何也要找到你。」

沈勝衣道：「我方才還在奇怪怎會這麼巧，竟然在路上遇上你。」

蕭七娘突然道：「看，那就是尹樂生的屋子。」

她的手一直沒有將簾子放下。

沈勝衣從車窗望出去，道：「這間屋子很好認。」

蕭七娘道：「由這裏再過兩個街口，就是華家所在。」

沈勝衣道：「可否在這裏停下來，讓我先找尹樂生談一會。」

蕭七娘道：「尹樂生現在不會在家中的。」

沈勝衣道：「哦。」

蕭七娘道：「現在，正是他的工作時間。」

沈勝衣問道：「他是在什麼地方工作的？」

蕭七娘道：「張九思那裏。」

沈勝衣一怔道：「做什麼工作？」

蕭七娘道：「不大清楚。」

她想想又道：「據講是可有可無，張九思之所以由得他留下，只因爲他是華夫人的未來女婿。」

說話間，馬車經已駛入一道大門，駛入了一個庭院之內。

沈勝衣再往車窗外望了一眼，道：「已經到華家了？」

蕭七娘垂手將車簾放下，點頭道：「不錯。」

馬車即時停下。

車中那個丫環連隨將車門打開。

兩個中年僕人已經等候在門外。

蕭七娘將手一擺，道：「請。」

沈勝衣這就給請下了車，請入了華家的大堂。

× × ×

華家大堂幾乎有十丈方圓那麼寬闊，陳設的簡直王侯府邸一樣。

一塊紫紅的地氈由大堂門口一直向前伸展。

入門六丈就是兩級石級。

紅氈在石級上轉折向前，繼續伸展到大堂盡頭。

石級之上，雲母屏風之前，放着一張紫檀太師椅。

太師椅左右各一張几子。

鳳髓茶閒碧玉甌，蝦鬚簾控紫銅鈎，龍涎香暖泥金獸。

好一副大富人家的格局。

華夫人也就高坐在那張太師椅之上。

這個華夫人年紀比蕭七娘似乎大不了多少，頭髮却已開始發白了。

她手拄龍頭拐杖，坐得很威風。

她的相貌本來就是非常威武。

沈勝衣雖然旁邊蕭七娘有說話在先，

仍幾乎以爲坐在太師椅之上的，是一個男人。

華夫人目注沈勝衣，忽一頓手中龍頭杖，道：「堂下的可是沈勝衣？」

她的語聲低沉而嚴肅。

沈勝衣忽然生出了一種身在衙門，面對堂上大老爺的感覺。

他居然還笑得出來，道：「正是。」

華夫人道：「坐下說話。」

沈勝衣道：「站着也是一樣。」

華夫人倏的一笑，道：「我向來不喜歡說話的時候，人家比我還高大。」

沈勝衣這才發現，自己雖然是站在兩級石級之下，但比起坐在兩級之上，太師椅中的華夫人仍然高了些。

這個華夫人也未免太矮小。

她笑接道：「請坐。」

即使在笑，她給人的，也是嚴肅的感覺。

沈勝衣坐了下來，道：「夫人找我來，有什麼指教？」

華夫人上下打量了沈勝衣一會，才接道：「我知道你的武功智慧都是絕非常人可比。」

沈勝衣道：「過奬。」

華夫人道：「有關你的英雄事蹟，七娘先後巳對我說過了不少。」

沈勝衣道：「夫人有話請直說。」

華夫人道：「好，爽快。」

她又一頓龍頭杖，道：「據講你仍在調查公孫秀那件事。」

沈勝衣道：「這是事實。」

華夫人道：「公孫秀是你那個好朋友公孫接的兄弟。」

沈勝衣道：「夫人怎會知道？」

華夫人沒有回答，接問道：「是否這關係，公孫秀雖然被官府拘捕了，你還是不肯罷休？」

沈勝衣道：「主要的原因其實是我相信他完全清白！」

華夫人道：「我也是這意思，甚至我可以肯定，那些事，完全是張九思嫁禍陷害。」

沈勝衣道：「夫人是指那一對玉獅子的被盜與及孔襄的被殺？」

華夫人頷首道：「正是。」

沈勝衣試探問道：「爲什麼張九思他要這樣做？」

華夫人道：「你是否知道我其實是什麼人？」

沈勝衣道：「正要請教。」

華夫人道：「先夫華寧，與張九思乃是結拜兄弟，張九思本來是一個窮光蛋，他之所以有今日，完全是由於先夫的帮助提携。」

沈勝衣道：「據我所知，張九思是一個冶劍大師。」

華夫人道：「冶劍，又能够賺到多少錢？」

沈勝衣道：「那麼他所以能够賺錢，到底是做什麼生意？」

華夫人道：「在我未說出來之前，你必須先明白一件事。」

沈勝衣道：「是什麼事？」

華夫人道說：「那本來是一個秘密，知道那個秘密的人，隨時都會招致殺身之禍。」

沈勝衣道：「我一向都不將生死放在心上。」

華夫人道：「藝高人胆大，我明白，不過，與整個唐門爲敵，相信你還沒有這胆量。」

沈勝衣詫聲道：「唐門？」

華夫人道：「張九思所做的生意正關係唐門的暗器秘密。」

沈勝衣道：「他莫非就在替唐門冶煉暗器？」

華夫人點頭道：「不錯。」

她一頓接道：「在那幢莊院之內，住着一羣一流的暗器設計大師，一流的鐵匠，唐門獨步武林的暗器，就是出自他們的手下。」

沈勝衣道：「唐門暗器不是唐門子弟打造的。」

華夫人道：「最低限度，這三十年不是。」

沈勝衣說道：「這實在太出我意料之外。」

華夫人道：「否則就不是秘密了。」

沈勝衣道：「何以，唐門將這麼重要的地方留在外面，不遷入他們的根據地之內？」

華夫人道：「因爲進出不方便，要知道唐門暗器需要的材料實在太多，不時要增添，唐門的根據地又豈能這樣給人不停的進出，但，那個莊院早巳在唐門子弟保護之下。」

沈勝衣道：「難怪張九思那麼警告人，不可妄入，否則九死一生。」

他轉問道：「這宗生意，原是誰接下的？」

華夫人道：「先夫，先夫死後，遺言交給張九思打點，這是七年之前的事情，七年下來，生意一些進展也沒有，尤其這兩年，每年少賺了幾乎有以往的一半。」

沈勝衣道：「何以至此？」

華夫人說道：「一個原因，經營失策，本來，應該到手的生意，都給別人搶走了。」

沈勝衣道：「難道替唐門製造暗器的還有其他人。」

華夫人道：「還有倫天保一夥，倫天保的莊院與我們那幢莊院都是在那條河的旁邊，相距不過半里路。」

沈勝衣道：「唐門暗器到底怎樣交給你們打造？」

華夫人道：「三十年來都是先由唐門的掌門決定一種暗器的名稱，交由我們兩家設計，我們兩家畫好了草圖，造好了樣本，在唐門密使到來之時，便一齊給他審視，優勝劣敗，得勝的一家便可以接下那一宗訂單。」

沈勝衣道：「這個很公平，一方面也可以藉此刺激你們兩家竭盡心力，製造出更好的暗器。」

華夫人道：「所以唐門的暗器越來越厲害。」

沈勝衣不能不承認。

華夫人接道：「這三十年間，華家與倫家有勝有負，比較上來說，華家是稍勝一籌，可是近這兩年，不知何故華家設計的暗器很多都被倫家比了下去。」

沈勝衣道：「這是說唐門的訂單大都被倫家接去了？」

華夫人道：「不錯。」

她搖頭接道：「繼續是這樣，生意根本就無法再做下去，雖然張九思很老實，先夫的一份，七年來他一分也沒有少給我，但爲了華家前途，這件事我仍然不能不過問。」

沈勝衣道：「張九思怎樣說？」

華夫人道：「他說這一次一定會傾盡全力，絕不會再讓倫家將生意搶掉。」

沈勝衣好奇的問道：「這一次唐門又要你們華倫兩家設計什麼暗器？」

華夫人道：「火蝶！」

×　×　×

——火蝶！

沈勝衣沉吟問道：「那是怎樣的一種暗器？」

華夫人道：「一種金屬製的蝴蝶，份量要輕，速度要快，還要能够裝載相當火藥毒藥，擊在敵人的兵器上或者敵人用兵器來截擊，又或者兩隻火蝶相撞，裝載火藥毒藥的部份必須一炸即碎，傷敵人於火藥毒藥之下。」

沈勝衣聳然動容道：「這巳經不單是毒藥暗器，而且是火藥暗器了。」

華夫人道：「據講爲了使這種暗器更成功，唐門據講巳經從江南霹靂堂暗中買來相當特製火藥。」

沈勝衣問道：「夫人方才所說的是唐門對火蝶這種暗器，所要求必須達到的條件？」

華夫人道：「正是。」

沈勝衣道：「你們兩家眞的能够製造出這種火蝶暗器？」

華夫人道：「倫家方面不知道，張九思據講巳畫好草圖，造成樣本。」

沈勝衣心中一動。

他忽然省起昨夜在公孫秀那個房間地上執到的那隻金屬打的蝴蝶。

——那莫非就是火蝶的樣本。

華夫人當然不知道沈勝衣在想什麼？繼續道：「可是日前我叫他將那幅火蝶圖與及火蝶的樣本拿出來研究一下，他却是支吾以對，說沒有帶在身上。」

她一頓又道：「所以我懷疑他根本就沒有將火蝶造出來，根本就沒有什麼火蝶圖。」

沈勝衣截口問道：「這件事與公孫秀有什麼關係？」

華夫人道：「以我看，公孫秀一定知道多少關於張九思的事情，因此張九思才會這樣嫁禍他。」

沈勝衣道：「夫人是認爲張九思自己將那一對玉獅子收起來。」

華夫人道：「我是這樣懷疑。」

沈勝衣道：「何故？」

華夫人道：「日前，孔襄到來這裏找我。」

沈勝衣道：「錦衣殺手孔襄？」

華夫人道：「雲陽城中，只有這個孔襄。」

沈勝衣道：「他到來這裏，有什麼目的？」

華夫人說道：「據說是要賣給我一樣東西。」

沈勝衣道：「什麼東西？」

華夫人道：「他沒有說清楚，只說那樣東西是公孫秀得自張九思那裏，我一定會對它感到興趣。」

沈勝衣道：「夫人答應他買下了？」

華夫人道：「沒有，我再三問，他那是什麼東西，他都說不出來，所以我以爲他是來胡混，着人將他逐出門外。」

沈勝衣道：「哦？」

華夫人微喟接道：「現在我却感覺那樣做實在是一種錯誤。」

沈勝衣道：「公孫秀却告訴我，他完全不知情。」

華夫人道：「也許是也許不是，也許出於誤會，也許公孫秀無意中收起來，他自己根本沒有在意，却給孔襄知道了，因此而發現張九思更多的秘密，但是他的所爲亦被張九思知悉，張九思也就動了殺機，下毒手將他殺害，再將殺人的罪名嫁禍給公孫秀，來一着一石二鳥之計。」

沈勝衣點頭道：「夫人說的，不無道理。」

華夫人道：「我甚至懷疑那樣東西就是『火蝶圖』！」

沈勝衣道：「所以，夫人問取火蝶圖的時候，張九思支吾以對，無法將它交出來？」

華夫人道：「這件事他當然不願意給人知道，是以虛報一對玉獅子被竊，轉移別人的注意。」

沈勝衣道：「也有道理。」

他連隨問道：「夫人告訴我，想必有夫人的目的，未知夫人目的又何在？」

華夫人道：「我想請你替我刺探張九思，證實這件事。」

沈勝衣道：「萬一證實，夫人又準備將張九思怎樣？」

華夫人道：「也不怎樣，只是請他離開，好像這樣一個人，我實在不放心再將那幢莊院交給他打點。」

沈勝衣道：「夫人的目的原來在接管那幢莊院。」

華夫人頷首道：「事情證實之後，我一定重金酬謝你。」

沈勝衣淡笑道：「我做事向來都不是爲了酬勞，這一次的所以插手，完全是爲了證明公孫秀清白，夫人這一次，找錯對象了。」

華夫人面色一沉，正想說什麼，一個女孩子突然自外闖進來，道：「娘，表哥今天早上是不是曾經走來找我？」

沈勝衣應聲望去。

那個女孩子非常美麗，一身宮裝，一頭金飾。

沈勝衣立即就留意到她的頭上少了一支金釵。

他心念方動，華夫人巳說道：「誰說的？」

那個女孩子道：「好幾個婢僕都是這樣告訴我。」

華夫人悶哼道：「該死的奴才，就懂得饒舌！」

她轉對那個女孩子冷冷的道：「他不錯來過，但是巳被我趕走了。」

那個女孩子頓足道：「娘你爲什麼要對他這樣？」

華夫人冷笑一聲，道：「誰叫他這樣沒出息！」

那個女孩子還待說什麼，忽然留意到坐在一旁的沈勝衣。

華夫人即時道：「客人面前，少給我放肆。」

那個女孩子瞟了沈勝衣一眼，索性閉上嘴巴，轉身走了出去。

華夫人回顧沈勝衣，道：「見笑。」

沈勝衣道：「那位姑娘是……」

華夫人道：「是我的女兒華慧。」

沈勝衣「哦」一聲，道：「原來是華小姐，是了，她口中的表哥又是……」

華夫人說道：「這與你是否有什麼關係？」

沈勝衣道：「多少。」

華夫人道：「他叫做尹樂生，是先夫另外一個結拜兄弟的兒子，先夫在生的時候，對他總是讚不絕口，說他人如何聰明，如何老實，甚至將慧兒許配了給他，慧兒也很滿意這小子，可是我與他們父女的看法不同，在我看來，這個尹樂生簡直一無是處，一些出息也沒有，所以我一直都不高興他們兩人來往。」

沈勝衣問道：「尹樂生是否很着重衣飾？」

華夫人道：「當然着重，難道不怕這裏的婢僕瞧不起他。」

沈勝衣點頭道：「據講他是在張九思那裏工作。」

華夫人道：「張九思這是賣交情。」

沈勝衣道：「是麼？」

華夫人奇怪起來，道：「你問得這麼詳細，到底是爲了什麼？」

沈勝衣道：「只是信口問問，不爲什麼。」

他倏的站起身子。

華夫人道：「你要走了？」

沈勝衣點頭道：「我突然感覺的確有需要與張九思見上一面，好好的談談。」

華夫人一笑道：「我方才的建議，你不妨重新再考慮清楚，只要你爲我設想，一定有你的好處。」

沈勝衣沒有作聲，轉身跟蕭七娘打了個招呼，放步走出去。

華夫人目送沈勝衣走出廳堂，一張面便自寒起來。

體寒如水。

× × ×

沈勝衣頭也不回，出了華家便望西而去。

過了兩個街口，遠遠又望見了蕭七娘在車廂中指點他知道的尹樂天那間屋子。

他方在可惜，忽然看見一個書生裝束的人橫過街道，直向那間屋子走去。

那個書生驟眼看來似乎就是昨夜在巷口與他相碰的那個。

他心念一動，腳下加快。

那個書生並沒有發覺他的走來，幾步走到那間屋子門前，竟然拿出一條鑰匙，將門打開。

莫非他就是尹樂生？

他開門入內，回身正想將門關上，沈勝衣已到了。

× × ×

沈勝衣一步踩上門前石階，便嚷道：

「且慢。」

那個書生，應聲停下，問道：「你是誰？」

沈勝衣這下子已經看清楚，對方的確是他昨夜在那個巷口碰上的那個書生。

他一笑，道：「我姓沈，是來還東西的。」

那個書生微一皺眉，說道：「我不認識你。」

沈勝衣道：「我認識你就成了。」

那個書生道：「你認識我？你知我是那一個？」

沈勝衣道：「尹樂生。」

那個書生一怔道：「怎麼你眞的認識我？」

沈勝衣道：「很意外？」

尹樂生道：「嗯。」

沈勝衣道：「其實我也不敢肯定。」

尹樂生道：「現在肯定了。」

沈勝衣道：「因爲，你自己已經承認了。」

尹樂生詫聲問道：「你來還什麼東西給我？」

沈勝衣探懷取出了那塊衣袖！

尹樂生一眼瞥見，當場就變了面色，失聲道：「你……你……」

「你」什麼，却說不出來。

沈勝衣笑道：「我就是昨夜你碰上的那個人。」

尹樂生訥訥道：「你走來幹什麼？」

沈勝衣道：「還給你這隻衣袖，問你幾句說話！」

尹樂生道：「你是否官府中人？」

沈勝衣道：「目前我可以說是在替官府查案。」

尹樂生急聲問道：「什麼案？」

沈勝衣道：「謀殺案！」

尹樂生立卽搖手道：「我……我沒有殺人。」

沈勝衣道：「我也知你沒有殺人。」

尹樂生道：「那麼你要問我什麼？」

沈勝衣道：「既然已來到門前怎麼你不請我進去，坐下再說話。」

尹樂生疑惑的上下打量了一眼，終於開口道：「請進來。」

沈勝衣也不客氣，大踏步跨了進去。

× × ×

入門是一個院子。

小小的院子，種着好些秋芙蓉。

芙蓉秋正嬌。

沈勝衣一面欣賞，一面道：「你喜歡芙蓉？」

尹樂生心不在焉的道：「芙蓉並不難種。」

他腳步不停，將沈勝衣請入了客廳！

小小的客廳，一切打掃的非常乾淨。

內壁掛着好些字畫，下欵都題上尹樂生的名字。

沈勝衣周圍望了一眼，道：「你寫的字畫不錯。」

尹樂生道：「過獎。」

他隨口問道：「你也懂字畫。」

沈勝衣道：「多少。」

尹樂生道：「請坐。」

沈勝衣坐了下來。

尹樂生亦自坐下，道：「請問。」

沈勝衣道：「昨夜你到那條巷子去幹什麼？」

尹樂生支吾道：「我……我只是偶然經過。」

沈勝衣道：「可是立心到公孫秀那間屋子窺探？」

尹樂生不答反問道：「公孫秀是什麼人？」

沈勝衣道：「你不認識他？」

尹樂生道：「不認識。」

沈勝衣道：「那麼孔襄這個人你又是否認識？」

尹樂生道：「不認識。」

沈勝衣忽然歎了一口氣，道：「時下的年青人怎麼總是這樣子喜歡說謊？」

尹樂生道：「我……」

沈勝衣道：「你是否認識他們兩人，官府派人一查就知道，這樣子隱瞞事實，對你並沒有任何好處。」

尹樂生一咬牙，說道：「我認識公孫秀。」

沈勝衣道：「應該認識，公孫秀與你豈非都是替張九思工作？」

尹樂生無言點頭。

沈勝衣接道：「孔襄又如何？」

尹樂生說道：「我與他是朋友，老朋友。」

沈勝衣道：「你們最初怎會認識？」

尹樂生道：「小時我們是隣居，現在也是。」

沈勝衣頷首道：「好了，事情到底是怎樣？」

尹樂生不答反問道：「尚未請教，你到底是那一位？」

沈勝衣道：「沈勝衣！」

尹樂生一驚，道：「那個沈勝衣？」

沈勝衣道：「到目前爲止，江湖上叫做沈勝衣的人，還是只得我一個。」

尹樂生驚問道：「橫掃十三殺手的就是你？」

沈勝衣道：「就是我。」

尹樂生道：「這……這件事與你有什麼關係？」

沈勝衣道：「公孫秀是我的一個好朋友的兄弟，也卽是我的兄弟。」

尹樂生道：「我不知道。」

沈勝衣道：「昨夜他被捕的消息，相信你應該知道的了。」

尹樂生點頭。

沈勝衣沉聲道：「我絕不會袖手旁觀，由得這個兄弟含寃受屈，由得眞兇逍遙法外。」

尹樂生面色激變。

沈勝衣一再强調，道：「這件事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查一個水落石出。」

尹樂生道：「孔襄的死，可也與我無關。」

沈勝衣道：「但事情的眞相，多少我看你一定會知道一些。」

尹樂生沒有否認。

沈勝衣催促道：「請說。」

尹樂生一再猶豫，道：「三天前，孔襄忽然走來我這裏，說他將會得到一樣我非常感興趣的東西，那樣東西，雖然仍然在公孫秀那裏，但是他自信一定能够弄到手。」

沈勝衣道：「你有沒有問清楚他是什麼東西？」

尹樂生道：「有。」

沈勝衣道：「他怎樣回答？」

尹樂生道：「只說是華夫人很想得到手的東西，然後他就跟蹌着走了出去。」

沈勝衣道：「當時莫非他喝醉了？」

尹樂生道：「經已醉得七七八八。」

沈勝衣道：「那麼酒醒之後，對你說過了什麼，只怕連他自己也記不起來。」

尹樂生道：「我却是記得很清楚。」

沈勝衣道：「華夫人需要的東西爲什麼你會非常感興趣？」

尹樂生道：「難道你還未知道華夫人是我的什麼人？」

沈勝衣道：「據講，她是你的未來岳母。」

尹樂生道：「這個未來岳母對他的未來女婿却並無多大好感。」

沈勝衣恍然道：「是否因此你盡量找機會博取她的歡心。」

尹樂生道：「爲了慧兒，我不能不如此。」

沈勝衣道：「這個，無疑是你的好機會。」

尹樂生點頭道：「所以第二天我就開始跟踪他，跟踪了三天。」

沈勝衣道：「他却是跟踪公孫秀。」

尹樂生道：「我知道，昨夜我就是因此走到公孫秀那間屋子門外。」

沈勝衣心中冷笑。

他知道尹樂生又是在說謊。

昨夜孔襄是在擺脫了他之後才走去公孫秀那裏，尹樂生這個跟踪如何跟踪。

他仍然不動聲息，道：「你在門外看見了什麼？」

尹樂生道：「孔襄不停在迫問公孫秀那件東西藏在什麼地方，忽然間，一下怪响，孔襄回頭望去，面上就多了幾支藍汪汪的毒針，他一聲慘叫，立即就倒斃地上，我看見出了人命，一驚之下，便慌忙開溜……」

沈勝衣道：「只是這麼簡單？」

尹樂生道：「我知道的，也就是這些了。」

沈勝衣又問道：「你怎知道孔襄當時必已死亡？」

尹樂生道：「因爲他慘叫倒下。」

沈勝衣道：「不是因爲你知道他中的是什麼暗器？」

尹樂生吃吃地道：「我怎會知道？」

沈勝衣道：「藍汪汪的毒針，連他中的暗器你都看得那麼清楚，當時你是否在什麼地方窺看？」

尹樂生道：「門旁的小窗。」

沈勝衣道：「我記得那個小窗的位置，由那裏好像可以望到房間去。」

尹樂生道：「好像可以。」

沈勝衣道：「那麼你應該看見躲在房間內向孔襄施放暗器的那個人？」

尹樂生道：「當時我沒有留意到那個房間。」

沈勝衣又歎了一口氣，道：「爲什麼你一定要這樣說謊？」

尹樂生一口咬實道：「我的確沒有看見那個暗算孔襄的兇手。」

沈勝衣搖頭道：「你沒有可能不看見，到底你是在保護什麼人？華慧？」

尹樂生一聽到華慧的名字，面色就變了，冷笑道：「你不要亂說，這件事與華慧一些關係也沒有。」

沈勝衣道：「最好當然就是沒有。」

尹樂生道：「在未有任何證據之前，我認爲你最好却是保持沉默。」

沈勝衣道：「你這個人原來不單止不忠實，而且固執。」

尹樂生悶哼一聲，道：「你還有什麼要問我？」

沈勝衣道：「沒有了。」

尹樂生語聲一沉，道：「那麼請你出去。」他竟然下逐客令。

沈勝衣淡然一笑，站起了身子。

他走出院子的時候，隱約聽到尹樂生在後面喃喃道：「我倒要看你如何證明這件事！」

目擊兇手暗殺孔襄的只有他一個人，也許他已經看見兇手的眞面目，知道兇手是那一個，他不說的話，沈勝衣是否就眞的沒有辦法，亦沒有辦法證明誰是兇手？

按圖索驥　撥草尋蛇

白晝過去，黃昏相繼消逝。

入夜時份，城外張九思那幢莊院之前，突然走來了一個捕快。

那個捕快將門叫開。

出來的是一個黑衣人。

陰沉的面色，冷酷的眼神，那個黑衣人的出現就像是幽靈一樣。」

那個捕快給嚇了一跳。

他驚魂未定，那個黑衣人已然問道：「找誰？」

那個捕快道：「我是衙門裏派來的捕快。」

黑衣人道：「你的裝束已經告訴我你的身份！」

捕快脫口問道：「你又是什麼人？」

黑衣人道：「我是張大爺請來看守門戶的。」

捕快連隨問道：「張大爺在不在？」

黑衣人道：「在的，找他？」

捕快道：「捕頭吩咐我來通知他一件事。」

黑衣人道：「我替你告訴他，可以不可以。」

捕快道：「那件事，我必須當面告訴他。」

黑衣人道：「那麼，請你到偏廳等一等。」

× × ×

那個捕快在偏廳等了片刻，張九思終於現身。

「什麼事？」

捕快道：「捕頭吩咐我通知大爺一聲，大爺失去的那一對玉獅子已找到了。」

張九思當場一怔，道：「這麼快？」

捕快道：「是沈勝衣沈大俠帮忙找到的。」

張九思又是一怔，道：「沈勝衣？」

捕快道：「張大爺什麼時候有空，請到衙門辨認一下是否就是那對玉獅子。」

張九思說道：「現在太夜了，明天如何。」

捕快道：「捕頭也是這個意思。」

張九思道：「那麼我就明天到衙門走一趟好了，還有什麼事？」

捕快道：「沒有了。」

他連隨起身告辭。

張九思道：「有勞，這點小意思給你買酒喝。」

他給了那個捕快一塊銀子。

那個捕快高高興興的接下，高高興興的離開。

張九思目送那個捕快出了偏廳，一張面沉了下來。

他負手踱了一圈，喃喃自語道：「沒可能，難道沈勝衣眞的有這麼厲害？」

他倏的轉回身，脚步加快，向內室走去。

沒可能！

到底他憑什麼這樣肯定？

× × ×

穿過了一道月洞門又一道月洞門。

張九思來到第五進院子的一幢小樓。

那是他居住的地方。

他直入寢室，走到床邊，打開床頭的一個暗格，伸手從裏面拿出了兩件東西。

燈光下非常清楚，那赫然就是一對玉獅子。

是否也就是他報失的那一對？

他的神情很奇怪。

也就在這下，他聽到了格的一聲。

一驚他手中那一對玉獅子幾乎就摔在地上。

他回頭望着那邊的一扇窗戶。

那扇半開的窗戶現在竟然巳全開，窗檽上出現了一隻手！

張九思一眼瞥見，手中玉獅子往床邊几子上一放，輕叱道：「誰？」

他空出的那雙手連隨按在腰上。

他腰間沒有劍，腰帶裏却暗藏三種暗器。

每一種暗器都是非同小可。

他替唐門打造暗器那麼多年，又怎會不揀幾種合意的留一些給自己用？

「是我，沈勝衣！」窗檽上那隻手應聲往上面一按，一個人旋即「燕子倒穿簾」，翻身穿窗而下。

果然是沈勝衣。

張九思面上神色刹那幾變。

沈勝衣居然還笑得出來，道：「我本來不想這樣拜訪你，可是想不出第二個更好的辦法，非這樣不可。」

張九思道：「你怎能够找到這裏？」

沈勝衣道：「我是跟着你進來的，一路上都有人看守，我瓦面過瓦面，好容易才沒有被他們發覺。」

張九思微喟道：「多年來這裏都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他們已沒有以前那麼小心，是意料中事。」

他一頓又道：「不過縱然再小心，也沒用，他們又怎會想到在這個莊院內竟然有人跟踪我，又怎會留意到瓦面之上。」

沈勝衣道：「所以，你也無須怪責他們。」

張九思勉強一笑，道：「幸好有你這種身手的人並不多，否則這裏的防衛措施眞的要重新部署了。」

沈勝衣淡然一笑，目光落向几子那一對玉獅子。

張九思的目光亦轉了過去，說道：「方才那個捕快的到來，想必是由於你的指使。」

沈勝衣道：「不錯。」

張九思道：「所謂你巳經找到了那一對玉獅子，叫我到衙門去辨認，完全是一派胡言，是你佈下的一個圈套。」

沈勝衣道：「現在，我眞的巳經找到了。」

張九思說道：「因爲我踏入了你的圈套？」

沈勝衣道：「那個捕快那麼說話，除非那一對玉獅子不是你自己藏起來，否則心虛之下，你一定會走來收藏玉獅子的地方，看看那對玉獅子是否仍然在那裏。」

張九思道：「我應該想到這是一個圈套的，可惜正如你所說，我實在心虛。」

他忍不住回問道：「你怎會懷疑那一對玉獅子是我自己將之收藏起來？」

沈勝衣道：「可以說是由於華夫人的提示。」

張九思道：「你見過她了？」

沈勝衣說道：「是她派人來接我前去的。」

張九思疑惑的望着沈勝衣。

× × ×

沈勝衣耐着性子，將華夫人的說話覆述一遍。

張九思一面聽一面點頭，一直到沈勝衣住口，他才歎了一口氣，道：「你是否已答應她，替她證實這件事？」

沈勝衣道：「沒有答應，我所以插手這件事，完全是爲了公孫秀，這一點你應該明白。」

張九思點頭，道：「這一來，華夫人一定失望得很。」

沈勝衣突然問道：「華夫人這個人你認爲怎樣？」

張九思道：「沒有什麼，只是太過自大。」

沈勝衣道：「所以她不喜歡你比他更有權。」

張九思道：「只是在這個莊院之內才這樣。」

沈勝衣道：「所以她不時找機會希望能够將你撵出這幢莊院。」

張九思道：「我相信她是有這個打算，這一次也無疑就是她的好機會。」

沈勝衣道：「你懷疑那張火蝶圖的失竊是與她有關？」

張九思一怔道：「那火蝶圖沒……」

沈勝衣道：「到這個地步你還要隱瞞眞相？」

張九思沉默了下去。

沈勝衣接道：「失竊的其實是那幅火蝶圖，不是這對玉獅子，你所以將這對玉獅子收藏起來，對外虛報失竊，目的只是在掩飾事實眞相，轉移他人的注意。」

張九思沒有作聲。

沈勝衣又道：「那幅火蝶圖的失竊想必是三天之前的事情，所以在過去的三天你外出到處找尋打聽，到昨天黃昏，你知道公孫秀被孔襄無故一連追踪了三天，便懷疑火蝶圖的失竊與公孫秀有關，夤夜到那裏搜索，但並沒有找到，無意中看見了他掛在牆上的腰牌，就想出了這一個計劃，以玉獅子的失竊掩飾火蝶圖的被盜。」

張九思道：「你憑什麼這樣肯定？」

沈勝衣道：「據講除了火蝶圖之外，你還巳造了一隻火蝶的樣本。」

張九思道：「是的。」

沈勝衣道：「那隻火蝶的樣本呢？」

張九思不由自主的探手往左手衣袖裏頭摸去。

一摸之下他面色又一變。

沈勝衣即時道：「是不是這東西？」

他攤開右手。

在他的右手手中，放着昨夜他在公孫秀房間地上拾到的那隻金屬蝴蝶。

張九思混身一震，道：「你在什麼地方得到這隻火蝶的樣本？」

沈勝衣道：「公孫秀房間的地上。」

張九思又沉默了下去。

沈勝衣接道：「我本來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一直到聽了華夫人那番說話心中才有一個概念，也就由她那番說話的啓示，找到你頭上。」

他轉問道：「昨夜你是在什麼時候到公孫秀家裏？」

張九思道：「昨天傍晚你們一走，我支開徐長卿，便自動身，來到那附近，正好看見你們兩人進入太白居。」

沈勝衣道：「可惜。」

張九思道：「可惜什麼？」

沈勝衣道：「如果你夜一點才去，也許看見暗算孔襄的那個兇手。」

張九思道：「我實在想不到跟着會發生那種事。」

沈勝衣道：「孔襄的死，與你眞的無關？」

張九思道：「眞的。」

他反問沈勝衣：「他的死與公孫秀又是否有關係？」

沈勝衣道：「沒有。」

張九思道：「我也知道他是一個好孩子。」

沈勝衣道：「既然如此爲什麼還要嫁禍他？」

張九思道：「我目的只是在暫時轉移他人的注意，事後一定會設辦法洗脫他偷竊的罪名。」他微喟接道：「我相信他一定會原諒我這樣做。」

沈勝衣道：「那張火蝶圖，是否很重要？」

張九思道：「火蝶圖的本身並不重要，因爲我的人可以重新再畫一張。」

沈勝衣道：「重要的是火蝶圖的秘密洩漏出去的痲煩？」

張九思皺眉道：「不錯。」

沈勝衣道：「那一來，唐門就不能再用這種火蝶暗器。」

張九思道：「我這個莊院也不能再替唐門製造暗器，秘密洩露出去，唐門的人縱然不追究，唐門的仇敵也不會放過這個地方，這是火蝶圖落在我們這個圈子之外的人手上，將會發生的變化，如果是我們這個圈子之內的人取到手的話，倒霉的只是我。」

沈勝衣道：「你口中的你們那個圈子之內的人到底包括什麼人？」

張九思道：「我之外，就是華夫人，倫天保。」

沈勝衣道：「華夫人得到那張火蝶圖，又有什麼好處？」

張九思道：「可以藉此要脅我，將這幢莊院交給她打點，我看出多年前她就已有這個意思的了。」

沈勝衣道：「這一來，却難以服衆，華夫人如果是一個聰明人，一定不會這樣做。」

張九思道：「她無疑是一個聰明人，是以我認爲，如果她眞的得到那張火蝶圖，多數會拿到倫天保那裏。」

沈勝衣道：「哦？」

張九思道：「倫天保那裏也有一羣高手匠人，是以我們才一直競爭得這麼激烈，勝負的關鍵也往往就在彼此一些別出心裁的設計之上，在現在相信他那方面亦已設計好一個他們的火蝶，如果他得到我們那張火蝶圖，在他們的火蝶之上再加上我們的特別設計，唐門這一宗生意，我們又落空的了，到時候，華夫人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接管這幢莊院。」

沈勝衣道：「你怎會有這個念頭？」

張九思道：「華夫人不是已跟你說過，這兩年我們的生意很不好？」

沈勝衣點頭。

張九思道：「這主要的原因，完全是在三次的競爭之中，我們都一敗塗地，那三次其中的兩次，本來我們已穩操勝券，誰知道我們自認爲別出心裁的設計，竟然也在倫家方面製造的暗器之上出現。」

沈勝衣道：「那也許是巧合。」

張九思道：「一次的巧合，兩次就不能不令人懷疑了，事實第一次事後，我便已動疑，所以第二次一開始設計，我便暗中吩咐這裏的唐門子弟小心留意着每一個匠人，但結果證明，在與唐門交易之前他們並沒有離開這幢莊院半步，這本來就是規矩。」

沈勝衣道：「每一個人都要遵守？」

張九思說道：「只有兩個人，可以例外。」

沈勝衣道：「那兩個人？」

張九思道：「一個是我。」

沈勝衣道：「你當然不會將秘密洩漏出去。」

張九思道：「還有一個是徐長卿，他當然也不會。」

沈勝衣道：「何以這樣肯定？」

張九思道：「他是我的妻舅，跟了我已經二十年。」

沈勝衣道：「有這層關係，他應該不會背叛你。」

張九思苦笑道：「那就只有承認是巧合了。」

沈勝衣道：「會不會倫天保派人來刺探了去？」

張九思道：「應該不會，一來未必能够進入這幢莊院，進入也不知道我將畫軸放在什麼地方。」

沈勝衣道：「那羣匠人之中，也許有奸細，來人只要找到他就可以知道其中秘密。」

張九思道：「這不錯也有可能，但是你必須清楚一件事。」

沈勝衣道：「什麼事？」

張九思道：「倫天保的爲人。」

沈勝衣道：「他的爲人怎樣？」

張九思道：「兩個字——正直！」

他一頓接道：「這三十年來，他都是與我們公公平平的競爭，如果他肯這樣做，絕不會等到現在！」

沈勝衣道：「你這麼了解他？」

張九思道：「他可以叫做我的敵人，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敵人不了解，如何能够與自己的敵人周旋三十年之久？」

沈勝衣道：「也有道理。」

張九思道：「火蝶圖失踪後一日，我曾經拜訪他，問他是否曾有人拿我們那張火蝶圖來向他兜售？」

沈勝衣道：「他怎樣回答？」

張九思道：「沒有這種事。」

沈勝衣道：「你相信他的話？」

張九思道：「一個人本性正直，說話也一樣正直。」

沈勝衣道：「我喜歡有一個這樣的敵人。」

張九思頷首道：「我也是這樣說。」

沈勝衣道：「以你推測，那張火蝶圖現在可能在什麼地方？」

張九思道：「不會在倫天保那裏，相信也不在華夫人那裏，現在仍然保留着那張火蝶圖，對她並無任何好處。」

沈勝衣道：「你是說那張火蝶圖曾經在華夫人那裏？」

張九思道：「我只是在懷疑。」

沈勝衣道：「那麼……」

張九思道：「公孫秀可能會知道，否則孔襄沒有理由那樣追踪他。」

沈勝衣道：「他看來也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張九思道：「本來就是。」

沈勝衣道：「如果他知道，他怎會不對我說出來。」

張九思道：「也許他根本就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沈勝衣道：「縱然如此，多少應該有些印像，看來我非要再見他一次不可。」

張九思道：「我也想跟他見一面。」

沈勝衣道：「可惜現在已經深夜。」

張九思道：「明天無妨。」

沈勝衣道：「也只好留待明天了。」

張九思道：「沈兄今夜就留在我這裏怎樣。」他似乎出自誠意。

沈勝衣看得出來，亦不客氣道：「這也好。」

張九思道：「明天一早，我們就進城去。」

沈勝衣點頭道：「是了，你那個妻舅徐長卿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張九思道：「相當老實。」

沈勝衣道：「成家未？」

張九思道：「還未。」

沈勝衣道：「平日他有什麼嗜好？」

張九思道：「沒有什麼嗜好，只是偶然上賭場玩幾手。」

沈勝衣道：「多數去那一間賭場？」

張九思道：「好像吉祥賭場。」

沈勝衣道：「那間賭場在城外，還是城中？」

張九思道：「城中。」



沈勝衣、張九思推門而入，發現徐長卿已死亡。

他奇怪起來，問道：「怎麼？你懷疑他？」

沈勝衣道：「老實說，在目前，每一個人我都懷疑。」

張九思道：「我也包括在內？」

沈勝衣道：「包括在內。」

張九思無言苦笑，目光轉落在那一雙玉獅子之上。

那一對玉獅子彷彿也在笑。嘲笑。

× ×

第二天一早，沈勝衣張九思便進城。

他們先找着何震，拜托他前往吉祥賭場查一下徐長卿這個人的事情。

賭場這種地方，也只有何震這個捕頭才能够問出眞實說話來。

然後他們轉往監牢探望公孫秀。

他們進入監牢的時候，公孫秀剛才起來。

公孫秀的精神比沈勝衣昨天見他的時候好多了。

一個人能够睡得着，精神就不會差。

見面公孫秀又是那句話：「事情是不是已經有進展？」

沈勝衣道：「大有進展。」

公孫秀道：「好的還是壞的。」

沈勝衣道：「相信是好的。」

公孫秀大喜上前。

他這才發現站在沈勝衣身後的張九思，脫口道：「莊主也來了。」

張九思面露尷尬之色，上前一步道：「我……」

沈勝衣立即打斷了張九思的說話，道：「他是來探你的。」

公孫秀感激的道：「莊主對我，太好了。」

張九思只有苦笑。

公孫秀又道：「那一對玉獅子眞的不是我偷的。」

張九思一時間也不知應該如何說話。

沈勝衣知道爲難，連隨道：「關於玉獅子的失竊已經查明與你無關，只要再找到暗殺孔襄的兇手，你就可以出去了。」

公孫秀道：「眞的？」

沈勝衣道：「現在有一件事却要問清楚你。」

公孫秀道：「只要我知道，一定會說清楚。」

沈勝衣道：「你仔細想想，在你開始被孔襄跟踪之前的幾天，曾否見過一張畫着一些奇怪的圖形的紙？」

公孫秀想想道：「那些圖形有的是否像蝴蝶一樣。」

沈勝衣大喜，道：「你果然見過火蝶圖。」

公孫秀奇怪的道：「火蝶圖？什麼火蝶圖？」

沈勝衣道：「你曾看見的那張紙。」

公孫秀道：「不錯那是一張紙。」

沈勝衣道：「你什麼時候見到的？」

公孫秀道：「好像在被孔襄追踪之前一天。」

張九思又問：「在什麼地方見到？」

孫秀道：「在第二進莊院的月洞門附近，當時我正從那裏走過。」

張九思道：「那天你好像送來一批礦砂。」

公孫秀道：「不錯，我將礦砂分類在庫內放好之後出來，經過那附近，無意中看見了一叢花木下有一卷畫軸，執起來打開一看，上面就畫着了那些奇怪的圖形。」

張九思道：「你將它怎樣了？」

公孫秀道：「我自覺那是有用的東西，帶着他的人也許一時不小心，失落在地上，所以我出到外面，就將它交給了徐總管。」

張九思緊張的道：「你清楚記得，的確是交給了徐總管？」

公孫秀道：「這件事我雖然沒有在意，但絕對沒有記錯，是交給何人。」

張九思道：「徐總管當時，有什麼表示？」

公孫秀道：「他打開來一看，好像一怔，然後就說——」

張九思急不及待的問道：「他說些什麼？」

公孫秀道：「那些人太粗心了。」

張九思道：「還有什麼話說。」

公孫秀道：「對我一聲多謝，然後將畫軸放入袖中。」

張九思道：「沒有其他表示了？」

公孫秀道：「沒有了。」

他奇怪的問道：「那張圖到底有什麼用？」

張九思沒有答。

沈勝衣却道：「這件事你不要管。」

公孫秀道：「那是秘密？」

沈勝衣點頭。

公孫秀沒有再問。

張九思即時說道：「也不要對任何人說。」

公孫秀道：「我會的了。」

沈勝衣連隨問道：「徐長卿又住在什麼地方？」

張九思道：「莊院之內，我們現在立即去找他。」

沈勝衣道：「不等何震一齊。」

張九思道：「我現在五臟如焚，一刻也等不了。」

沈勝衣道：「那麼我吩咐他的手下一聲，請他隨後趕來。」

張九思瞪着沈勝衣，半晌才說：「依你。」

然後他轉身再奔了出去。

× × ×

張九思沈勝衣簡直像奔馬一樣，奔回到城外莊院。

「總管呢？在什麼地方？」

「好像還未起來。」下人這樣回答。

張九思、沈勝衣立即奔往徐長卿的臥室。

× × ×

臥室的門在內緊閉，力推不開。

叫門也沒有反應。

事情似乎有些不對路了。

沈勝衣道：「如何？」

張九思暴喝道：「破門進去！」

暴喝聲中，他雙掌擊出。

「轟」一聲，房門一大片被他雙掌震碎，他再加一腳，將房門踢開，一個箭步標進去。

沈勝衣的動作迅速又豈在張九思之下，兩人幾乎同時衝到徐長卿面前。

兩人幾乎同時怔在那裏。

徐長卿正挨坐在房中桌旁的一張椅子之上。

他仰面向着屋頂，一雙眼鷄蛋一樣睜大，眼白已變成紫色，面色更紫黑一片。

在他的面上釘着七支藍汪汪的毒針！

七星奪命針！

× × ×

徐長卿已經死在七星奪命針之下。

發射七星奪命針的那支銅管，就握在他的右手中。

他的左手也握着一樣東西。

那是一張紙。

慘白色的紙張，上面寫着三個血紅的字。

——我錯了。

那的確是血。

血漬已經乾透。

他左手食指傷口的血亦已經凝結。

那隻食指赫然少了一小截。

良久——

沈勝衣倏的長吁了一口氣，打破沉默道：「他死了。」

張九思呆呆的道：「嗯！」

沈勝衣目光閃動，道：「以你看，是自殺還是被殺？」

張九思道：「表面上看來他是因為做錯事，禁不住良心譴責，寫下『我錯了』三字遺書，以毒藥暗器自殺，可是我總覺得事情絕不會這樣簡單。」

沈勝衣道：「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不對路的地方？」

張九思道：「沒有。」

沈勝衣道：「你再看清楚他左手的食指。」

張九思道：「他那隻食指破了，相信他就是用斷指流出來的鮮血，寫下那封遺書。」

沈勝衣道：「那隻食指，不會是咬破的。」

張九思立時留意到那隻食指的斷口非常整齊。

沈勝衣道：「毫無疑問，那是利器削斷的，可是利器呢？」

張九思張目四顧，甚至走過去四周仔細搜查。

他沒有找到利器。

沈勝衣道：「以常理推測，他沒有理由斷指之後，還將利器收起來。」

張九思道：「的確沒有理由。」

他大叫起來道：「你是說，他是被殺的了？」

沈勝衣道：「我是這樣推測。」

張九思道：「可是房門在內緊閉。」

沈勝衣淡淡道：「從窗門一樣可以進出。」

他放步走到那邊窗下，隨手一拉就拉開了其中的兩扇窗戶，道：「這兩扇窗戶的窗栓根本就沒有栓上。」

張九思道：「那麼誰殺他？誰有這種本領偷進來，不動聲息的將他殺死？」

沈勝衣沒有作聲。

他心中，已想到了一個有這種本領的人。

張九思又問道：「這樣做又有什麼作用？」

沈勝衣道：「使人以為孔襄的被殺，兇手其實是徐長卿。」

張九思道：「孔襄的被殺不是已嫁禍公孫秀？」

沈勝衣道：「昨天我的調查顯然已威脅到兇手本身，是以他來此一着，讓徐長卿承担一切的罪名，也乘此殺他滅口！」

張九思一面疑惑，彷彿聽不懂。

沈勝衣道：「殺人兇手畏罪自殺，這實在是一個很好的藉口。」

他忽然一笑，道：「至於我，他已經替我洗脫了公孫秀的殺人嫌疑，也應該罷手，不好意思再跟他為難的了。」

張九思道：「原來還有這個目的。」

沈勝衣道：「可惜這只是一廂情願，不過我倒也不忍辜負他這番好意，必須好好利用一下。」

張九思道：「哦？」

沈勝衣道：「你那一對玉獅子，快拿來。」

張九思道：「拿來這裏？」

沈勝衣道：「既然徐長卿已非要承担那些罪名不可，偷竊玉獅子的罪名何不索性也交給他？」

張九思不由點頭。

沈勝衣道：「這一來既可以解釋徐長卿的錯，二來省得你日後再傷腦筋找藉口替公孫秀開脫，三來給官府一個表面完滿的交代，何樂而不為？」

張九思連連點頭。

沈勝衣接道：「這件事，我本來是打

算一切交由官府處理，因為公孫秀一直是一個普通人，普通人就應該這樣做，可是知道這麼多事情之後我却是認為還是不要讓官府追究的好。」

張九思長長歎息一聲，道：「官府再追究下去的話，我們就必須犧牲幾個無辜的人，給官府一個所謂明白的明白，讓事情有一個所謂結束的結束，否則萬一揭發了唐門暗器的秘密，事情就一定不可收拾，到其時，官府要封莊，唐門要殺人滅口，唉——」

他歎息不已。

沈勝衣道：「這種專做殺人暗器的生意本來就不是好做的。」

張九思喟嘆道：「三十年後的今日，却已是勢成騎虎，不過，雖然專做殺人暗器，這個莊院之內的人十九都是天性善良，有些甚至以為，所做的只不過是一些玩具。」

沈勝衣道：「所以這件事還是以江湖人的作風，私行了斷。」

張九思道：「我也是這樣意思。」

沈勝衣道：「那麼還等什麼？」

張九思道：「我立即就去拿那一對玉獅子。」

他立即回身奔了出去。

沈勝衣望着他的背影，歎了一口氣。

事情到這個地步，也不由他不感慨。

× × ×

何震不久就來到。

他看見徐長卿屍體之際，旁邊那張桌子之上已多了一對玉獅子。

所以徐長卿表面看來，最少已做錯了兩件事。

他殺死孔襄，嫁禍公孫秀是第一件。

因為孔襄是死在七星奪命針之下，現在他正是以這種七星奪命針引疚自殺。

他偷盜玉獅子，使到公孫秀再蒙不白之冤是第二件。

因為玉獅子現在就在他房中桌上。

幸好這個人還有良心，他雖然自殺，遺書雖然也就只有三個字，留下來的物證已足夠證明公孫秀的清白。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所以何震對於這個人也沒多大惡感。

他望着徐長卿的屍體，忽然歎息道：「這個人本來就沒有什麼，可惜就因為好賭，弄到這田地，怪不得人說，賭之為害大矣哉。」

沈勝衣張九思詫異的望着何震。

何震連隨道：「你們可知道我在吉祥賭場查到了他什麼？」

張九思道：「什麼？」

何震道：「他原來是吉祥賭場的長客，一個月之前，足足欠下了吉祥賭場二萬兩銀子的賭債，由於他是熟客，又是這幢莊院的總管，賭場方面才一再通融，不過仍然有一個期限。」

張九思道：「限期有多少天？」

何震道：「二十天，已過了。」

張九思道：「到期不還如何？」

何震道：「賭場的人，就會找到這裏來。」

張九思道：「據我所知，吉祥賭場的人並沒有來過這裏。」

何震道：「因為他經已依期將錢還清了。」

張九思奇怪道：「他那裏來這麼多錢？莫非賭贏得來？」

何震道：「前債未清，吉祥賭場的人怎會讓他再下場？」

張九思道：「或者他是在第二間賭場贏來。」

何震道：「第二間賭場，他何來本錢？何況，雲陽城的賭場據講都屬於一個老闆。」

張九思道：「那麼他還給吉祥賭場的二萬兩銀子到底怎樣得來？」

何震道：「這要問他了。」

張九思苦笑。

徐長卿已經是一個死人，又如何能回答？

何震道：「可是不久，他又欠下吉祥賭場五千兩銀子。」

張九思道：「他的賭運未免太壞。」

何震道：「這筆五千兩銀子的賭債他却一直沒有清還，今天正就是限期的最後一天。」

張九思道：「是麼？」

何震道：「他偷去那一對玉獅子，想的必是為了應付那筆賭債。」

張九思道：「這一對玉獅子賣一萬兩銀子絕不成問題。」又說：「他不過欠下吉祥賭場五千兩銀子。」

何震道：「只可惜他根本無法將那一對玉獅子賣出去，官府在嚴查那一對玉獅子的下落，債主今天便會臨門，一時想不開，就只有自殺，類似這樣的事情，我任職捕頭以來，最少已見過十宗。」

他歎息接道：「何況他還殺了人？」

張九思疑惑道：「為什麼他要殺死孔襄？」

何震沉吟道：「以我推測，他偷盜玉獅子的時候，也許遇上了公孫秀，公孫秀雖然沒有在意，他却誤會公孫秀已經知道，所以就找着孔襄，佯言公孫秀偷了一對值錢的玉獅子，叫孔襄設法弄到手，你們也知道，孔襄這個人出名見錢開眼，為了錢殺人也敢——我相信他已經殺過不少人的了，只不過一直小心，沒有給我們找到證據。」

他一頓接道：「好像他這種人，知道玉獅子那麼值錢，又怎會放過公孫秀，於是他開始追踪公孫秀，公孫秀却事實沒有偷過那一對玉獅子，他當然毫無發現，一氣之下就找到公孫秀家中，誰知徐長卿已經藏身在屋內，在他迫問公孫秀之際，出其不意用暗器將他射殺，再將發射暗器的銅管拋給公孫秀，還將公孫秀掛在牆上的腰牌偷去，放到玉獅子失竊的地方。」

他搖頭又道：「殺人嫁禍，一石二鳥，這個人的心計，也未免太深了，他却是意料不到，公孫秀竟找來了沈兄，沈兄的厲害，他當然知道的，再加上玉獅子的無法脫手，遂萌死念，這種心情，其實不難理解。」

張九思硬着頭皮道：「捕頭高見！」

何震一笑，目光一閃，突然問道：「你們進來的時候，是破門而入？」

張九思道：「是的。」

何震道：「那邊的兩扇窗戶……」

張九思截道：「是我打開的，因為當

時房內的空氣實在太不好，我幾乎嘔吐起來，所以才過去將窗打開。」

這個人說起謊來，連眼也不一眨，而且一面的老實。

何震道：「沈兄當時在場。」

沈勝衣點頭。

何震道：「那麼徐長卿毫無疑問是自殺了。」

他做了那麼多年捕頭，辦案的經驗當然已非常豐富，所以他連窗戶打開也都留意到。

只可惜他實在太過相信自己的判斷，也實在太過相信沈勝衣這個人。

沈勝衣不由暗自歎息。

何震摸着下巴，又說道：「玉獅子已經尋回，殺害孔襄的兇手徐長卿，亦已經畏罪自殺，這兩件案子，現在總算完滿解決了。」

張九思道：「辛苦了捕頭。」

何震道：「這是我的職責，縱然辛苦也是應該，何況實在不怎樣辛苦。」

他搖頭接道：「倒是委屈了公孫秀，要他在監牢中過了兩夜，我回去之後，立即就將他釋放。」

張九思道：「他一定會很高興。」

何震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一個人自問是沒有做錯事，根本就不必担心，事情遲早一定會水落石出，現在這件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張九思只有點頭。

× × ×

何震不久就離開。

在他來說，事情已告一段落，在沈勝衣張九思來說，事情却才是開始。

他們將何震送出門外，目送何震走遠了，才轉身回去。

一入了大門，張九思就問那個看門的黑衣人：「尹樂生今天有沒有到來？」

黑衣人不假思索，道：「有，像往常一樣，很早就來了。」

張九思道：「沒有離開？」

黑衣人道：「沒有。」

張九思立即吩咐跟在後面的一個僕人，道：「你去第五進院子，找尹樂生，叫他到內堂見我。」

那個僕人應聲忙動身。

張九思回對沈勝衣道：「我們現在先進內堂坐下等候他。」

沈勝衣點頭。

張九思道：「這件事你知道的比我多，一會見到樂生，由你來問他怎樣？」

沈勝衣道：「也好。」

張九思歎息道：「公孫秀的事情已經完全解決，實在不應該再勞煩你，可是現在我方寸大亂，這件事如果由我來處置，只怕又給我弄糟，只好勞煩你了。」

沈勝衣道：「對於這件事我其實也非常感興趣。」

張九思舉起脚步，說道：「這邊走，請！」

沈勝衣脚步相繼舉起。

× × ×

他們在內堂才坐下，那個僕人已將尹樂生領到來。

尹樂生面色蒼白，看見沈勝衣也在，又白了幾分。

他仍然說得出話來：「莊主，你要見我？」

張九思道：「不錯。」

尹樂生道：「未知何事見召？」

張九思道：「坐下再說。」

尹樂生在旁邊椅子坐下。

張九思右手即往外一揮。

內堂的僕人不用吩咐，忙退出堂外。

尹樂生左顧右盼，混身不自在。

尹樂生再也忍不住，顫聲問道：「莊主這次召見我，到底是什麼事情？」

張九思沒有回答，目注沈勝衣。

沈勝衣漠然一笑，道：「我們這次請你來，是爲了火蝶圖失竊那件事。」

尹樂生道：「那件事，與我可沒有關係。」

沈勝衣面色一沉，道：「這是最後的機會，倘若你再隱瞞事實，有什麼後果，你自己的事，要怪也只好怪自己，莫怨別人！」

尹樂生給他一嚇，一張面更白。

沈勝衣接道：「爲什麼我們別的人不懷疑，偏偏懷疑你，當然有原因，事實我們已掌握了部份證據，只不過想盡快解決這件事，也念在你的出發點是出於善意，才給你這個機會，要是你堅決不肯合作，我們也只好不客氣了。」

尹樂生囁嚅着道：「要……要我怎樣合作？」

沈勝衣道：「首先老老實實的回答以下的問題。」

尹樂生低聲道：「請問。」

沈勝衣道：「火蝶圖，是不是你偷去的？」

尹栗生一再猶豫，道：「是……」

沈勝衣截口道：「你將那張火蝶圖偷到手之後，慌忙離開，那知道一時不小心，半路上失落了。」

尹樂生歎息一聲，道：「我當時實在太緊張。」

沈勝衣道：「所以當時並未發覺。」

尹樂生點頭。

沈勝衣道：「到你發覺一路找回去的時候，却看見那張火蝶圖被公孫秀無意中發現，執起來？」

尹樂生道：「我老遠看見，正想走過去問他拿回來，却給一個同伴叫住。」

沈勝衣道：「你作賊心虛，不能不與那個同伴閒聊幾句，到你擺脫那個同伴，公孫秀已經不知所踪。」

尹樂生道：「我找過好幾個地方，但是却不見他的人。」

沈勝衣道：「這幢莊院地方實在不小，沒有目的來找一個人無疑並不容易。」

尹樂生應聲蟲一樣地應道：「並不容易。」

沈勝衣道：「事後你也沒有聽到莊內之中有人追究這件事。」

尹樂生道：「那張火蝶圖非同小可，如公孫秀有交出來，絕不會如此安靜。」

沈勝衣道：「所以你懷疑公孫秀知道那張火蝶圖的價值，將它藏起來。」

尹樂生點頭道：「我沒有理由不這樣懷疑。」

沈勝衣道：「但是你一來沒有時間，

二來担心別人懷疑你，三來又想知道這件事到底有沒有被人發覺，發覺了之後又會有什麼事發生，不得不留在莊院之內，所以只好拜托你的朋友孔襄，叫他跟踪公孫秀，伺機替你拿回那張火蝶圖。」

尹樂生震驚道：「你怎會知道的？」

沈勝衣道：「這些事，並不難推測出來。」

尹樂生苦笑，道：「你這個人實太厲害。」

沈勝衣接說道：「孔襄當然會問你原因，對於這個好朋友，你當然不會加以隱瞞。」

尹樂生道：「因爲我們自幼相識，已經是二十多年的朋友。」

沈勝衣道：「你却不知道這個老朋友早已變成了一個見利忘義的職業殺手。」

尹樂生垂下頭。

沈勝衣接道：「孔襄知道火蝶圖那麼貴重，又豈會不打它的主意，是以他特別賣力，而且私自往見華夫人，跟她談條件，却給華夫人逐出門外。」

尹樂生道：「她本來一心要得到那張火蝶圖，照道理不應該這樣對待孔襄。」

沈勝衣道：「她這樣，一定有她的原因。」

「也許。」尹樂生接道：「這件事，我當夜就知道了。」

沈勝衣道：「是不是華慧告訴你？」

尹栗生點頭道：「我實在担心，如果給他拿到那張火蝶圖，一怒之下走去找倫天保或者賣給其他江湖朋友，就糟了。」

沈勝衣道：「是以你當夜走去找公孫秀。」

尹樂生道：「我希望搶在他之前，在公孫秀那裏得回那張火蝶圖。」

沈勝衣道：「你去到公孫秀家中的時候，却看見他正在迫問公孫秀，看見他被人暗殺！」

尹樂生道：「這件事我已經對你說清楚的了。」

沈勝衣道：「可是有一件事仍然隱瞞着我。」

尹樂生道：「我……」

沈勝衣截道：「除了看見孔襄被人暗殺，你還看見兇手，因此你大驚狂奔出巷外！」

尹樂生道：「我……」

沈勝衣道：「你很喜歡華慧，所以極力替她隱瞞。」

尹樂生道：「不是她……」

沈勝衣又截道：「即使你怎麼來替她隱瞞也沒有用，眞兇事實就是她！」

尹樂生道：「莫非你已經掌握了她殺人的證據？」

沈勝衣點頭。

尹樂生追問道：「是什麼證據？」

沈勝衣道：「到時你就知道了。」

尹樂生道：「到何時？」

沈勝衣道：「今晚我們會入城拜訪華夫人。」

尹樂生道：「今夜？」

沈勝衣道：「決定今夜。」

尹樂生道：「到時我一定到。」

沈勝衣道：「孔襄的死亡，兇手已被認定爲徐長卿。」

尹樂生道：「關於這件事方才我已聽莊丁提及。」

他一面疑惑之色。

沈勝衣接道：「徐長卿已畏罪自殺，這件事在官府方面來說已告一段落，以後無論任何事情，我們都是自己了斷，不再驚動官府。」

尹樂生道：「那麼……」

沈勝衣道：「在這件事之中，前後已死了兩個人，已太多，但，爲了避免以後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必須有一個水落石出，這是今夜我們必須到華府去的主要原因。」

他淡然一笑，又道：「你放心，我不是一個喜歡看見流血的人。」

尹樂生道：「如此可以只叫華慧出來，不必……」

沈勝衣道：「你以爲事情只是這樣簡單？」

尹樂生道：「難道還有什麼蹊蹺？」

沈勝衣反問道：「你知道火蝶圖現在在什麼地方？」

尹樂生道：「不是在公孫秀那裏？」

沈勝衣道：「公孫秀執到那張火蝶圖之後不久就交給徐長卿。」

尹樂生道：「眞的？」

沈勝衣道：「一些不假。」

尹樂生道：「他却完全不動聲息。」

沈勝衣道：「也沒有交回張莊主。」

尹樂生道：「爲什麼？」

沈勝衣不答又道：「現在他死了，那張火蝶圖並沒有在他的屍身上發現。」

尹樂生道：「去了那裏？」

沈勝衣仍然不答，接又道：「他的死其實不是自殺，是被殺！」

尹樂生道：「是誰殺死他？爲什麼要殺他？」

沈勝衣道：「這一切問題，目前我也無法一一答覆你，到今夜，或者會找出答案。」

尹樂生道：「今夜我一定到……」

沈勝衣道：「在我們未到之前，什麼你也不要說，甚至對華慧，也不能透露半句。」

尹樂生道：「我知道了。」

沈勝衣道：「知道了還要實行，你已經做錯了幾件事，不能再錯的了。」

尹樂生點頭。

沈勝衣冷然接道：「由於你的胡作非爲，已經弄出了人命，連華慧也給你連累了，對於這件事，你最好反省一下。」

尹樂生垂下頭去。

張九思即時插口問道：「是了，爲什麼你要偷那張火蝶圖？」

尹樂生囁嚅着道：「就爲了華夫人無意中表示，無論如何他也要將那張火蝶圖弄到手。」

張九思道：「原來，你是爲了要討好她。」

尹樂生歎息道：「我這樣做其實是爲了華慧。」

張九思道：「據知華夫人對你的印像並不好。」

尹樂生道：「很不好。」

張九思道：「你担心她悔約，不將華慧嫁你？」

尹樂生道：「担心得很。」

張九思道：「是以你不惜冒險偷那張火蝶圖，希望她改變對你另眼相看，改變初衷。」

尹樂生默認。

張九思微喟道：「不錯你這是可以說爲了華慧，但你若是以爲如此華夫人就會瞧得起你，那你就錯了。」

尹樂生沒有作聲。

張九思道：「你知道華夫人何以瞧不起你？」

尹樂生道：「因爲我窮。」

張九思道：「你還不算窮，最低限度你還可以穿得起顧莊的衣服，即使你完全不工作，以你父親剩給你的財產，要養活華慧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那不是華夫人瞧不起你的原因。」

尹樂生道：「那是什麼原因？」

張九思道：「你太沒有志氣。」

尹樂生道：「我……」

張九思截道：「你懂得什麼？」

尹樂生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

張九思接道：「文章你固然不好，武功相信你還沒有父親的三成，其他謀生的技藝，你自己說，有那一樣？」

尹樂生沒有回答，這一次是回答不出來。

他面上露出慚愧之色。

張九思又道：「是以你最初入來這裏工作，我也不知道應該叫你做些什麼，結果只有給你做一個監工，監督其他人工作，這個監工的職位，你應該知道，有沒有其實都是一樣。」

尹樂生點頭。

張九思繼續說道：「這你講，要不是你父親留給你那麼一筆財產，華慧縱然眞的喜歡你，嫁給你，你如何去養活她？」

尹樂生打了一個寒噤。

張九思一聲歎息，道：「我與你父親兄弟一樣，這番話應該早就對你說，只是一來不想損害你的自尊心，二來以爲你自己應該知道反省，才一直沒有開口，現在實在忍不住，斗胆教訓你一次！」

尹樂生不等張九思說完話，已拜伏地上，啞聲道：「我現在才知道自己這樣沒有用。」

張九思道：「現在知道也不遲，因爲你到底還年輕。」

尹樂生道：「我以後，知道怎樣做的了。」

張九思道：「希望你眞的知道，眞的做到。」

尹樂生道：「還望時加指正。」

張九思道：「只要你不認爲我多管閒事。」

他放輕聲音，道：「你起來。」

尹樂生站起身子。

張九思道：「目前我們必須先找回火蝶圖，了結這件事。」

尹樂生道：「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只管吩咐。」

張九思道：「這件事我們會解決的了，你要做的，只是保持沉默。」

尹樂生點頭。

張九思一擺手，說道：「你可以出去了。」

尹樂生應聲退了出去。

張九思回顧沈勝衣，道：「我們何不現在進城？」

沈勝衣道：「因爲我們現在還要到一個地方去。」

張九思道：「什麼地方？」

沈勝衣道：「倫莊。」

張九思一怔道：「找倫天保？」

沈勝衣道：「跟他談談，這件事也許會更加明朗。」

張九思點頭。

現在他只有同意沈勝衣的主張，因爲他本身並沒有任何主張。

× × ×

張九思那幢莊院的門前有一條小河。

本來美麗的小河，已因爲秋天降臨，呈現出一片蕭瑟景象。

倫天保那幢莊院亦是在這條小河的旁邊，離開張九思的莊院只有半里、

這兩幢莊院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這兩幢莊院的主人却完全是兩種人。

倫天保簡直就像是一條猛虎。

他身材魁梧，一雙眼虎眼一樣巨大，虎眼一樣威武。

聲音雖然並不是虎嘯一樣，却響亮如銅鐘。

他是在大廳接見張九思、沈勝衣。

劈頭第一句他就問道：「張兄這次到來又有什麼事？」

他單刀直入，說話並沒有轉彎抹角。

張九思知道他是這個性子，也沒有客套，立即道：「又是因爲那火蝶的事。」

倫天保道：「上次，我們不是說過了麼。」

張九思道：「有些事還要向倫兄請教一下。」

倫天保道：「坐下再說。」

張九思在一旁坐下。

沈勝衣也不客氣，在張九思對面那張椅子坐下來。

倫天保這才留意到沈勝衣，信口問道：「這位是張兄什麼人？」

張九思道：「朋友。」

倫天保目注沈勝衣，說道：「高姓大名。」

「沈勝衣！」

倫天保眼睛一亮，道：「那一位沈勝衣？」

張九思接口道：「江湖上向來只有一個沈勝衣。」

倫天保眼睛更亮，大笑道：「我方才一看，就知道這位朋友並不簡單，却怎樣也想不到竟然是威震江湖的沈勝衣大俠，幸會幸會！」

他雙手抱拳，欠身欲起。

沈勝衣揮手阻住，道：「倫兄請不要客氣。」

倫天保大笑道：「這我就老實不客氣了。」

他連隨問道：「沈兄又是爲了什麼事到來？」

張九思又接口道：「沈兄這次是帮忙我解決火蝶這件事，所以我請他到這裏走一趟。」

倫天保奇怪道：「究竟你那邊製造的火蝶出了什麼事情？」

張九思道：「說來話長。」

倫天保催促道：「快說快說！」

這個人的性子也算急的了。

× × ×

張九思索性將事情由頭至尾詳細的說了一遍。

沈勝衣偶爾補充一兩句。

到他們住口的時候，倫天保對整件事已很清楚。

他只有更加奇怪，道：「這件事與我一些關係都沒有。」

沈勝衣道：「表面上看來，的確是沒有。」

倫天保道：「沈兄這樣說，是懷疑我暗中買下了，藏起了那張火蝶圖？」

他聲音一沉，又道：「我怎會做這種事？」

沈勝衣道：「倫兄切莫誤會。」

倫天保道：「然則沈兄何出此言？」

沈勝衣道：「我有些懷疑，倫兄暗中已經與那張火蝶圖扯上了關係，只是自己不知道。」

倫天保一怔，道：「沈兄能否說明白一些？」

沈勝衣道：「倫兄想必明白，火蝶圖的被竊，主要目的是在打擊張兄，惟一能够利用那張火蝶圖打擊張兄的却只有倫兄一人，是以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存心打擊張兄的那個人在火蝶圖到手之後，有可能又暗中送到倫兄的某個屬下的手上，由他將張兄那邊製造的火蝶圖特出之處，加入倫兄這邊製造的火蝶之內。」

倫天保問道：「沈兄何以會有這個念頭？」

沈勝衣道：「倫兄大概沒有忘記在過去的兩年，你們替唐家製造的暗器之中，有兩種都具有相同的特別設計。」

倫天保道：「我記得這件事，不過大家都是製造同一種暗器，偶然相同也不是沒有可能。」

沈勝衣道：「但接連兩次都相同，就未免太巧了。」

他望了張九思一眼，接道：「張兄肯定那兩種暗器與倫兄方面的相同的那些特別設計的確是他屬下的心血結晶，是以懷疑有人暗中將之透露給倫兄的某個屬下知道。」

倫天保道：「這對於他可沒有任何的好處，因爲他根本不能够從我這裏得到任何報酬。」

沈勝衣道：「但如果目的只是在打擊張兄，他却是巳達到目的，倫兄方面的暗器當然已經有倫兄方面的特別設計，再加上張兄方面的，正所謂錦上添花，自然很容易將張兄的暗器比下去，優勝劣敗，唐門那兩趟的生意，不用說一定就落在倫兄手中。」

倫天保不由點頭，道：「沈兄這是認爲火蝶圖的失踪，又是那個人的陰謀，重施故技的了？」

沈勝衣道：「但都是推測，也許完全就沒有這回事。」

倫天保道：「如此沈兄想我怎樣？」

沈勝衣道：「斗胆請倫兄屬下設計的那一張火蝶圖拿出來給張兄過目。」

倫天保稍作沉吟，道：「好，爲了證明自己的清白，我將我那張火蝶圖給你們一看。」

他連隨從袖中拿出了一卷畫軸。

沈勝衣看在眼內，道：「倫兄一直都是將這張火蝶圖放在袖中？」

倫天保道：「這張火蝶圖才畫好不久，你們到來的時候，我方在研究。」他說着將之遞給張九思。

張九思接在手裏，站起來，小心翼翼的將那張火蝶圖在桌上攤開。

素白的畫紙上，畫滿了奇奇怪怪的圖形，有兩個倒像是一隻蝴蝶，此外每個圖形的旁邊都有文字解釋。

張九思只是看了一眼，面色就變了。

倫天保巳然在留意着張九思的表情，忙問道：「張兄發現了什麼？」

他一面起身走過來。

張九思立時指着其中的一個圖形道：「這是火蝶的雙翅。」

倫天保道：「不錯。」

張九思道：「根據圖形與及旁邊的文字解釋來看，這蝶翅能够迎風震動。」

倫天保道：「我們設計的火蝶最出色的地方就是這蝶翅，這蝶翅的能够迎風震動，非獨使這暗器看起來更像蝴蝶，而且去勢更迅速，更詭異。」

張九思道：「這蝶翅是否一開始就設計成這樣？」

倫天保搖頭道：「不是，我們第一次設計的火蝶，雙翅根本不能够活動，也不甚令人滿意，一直到日前，屬下其中一個心思靈敏的匠人，提供這個寶貴的意見才將蝶翅改變成這樣，也所以我叫人重新畫過這一張火蝶圖。」

張九思道：「建議將火蝶雙翅設計成這樣的那個匠人，是否在過去兩年我們那兩種相同的暗器之中，也有過類似這樣的表現。」

倫天保點頭稱讚道：「他實在是一個天才！」

張九思苦笑道：「我屬下一衆在經過無數次改變，無數次實驗之後才設計出來的東西，他竟然一個人隨隨便便就想出來，的確是天才。」

倫天保不由「哦」的一聲，奇怪的望着張九思。

張九思接道：「如果我只是口說，這蝶翅是我屬下那一羣高手匠人的心血結晶，你一定不相信，可是你看我這一隻火蝶樣本！」

他拿出了那隻火蝶。

倫天保望了一眼，說道：「你這隻火蝶不錯，不過，你未必就比我們設計的高明。」

張九思道：「你往我這隻火蝶的雙翅之上吹一口氣看看。」

倫天保眞的吹一口氣。

那隻火蝶的雙翅給他一吹，立時嗡嗡的震動起來，整隻蝴蝶，也簡直像要凌空飛去！

倫天保當場變了面色。

張九思一面將那隻火蝶遞給倫天保，一面說道：「你仔細看清楚，這蝶翅的構造，再與你那張火蝶圖上面的圖形，參照一下。」

倫天保接在手中，他一看再看，看看那隻火蝶，又看看那張火蝶圖，面色一變再變，越變越青。

他寒着臉道：「這怎會完全一樣。」

張九思道：「要問你那個天才了。」

倫天保霍地回頭，振吭大呼道：「叫韓浩來見我！」

侍候在旁邊的僕人應聲立即飛步走出大廳去。

倫天保轉身坐回去，目注張九思道：「你放心，我一定還你一個公道！」

張九思道：「倫兄切莫動怒，我只要知道事情眞相，不希望見到任何傷亡。」

倫天保一聲不發。

揭奸摘伏．誅惡撫良

韓浩是一個年青人，一個看來很聰明的年青人。

他一面笑容的走進來，走到倫天保面前他才發覺倫天保鐵青着臉，一雙眼發光，就像要吃人一樣。

他仍然含笑問道：「是莊主找我？」

倫天保道：「是我找你！」

韓浩道：「未知有什麼吩咐？」

倫天保戟指桌上那張火蝶圖，道：「你看那張火蝶圖。」

韓浩走過去看了一眼，道：「這是我們的火蝶圖，畫得很好。」

倫天保道：「圖中的蝶翅是你的精心設計。」

韓浩道：「不錯。」

倫天保道：「五天前你給我這個建議，昨天你才畫給我一幅完整的圖形。」

韓浩道：「由建議到設計成功我實在化了好幾天的心思。」

倫天保道：「我非常滿意你提供的圖形，是以叫人將火蝶圖改畫成這樣。」

韓浩道：「莊主曾對我說及。」

倫天保道：「可是你看這隻火蝶。」

他將張九思交給他的那隻火蝶遞出去，同時往上面吹了一口氣。

那隻火蝶又給吹的雙翅震動，嗡嗡作响。

韓浩看在眼內面上笑容一刹那凝結。

倫天保睇一眼張九思，又問韓浩道：「你是否認識這個人？」

韓浩這才留意到張九思，一看搖頭道：「不認識。」

倫天保道：「他就是張九思莊主！」

韓浩面色立時一變。

倫天保道：「你即使從來沒有見過他，也應聽過他的名字。」

韓浩沒有否認。

倫天保接道：「我手上這隻翅膀可以震動的火蝶，也就是張莊主屬下製造的東西。」

韓浩勉強笑道：「想不到張莊主方面已經想出了這種翅膀的構造——」

「韓浩！」倫天保突然一聲斷喝，喝斷了韓浩的說話。

這一喝，簡直就像霹靂一樣。

韓浩給喝的混身一震，吃吃地道：「莊……莊主……」

倫天保厲聲接道：「你從實招來，火蝶圖上的蝶翅設計什麼地方得來？」

韓浩道：「是……是我想……」

倫天保斷喝截道：「從實招來我或者會念在你年少無知，饒你一條命，若是你再敢對我說謊，我立即將你的心腸挖出來餵狗！」

他說的很認眞。

韓浩看得出來，他打了一個寒噤，「噗通」的突然跪倒地上，慘呼道：「莊主饒命！」

倫天保道：「我再問你，那蝶翅是否你自己設計的？」

韓浩尚在猶豫。

倫天保斷喝一聲：「說！」

韓浩顫聲道：「不……不是……」

倫天保道：「來自何處？」

韓浩猶豫再三道：「華夫人那裏！」

張九思沈勝衣聽說不由的相望一眼。

倫天保接問道：「過去你對兩種暗器提供的意見圖形，是否也是來自華夫人那裏？」

韓浩道：「也……也是。」

倫天保拍案大怒。

「叭」一聲，他身旁那張小案竟給他一掌拍碎。

韓浩的胆也幾乎給驚碎了，他不住叩頭，連呼饒命。

倫天保好容易壓下心頭怒火，再問道：「你如何認識華夫人？」

韓浩驚魂未定，囁嚅道：「小人的母親，曾經在華家工作，侍候華夫人。」

倫天保道：「所以華夫人知道有你這個人，知道你在我這裏工作？」

韓浩道：「是……」

倫天保道：「她為什麼將那麼珍貴的圖形交給你？」

韓浩道：「兩年前小人的母親尚在華家，有一天，華夫人忽然吩咐小人的母親，貪夜將小人帶到華府，見到面之後，華夫人就問小人是否想出人頭地，小人當然回答想，於是她就交給小人一張草圖，小人一看就知道那是當時莊主要打造的『子母追魂鏢』的草圖，不過其中的一樣設計，却是很特出。」

倫天保道：「華夫人是否叫你將它在我面前提出來，加入我們的設計之內？」

韓浩道：「是這樣吩咐，她說只要小人保守秘密，以後她還會這樣幇助小人，那麼小人就會被莊主重用重視，得到更多的酬勞，小人的母親也可以不用再出來挨苦，甚至還可以在家裏過好日子。」

倫天保道：「只是這樣？」

韓浩道：「此外她還給小人三千兩銀子。」

倫天保道：「這你就應該看出其中必有蹊蹺的了。」

韓浩道：「可是小人從窮苦中長大，實在抵受不住那三千兩銀子的誘惑，加以小人的母親在旁慫恿……」

倫天保道：「終於你答應了？」

韓浩以頭碰地，道：「莊主恕罪！」

倫天保道：「第一次是三千兩銀子，第二次又是多少？」

韓浩道：「五千兩……」

倫天保道：「火蝶圖是否第三次？」

韓浩道：「是……」

倫天保道：「這一次她又給你多少酬

勞？」

韓浩道：「一萬兩……她說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倫天保道：「這個女人到底在攪什麼鬼？」

張九思插口道：「不過想我無法與你競爭，唐門這一次的生意又被你們奪去，乘此藉口接管我那幢莊院。」

倫天保詫異問道：「她與你有什麼過不去？」

張九思苦笑道：「沒有，只不過她認為那幢莊院應該由她來領導。」

倫天保道：「哦？」

張九思轉問韓浩，道：「蝶翅的草圖華夫人什麼時候交給你的？」

韓浩道：「七八天之前。」

「七八天之前？」張九思沉吟不語。

沈勝衣一旁亦自沉吟起來。

倫天保却又瞪大眼睛，瞪着韓浩道：「三千兩，五千兩，一萬兩前後一共一萬八千兩銀子，實在不算少的了。」

韓浩忙又叩頭。

倫天保怒笑道：「我一生忠直，你可知就壞在這一萬八千兩銀子之上！」

韓浩只是叩頭。

倫天保道：「據我們所知，你父親早死，又沒有兄弟姊妹，就只是母子相依為命。」

韓浩啞聲道：「是……」

倫天保道：「我若是殺你，你母親定必痛不欲生，不難又一條人命，實在難以下得手。」

韓浩的眼淚不覺流下，道：「莊主請念小人的母親年老無依……」

倫天保歎息道：「但我若是不殺你，張莊主面前又難以交代。」

韓浩道：「小人願意將那一萬八千兩銀子交出來。」

倫天保道：「你還有一萬八千兩那麼多？」

韓浩道：「小人已用去其中的四千兩添置田產，但田產可以賣去換錢，不够的數目，小人設法再償還。」

倫天保道：「你可知道，因為你這樣，張莊主白費了少多心思？損失了多少金錢？」

韓浩流淚道：「小人不知道……」

倫天保道：「你若是知道，你就會知道自己闖的禍有多大……」

張九思忽然截道：「倫兄，過去的已過去，算了。」

倫天保道：「不能……」

張九思又截道：「及時揭發這件事情，我已經很滿足的了，韓浩方面正所謂年少無知，我也不打算追究……」

倫天保道：「那麼張兄這兩年來的損失……」

張九思說道：「事已成過去，不提也罷。」

倫天保道：「萬萬不能！」

他長身而起，道：「我在那種暗器之上所賺的錢，非要完全還給你不可。」

張九思道：「倫兄……」

倫天保截道：「我是怎樣一個人，張兄你應該明白！」

張九思無奈歎息。

倫天保回顧韓浩道：「張莊主既然也替你說情，我姑且饒你這一次，可是那一萬八千兩銀子，你必須交出來，讓我拿去還給華夫人，還你一個淸白。」

韓浩道：「小人正是這意思。」

倫天保想想又道：「田產你不必賣了，那四千兩就算在我頭上。」

韓浩道：「我……」

倫天保道：「你快回去準備那一萬四千兩銀子，我隨後就來找你，將那些銀子送上華家，這種事早些解決早些心安。」

韓浩感激流淚，一再叩頭。

倫天保道：「你應該給張莊主叩頭才是。」

韓浩轉向張九思。

他還未叩頭，人已給張九思從地上一把抓起。

張九思一聲：「速去！」一手將他送出門外。

倫天保瞪着韓浩的背影，道：「便宜了他。」

張九思道：「倫兄不必再為難他，經過這次教訓，我相信他以後不會再犯這種錯誤的了。」

倫天保道：「希望如此。」

他回顧沈勝衣，道：「管教無方，倒教沈兄見笑了。」

沈勝衣抱拳道：「佩服！」

倫天保道：「佩服什麼？」

沈勝衣道：「佩服倫兄的正直，的公平！」

倫天保道：「好像倫兄這樣的人，這年頭已很少的了。」

倫天保微哂道：「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沈勝衣道：「所以倫兄這個朋友，我交定了。」

倫天保開懷大笑，道：「我也正要交沈兄這個朋友。」

他大笑回身，喝道：「來人！」

兩個僕人慌忙進來。

倫天保立即吩咐道：「準備酒菜！」

×　×　×

酒菜沒有多久就預備好了。

這裏的廚房當然知道倫天保是怎樣的性子。

倫天保把酒在手，大笑道：「來，我們痛飲三百杯！」

這個人本來老實得很，可是見到酒，就不老實起來了。

三百杯，一個人如何喝得下。

莫說三百杯，就是三十杯下肚，不醉倒的人相信已是萬中無一。

沈勝衣連忙道：「三百杯太多了。」

倫天保立即減去二百杯，道：「一百杯如何？」

沈勝衣道：「也是太多。」

倫天保大笑道：「十杯大概總可以的了？」

沈勝衣道：「還是太多。」

倫天保道：「原來你的酒量並不好，聽說你一身都是本領，不過喝酒的本領，我看你給要敗我的了。」

沈勝衣尚未回答，他已轉向張九思，道：「老張你怎樣？」

張九思道：「今天我只能喝三杯。」

倫天保左顧右盼，得意道：「三個人之中，想不到酒量還是我數第一。」

張九思微笑道：「也許是的。」

沈勝衣接道：「不過今天我以爲你還是我們這樣，只喝三杯的好。」

倫天保道：「三杯太少。」

沈勝衣道：「你莫忘了還要送錢到華家。」

倫天保道：「誰說我忘記了。」

沈勝衣道：「那麼，你最好就保持清醒。」

倫天保道：「我就算三十杯下肚，人也一樣平時那麼清醒……」

沈勝衣替他補充道：「不過有時一個人會看成兩個。」

倫天保道：「我的確有這種經驗，這是什麼原因？」

沈勝衣道：「醉眼昏花。」

倫天保一怔，大笑道：「卽使我眞的醉眼昏花，看見華夫人那張馬臉，一定會立即清醒過來。」

張九思道：「這句話你最好莫給她聽到。」

倫天保道：「你担心她聽了，活活氣死。」

張九思道：「最怕氣她不死，她撲上來跟你拚命！」

倫天保道：「她那條龍頭枴杖雖然厲害，相信我還可以應付得來，就算眞的打她不過，跑相信應該跑得過她。」

張九思道：「莫忘了她身邊除了龍頭枴杖之外，還有一柄鐵鈎，一支利劍！」

倫天保愕道：「什麼鐵鈎？利劍？」

張九思道：「你眞的忘記了她身邊的那個保鏢？」

倫天保恍然道：「你是說鐵鈎蕭七？蕭七娘？」

張九思道：「正是！」

倫天保道：「這個女人倒是不能大意，據講她的劍很厲害！」

張九思道：「輕功更厲害！」

倫天保道：「如此說我卽使跑得過那個馬面，也未必跑得過這個蕭七。」

張九思道：「難說。」

倫天保道：「因爲你從來都沒有見我施展過輕功。」

張九思道：「這是事實。」

倫天保道：「我對於自己却是清楚得很。」

張九思道：「所以你最好不要觸怒那條龍頭枴杖。」

倫天保道：「我怎會觸怒她，等一會我找她，也不是找她麻煩，相反是送她一萬八千兩銀子。」

張九思道：「那麼你不妨喝多幾杯，我們却恕不奉陪。」

倫天保道：「何故？」

張九思道：「因爲我們等會說不定會觸怒那條龍頭枴杖。」

倫天保道：「你們一會也要去見華夫人？」

張九思道：「非見不可。」

倫天保道：「爲了火蝶圖與及那兩種暗器的事？」

張九思道：「還是爲了兩條人命。」

那些事張九思方才已經說得很清楚，倫天保並沒有忘記，道：「錦衣殺手孔襄的被殺及徐長卿的自殺？」

張九思點頭。

倫天保摸着鬍子，道：「看來你們觸怒那條龍頭枴杖的可能實在很高。」

張九思道：「龍頭枴杖一動，鐵鈎利劍只怕也會跟着來招呼。」

倫天保道：「那麼我只好也只喝三杯了。」

張九思道：「哦？」

倫天保道：「你們既然是我的朋友，我豈能袖手旁觀，醉眼昏花怎成？」

他連隨放下酒杯，舒臂道：「我也早就想找一個機會好好活動一下筋骨。」

張九思亦自揉着手腕，說道：「我也是。」

沈勝衣看在眼內，不由笑道：「這場架以我看很難打不成的了。」

倫天保張九思，一齊奇怪的望着沈勝衣。

沈勝衣笑接道：「因爲你們已存心去打架。」

倫天保張九思不由放聲大笑起來。

笑聲突然被一聲霹靂打斷。

天外霹靂，暴雨旋即落下。

張九思回顧堂外，道：「好好的，怎麼下起雨來了。」

倫天保道：「大概上天巳知道等一會在華家必然有一場風雲也爲之變色的惡戰，省得麻煩，所以預先變定了。」

兩人相顧又大笑。

沈勝衣笑道：「你們好像很希望一會眞的打起架來。」

張九思笑聲一歛，歎息道：「沒有人希望，只是除非我們不開罪華夫人這女人，否則這場架，一定打得成。」

沈勝衣道：「是麼？」

張九思道：「這女人是怎樣的性格，怎樣的脾氣，你也許還不大清楚，我們都清楚得很。」

倫天保插口道：「也許這些年來，她巳改變很多。」

張九思搖搖頭，道：「江山易改，品性難移。」

倫天保道：「你是這樣說，例外總會有的。」

張九思道：「我相信她這個人不會例外。」

倫天保道：「或者她今天的心情特別好，很難會生氣。」

張九思眼望堂外，道：「這個我不敢說不會，女人的心情，本來就是天氣一樣多變。」

沈勝衣道：「不過，你們也得知道，本來巳經惡劣的天氣往往亦會變得更加惡劣。」

張九思倫天保一齊點頭，一齊望着堂外。

雨勢這片刻彷彿又大了幾分。

堂外一片迷濛。

× × ×

雨一下就是兩個時辰。

入夜時份，雨仍然沒有停，却逐漸轉弱。

下雨的關係，天地間一片黑暗。

華家大堂內却是光如白晝。

早在雨開始下的時候，華家大堂內便巳經燃燒起了所有的燈火。

這是華夫人的命令。

在這個家中，除了睡覺的時候，無論她人在何處，都喜歡那個地方光如白晝。

她巳經在大堂內，坐坐立立了三個時辰。

坐立不安。

因爲她派出去辦事的人到現在都仍然未回來覆命。

她很想盡快知道事情變成怎樣。

更鼓聲終於響起，遙遙傳入大堂內。

因雨聲影响之下，這來自遠方的更鼓聲非常微弱。

華夫人却聽在耳中。

她的耳朶向來都很好，一些毛病也沒有。

更鼓聲入耳，她手中龍頭拐杖就重重的頓在地上，本來巳經難看的面色更加難看，喃喃自語道：「蕭七這賤婢到底怎樣攪的，現在都還不回來。」

語聲方落，堂外人影一閃，一個人一閃而入。

蕭七娘！

她打着一柄雨傘，一入來，反手就將雨傘拋出堂外。

燈光立時照亮了她的身子。

她仍然一身黑布衣裳，左邊身肘以下都被雨打濕了，那柄長劍之上亦是水珠欲滴。

劍鋒在鞘內。

劍鞘鈎在她左手鐵鈎之中。

她左手一震劍鞘上的水珠，右手往衣衫上揩了幾下才步向華夫人。

華夫人瞪着蕭七娘，沒有作聲。

蕭七娘也沒有理會華夫人，走到桌子旁，拉了一張椅子坐下。

華夫人再也忍不住，輕叱一聲，道：「蕭七。」

蕭七娘這才抬頭望一眼華夫人道：「我坐在這裏。」

華夫人道：「我的眼睛還沒有瞎。」

蕭七娘道：「那麼夫人有何吩咐？」

華夫人道：「我還敢吩咐你？」

蕭七娘道：「夫人何出怨言？」

華夫人道：「你如果眼中還有我，又怎會現在才回來。」

蕭七娘道：「因爲在我來說，事情現在才辦妥。」

華夫人道：「我不是吩咐你昨夜就要將徐長卿殺死？」

蕭七娘道：「徐長卿昨夜三更便巳經死了。」

華夫人道：「你殺的？」

蕭七娘說道：「我祇是遵從夫人的吩咐。」

華夫人道：「是否巳將他弄成自殺的樣子？」

蕭七娘道：「夫人的吩咐，我一句都沒有忘記。」

華夫人道：「有沒有被人發現？」

蕭七娘道：「沒有，那個莊院雖然警衞森嚴，還不至難倒我。」

華夫人道：「那麼你還留在那裏幹什麼？」

蕭七娘道：「目的既然巳達到，我又怎會還留在那裏，將他佈置成自殺的樣子之後我便立刻離開了。」

華夫人道：「離開的時候，有沒有困難？」

蕭七娘道：「沒有。」

華夫人道：「那麼你爲什麼不立刻趕回來覆命？這差不多一天的時間，你去了什麼地方？」

蕭七娘道：「客棧。」

華夫人一愕，道：「你去客棧，幹什麼？」

蕭七娘道：「我辛苦了一夜，實在需要一個地方休息一下。」

華夫人道：「你在這裏不是有一個很好的房間？」

蕭七娘道：「可惜我若是回來，即使房間怎樣好，也難以好好的休息。」

華夫人道：「這句話怎樣說。」

蕭七娘道：「若是回來，必須等到你起來才可以跟你說話。」

華夫人道：「我很早就起來。」

蕭七娘道：「問題在我將話說完之後，你未必完全放心，省起了什麼，必然又會叫我來問問，問得五六次，我就算怎樣疲倦，也沒有心情再睡下去。」

她一笑，又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我難道不清楚？」

華夫人悶哼。

蕭七娘笑道：「我殺人之後，必須鬆弛一下緊張的神經，一被人騷擾，心情就會很惡劣，心情一惡劣，很容易又會殺人，這其實——」

她一頓接道：「我是爲了你設想。」

華夫人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蕭七娘又道：「方才回來的時候，我經過衙門，打聽到一個消息。」

華夫人道：「什麼消息？」

蕭七娘道：「徐長卿的死亡今午巳被發現，捕頭何震亦巳調查清楚，是因爲欠下賭債，偷來的玉獅子又無法脫手，官府巳經懷疑到他頭上，所以就畏罪自殺。」

華夫人奇怪地問道：「玉獅子是他偷的？」

蕭七娘道：「我看就不是了。」

華夫人道：「哦？」

蕭七娘道：「我殺他的時候，他房中並沒有一對玉獅子，可是何震接到報告到來查案，却在他屍體旁邊看見了那對玉獅子。」

華夫人道：「不用說這是張九思那老狐狸弄的把戲，我早就懷疑那一對玉獅子是他藏起來的了，果然不出我所料。」

她連隨問道：「是否巳因爲他用來自殺那些暗器，何震懷疑他才是殺害孔襄的眞兇。」

蕭七娘道：「又豈止懷疑，甚至巳肯定。」

華夫人道：「再加上那一對玉獅子被證明是他偷去，公孫秀想必巳被認爲無辜的了。」

蕭七娘道：「他巳被釋放。」

華夫人說道：「張九思倒懂得利用機會。」

蕭七娘點頭道：「他無疑是一個聰明人。」

華夫人道：「就算他再聰明，也一樣

保不住那幢莊院。」

蕭七娘道：「因爲夫人你，比他更聰明。」

華夫人的面上終於露出了笑容。

她還未發出笑聲，門外就出現了兩個人。

一個是華慧，一個是尹樂生。

華慧親熱的牽着尹樂生的手，神色却非常奇怪。

尹樂生却顯得心神不定。

兩人的後面，還有三個人。

沈勝衣，張九思，倫天保！

五人魚貫走進來。

華夫人一眼瞥見，面上的笑容立時凝結，換過一面的詫異之色。

蕭七娘亦已發覺回頭，她同樣詫異得很。

他們就眼巴巴的望着五人一直來到堂中。

除了華慧尹樂生，其他三人的手中都拿着竹笠。

竹笠在滴水，滴濕了地上鋪着的紅地氈。

華夫人忽然發覺，脫口道：「竹笠拿出去。」

沈勝衣三人，相望一眼，各自反手一揮。

「呼呼呼」三聲，三人手中的竹笠全部飛出了堂外走廊。

華夫人連隨問道：「你們是怎樣進來的。」

沈勝衣還未開口，華慧已說道：「方才我正想出門到表哥那裏去，誰知道將門打開，就看見表哥迎面走來。」

華夫人面容一寒，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一個女孩子找到男人家中成何體統，我平日怎樣教你？完全忘記了？」

華慧垂下頭，道：「可是我已經兩天沒有見他了。」

華夫人冷冷的道：「這個沒用的畜牲，你見他作甚！」

華慧道：「娘……」

華夫人道：「娘吩咐你的說話，你就是一句也聽不入耳。」

她目光一轉，道：「還有三人也是你放進來的？」

華慧道：「他們是與表哥一起。」

沈勝衣接口道：「我們恰巧在門外遇上。」

華夫人道：「不是約定。」

沈勝衣道：「我們只是約好了今夜在這裏見面，並沒有約定一齊進來。」

華夫人道：「你們來這裏幹什麼？」

沈勝衣道：「一見夫人。」

華夫人道：「我可沒有約見你們，你們的進來，亦未經我的許可。」

倫天保一旁突然插口道：「夫人好像不大喜歡見到我們。」

華夫人冷聲道：「不喜歡現在也要見的了。」

倫天保道：「夫人能够明白這一點，我們實在高興得很。」

華夫人道：「我記得你是倫天保。」

倫天保道：「夫人的記性據我所知向來都很好。」

華夫人道：「我們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面。」

倫天保道：「已經七年，那一次到來拜祭華兄之後，我已經七年沒有到來這裏了。」

華夫人道：「這次你到來，又爲了什麼？」

倫天保說道：「夫人還未招呼我們坐下。」

沈勝衣接口道：「夫人不是也曾說過說話的時候不喜歡別人比自己高大？」

華夫人悶哼一聲，道：「你們都給我坐下。」

倫天保第一個坐下，沈勝衣張九思亦不客氣，尹樂生看見，也只好坐下了。

他坐下華慧亦坐下，坐在他身旁。

華夫人看見衆人都坐好了，目光又回到倫天保面上，道：「回答我。」

倫天保立時從懷中拿出好幾張銀票，往身旁几子一放，道：「這裏是一萬八千兩銀子的銀票，是夫人先後交給韓浩的，現在我代他送回夫人。」

華夫人倏地面色一變，道：「韓浩都說了。」

倫天保道：「都說了。」

華夫人冷哼道：「不識抬擧，枉費我的一番好意安排。」

倫天保道：「夫人這是害他。」

華夫人道：「一萬八千兩銀子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倫天保道：「無疑不是。」

華夫人道：「他在你那裏就算做到老，做到死，賺得到亦未必能够積得到這筆錢，我却給他這筆銀，讓他們母子可以從此過一些好日子，這豈是害他。」

倫天保道：「夫人莫忘了他却因此成爲一個不忠不義的人。」

華夫人道：「忠義何價？」

倫天保道：「無價！生命也是，今天若不是我的兩位朋友都替他說話，現在他已經是一個死人。」

華夫人道：「是麼？」

倫天保道：「他一死，與他相依爲命的母親，只怕亦不會活下去，這是兩條人命。」

華夫人冷笑問道：「意圖殺死他的人是你不是我，縱使眞的弄出了兩條人命，也與我無關。」

倫天保道：「你卻是罪魁禍首。」

華夫人道：「可惜你並沒有眞的殺死他，否則你現在不妨告到衙門去，且看又如何發落。」

倫天保居然沉得住氣，道：「夫人不必如此說話。」

華夫人道：「那麼應該如何說話？」

倫天保道：「總之，韓浩年少無知，幸好知道悔改，又肯將銀子交出來，所以我饒他這一趟，一萬八千兩銀子現在已由我送回夫人，這件事也就沒有發生過一樣，未知夫人意下如何？」

華夫人道：「我沒有理由不同意。」

這簡直佔盡便宜，只有呆子才會不同意。

倫天保道：「夫人既然同意了收回銀子，以後就請不要再找韓浩的麻煩，我莊院子之中的其他手下，也請夫人高抬貴手

，這種事情，我絕不希望會再次發生，否則——」

華夫人道：「怎樣？」

倫天保道：「倫某人只好將事情通知唐門的老祖宗。」

華夫人道：「這件事與唐門中人並沒有關係。」

倫天保道：「但繼續下去，我與張九思之間，不難發生衝突，一衝突，唐門的秘密不難洩露出去，相信唐門一定明白，不希望弄到那個地步，倘若唐門眞的不理會……」

華夫人道：「你又如何？」

倫天保道：「只好得罪夫人你了。」

華夫人道：「這是警告？」

倫天保道：「也是勸告。」

華夫人冷笑。

倫天保接道：「我這次到來，就是爲了這件事。」

華夫人道：「沒有其他事了？」

倫天保道：「不是沒有，只是那些事應該由張九思兄來說。」

華夫人道：「那就閉上你的嘴巴。」

倫天保也可謂聰明，竟眞的將嘴巴閉上。

華夫人轉顧張九思，道：「你又有什麼事？」

張九思欠身道：「嫂嫂……」

華夫人冷笑道：「你眼中還有我這個嫂嫂？」

張九思道：「小弟眼中一向都有嫂嫂，只是嫂嫂眼中並沒無小弟……」

華夫人截道：「少廢話，有什麼事，快說。」

張九思道：「小弟不說，嫂嫂也應明白！」

華夫人道：「明白什麼？」

張九思道：「這次小弟的到來，是爲了請嫂嫂以後不要再那麼做。」

華夫人道：「我怎樣做了？」

張九思道：「指使小弟的手下盜竊秘密，再又將秘密洩露出去。」

華夫人道：「你管束不嚴，反倒賴到我頭上來了。」

張九思道：「也許小弟管束不嚴，但不是嫂嫂他們又怎會做出那種事情？」

他一頓接道：「嫂嫂也無須分辯，韓浩母子是人證，我這邊沈兄亦已將事情調查清楚。」

他的眼睛望着沈勝衣。

華夫人的目光亦落向沈勝衣，道：「你這個人就是喜歡多管閑事。」

沈勝衣道：「若不是這件事牽涉到公孫秀，我也沒有機會管到這件事。」

他緩緩接道：「公孫秀是我的好朋友，公孫接的兄弟，不過，即使沒有這個關係，好像他這樣的一個好青年，被人陷害，除非不給我知道，否則也一樣不會袖手旁觀。」

華夫人道：「這件事，你到底知道多少？」

沈勝衣不答反問道：「夫人一定要我說出來？」

華夫人道：「我就是不信你有這本領，這麼短的時間之內，竟然就已查出事實究竟。」

沈勝衣淡淡笑道：「這件事的發生，完全是由於尹樂生的想討好夫人，他其實是爲了華小姐，所以不惜冒險偷出那張火蝶圖，不過希望夫人因此而對他另眼相看，不再阻止他與華小姐那頭婚事。」

尹樂生垂下了頭，坐於他身旁的華慧的眼圈却已紅了。

沈勝衣接道：「他從來都沒有做過這種事，當時不免驚慌得很，一個不小心，竟將那張火蝶圖失落地上，到他發覺回頭找尋的時候，却看見那張火蝶圖已被公孫秀拾起來，他本來想走過去問公孫秀取回，却被人叫住，事後他並沒有聽到公孫秀將火蝶圖交往任何人的消息，因此他懷疑公孫秀知道那張火蝶圖的價值，私下把它藏起來，連忙找他的好朋友孔襄追踪公孫秀，設辦法取回。」

他一頓，接下去：「誰知道所託非人，孔襄見利忘義，追踪公孫秀之餘，竟私下走來跟夫人談條件。」

華夫人冷哼。

沈勝衣道：「這件事給華小姐知道了告訴尹樂生，尹樂生才認識孔襄是怎樣的一個人，只好親自趕去公孫秀那裏，看情形設法取回那張火蝶圖，他的事當然已告訴華小姐，華小姐在他走後，帶了一筒七星奪命針亦趕去。」

華慧聽到這裏，面色不由一變。

沈勝衣跟着說道：「他們一個走前巷，一個走後巷，是以華小姐並不知道尹樂生已來過，抑或來過不見公孫秀已離開，他從後窗進入公孫秀的房間，正好就看見孔襄在房外迫問公孫秀，於是就想出了一個一石二鳥之計，用七星奪命針射殺孔襄，再將暗器筒拋給公孫秀，這一切全都看在尹樂生眼內，他當時正伏在前巷大門外偷窺屋內的情形。」

華慧即時瞪着尹樂生道：「是你告訴他。」

尹樂生苦笑。

沈勝衣聽在耳內，道：「這件事，可以說是你告訴我知道的。」

華慧瞪大了眼睛。

沈勝衣連隨從袖中拿出了一支金釵，道：「這是否你的東西。」

華慧一見脫口道：「你那裏得來？」

沈勝衣道：「公孫秀的房間，當夜你不小心，遺落在地上，給我拾起來，是以第二天在這裏見到你，發現你頭上少了一支金釵，我就已懷疑，殺死孔襄的兇手是你的了。」

華慧沉默了下來。

沈勝衣又道：「公孫秀其實根本就不知道那張火蝶圖是什麼東西，只知道那張圖可能還有用，將它交給總管徐長卿，可是徐長卿却暗中將它藏起來。」

尹樂生忍不住問：「爲什麼他要這樣做？」

沈勝衣道：「因爲他準備以此要脅華夫人，當時他實在需要錢用。」

華夫人道：「他要錢幹什麼？」

沈勝衣道：「還債。」

華夫人道：「什麼債？」

沈勝衣道：「賭債。」

華夫人冷聲道：「他就是這麼多的賭債。」

沈勝衣道：「因爲他是一個很倒霉的賭徒，夫人給他那筆錢，倖够他還債，舊債才清還，新債又欠下。」

華夫人道：「你不要亂說話，爲什麼我要給他錢？」

沈勝衣反問道：「夫人給韓浩的火蝶秘密圖形是那裏得來的？」

華夫人沒有回答！

沈勝衣等了一會，道：「在莊院子之中工作的所有人，全都被人監視，只有徐長卿尹樂生例外，也只有他們兩人才能够將火蝶圖偷出去，尹樂生當時還沒有這個念頭，也不懂得將原圖另畫一份，夫人給韓浩的草圖，不是來自徐長卿，又是來自何人？」

華夫人不作聲。

沈勝衣又道：「徐長卿清還賭場那筆二萬兩銀子的賭債的時候，也就是夫人將草圖交給韓浩之前的兩天，所以這件事，並不難想像。」

華夫人仍不作聲。

沈勝衣想想道：「以徐長卿的精明，當然不難從尹樂生的言行擧止之中發覺他就是偸竊火蝶圖的人，亦不難查出他的動機，因此就想到利用那張火蝶圖要脅夫人再給他一筆錢，誰知道却因此惹出了殺身之禍。」

華夫人道：「我不喜歡被人要脅。」

沈勝衣道：「何況這種要脅可能永無終止，而且留着他始終是一個禍患，所以，夫人昨夜就吩咐蕭七偸入莊院，將他結果。」

蕭七娘一直靜坐一旁，現在突然開口道：「你怎知道是我做的？」

沈勝衣道：「這件事，牽涉的人有限，這些人之中，以我看，只有你才有這種本領。」

蕭七娘道：「理由並不充份。」

沈勝衣道：「能够令你承認，也就够了。」

蕭七娘道：「不過即使你完全說不出理由，只要你問到，我也一樣會承認。」

沈勝衣道：「我看出你是怎樣的一個女人。」

蕭七娘一笑。

沈勝衣回顧華夫人道：「夫人吩咐將徐長卿的屍體佈置成自殺的樣子，又利用七星奪命針，想必是担心我爲了證明公孫秀的清白，窮追究竟，終於查出殺死孔襄的眞兇。」

華夫人道：「不錯。」

沈勝衣道：「徐長卿的自殺既然洗脫了公孫秀的罪名，這件事就告一段落，以夫人的意思，我也就應該罷手的了。」

華夫人道：「你目的不過在洗脫公孫秀的罪名。」

沈勝衣道：「只可惜我這個人的好奇心實在太重。」

華夫人道：「一個人好奇心太重並不是一件好事。」

沈勝衣道：「不過對於夫人的好意我還是感激得很，所以當時亦建議張兄將那一對玉獅子放在徐長卿身旁，索性讓他承担所有的罪名。」

華夫人道：「據我所知，公孫秀已被放出來。」

沈勝衣道：「這件事在官府來說事實亦已經結束，公孫秀既然證明無罪，當然就獲得釋放。」

華夫人道：「那麼，你還來這裏幹什麼？」

沈勝衣道：「因爲這件事其實並沒有解決，我既然插手這件事，在未完全解決之前，我是絕不會離開。」

華夫人道：「難道你準備給官府一個清楚明白。」

沈勝衣道：「並無此意，否則也不會建議張兄將那一對玉獅子拿到徐長卿的屍體旁邊，由得徐長卿承担一切罪名。」

他淡然一笑，道：「這件事，我認爲還是私下解決的好，如果在外面鬧大，對你們任何一人都沒有好處，尹樂生華慧的牢獄之苦倒還罷了，暴露了唐門的暗器秘密，這生意相信就是到此爲止，唐門爲了自己的安全設想，說不定還會殺人。」

他一字字的又接道：「不是殺一兩個人！」

所有人心頭盡皆一凜。

沈勝衣目光環掃，道：「雖然這件事目前可以暫時告一段落，但是，不徹底解決的話，同樣的事情必然很快又會發生，甚至於不可收拾，爲了避免再次遇上這樣的危機，你們現在最好趁這個機會，好好的商量一下，看看能否找出一個妥善的解決辦法。」

華夫人瞪着張九思倫天保，道：「我正要知道他們準備怎樣？」

張九思道：「小弟倒想先聽聽嫂嫂的意見。」

華夫人道：「很簡單，將莊院交給我打點，以後便沒有這種事發生。」

張九思道：「嫂嫂自信可以接管那幢莊院？」

華夫人道：「這有何困難。」

張九思道：「我只想先請教嫂嫂，接管了莊院之後，那些匠人若是言語間無意衝撞了嫂嫂，嫂嫂如何處置？」

華夫人道：「這要看那言語的輕重，輕的也就罷了……」

張九思道：「重的怎樣？」

華夫人道：「不怎樣，只是好好的教訓他們一頓，讓他們知道有個尊卑。」

張九思道：「嫂嫂如果這樣做，不出半年，那個莊院就完蛋！」

華夫人道：「是麼？」

張九思道：「莊中匠人無一不是高手，他們接受聘請，大都是出於興趣，是以根本無所謂尊卑，往往他們對製造出來的暗器一個不滿意，就算我滿意，他們也不管，一定從頭開始，是以言語間難免衝突，到時候，除非能够將他們說服，否則就必須順從他們，好像夫人那麼做，不難一下子走掉。」

華夫人道：「走掉了可以再請過，說不定再請的比他們更高明。」

張九思道：「這附近數百里的高手匠人，已全被華倫兩家羅致，莫說一下子完全走掉，就算只走掉一個，要補充也是困難。」

華夫人道：「少嚕囌，接管莊院之後我自然懂得應該怎樣做。」

她語聲一頓又道：「你到底怎樣意思，是否願意交出來？」

張九思道：「恕難從命。」

華夫人冷笑道：「我早就知道你巳經立心將那幢莊院據爲己有，不肯交出來的了。」

張九思道：「小弟只是遵守大哥的遺言。」

華夫人道：「說得好聽。」

張九思道：「大哥遺言，小弟一日不死，除非巳找到合適的人選，可以將莊院交給他打點，否則不可放棄。」

他微喟道：「嫂嫂無疑是一個才女，若不是這個脾氣，我或者還會考慮。」

華夫人道：「你知道我什麼？」

張九思道：「最低限度嫂嫂的脾氣小弟巳清楚得很，大哥辛苦創下的事業，小弟實難以由得它壞在嫂嫂的手上。」

華夫人道：「這是說，我要得到那幢莊院必須在你死後的了。」

張九思道：「不錯。」

華夫人道：「我年紀比你大，雖則說女人通常比男人長命，你還是先我而死，等到你死去的時候，相信我巳經老得走也走不動。」

張九思道：「也許。」

華夫人道：「據講你的身體向來都相當好，很少病痛。」

張九思道：「所以這十年之內，我病死的可能性並不大。」

華夫人道：「幸好並不一定要老病一個人才會死亡。」

張九思道：「嫂嫂打算殺我？」

華夫人道：「我本來沒有這個打算，可惜這是惟一的解決辦法。」

張九思道：「那麼嫂嫂最低限度還要殺兩個人。」

華夫人道：「你意思是說沈勝衣倫天保。」

張九思道：「如果你不殺死他們，消息就會傳開，莊院的高手匠人知道一定不服嫂嫂，唐門中人知道，一定會派人來追究。」

華夫人道：「不必你提醒我。」

張九思道：「嫂嫂莫非巳經有此打算了。」

華夫人道：「也巳有了安排。」

張九思道：「哦？」

華夫人道：「對付倫天保，尹樂生慧兒兩人巳經可以。」

尹樂生當場傻一樣張大了嘴巴。

華夫人轉瞪着他，道：「這一次你應該眞的有所表現的了。」

尹樂生也不知應該怎樣回答。

一旁華慧脫口道：「娘……」

華夫人道：「你不是早就想跟你那個表哥同心合力，打開一條光明之路，現在是你們機會來了，只要你們眞的能够合力同心，一定殺得了倫天保。」

華慧只有點頭。

華夫人回顧張九思，說道：「至於你，我這條龍頭枴杖，還不是你應付得來的東西。」

張九思道：「十年前的確是這樣。」

華夫人道：「十年後的今日，也是一樣。」

張九思道：「嫂嫂應該知道自己巳經老了。」

華夫人道：「可是這十年以來，你這個嫂嫂却沒有一天放下龍頭枴杖，每天最少都練上一個時辰，風雨不改，無日間斷，你的劍又如何？」

張九思面色一變。

這十年以來，他雖然沒有放下武功，但巳經沒有當年那麼積極，尤其近兩年以來，一個月也難得有一天開拳踢脚。

華夫人恰好相反。

經過十年的不斷磨練，她的武功只有更高强。

十年前張九思巳經不是她的對手，現在更加不是了。

難怪張九思色變。

一變却又回復笑容，他笑道：「幸好我們這邊還有一位沈大俠。」

華夫人瞟着沈勝衣，道：「我知道他的武功非常好。」

張九思道：「人所共知。」

華夫人道：「不過你莫忙了我這邊也有一個鐵手蕭七。」

張九思道：「蕭七娘不是沈大俠的對手……」

蕭七娘即時一聲冷笑，道：「我還沒有與他動過手，你就知道了。」

張九思道：「不難想像。」

蕭七娘轉顧沈勝衣道：「看來我們非打一場架不可的了。」

沈勝衣笑笑道：「能够避免，最好避免。」

蕭七娘道：「避免不了。」

她忽然一笑，道：「早在三年前，我便巳有意找你切磋一下，這三年下來，好容易打消這個念頭，想不到在這裏遇上，還是不免兵刄相向，這大槪就是所謂天意，天意如此，奈何？」

沈勝衣輕歎一口氣。

張九思却仍然在笑。

華夫人瞪着他，道：「你莫要得意，蕭七縱然不是他的對手，戰上一二百個回合相信沒有問題，這段時間，我巳可以將你擊殺龍頭杖下！」

張九思道：「若是不可以，嫂嫂就頭痛了。」

華夫人冷笑道：「就是現在，再加一個沈勝衣，我龍頭杖也一樣應付得來！」

她的說話充滿了自信。

張九思心頭不禁有些慌了。

因爲沈勝衣的武功怎樣，他只是聽說，華夫人龍頭杖的厲害，他却是目睹。

果眞一如華夫人所說，他傷在龍頭杖之下，沈勝衣仍然未能够擊殺蕭七娘的話，那就不單止他性命難保，倫天保沈勝衣的兩條命也很危險的了。

華夫人好像巳發現張九思在發慌，一頓龍頭杖，道：「我們先動手怎樣？」

張九思只好硬着頭皮，一聲「好」，正想站起身，旁邊蕭七娘忽然一聲輕叱，道：「慢！」

所有的目光，不由全都集中蕭七娘面上。

華夫人道：「你想先與沈勝衣動手，亦無不可。」

蕭七娘嬌笑道：「我與他雖然一定要動手，你們却可以不必動手。」

華夫人道：「此言何意。」

蕭七娘道：「要解決這件事，根本不用死這麼多的人。」

華夫人問道：「莫非你有更妥善的辦法？」

蕭七娘道：「不錯。」

華夫人道：「快說。」

蕭七娘道：「等我與沈勝衣分出了勝負再說不遲。」

她一笑站起身子，道：「沈勝衣十八歲左手一劍戰平名劍客『一怒殺龍手』祖驚虹，之後江南五大高手，十劍無腸君，應天府白蜘蛛，洛陽城畫眉鳥，還有江湖中人聞名色變的十三殺手，都一一戰敗他劍下，被稱爲當今武林第一高手，劍術經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衆人怔怔的望着她，誰都不知道她忽然這樣介紹沈勝衣到底有什麼目的。

沈勝衣也不知道。

蕭七娘接道：「至於我蕭七娘，十三歲開始殺人，一連殺了幾十年，死在我劍下的人沒有一千，相信也有八百，論殺人經驗的豐富，認了第二，相信還沒有人敢認第一。」

她一面說一面舉步走向堂中。「殺人的劍術未必是好劍術，但累積數十年殺人經驗的劍術，一定有它厲害的地方！」

沈勝衣不由點頭。

蕭七娘目光環掃，道：「所以這一戰定必精采百出，難得有這種機會，你們不靜靜的一旁來欣賞，實在是一大損失！」

華夫人聽說亦不禁連聲道：「不錯不錯。」

蕭七娘又道：「何況我已經替你們想出了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那麼還打什麼架？」

華夫人道：「可是，萬一你死在沈勝衣的劍下，來不及將那個辦法說出來又怎樣？」

蕭七娘道：「我們這一戰，並不是生死之戰。」

華夫人道：「哦。」

蕭七娘沒有再理會她，目注沈勝衣，道：「請！」

沈勝衣站起身子，緩步踱過去。

蕭七娘笑望着他，道：「方才的說話相信你已經聽到了。」

沈勝衣點頭笑道：「勝負一分，我們就罷手。」

蕭七娘道：「不過，這一戰仍然會激烈。」

沈勝衣道：「因爲你練的是殺人的劍法，如果你的心不狠，手不辣，劍不毒，根本無法發揮你劍術的精華！」

蕭七娘道：「你明白最好！」

沈勝衣道：「所以請放手一戰！」

蕭七娘道：「兵器無眼，我一劍刺出，往往不能控制。」

沈勝衣道：「有時我也會這樣子。」

蕭七娘道：「是以這一戰雖然是切磋，勝負決定之時也許亦是決定生死！」

沈勝衣道：「生死有命！」

蕭七娘道：「不錯！」

她旋即閉上嘴巴，沈勝衣亦沒有再出聲。

兩人就相隔一丈，對立在堂中。

× × ×

燈火依舊明亮，大堂光如白晝。

明亮的燈火照耀下，那幅紅色的地氈更紅，紅如鮮血。

沈勝衣蕭七娘就站立在這一片「鮮血」之上。

堂外還是在下着雨。

雨更弱，風仍急。

風吹入大堂，吹起了兩人的衣袂！

沈勝衣一身白衣如雪，蕭七娘却是一身黑衣。

那一身黑衣的襯托下，蕭七娘的面色很蒼白。

蒼白如死人。

她彷彿也就是來自幽冥的幽靈。

又是一陣風。

蕭七娘迎風吐出了一聲：「拔劍！」

語聲甫落，嗆啷兩聲，兩人的劍已出鞘！

沈勝衣劍握左手，蕭七娘右手握劍。

那柄劍的劍鞘同時在她左手鐵鈎上飛出，飛落在丈外的地氈上。

她左手鐵鈎燈光下閃起了一道異彩。

鈎光當然沒有劍光的輝煌！

劍光一起，大堂的燈光也彷彿暗了下去。

劍光比燈光更明亮！

× × ×

劍光忽然飛射！

蕭七娘的劍當先刺出！

哧哧哧的破空聲剎那不絕於耳！

她身形飛舞，劍從不同的角度不停刺出。

利那間她刺出了九三二十七劍，每一劍的角度都不同，每一劍都迅速之極，狠毒之極！

沒有劍法。

這是殺人的劍術！

× × ×

沈勝衣的劍幾乎同時刺出。

他神色凝重，可是他的劍却輕盈。

他的身形並沒有移動，可是他的劍已經從四方八面刺出！

每一劍都是刺在蕭七娘長劍的劍尖之上！

這出手又是何等迅速，這目力，這判斷又是何等驚人！

錚錚錚的金鐵交擊聲，立時响個不停。

聲响悅耳，旁觀者都聽得心驚胆戰！

每個人的眼睛都睜大，華夫人也沒有例外。

× × ×

蕭七娘二十七劍之後，接着又是二十七劍！

她的身形更迅速，劍勢更狠毒！

沈勝衣身形仍然不動，一一又接下了再刺來的二十七劍！

他的左腕簡直就沒有骨頭也似，變招之迅速，無疑經已達到人類的極限！

× × ×

又再來二十七劍！

蕭七娘每一次出手都是二十七劍！

這種出手非常特別，最特別的却還是每一劍的角度都不同。

除非沈勝衣混身上下完全沒有空隙，

否則只怕遲早給她一劍刺入去！

她的出手亦一次比一次迅速，狠毒！

這一次却已到了她的極限！

× × ×

沈勝衣混身上下，並不是完全沒有空隙。

天下間沒一種完全沒有空隙的劍法。

蕭七娘終於刺入了這空隙！

沈勝衣劍勢立亂！

可是他一劍接空，身形已暴退！

他應變之迅速，是非同小可。

蕭七娘那一劍雖然刺入了空門，並沒有刺在他身上。

他身形第一次移動！

一動就龍飛九天一樣，他旋即反擊！

這也是他第一次發動攻勢。

他身形凌空，劍凌空擊下。

蕭七娘一劍刺入空門，歡喜都還是來不及，沈勝衣的攻勢就到了。

她本來準備集中全力，攻擊沈勝衣空門所在，現在却只得先應付沈勝衣攻勢。

這攻勢也來得實在太迅速！

可是蕭七娘反應亦不在沈勝衣之下。

她右手劍迎擊，左腕鈎却伺機反擊。

她終於連左腕的鐵鈎也用上了。

左鈎右劍，配合得天衣無縫！

她的身形連隨亦飛了起來。

衆人的眼睛立時花了！

沈勝衣蕭七娘身形變化也實在迅速！

鈎光，劍光，人影利那亂閃，亂飛！

這一戰實在精彩！

× × ×

突然間——

「叮」一聲，劍光，鈎光，人影完全靜止！

沈勝衣蕭七娘雙雙落在地氈上。

蕭七娘左腕鐵鈎平胸半身，右手劍竟從鐵鈎中穿過。

她的劍就這樣被自己的鐵鈎鈎住。

劍勢的變化亦被這一鈎鈎死！

沈勝衣若是乘這個機會一劍刺出，不難就刺穿蕭七娘的心胸。

他的劍並沒有刺出。

蕭七娘脫口一聲：「好！」

沈勝衣道：「彼此！」錚的一聲回劍入鞘。

蕭七娘的劍亦相繼入鞘。

她雖然敗了，神色一些也不見沮喪，居然還笑得出來。

她笑道：「我本來想一鈎將你的劍鈎住，誰知道一鈎鈎下去，鈎住的竟是自己的劍，你的武功心智果然遠在我之上，我敗得心服。」

沈勝衣道：「這是取巧。」

蕭七娘道：「幸好我先跟你說好，只是切磋。」

她年紀雖然不小，性情有時仍然像孩子一樣。

沈勝衣不由道：「你看來並不像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

蕭七娘道：「哦？」

沈勝衣道：「因爲，你對人並不怎樣兇。」

蕭七娘道：「這要看是對什麼人。」

沈勝衣道：「你往日殺的多數是什麼人？」

蕭七娘道：「該殺的人，死不足惜的人。」

她面容一冷，道：「對於那些人，我向來都是兇得要命。」

沈勝衣無言。

蕭七娘道：「你的劍術的確已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

沈勝衣道：「仍遠。」

蕭七娘道：「你的劍術的確仍然有破綻。」

沈勝衣道：「天下間沒有完全沒有破綻的劍術。」

蕭七娘道：「你却好像經已知道自己劍術的破綻在什麼地方。」

沈勝衣道：「早已知道。」

蕭七娘道：「所以，你能够及時閃開去。」

沈勝衣道：「不錯。」

蕭七娘道：「這個破綻豈非根本就不成爲破綻？」

沈勝衣道：「遇上武功比我高强，或者與我一樣的對手的時候，就成爲破綻的了。」

蕭七娘道：「武林中要找一個那樣的人，相信已很困難。」

沈勝衣道：「未必，也許有好幾百個，好幾千個。」

蕭七娘道：「你這個人倒也謙虛，我喜歡你這種人，甚麼時候經過落鳳坡，不妨來探探我。」

沈勝衣一怔道：「落鳳坡？」

蕭七娘沒有回答，走向華夫人。

她一直走到華夫人面前。

華夫人瞧着她，沒精打采的道：「你敗了？」

蕭七娘道：「他的武功實在高强。」

華夫人大大的歎了一口氣。

她向來不喜歡說話的時候，別人比她更高大，可是蕭七娘現在站在她面前說話，她也沒有喝蕭七娘下去。

因爲她現在正担心得要命。

她雖然自命武功不凡，却也不能不承認蕭七娘的武功比自己高强。

蕭七娘也不是沈勝衣的對手，她又豈會是，對方除了沈勝衣之外，還有張九思，倫天保，她如何應付得來？

幸好她沒有忘記蕭七娘方才說過有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

是什麼辦法？

她連忙問道：「這我們應該怎辦？」

蕭七娘道：「我不是說過已經替你們想出了一個很好的辦法來解決這件事？」

華夫人道：「我正是問那個辦法。」

蕭七娘道：「下去再說。」

華夫人道：「下去？」

蕭七娘道：「到這個地步，你不能再這樣跟他們談條件的了。」

華夫人一再沉吟，無可奈何的站起身子。

她站起來還不到蕭七娘的下巴，可是她的野心却大得驚人。

她一面起身一面悶聲自語道：「現在且由得你們，過後有你們好看！」

蕭七娘聽在耳裏，眼中忽然露出了殺機！

沈勝衣那邊即時怪叫一聲：「手下留

情！」

手下留情？

叫誰手下留情？

× × ×

沈勝衣「手下」兩字才出口，劍光已然閃動！

「留情」兩字一落，華夫人方站起的身子就坐了回去，那支象徵權威的龍頭枴杖却掉在地氈之上！

血從她的心胸標出！

血從蕭七娘手中的利劍滴下！

她突然拔劍，反手一劍刺入了華夫人的心房！

一劍奪命！

她殺人的本領果然高強！

× × ×

除了沈勝衣，所有人都被蕭七娘這舉動嚇呆！

她面上居然還有笑容，道：「所有事都是她弄出來，殺掉她，以後根本就再沒有這種事發生。」

她淡淡接道：「這豈非就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張九思倫天保目定口呆。

他們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華慧却眼都紅了，她正想撲出，就給旁邊尹樂生死命拉住。

蕭七娘撮唇往劍上吹了一口氣，吹掉了劍上的血，緩緩將劍插回劍鞘內，緩緩的走下階級。

她左腕鐵鈎之上不知何時已鈎着一卷畫軸。

鈎一揮，那卷畫軸飛向張九思。

張九思慌忙接住。

蕭七娘接道：「這是你的火蝶圖，好好收起來，不要再失掉。」

張九思一怔道：「你……你……」

蕭七娘截口道：「這次的火蝶暗器，就由你打造。」

她回顧尹樂生華慧，道：「她們都是好孩子，以後你好好教導他們，相信經過這次教訓，尹樂生該知道發奮的了。」

張九思奇怪地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沈勝衣插口道：「唐門中人。」

蕭七娘補充道：「我丈夫叫做唐百川，是唐門老祖宗的長子。」

衆人齊皆怔在那裏。

沈勝衣接道：「落鳳坡據講乃是唐門弟子出入的地方。」

蕭七娘道：「事實就是。」

沈勝衣道：「方才我應該想到你是什麼人，準備提供什麼辦法的了，可惜看見你目露殺機，我才省起來。」

蕭七娘道：「無須可惜，好像華夫人這種女人，不死就只有害人。」

沈勝衣道：「何以你會到來做她的保鏢？」

蕭七娘道：「早在兩年前，倫張兩莊替我們製造的子母離魂鏢之上出現一樣的特別設計，當時老祖宗就已懷疑其中必然有蹊蹺，是以叫了我前來調查，華夫人是我的表姐，我也就藉着這個關係，留在華家中，調查這件事，一查就兩年，現在才得以徹底解決。」

沈勝衣由心底打了一個寒噤。

唐門的行事作風也未免太可怕。

蕭七娘回顧華夫人的屍體，接說道：「錢有了，地位有了，什麼生活享受都有了，以她這年紀，應該就安度晚年才是，竟還是要爭權奪勢，鬧出這麼多事情來，死了也是活該。」

沈勝衣無言歎息。

蕭七娘亦自一聲歎息，走出大堂，消失在風雨中。

張九思目送蕭七娘消失，目光才落在手中那張火蝶圖之上。

一張火蝶圖，三條人命。

他不禁亦歎息起來。

夜已深，秋風又入堂。

秋風中多了這歎息，更加蕭索了。

沈勝衣心頭亦是一片蕭索。

其他人，相信也一樣。

× × ×

又是夕陽時候。

沈勝衣又走在夕陽之下。

夕陽終於西下。

一抹殘霞，幾樹寒鴉。

秋意蕭索。

沈勝衣的心頭與秋意一樣蕭索，與三日之前同樣蕭索。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人突然從後面追上來。

這個人竟然又是公孫秀。

沈勝衣看見公孫秀歎了一口氣，道：「這一次你追踪我又是有什麼事？」

公孫秀道：「這一次完全是巧合。」

沈勝衣轉口道：「你到那裏去？」

公孫秀道：「回鄉。」

沈勝衣道：「採購鑛砂？」

公孫秀道：「不是。」

沈勝衣道：「你說清楚一點好不。」

公孫秀道：「昨日莊主忽然給了我五千兩銀子，叫我儘快回鄉去做一點小買賣或者什麼。」

沈勝衣道：「你答應了？」

公孫秀道：「他說得很認眞，無論如何一定要我答應。」

沈勝衣道：「他有沒有說原因？」

公孫秀道：「只說我不適宜在那裏再繼續工作下去，又叫我盡可能忘記這幾天所發生的事情。」

沈勝衣無言點頭。

公孫秀道：「我想其中必然另有原因，沈大哥，你可否告訴我？」

沈勝衣道：「那不是你應該知道的事情。」

他接又問道：「你打算回去做什麼買賣？」

公孫秀道：「開一間打鐵店，我只是對這方面比較熟悉。」

沈勝衣道：「也好。」

他由心歎了一口氣。

好像公孫秀這種人，確不適宜在張九思那裏工作下去。

因爲張九思到底還是一個江湖人。

唐門更就不用說。

張九思是必完全想清楚，所以才會有這個主意。

這是一個好主意。

沈勝衣不禁笑了起來。

殘霞一抹也就在他笑聲中落下。（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文・嘉 馮
圖・令 盧

千面寶寶（一）

慘遇千面客

喜結意中人

司馬洛常常覺得，一個人太忙了，固然活得沒有意思，太清閑了，也是沒有意思。既不忙也不閑，但生活祇是過得平平淡淡，也一樣活得沒有意思。人生間中需要有一點刺激，才是多姿多采的。而他心目中的刺激，就是美麗的女人，以及危險。

「這是你得天獨厚吧了！」小江說，「並不是人人都像你一樣，有些人既然不容易得到美女的垂青，亦沒有本領應付危險，那就祇有平平淡淡地過日子了。例如我，我就是從來沒有機會得到美女的垂青。」

「你祇是爲人古板一點吧了。」司馬洛說，「女人喜歡男人瀟洒風趣，不喜歡道學先生，我很少見你笑，也從沒有見你追過女人，那你想怎樣，難道要女人自己坐到你的大腿上來嗎？」

「謝謝你的教訓。」小江說，「但是江山易改，品性難移，就是改不了。」

「不過，」司馬洛說，「起碼你在危險方面是享受够了的。」

「我並不覺得那是享受。」小江說，「那祇是工作。可惜沒有別的本領，不然我也會另找工作了。」

「你就是爲了工作而來找我的？」司馬洛說。

「可以說是的。」小江說。

「去找別人吧，」司馬洛說，「人生有緊張的時候，也有鬆弛的時候，現在就是我鬆弛的時候，你不知道我正在渡假嗎？目前我並不打算做什麼工作。」

小江從懷中取出手槍來，說：「這是一把槍。」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我見過了，給我看一點我沒有見過的東西吧。還有，你的嗓子怎麼了？難聽得要死。」

「流行性感冒。」小江說。他的聲音是沙啞而難聽的。

「你應該找醫生在屁股上戳一針。」司馬洛說。

「沒有時間，」小江說，「我正在做一件工作！」

「連見醫生也沒有時間，這是人的生活嗎？」司馬洛說，「你應該學我，過段假期！」

小江正在把一件東西加在槍嘴上，說：「這是滅音器，加上了之後槍聲就傳得不遠。」

「你當我是小孩子嗎？」司馬洛說，「我知道這是什麼。」

小江手中的槍微微跳了一跳，「噗」的一聲響，一陣熱氣擦過司馬洛的臉旁，而同時，身後酒櫃上一瓶酒「嘩啦」一聲碎掉了。

司馬洛呆了一呆，然後跳起來，叫道：「你瘋了，小江，你在幹什麼？」

小江以那沙啞的嗓子說：「坐着不要動，司馬洛，下一次，我的槍彈，要穿過你的腿子了！」

「你在開什麼玩笑？」司馬洛叫道，「你這個瘋子，你知道我那瓶酒買了多少錢嗎？」

「坐下來！」小江仍然是以他那難聽的聲音喝道。

司馬洛慢慢地坐下來了，小江的聲音裏有一種奇異的質素，使司馬洛相信他是認眞的。也許小江眞是因爲工作太忙而引起精神分裂吧？雖然這種情形發生的機會是不高的。他說：「你用槍對着我也沒有用的，小江，我不想做一件工作，就是不想做。」

「你坐在那裏好了，」小江說，「不要多講話！」

司馬洛祇好不開口，而在他坐下了之後，小江就站起來了，他繞到司馬洛的身後，說：「不要動，也不要回頭。」

司馬洛聳聳肩，祇好照辦了。

小江是他的一位好朋友，不見得就會做什麼對他不利的事情吧？小江要開玩笑，那司馬洛就還就一下好了——

轟！一件硬物擊中了司馬洛的後腦，整個世界就像爆炸開來似的。司馬洛猜錯了，小江用槍管在他的後腦上擊了一下。這雖然不是致命的一擊，却也絕對不是一種友善的行爲。總之，這一擊就使司馬洛失去了知覺，而陷入了一陣漆黑之中……

當司馬洛醒過來的時候，眼前還是黑暗，但那是夜間的黑暗。他可以看到天空中閃着的星光。他感覺自己是躺在一個軟軟的地方，甜甜的氣味使他知道那是一片草地，而身邊有一個人也正在把他搖動着。

「先生，先生，你沒有甚麼吧？」那是一把女人的聲音。很悅耳的，雖然在頭痛欲裂之中，任何聲音都會帶來痛苦，但那的確是一把悅耳的聲音。

一張美麗而年輕的臉，進入了他的視綫之內。

「哦，你。」司馬洛呻吟地說着，坐了起

來。

「你——認得我?」她問。

「認得……」司馬洛四面望望，發覺他是正在山上，旁邊停着一部車子。她的車子。她是那個住在海灣另一邊的女郎。司馬洛是到這裏租了一間海邊的小屋子來渡假期的，他一來了之後就注意到那邊另一間屋子裏有這個美麗的女郎一個人獨自住着，而他早已打算找個機會結交。現在他是得到機會了，不過這個機會却是得到得相當痛苦的。

「你可以走路嗎?」她說，「讓我載你回家吧!」

「讓我試試。」司馬洛說。

他試試爬起來，發覺他是可以行走的，於是他就讓她把他扶上車子去。他在座位上一靠，嘆了一口氣，說：「謝謝你救了我的命，但是，究竟發生了什麼?我怎麼會在這裏的?」

「那人把你丟在這裏。」她說。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她。這樣一句，是太簡單了。不足以解釋經過的情形的。她沒有把車子開動，又繼續對他解釋說：「是這樣的，天快黑的時候，我剛好游了一個泳回來，看見那個人正把你從屋中搬出來，放到車子上?開走了。我覺得很奇怪，也有點爲你擔心，但我是不認識你的，不好意思問，不過後來我還是不大放心。」

她說她吃過了晚飯之後再到他的屋子來看看，看見打破了一些東西，門開着，而燈還亮着，覺得不妙了。她記得那個人的車子是開到這山上來的，而山上並沒有什麼可以走的地方，於是她就上來找找，果然找到了他。

「謝謝你!小姐!」司馬洛說，「我叫司馬洛，你是——」

「我姓文，文愛蓮。」她說。

「眞多謝你，文小姐，」司馬洛說，「假如沒有你，我雖然不會死，但是在這上面，我恐怕要步行好幾個鐘頭才能回到家了。」

「但——究竟發生了什麼呢?」文愛蓮問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司馬洛聳聳肩：「那祗是一位朋友，他跟我開了一個玩笑!」

文愛蓮側頭看着他：「你的朋友眞奇怪，這樣的玩笑也可以開的?」

「這可以說是交友不愼了，」司馬洛說，「假如我的朋友都是像你這樣，那該多麼理想?我們現在是朋友了，是嗎?」

她淺淺地一笑：「我們總不算是陌生人了。現在，讓我開車送你回家吧。」

她把車子開動了，司馬洛側頭看着她。車廂裏當然沒有燈光，唯一的燈光來源祗靠車頭燈的反射而已。在這昏暗之中，她最動人的是那雙眼睛，那雙眼睛大而閃亮，黑白分明，眼睛周圍又長又鬈曲又黑，而且那不是黏上去的假睫毛。她的身上現在穿着一條褪色的藍布牛仔褲，低腰緊身而闊脚，上身則是一件比泳衣更暴露的衣服。一塊花布搭在頸間，由兩頭搭過雙乳，兜到背後束在一起。也許露出來的面積不及一襲泳衣露出的那麼多，但誘惑性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她的皮膚差不多全部都是同一顏色，那是太陽晒得多，而成爲介乎古銅與蜜糖之間的顏色。

「你在笑什麼?」她問。由於她窺見司馬洛正在微笑。

「沒有什麼。」司馬洛微笑。他是不好意思告訴她他心裏想着的是什麼。他是正在想，得到了這個與她結交的機會，就是頭上再捱一記，也是值得的。

「你們眞是有趣的人，」文愛蓮喃喃着說，「你的朋友跟你開這種玩笑，而你還在笑，假如是我，我會找把手槍在他的身上開兩個洞了!」

「我不能否認我也有這樣考慮過。」司馬洛說。

他們的車子很快就走完了那一段步行需要幾個鐘頭的路而到達了司馬洛的屋子。司馬洛說：「請進來吧，我起碼得給你倒杯茶，假如你是喝酒的話——」

「我該替你收拾一下屋子才是眞的。」文愛蓮說。

「謝謝你!」司馬洛說。他連客套地婉拒也不敢，就怕她眞的接受他的拒絕，就不進他的屋子了。

踏進門口，司馬洛就呆住了。

屋裏已經有個人在着，就是小江。小江已經換了一身衣服。文愛蓮也呆在那裏，不知道這雙怪朋友現在又會幹什麼。

「呀!」小江不懷好意地冷笑，你終於回來了，司馬洛。」

「我很高興你在這裏等我，」司馬洛說，「這樣，我就不必到處找你了。」

「你的喉嚨，現在怎麼沒有事了?」小江問。

「我的喉嚨——我正想問你，怎麼你的喉嚨現在又沒事了?」司馬洛說。

「你還在跟我開玩笑?」小江說着跳起身來。

他這一跳起來正好，如此，司馬洛就可以很方便地一揮拳頭，擊中他的牙床了。

小江跌回那張椅子上，兩眼翻白着。

「這是回敬你在我頭上那一下，」司馬洛說，「開玩笑也得有個限度的!」

兩個人從屋裏撲出來了，手中拿着槍指着司馬洛，喝道：「不要動!」

司馬洛祗好不動了，但他不相信這兩個人會殺死他。這兩個人是小江的手下，小江雖然會開這樣的玩笑，但司馬洛就是不相信小江會把他殺掉。

「捉住他!」小江總算可以出聲了，連忙喝令。

那兩個人衝過來，每人的槍抵着司馬洛的腰，而每人空下來的一隻手捉住司馬洛一條手臂。他們倒是把司馬洛捉得很牢的。

「好了，」司馬洛冷聲說，「現在，殺死我吧。」

「我不要殺死你，」小江說，「我祗是要你把鍾博士交出來。或者，你把他藏在什麼地方，我去把他接回來好了。」

「鍾博士?」司馬洛一怔，說，「什麼鍾博士?」

「幾個鐘頭之前，」小江說，「你走進鍾博士家裏，和我說話，趁我背轉身的時候在我的後腦上敲了一記，我醒來時你們都不見了。但，難道你以爲我會忘記你來過?」

「我到過鍾博士家裏?」司馬洛沒好氣地道，「你是在做夢還是開玩笑?如果你是在開玩笑，那很對不起，這剛剛是我心情不大好的時候，我並不欣賞你的幽默感!」

「誰跟你開玩笑?」小江說，把頭低下來頭頂對着他，「這頭上的一塊是開玩笑嗎?」

司馬洛看到，小江的頭頂上果然有一個地方的頭髮已經剃去了，而那上面正黏着一塊膠布藥棉。一個人開玩笑，看來不會把自己的頭髮也剃掉一塊去完成這個玩笑的吧?

他說：「我不知道你在攪什麼鬼，小江，但是我要你給我一個滿意的解釋，你到我這裏來找我，用槍威脅我，開了一槍，射破了我一瓶名貴的酒——」

「我對你開了一槍?」小江說。

「你看見的，」司馬洛說，「玻璃碎還在

地上，牆壁裏一定有一顆子彈頭!」

「我看過了，」小江說，「那裏面的確有一顆子彈頭，但這證明不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要證明什麼，」司馬洛說，「因爲，我根本不知道你是在攪什麼鬼。我不知道你爲什麼把我打暈，把我搬到山上去丟下——」

「我把你打暈了?」小江吼叫起來，「你在做夢!」

「我頭上也有這樣一塊可以證明的，」司馬洛說，「你們看。」他轉對那二個捉住他的小江的手下。

那二個手下看看，其中一人說：「不錯，他的頭上的確有這樣一塊，還有點血!」

「我不知道你在攪什麼鬼，」小江說，「但你是賴不掉的!我這兩個人，他們也親眼看着你帶了鍾博士開車走掉的。」

「你在說謊!」文愛蓮不平地在旁邊指責小江，「我親眼看着的。我看着你把司馬洛先生從屋子裏搬出來，搬上車子。後來我在山上找到他，他還是剛醒過來!」

「你看見——」小江漲紅着臉道，「她是誰?」

「這是我的朋友文小姐，」司馬洛驕傲地介紹，「她在救了我之前，我們還是不相識的。她就住在海灣那間小屋子裏!」

「你，我警告你，」文愛蓮對小江說，「你不能隨便拿槍指着人家的，我爸爸認識不少有勢力的朋友，我打一個電話，就可以把你抓進監獄!」

小江輕蔑地冷笑：「那你打電話吧。」

「你以爲我是說着玩的?」文愛蓮憤怒地立卽向電話走過去。

「等一等，等一等，」司馬洛連忙制止她，「這位江先生，他是一個特殊身份的人，他是特警探組的要員，我不相信警察會抓他。」

不錯，小江是一個特殊身份的人。倒不是像司馬洛所說，是什麼特警組。司馬洛這樣說，祗是要讓文愛蓮比較容易聽懂吧了。實在小江則是一個國際情報組織的要員，亦可以說是司馬洛的客戶。有時，一些份外棘手的案子，要請外面的好手來帮忙解決的，他就會來找司馬洛了。而他那個部門可以付出相當的報酬。當他早些時候來找司馬洛的時候，司馬洛就是以爲小江是要給他一個新的任務，但由於司馬洛是正在渡期中，所以表示不感興趣。

「但——但——」文愛蓮氣憤地說：「你也不能這樣野蠻的，你打了人還——還——」

「你閉上咀吧，」小江不耐煩地吼道：「不然我先把你關起來。」

「你試試吧!」文愛蓮尖聲叫道，「有種的你就試試!」

「算了，算了，」司馬洛說，「文小姐，江先生這個人不懂得尊敬女人，他常常埋怨找不到女朋友，這就是主要的原因了!」

「我沒有心情跟你開玩笑!」小江道。

「好了，」司馬洛說，「你叫你的伙計先放開我，我們再好好地談談好不好。」

小江遲疑了一下，點點頭，他那二個手下就把司馬洛放了，退開，不過槍還是拿在手中，朝着司馬洛的方向。

司馬洛坐了下來，說：「小江，我看，這件事情是有點誤會了——」

「我親眼看見的事情，還會誤會嗎?」小江說。

「讓我們先研究一件事吧，」司馬洛說，「首先，你看我像不像是說謊的?」

小江張開咀巴，又閤上了，他不想承認，不過他和司馬洛認識的日子已相當久了，他了解司馬洛的爲人，他在心裏不能不承認，司馬洛不像是在說謊。

「而我看你也不像是說謊的，」司馬洛說，「我和你都不是愛對老朋友開玩笑的人，尤其是你。而且，這種玩笑，也不好在老朋友身上開，我們說的是眞話，然而我們的眞話是互相矛盾的，似乎我們二個，一定是有一個人在說謊。」

「我沒有說謊。」小江說。

「我也相信。」司馬洛說，「但我也知道我是沒有說謊的，那麼，這件事一定有一個解釋。」

「我就是要你給我一個好好的解釋!」小江說。

這時，文愛蓮斟來了一杯酒交給司馬洛，說：「你喝了這個會舒服一點。」

「謝謝，」司馬洛說，「但江先生，我猜他也需要一杯!」

「讓他自己來好了!」文愛蓮說，「他又不是半身不遂!」

小江瞪了她一眼，小江對女人是否有好感就不大清楚了，但總之他對文愛蓮的好感，則是不大的，他負氣地說：「我根本不喜歡喝酒的。」

司馬洛一口就把那酒呷下了一半，果然他是覺得舒服一點了。他對小江說：「現在，讓我先告訴你我的故事吧!」

他把他的遭遇詳細地對小江說了。

小江又叫起來：「你在胡說八道，我根本沒有做過這種事情，我現在還是頭一次到你這屋子來的。」

「我可以證明!」文愛蓮說，「我親眼看着你把他從屋子搬出來，搬到車上去的。」

小江瞪着文愛蓮，又要開口，但是司馬洛揮揮手制止他。司馬洛說：「姑不論是眞是假，總之，我已經講過了我的故事，現在，輪到你講你的故事了!」

小江深呼吸了一陣，終於點點頭說：「好吧，我講我的故事。」

他告訴他，他是在保護着鍾博士的。鍾博士是一位核子科學家，住在離開這裏大概有三哩路的一間屋子裏的。

「爲什麼你要保護鍾博士。」司馬洛問。

「你不知道嗎?」小江諷刺地說，「你和他也是好朋友，又和他住得這樣近，難道你也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根本不知道他就住在這附近。但，不論你相信不相信，你姑且當我不知道好了。你把你的故事說下去吧。」

小江祗好說下去，他說，鍾博士最近到這裏來租了一間屋子，替政府作一些研究的。但他們接到了一些消息，知道有一個犯罪組織想把鍾博士擄刧。他們不知道是哪一個組織，但是懷疑可能是蝎黨。於是小江就住到這間屋子裏來，陪着鍾博士一起，寸步不離地保護着他，而且還有這二個手下在花園中守着。傍晚時份，司馬洛來了，他來探訪鍾博士。這二個手下是認識司馬洛，也知道司馬洛是什麼人，所以就把司馬洛放了進去。小江和鍾博士也認得司馬洛，他們寒暄了幾句，小江倒酒招待司馬洛，跟着，小江的頭上就給一件硬物擊中而暈倒了。

再跟着，那二個手下看見鍾博士和司馬洛一起出來，上車離開，司馬洛對他們說，他是要護送鍾博士到城裏去買一些特殊的應用品。由於他們認得這是司馬洛，所以也不覺得奇怪，直至小江醒來了，從裏面出來，他們才知道不妙了。由於司馬洛已告訴了小江他是住在何處，於是小江就找到這屋子來了。

「這眞是妙不可言了，」司馬洛說，「我

根本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卽使我是在做夢，」小江說，「他們兩個，也不會是做夢吧？三個人可能做同樣的夢嗎！」

雖然小江的咀巴也是這樣說，他却也不再十分肯定地認爲他說的是眞話，而司馬洛則是說謊的了。

至於司馬洛，他則是絕對肯定小江不是說謊的。小江沒有理由來跟他們開這種玩笑，說這種謊。更重要的是，憑性格看人，就知道小江不會如此。小江這種人，就是不會做這種事情的。

但小江既然說的是眞話，那卽是說，司馬洛的確是去把這個鍾博士擒去了，而小江並沒有到過這裏來，在司馬洛的頭上敲過一記。但司馬洛又知道這也不是眞的，小江的確來過。眞的與假的在他的頭腦內纏作一團，使他的思路大爲混亂。但在司馬洛終於在混亂之中撥開了一條路，他又說：「讓我們先回到剛才那個問題上吧。你的喉嚨，你的喉嚨現在又沒什麼了嗎？」

「我的喉嚨根本沒有毛病，」小江說，「有毛病的是你吧了。」

「我的喉嚨現在也沒有毛病，」司馬洛說，「你該也聽得出來的。假如有毛病，決不可能好得這樣快吧，是不是？」

小江負氣地坐在那裏，以老虎狗般的神情瞪着他。

司馬洛又說：「我們的話，有許多共同的地方，而其中有一個特出的共同之點就是，我們上次所謂見面的時候，喉嚨都是有點毛病的。這個並不是你學我講，亦不是我學你講，而是我們在差不多同一時間之內講出來的。爲什麼呢？」

小江沒有回答爲什麼，他亦沒有祇是等着司馬洛告訴他爲什麼。他也正在動着腦筋，想着這件事情究竟是爲什麼。而司馬洛相信，小江的想法，也會是和他差不多的。

沉默了一會，司馬洛又說：「我又記起了一點，那就是，一個人喉嚨有了毛病，就聲綫也改變了。當你來找我的時候，你的聲音也改變了，假如你不是親自來，而是打電話給我的話，我會認不出是你的。」

「我已經說過了，」小江道：「我並沒有來找過你。」

「也許你應該說，」司馬洛說，「來找我的人不是你！」

小江怔怔地看着他。

「由於這件事情是完全不合乎常理的，」司馬洛說，「因此，我就要試試用一個比較富於幻想力的方法去加以解釋了。我在想，假如有一個精於化裝的人化裝成你的模樣來找我——那時已經是黃昏了，而你也可以看到，我這屋子裏，燈光是不很強的，假如在化裝上有小小的破綻，我也不容易看出來。但是聲音是比較難冒充的，假如聲音不像，那推說喉嚨有毛病，就可以解釋過去。」

「你的意思是，」小江說，「跟着也有一個人化裝成你樣子，到鍾博士那裏去找我。」

「對了，」司馬洛說，「這個人當然也是假扮的，因爲他喉嚨也有毛病。他當然知道我和你是很熟的，所以不能希望在聲音方面也可以瞞得過。」

小江怔怔地看着司馬洛，而文愛蓮在旁邊也是怔怔地看着司馬洛。現在，她對小江的惡感顯然是已經大大減少了，由於她已開始相信小江並沒有對司馬洛開那個惡意的玩笑。

司馬洛說：「無論如何，小江，你得相信我沒有把鍾博士捉去了，第一，我不是那種人，我不會做那種事情的。第二，我和鍾博士也是好朋友，我不會對一位好朋友做那種事情。第三，我不是這樣一個傻瓜，假如我把他捉去了，我還會在這裏等着你來追究嗎？」

「但——你偏偏要住在這裏，」小江說，「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可疑的事。」

「這祇是巧合，」司馬洛說，「就是因爲有這種巧合，所以這個人才會利用我而把鍾博士捉去。」

「如果是這樣，」小江說，「那個人的化裝術，一定很高強了，他瞞過了你，而且也瞞過了我。」

「是的，」司馬洛說，「不能否認，他的化裝術是眞的高強極了，但，鍾博士是一個很值錢的人物，當然會引來一些高手了，而且這個人的頭腦也極好，他把我丟在那山上，假如我醒來了之後，我要回家，也得步行好幾個鐘頭。不論我要跟你聯絡，抑或你要找我，都得花不少時間，而這些時間，就够他帶着鍾博士逃得很遠了！」

「但，現在你算是回來得早了。」小江說道。

「是的，」司馬洛說，「因此，你別再以我爲目標了，快和你的總部聯絡一下，叫他們在各方面兜截吧。告訴他們，現在你們要找的人，不是我！」

到底小江和司馬洛是有過不少合作的日子的，他對司馬洛頗有信心，因此司馬洛這樣一提議，他就馬上照做了，他立卽用司馬洛屋子裏的電話與總部聯絡。

後來，他又回到沙發上坐下來，說：「這人是個傻瓜，他有機會殺死我們的，卽使他不方便殺死我，他一定也有機會殺死你，他殺死了我們，就沒有人會追他了。」

「我猜這不是叫傻瓜，」司馬洛說：「這叫風格，叫藝高人膽大，免得過的時候就不殺人，我認爲這是他值得佩服的一點。」

小江沉默下來，低着頭。

司馬洛又說：「我正在想，這個人究竟是誰？」

「我也是正在這樣想，」小江點頭說，「能够做到這種事情的人，世界上，一定不會很多的！」

「不會超過兩個，」司馬洛說，「可能祇有一個。」

「五個。」小江說。

「這麼多？」司馬洛皺起了眉頭，「我倒不知道有這麼多呢！」不過，小江所講的話應該是可靠的，既然他是幹這種工作的，他對這種事情，也應該是知道得相當多了。

「三個是西方人，」小江說，「他們在歐洲活動，要他們來扮演我們黃皮膚黑眼睛的人，還要講我們的話，那似乎是太苛求一點了。餘下有兩個是亞洲人，一個已經有六十多歲，已經退休，年紀太老，就是退休也不行了，因此就祇剩下了一個。」

「這個人是誰？」司馬洛問。

「這個人叫千面寶寶！」小江說。

「你的意思是，這是個女人！」司馬洛問道。

「不，」小江說，「寶寶也可能是男人。小孩子我們都叫小寶寶，他的父母小時稱他爲寶寶，他似乎很喜歡這種稱呼，所以他也自稱爲千面寶寶了！」

「我好像對這名字有點印象，」司馬洛說，「對了，以前他好像就是用這方法到一家賭場裏去，從銀庫裏搬走了一大筆錢！」

「對了，」小江說，「就是他，他假扮賭場的老板，要去拿錢，沒有人看得出破綻，於是他就把錢拿走了。」

「那問題就簡單了，」司馬洛說，「你還不去找他？」

「去找他？」小江說，「找這樣一個人？他現在可能是以任何面目出現。我們根本連他的眞正模樣都不知道。他甚可能——可能就是他！」伸手指指他的其中一個手下。

「但他的喉嚨沒有毛病，」司馬洛吃吃笑着轉向文愛蓮，「總之，我們可以肯定，愛蓮不是他，他不是上帝，他不能够冒充上帝的傑作！」

文愛蓮臉有點紅，轉回了旁邊走，小江則咆哮道：「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司馬洛聳聳肩：「好吧，好吧，我不開玩笑好了，不過你當然是得把他找出來。」

「這是慢一步的做法，」小江說，「我們首先得找到鍾博士，鍾博士是很重要的，他正在作着一種非常重要的研究，假如他落在不法的人的手中——」

「但——」司馬洛說，「你找到千面寶寶，自然也可以找到鍾博士了。」

「這倒不一定，」小江說，「千面寶寶本人得到鍾博士也沒有用，他一定是把他賣給了什麼人，我們得打聽一下。」

「你老是說我們，你的意思是包括我們在內了？」司馬洛說道。

「他也在你的頭上敲了一記，」小江說，「難道你就不想找他算帳嗎？」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司馬洛說，「我現在正在渡假，我不想工作。」

「你並不是告訴我，」小江沒好氣地說，「你祇是告訴那人吧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現在再告訴你一次好了。我不想工作，我是正在渡假！」

「怎麼了？」小江說，「你的骨氣哪裏去了，司馬洛以前，你是決不肯讓任何人這樣對你的！」

「讓我先考慮一下吧，」司馬洛說：「反正這件事也不一定要我來出動的。你有那麼多手下，也許你們一查就已經查出來了！」

「但，」小江說，「當我用得着你的時候，我是會通知你的！那時，你一定要爲我們幹了！」

「到那時再講好了。」司馬洛說。

小江祇好離開了，而司馬洛和文愛蓮留在那間屋裏。當小江走遠了之後，文愛蓮說：「好了，司馬洛先生，你坐在那裏吧，這裏的東西讓我來替你收拾好了。你受了傷，不方便走動太多的。」

「明天再算好了。」司馬洛說。

「不要緊的，」文愛蓮說，「反正我也是正在渡假，沒有別的事情好做，一個女人，習慣了自己收拾地方，沒有了這種工作好做，反而又感到有點不習慣了！」

這樣說着，她便動起手來，替司馬洛收拾屋子裏那些弄亂了的東西，司馬洛坐在那裏看着她，頗有一種幸福的感覺。有人替他收拾屋子，在一個男人來講，的確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尤其是像文愛蓮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一個他本來就相當渴望認識的女人。

文愛蓮一面工作着時一面說：「我聽你們剛才講話，我覺得有些奇怪。你這位朋友小江，我聽得出他，是什麼人了，但是你呢？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嘛，」司馬洛說，「我這個人，很難講得清楚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就當我是一個介乎兵與賊之間的人好了。我許多時候是帮兵的，但有些時候却是做賊！」

「我不明白，」文愛蓮說，「我還是不明白你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

「這個說來話長了，」司馬洛說，「我慢慢再告訴你好了。我還有不少有趣的故事，也可以慢慢告訴你的！」

「你眞是一個怪人！」文愛蓮說。

她倒像是一個很能幹很賢慧的女人，很快就把屋子都收拾得乾乾淨淨了，就祇是沒有把牆壁上的子彈挖出來而已。

後來，她說：「現在，你還有沒有覺得不舒服。」

「有，」司馬洛忙說：「我嘛，還是頭痛得要命！」

「我看你還是先躺下來休息一下吧，來，」走她過來，扶住司馬洛的手臂，把他扶回房間，當到達了房間的時候，她又扶他在床上躺了下來。這正是司馬洛所需要的。本來他是一個男人大丈夫，受一點點痛苦，實在算不得一回事，尤其他對於痛苦又是已經有非常豐富的經驗的，但是，對着這樣美麗的一個女郎，他總難免會有親近她的欲望的，而這樣假假裝裝的，是親近她的最佳方法，因此他就暫時放棄大丈夫的威風了。

「我看你該吃兩片阿斯匹靈止止頭痛，」文愛蓮說：「讓我回我的屋子去拿吧，我的屋子裏有。」

「不，不，不必了，」司馬洛連忙說，「我的浴室裏，藥櫃裏也有一瓶！」

文愛蓮殷勤地去替他拿了藥，斟來了熱水，還扶他起來，餵他吃下藥，舉起杯子讓他喝水，她身上穿得很少，而天氣是熱的，少少的衣服禁制不住汗味，因此汗味透出來，透進司馬洛的鼻端，然而汗味似乎也有很多種的，因人而不同。也許這主要還是印象的問題吧，同一種汗味，透自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感覺到那是不同的氣味了。總之，從她身上透出來的汗味，與香水的氣味的吸引力簡直是相同的。阿斯匹靈的作用還沒有發揮，他的頭痛已經在減輕了。

她又說：「我看替你按按會好一點。」

她這樣說，他又怎麼能够反對？事實上，這正是他想要求她做，然而又無法提出來的事情，他祇能够軟弱的點點頭。

於是她坐在床邊，輕輕地按着他的額部。這是一種十分舒服的感覺，司馬洛不由自主地把眼睛閉上了。不過，有時，他却又不由自主地張開眼睛，因爲從下向上望，他可以看到她腋下露出來的一大塊，可以看到那一撮弱小而稀疏的腋毛隨着她的動作而一開一闔着，好像一朵黑色的花，有一件司馬洛最反對的事就是女人把腋下的毛都剃光了。也許她們自己以爲這樣會好看一點，但依照多數男人的眼光來看，這却等於是自動把自己的性感削減了。

後來，由於他們之間是還需要一些言語方面的溝通才能增加熟落感的，所以他說：「文小姐，我可以叫你愛蓮嗎？」

「隨便你叫什麼都可以，」文愛蓮微笑，「不過你既然問我的意思，我不能不承認，我還是情願你不稱呼我爲小姐了。」

「那很好，愛蓮，」司馬洛說：「你究竟是幹什麼的？是正在做事，還是在唸書？」

文愛蓮「哈」的一聲笑起來。「你爲什麼會覺得我是還在唸書的呢？」

司馬洛聳聳肩：「這麼年輕，難道不像是個學生嗎？」

「多謝你的讚賞，」文愛蓮說：「但是我並不年輕，我今年已經二十六歲了。」

「這倒看不出來了，」司馬洛說，「假如你問我，我認爲你看來不過是二十一二歲。」

「我也希望我是二十一二歲，」文愛蓮說，「但我已經二十六歲，再過三年，我是二十九歲，那我就快有資格給人家稱爲老處女。」

「你是說你仍然是處女？」司馬洛問。他張開眼睛，看到她的臉微微有點紅了起來。

「我們並不是在談我的處女問題，」文愛蓮說，「我們是在談我究竟是正在工作還是正在讀書，我現在告訴你好了，司馬洛，我是正在工作，我是新聞記者。」

「唔，很高尚的職業，」司馬洛說，「而且是自由職業，不過我倒沒聽過新聞記者有能力租一間屋子渡假那麼闊氣的，我認識的新聞記者全部都是吃草而擠奶的。」

「我不是本地的記者，」文愛蓮說，「我是美國星期五郵報的遠東特派記者。我是東方人，所以他們派我到東方來工作。」

「唔，原來不但是一個美麗可愛的女孩子，」司馬洛說，「而且還是一個見多識廣的女孩子了。」

「說得大致是對的，」文愛蓮嬌態地側起了頭，繼續替他作着頭部的按摩，「不過却是說得不大準確。不論如何，我都不能算是一個女孩子了。」

「一位美麗而見多識廣的小姐，」司馬洛說，「很榮幸結識了你！」

「而且我也是一位好奇心很重的小姐，」文愛蓮說：「你明白的，我既然是新聞記者，這又是一件有新聞性的事，因此無論你今後到什麼地方去和做些什麼，我都要跟着你了，我要知道關於這件事的一切！」

「但我並不打算管這件事，」司馬洛說，「你沒有聽見我告訴小江嗎？我到這裏來，是來渡假而不是來工作的！」

「你的意思是你沒有膽量管這件事情嗎？」文愛蓮說。

「我的意思是我目前沒有工作的意思。」司馬洛說，「我目前需要的並不是工作，而是休息，我絕對不是一個沒有膽量的人！」

「但我猜你結果還是會管這件事的，」文愛蓮說，「我還不大清楚你的為人，不過我知道你是一個大丈夫型的人物，給人家在頭上敲了這樣一記，你決不會就這樣算了。」

「也許你是說得對的吧！」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聳聳肩。

「因為今後我會像膠一樣黏着你了，」文愛蓮說，「你到什麼地方去，我也到什麼地方去，因為不論發生什麼，我都要知道眞相。」

「為什麼你要知道眞相？」司馬洛問。

「因為這是我的工作，」文愛蓮說，「我是記者，而這無疑是一篇很有價值的特寫的資料。既然是如此，我又怎會肯放過呢？」

「你要跟着我，我是不反對的，而且我也很歡迎，不過，我倒有點為你擔心，因為這件事情發展下去，假如有我參加的話，那危險性會是相當大的，我實在不想你陷入危險中！」

「但我並不怕危險，」文愛蓮說，「我是眞正做採訪工作的人，許多時候會不顧生命危險而到危險的地方去的。他們給我這樣可觀的待遇，也就是為了這個原因。」

「這個——這個我們以後再談吧！」司馬洛說，「我目前還沒有作這個決定，」他的心裏却相當高興，因為他知道這件事情他始終是會揷手去管的，但是假如他去管的話，那他根本就不會有和文愛蓮再發展下去的機會，那是太可惜的。現在，既然文愛蓮乃是一位能幹的記者，她是不怕危險的，那她不但可以跟他一起去，而且說不定還能給他若干帮助了。

「我現在有點明白你是那一種人了，」文愛蓮說，「我以前也聽過人講的，但我不相信有，但是現在，我似乎是親眼見到一個了。」

「你聽到的是哪一種人呢？」司馬洛問。

「江湖客，」文愛蓮說，「本領高强的人，祇要有錢，就可以賣命，沒有什麼原則，我知道在西方，這種人多的是，譬如那些到非洲去當僱傭兵的。但是在世界的這一邊——」她聳聳肩。

「你大致上是講得對了，」司馬洛說，「不過也有一點沒有講對的，那就是，我並不是沒有原則的。有些事情我會為了錢而幹，有些事情我為了錢也不幹，也有些事情，沒有錢我也幹！」

「這樣說來，」文愛蓮說，「你是一個羅曼蒂克的江湖客了。假如眞是這樣的話，那倒是很可愛的！」

「我希望將來會有機會證明，」司馬洛說道。

「我也希望，」文愛蓮說，「噢，對了，司馬洛，我看你的肚子一定餓了吧，你要不要吃點東西？」

「對了，我的肚子餓了，」司馬洛說，「你呢？」

「我也餓了，」司馬洛說，「不如我們開車到城裏去吃一頓晚飯如何？」他的腦海裏馬上湧現了一幅非常羅曼蒂克的畫面，他和她一起，在祇有燭光的夜總會裏，在美妙而柔和的音樂之中跳着舞。

但她的一個「不」字把這幅畫面粉碎了。

「不，」她說，「你應該休息，不適宜走動。假如你的廚房裏有食物，那讓我來弄一弄就行了。」

「你會嗎？」司馬洛問。

「我當然會，」文愛蓮說，「我是一個女人，而且不是一個很年輕的女人了。」

「那多謝你了，」司馬洛說。

於是文愛蓮到廚房裏，弄了一頓簡單的晚餐出來，放在床邊，他們雖然是剛剛認識，但是並不缺乏談話的題材。文愛蓮要司馬洛告訴她一些有關他的故事，而在這一方面，司馬洛的故事是多得很的，用不着誇張，已經是很動聽的了。她聽得很感興趣，也許她認為這是很豐富的寫作題材，也許她是有了那種女孩子崇拜英雄的感覺，司馬洛則希望是後者。

他可以試試是不是後者，他伸出手去，輕輕按着她的手，她沒有把手縮回去，於是司馬洛跟着就伸出另一隻手去，搭在她的肩上，坐起身來，下一步，他就是要吻她了。

但她及時一手按住他的胸膛，溫柔但是堅決地使他再躺回床上，她說：「你是應該躺着的。」

司馬洛苦笑着：「但我已經好了，一點也不痛。」

「我知道你已經好了，」文愛蓮說，「但是你還是得休息一下，假如你硬要起來，那麼再過不久，你又會痛起來了。你講的故事很好聽，為什麼你不再講一些呢？」

司馬洛祇是看着她，雖然她拒絕他，但是還可以告慰的一點就是她並沒有生氣，並沒有表示反感，這差不多也等於是在說，將來是有機會的，目前不要太急，將來，他們自然會有很多親近的機會。

她也是這樣說。她說：「我有三個月的假期，我有很多時間聽你講你的故事。」

司馬洛說：「呃，你說得對，頭眞的又痛起來了！」

「不要緊，」文愛蓮說，「讓我來再替你按按好了。」

這正是司馬洛的目的所在，既然他不能碰她，就讓她來碰他好了。

但就在這個時候，外面電話响起來了。文愛蓮回頭看看房門，司馬洛說：「讓它响好了，大概是小江打來的吧，這電話除了他也沒有人會打來了，我是打算在這裏靜靜地隱居一個時期，我並沒有告訴什麼人我在這裏，也沒有把這裏的電話號碼告訴什麼人。」

「但——」文愛蓮說，「就是江先生打來的電話，你也該聽一聽呀！」

「他一定是要求我再出馬管這件事情，他求我，他得自己來才行！」司馬洛說：「打電話來，我就嫌他不夠誠懇了！」

「我還是替你去聽一聽吧！」文愛蓮說。她熱心地跑出去了。

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聳聳肩。過了幾秒鐘，電話鈴聲止了，再過了幾秒鐘，文愛蓮回到房間裏來了，她的眉頭是緊緊地皺着的。她說：「不是江先生，是一個男人——很兇的。」

「那是誰？」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文愛蓮說：「不過他說，假如你不聽這個電話，他會把你殺掉的。」

司馬洛考慮了一下，坐了起來，說：「好，讓我來聽聽！」

他的脚下床，走出去了，拿起了聽筒，而文愛蓮則跟在他身邊，好奇地看着他。這樣雖然是不大禮貌的，不過現在是特別情形。

那邊一把低沉的男人聲音說：「司馬洛，你究竟在玩什麼把戲？」

「你是誰？」司馬洛問。

「我們是老朋友了，」那人說：「已經很久沒有交接過手，但這一次，我們又碰頭了，你知道我是誰的。」

「我不認得你的聲音，又看不見你的人！」司馬洛說：「並不是我的老朋友！」

「我沒有名字！」那人說：「我們祇是一個組織，我祇是代替組織說話，你大概也明白我們是那一個組織吧？」

「呀，我現在明白了！」司馬洛說：「我的老朋友蝎黨！」

「對了！」那人說，我很高興你沒有忘記你的老朋友們！」

司馬洛的身子不禁通過一陣冷顫，說是「老朋友」，那是倒話，說是死對頭，那倒是差不多了，蝎黨是一個國際性的間諜組織，以蠍為名，倒是很合適的，創辦人大概不是為了什麼星座命理的原因而取這個名字，一定是為了蠍乃是一種劇毒的生物，而且蝎子那毒刺是在尾巴尖上的，別的生物和蝎子對壘，注意着牠的咀巴時，蝎子的尾巴就這麼一捲的，毒刺從天而降，防不勝防。司馬洛和這個組織交過好幾次手了，每一次都是受小江所聘，而他每一次都是贏了，但他還是認為他每一次的贏都是帶點僥倖成份的，而他不願意再和他們交手，下一次，他可能會輸了。蝎黨就是這麼强橫的對手。

司馬洛說：「找我有什麼貴幹嗎？」

「似乎世界上的人都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那人說。

「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嗎？」司馬洛說：「猜謎語的時間是九點至十點半，那些給人頭豬腦們看的電視節目裏面。你要講什麼，講得清楚一點，不要轉彎抹角！」

「我是說你也變了！」那人說：「你也做起以前決不會做的事情，鍾博士是你的好朋友，你却把他捉去了！」

「你憑什麼認為是我把他捉去了！」司馬洛問。

「我們的消息是相當電通的，」那人說：「今天發生的事情眞大，我們是也打算把鍾博士拿到手的，然而在我們還未動手之前，你已經把他拿走了。」

「你們的消息並不靈通，」司馬洛說：「假如是我把鍾博士捉去的話。我現在早已給關起來了，還能夠和你通電話嗎？」

「小江那一班人你是瞞得過的，」那人說，「但你瞞不過我們。我們沒法不佩服你這一點就是，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你居然能夠把鍾博士收藏得這麼好，連我們也找不到。不錯，我們是調查過的，但是找不到！」

「你喜歡做夢，那你繼續做夢好了，」司馬洛說：「我實在並沒有做這件事。」

「犯罪的事情，犯罪的人當然不願意承認的。」那人說，「這一點，我們也不能怪你。但問題是，你不承認，這個責任便推給了我們身上了。」

司馬洛想了一會，說道：「你想我怎樣呢？明天報紙上刋登一段廣告，說這事件並非蝎黨所幹，而是我幹的嗎？」

「不！」那人說，「我們這組織，是反正就聲名狼藉的，事實上，如果人們以為這件事是我們做的，那時我們的聲譽還有點好處。這表示我們是能幹的，然而，光是聲譽沒有什麼用處，也要有點實際的利益才行。」

「例如怎樣是實際的利益呢？」司馬洛問道。

「例如，」那人說：「你把鍾博士拿在手中也沒有用的，你唯一的用處就是把他賣掉。我們是出得起錢的組織，你不是不知道的，既然反正是要把他賣掉了，那你何不把他賣給我們呢？」

「你們出得起多少錢？」司馬洛問。

「五十萬，」那人說：「美金。」

「鍾博士只值這一點點？」司馬洛說：「而且，美金已經貶值了很多。現在的五十萬美金，不是從前的五十萬美金了。」

「那你要多少，開個價吧。」那人說。

「我也希望有資格開價，」司馬洛說：「可惜不行，貨不在我手上，我怎能開價呢？」

「我們不高興人家拒絕和我們交易，你知道的。」那人說，「我們又不是出不起錢。」

「很對不起，」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我現在很累了，我得睡覺。你給我一點時間睡覺，我給你們一點時間調查得清楚一點，這樣最好了！」

說着司馬洛就把電話掛斷了，回頭，看見文愛蓮還是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司馬洛用一隻手指輕輕逗一下文愛蓮的下頷：「你知道嗎，愛蓮，你這樣的時候，表情是眞可愛的，你的咀巴小，眼睛大，咀巴和眼睛都張得大大的時候，咀也和眼睛一樣差不多大！」

「剛才——」文愛蓮也忘記了多謝的讚美，祇是吶吶着，「剛才那就是——」

「蝎黨，」司馬洛說：「我對你講過的一個故事，不就是和他們有關的嗎？」

「他們找你是——」

「他們要買鍾博士，」司馬洛說：「五十萬美金。」

「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了。」文愛蓮說。

「鍾博士祇值這個價錢。」司馬洛說着，輕輕托她的手肘，引導她回到房間裏。她總覺得在房間裏和她談話，氣氛是好得多的。

「你的意思是——」文愛蓮這是震驚說：「那麼——那麼你為什麼不開個價錢？」

「我的意思是，鍾博士不在我的手裏，」司馬洛說：「我怎能夠開價，就可惜他們不相信。」

「你——眞的沒有捉到鍾博士？」文愛蓮說。

「你怎麼了？」司馬洛氣結地道：「你親眼看見我上了人家的當的，你却不相信我，而相信打電話來的人。」

「但你說過蝎黨的情報很準，從來不會弄錯的。」文愛蓮說。

「但這一次他們弄錯了！」司馬洛咆吼道：「我相信大約明天早上，他們就會發覺他們的錯誤了。」接着他又非常溫柔地摟着她的腰，按她在床上坐下來，由於他們現在已經進了睡房，他把咀唇湊近她的耳邊，低聲說：「我

沒有對你說過嗎？我就是最懂得欣賞美女的，而像妳這樣美麗的女人，我認為，是世間罕有的。」

「但——」文愛蓮說：「你拒絕和他們交易，他們不會對你不利嗎？」

「起碼今天晚上不會，」司馬洛說：「假如到明天早上他們還是沒有察覺自己的情報的錯誤，他們會再和我講一次價的。」

「假如他們今天晚上就來把你捉去，逼你把鍾博士交出來，那豈不是糟糕？」

「不會的。」司馬洛說。

「為什麼不會？」文愛蓮問道。

「因為他們的情報錯誤，」司馬洛說：「他們不知道我究竟在弄什麼玄虛，他們不敢肯定沒有人正在保護我，他們不會猜我現在身上是連槍都沒有一把的，所以他們決不敢在今晚就來。」

「你什麼都算到了，」文愛蓮說：「你眞是這麼有信心？」

「你可以帮助一下我的信心，」司馬洛說：「你留在這裏，不要離開。」

「怎麼了？」文愛蓮驚惶地說：「我留在這裏有什麼用？我可沒有能力保護你！」

「心理上的保護，」司馬洛說：「假如他們知道我有信心在屋子裏和一個女孩子談情，他們當然更認為我這是胸有成竹了。」

「這是擺空城計！」文愛蓮又禁不住抖了一抖，「但，假如他們看穿了你在擺空城計，那怎麼辦？他們……他們會……他們來時那怎辦？」

「他們不會來的。」司馬洛說：「而且，假如他們來，也有我在保護你！」

「你手無寸鐵，怎麼可以保護我？」文愛蓮又在發抖了。

「你害怕了？」司馬洛說。

「我當然害怕，」文愛蓮呼吸着：「我從來沒有——從來沒有經驗過這種事情的。」

「你又說常常出生入死？」司馬洛咯咯笑着。

「有什麼好笑？」文愛蓮說，「我那些出生入死是不同的，人家不會蓄意殺我，我祗是有可能遭遇到意外的死亡。意外就是意外，意外是很少發生的，不然就不是叫意外了。」

「你害怕了，」司馬洛又笑了：「讓我告訴你吧，愛蓮，假如你害怕，你更加不能離開這裏。假如你匆匆離開這裏，而假如他們有人在監視着，看見你，那他們就會猜出是怎麼回事了。」

文愛蓮凝視着司馬洛，有點疑惑地：「你不是在騙我吧，司馬洛？假如你是想用這詭計把我牽在這間屋子裏，假如——」

「我不能對你說違背良心的話！」司馬洛說：「我的確有這個用意。但是，我也並沒有騙你，事實的確是如此，假如你現在就匆匆忙離開，那我和你都有危險了。」

「你有危險，」文愛蓮說：「我走了，我就沒有危險了。」

「你以為吧，」司馬洛說：「他們不知道你是幹什麼的，他們當然會把你也捉起來，研究一番了。」

他一面這樣說，一面輕吻她的耳朵，文愛蓮抖得更厲害了。他不能斷定文愛蓮是因為被他所說的嚇着而發抖，抑或是因為耳朵給吻而發抖，由於耳朵是大多數女人的一個催情區，當一個女人給吻着這個部份的時候，就忍不住要發抖起來了。他希望是後者，不過起碼是兩者各有一半。

「留在這裏吧，」司馬洛在她耳邊低聲說：「有我在這裏保護你，你什麼都不必怕。」

他說話的時候，有空氣噴出來，也等於在她的耳邊吹氣，這個有許多女人都受不了的，文愛蓮的身子忽然完全軟了，他連忙摟住她，把她輕輕按在床上，使她躺在那裏。

「你的頭——」她說，「不痛了——」

她沒有機會再說下去，由於司馬洛的嘴唇已經把她的咀唇吸住了，她用雙手推着他的胸，但是並沒有太用力，那也許是發不出氣力來，極可能是捨不得發力。

這個吻是熱烈的。後來，她手不再是推他的胸而是繞到他的背後，把他抱着，摩擦着他的背部肌肉。

後來，當他們非要呼吸不可的時候，咀唇才分開了。她喘着氣說：「你這個無賴，現在你達到目的了！」

她的眼睛還是閉着的，因此她顯然並不是在罵他，而是在讚美他的手法高強了。司馬洛得意地吃吃笑起來：「我承認對女人有時是需要用一點詭計的。我們才來試試？」

她閉着眼睛點點頭。

於是司馬洛再吻她。她的反應是更加熱烈了，她的手伸上來搓着他的頸子，然後又搓他的頭髮。

司馬洛忽然「哇」的大叫一聲，整個人跳了起來。

「你怎麼了？」文愛蓮看着他站在床邊那副可憐相。她正在得意地微笑着。

「呃——呃——沒有什麼，」司馬洛說，「胃痛，現在沒事了。」

「我猜不是胃痛而是頭痛吧，」文愛蓮說：「你看，我對男人是有點詭計的！」

因為她的手在他頭上敲過的地方用力搓了一下，司馬洛痛得整個頭顱像要爆炸開來似的，無法不站起身。

他苦着臉：「你是那麼討厭我嗎？」

「我不討厭你，」文愛蓮說：「但你不能當我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你和我上床，為什麼你不坦白說出來？你一定要騙我！」

「我不是騙你，我說的都是眞話——」

「你又來那一套了！」文愛蓮說。

「好吧！」司馬洛說，「愛蓮，我要跟你上床，你答應嗎？」

文愛蓮拍拍身邊：「床就在這裏，你祗要上來就行了。」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連忙在床上再躺下來。她又問道：「你的頭還痛嗎？」

「呃——不痛了，」司馬洛吶吶着，「不過你最好不要去碰，一碰，我可受不了！」

「那讓我們正正經經吧。」文愛蓮說。

「在床上，怎樣才算是正經，怎樣才是不正經呢？」司馬洛問。

「讓我們好好地談，不要太急。」文愛蓮說，「太急，那就是不正經了，告訴我，司馬洛，剛才那人打電話來的時候，為什麼不告訴他是那個千面寶寶把鍾博士捉去了呢？」

「為什麼我要告訴他們？」司馬洛說。

「你告訴了他們，他們就去找千面寶寶，不會麻煩你了呀。」文愛蓮說。

「我並沒有興趣帮他的忙，」司馬洛說，「他們不知道的事情，為什麼我要告訴他們？而且，他們不知道更好，我去找千面寶寶的時候，我不希望有人和我競爭。」

「那你是打算帮江先生的忙了？」文愛蓮說。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猜他最後還是需要我的，而我最後也還是答應帮他這個忙。」

「那就好了，」文愛蓮說，「這樣，我就可以親身經歷一個驚險曲折的間諜故事。」

「而你現在又不害怕了？」司馬洛說。

「怎麼，你不是說你會保護我的嗎？」文愛蓮把臉湊過來。

他們的咀唇又接在一起了，司馬洛的手掌滑過她那滑如綢緞的腰腹，而文愛蓮的手又伸到他的背後去，滑向上，摸他的頭髮，不過這一次避開沒有碰他頭上那個痛的地方。司馬洛覺得，情形現在是進步得相當滿意了。

他的手在她的胸部揩過，可以感覺到那薄薄的布料下面並沒有乳罩存在，她的咀唇因他的動作而開始吸得更緊。

司馬洛覺得時機成熟了，便分出一隻手去，到她的背後找尋那個結，他找到了，解開了一半，這時就聽見有人敲門了。

「誰？」司馬洛暴躁地叫着，他覺得這個時候來的訪客是應該槍斃的。

「也許——也許他們來了。」文愛蓮低聲說着，又發抖起來。

「不會的，」司馬洛也低聲說道：「他們來，就不會敲大門，他們會忽然出在睡房門口了。」

總之不論誰來，都是討厭之至的，假如是打電話來，那可以把電話擱起不聽，但是人家來敲門，那却不能不管了。司馬洛坐起來，說：「我去看看是誰。」

「喂，司馬洛，你在裏面嗎？」門外的人叫起來。

那是小江的聲音，討厭之至。

「他，他又來幹什麼？」司馬洛跳下床，衝出去開門，文愛蓮也跟着他跑出去，在沙發上坐下來，一面匆匆忙忙理着頭髮，極力擺好姿勢，以表示她是一直坐在廳中，而不是躺在房中的床上的。

司馬洛開了門，小江進來了，這一次帶來了四名大漢。

「怎麼了？」司馬洛說：「你找到了人沒有？」

「還沒有，」小江說，「但這位弟兄，他們是來保護你的。」

「誰需要你的保護？」司馬洛氣結地問道。他在心中彷彿已經把小江判了極刑，槍斃兩次。

「他們不是恐嚇你嗎？」小江說：「剛才在電話裏。」

「哦，這種毫不光明正大的事情你倒是幹得很好的！」司馬洛不屑地說：「這麼快，你已經在我的電話上搭了綫偷聽了。」

「這是例行公事，」小江說，「我得留意着事情的發展，這幾位弟兄今天晚上在這裏輪班守衛，你可以安心睡覺了。」

「對了，」司馬洛說，「今天晚上，安心睡覺了。」他奇怪為什麼小江偏偏要在這個時候和他作對，假如小江不來，他才是眞正可以安心睡覺呢，而且他一定還可以得到一個甜美的夢。

文愛蓮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頭髮，說：「那就好了，既然有人照顧你，我也可以回家休息去了。」

「晚安！」小江說。

「但——但——」司馬洛跳起來，「你——你——」

「你用不着替她擔心，」小江揮揮手，「我也已經派人在她的屋子附近保護着，她也不會有危險的！」

「謝謝你，江先生，」文愛蓮對他作了一個似乎帶一點苦味的微笑，「既然如此，那我就也可以安心睡覺了，不，司馬洛先生，你不用送我了，你還是休息一下的好！」她開門出去了。

司馬洛坐在那裏，覺得頭頂上快要冒出烟來了。

「怎麼了，司馬洛，」小江問：「你的心情好像不大好。」

「你——你不明白了！」司馬洛說。

小江從袋裏取出一把手槍來，連同一副槍袋以及肩帶，肩帶上還裝着後備子彈的。他遞給司馬洛，說：「這個你先拿着吧，你需要自衛。」

「別在這個時候給我這個，」司馬洛說，「我可能轟你兩槍的，你這——你這——」

「我明白你，」小江說，「你認為我破壞了你的羅曼史，但這是工作的時候。」

「誰答應替你工作？」司馬洛說。

「我本來打算派幾個美麗的女人到來協助你的。」小江說，「但是我不想你那位小姐生氣。我相信她是逃不掉的，當你把鍾博士找回來了，你就是個大英雄，那時，她會跪下來求你愛她了。」

「忽然之間，你又非常了解女孩子的心理了。」司馬洛諷刺地說。

「我們別談女人了，讓我們來談談正經事吧！」小江說，「剛才蝎黨打電話給你。」

「是的，」司馬洛說，「而且現在我知道他們的目的了，他們不會那麼糊塗的，他們一定知道我沒有捉去鍾博士，也一定知道你已經在電話上搭了綫，我猜他是要告訴你，鍾博士並不是他們捉走了的。」

「這倒是一種安慰，」小江說，「鍾博士不在他們的手中。」

「他們同時也警告我，」司馬洛說，「他們對鍾博士是也感興趣的，所以最好別和他們競爭。」

「你不會給他們嚇倒的吧？」小江說。

「恐嚇不能使我不做一件事！」司馬洛說，「激將法亦不能使我去做一件我不願意做的事，我自己有自己的主意的。」

「我在奇怪，」小江說，「千面寶寶究竟是把鍾博士賣給誰？一定不是蝎黨，如果是蝎黨，那交易已經成功了，蝎黨就用不着打這個電話。這種事情，他們不需要否認的。」

「我感興趣的倒是千面寶寶在哪裏。」司馬洛說，「他在我的頭上敲了這一記，我很希望回敬。」

「我們目前要找的是鍾博士，」小江說，「千面寶寶，沒有什麼危險，我們可以慢慢找他。」

「好吧，」司馬洛說，「鍾博士究竟有什麼重要性？他是導向飛彈專家，我知道，但這種專家，現在世界上多的是。」

「他剛剛研究成功了一種新的導向飛彈，」小江說：「小型的，別的飛彈需要高高的發射台，發射台周圍還要許多數不清的設備，但他這新的飛彈却不需要，可以用一部大貨車載到需要的發射地點，但那殺傷力並無分別，一樣可以毀滅一座相當大的城市。」

「我和鍾博士意見分歧的地方就是這裏！」司馬洛說，「他老是在研究毀滅人類的武器，這究竟有什麼好處？」

「道德問題不是我們研究的，」小江說，「對於我們最重要的工作，」他似乎已經完全斷定了司馬洛是願意和他合作的。「你明白鍾博士的重要性了嗎？」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一位天才科學家，新發明，給不知名的人捉去了，威脅世界的安全，這是多麼老的故事？我起碼知道有一百部電影是用這種故事了。」

「但這的確是常常發生的事，」小江說：「我們也辦過不少這種案子的，但是仍然陸續有同樣的新案子出現。」

「好了，」司馬洛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鍾博士這種發明假如落在別人的手中可不得了，因此，我們必須趕快把鍾博士的發明找回來。」

「我們必須快把鍾博士找回來，」小江說：「他的研究雖然是已經成功了，但是他這武器還沒有製造出來，我們不能讓捉到他的人把他的武器製造出來。」

「這裏倒有一個問題了，」司馬洛說，「你認爲鍾博士會和那些人合作嗎？那些人不敢殺死他，因爲原理是在鍾博士的腦子裏，而他們亦不敢對鍾博士用刑，因爲他是一個老頭子，用過刑，傷害了他的身體，他也許又沒有精神工作了，因此，我們應該還有相當多的時間找尋他的下落。」

「你不明白了，」小江說：「鍾博士是個大傻瓜！」

「這個我倒眞不明白了，」司馬洛說，「我和他認識多年，我祇知道他是一位天才科學家，倒不知道他原來是個大傻瓜。」

「我是指那種傻瓜，」小江說：「你知道的，科學家們都是傻瓜，古怪難測的，他若是在埋怨政府不肯給他充足的經費發展他的研究，假如這個捉去他的人無限制地供給經費讓他發展，你以爲他會不會接受？」

司馬洛搔着後腦。這一點倒是不能反對的。科學家的確大部份正是那種傻瓜，最重視的是自己的研究，倒不一定在乎他這種研究是爲誰而作的，祇要讓他盡情發揮，完成自己的研究就行了。

他終於說：「我們在還不知道千面寶寶是打算把鍾博士賣給誰，但讓我們猜吧。有哪一些人是買得起的？」

「我們第一害怕的就是蝎黨，」小江說，「一個千面寶寶不可能是賣給蝎黨，如果賣給他們，那早已經賣了。」

「還有誰買得起的？」司馬洛問。

「國家，」小江說，「大國，小國，富國，窮國都會有興趣買，即使是很窮的國家也買得起的，國家的出手比私人組織大得多了。」

司馬洛豎起兩隻手的十隻手指數着。

「你在數什麼？」小江問。

「我在數世界有多少個國家，」司馬洛說道。

「你祗有十隻手指，怎麼數得完？」小江問道：「我們幾個人的手指合起來，也數不完的。」

「查吧，」司馬洛說，「你們是情報組，你們有許多情報來源的，如果某一個國家得到了鍾博士這也總有點消息的，不會完全保住秘密。」

「我們已經在注意這一方面了，」小江說，「不過暫時沒有消息。」

「那我們祗要等着就行了，」司馬洛說。

「我在擔心的，就是假如我們查出了鍾博士是在誰的手中的話，我們又如何可以把他弄出來。」

「這還不簡單嗎？」司馬洛說，「你們是國際情報組織的人，你們在各國各地都有聯絡的，那到時去要人就行了。」

「媽的，你不明白嗎？」小江說，「我們並不是和每一個國家都有聯絡的，尤其那些小國家，獨裁政治的，他們根本就不睬我們，他們有事自己辦，用他們自己的方法。」

「我很明白，」司馬洛點着頭，「我完全明白，你意思就是，假如他是在一個你無法交涉的地方，那就要由我出動去把他弄同來！」

「我們不是早已經講好了這一點了嗎？」小江說。

「我們沒有講好這一點，」司馬洛說，「我們是現在才講的。」

「總之，酬勞方面我不會少你的。」小江說。

「這一點是當然的了。」司馬洛又打了一個呵欠，「但是現在，你還沒有什麼任務交給我，我就是想替你服務也服務不來的，所以你還是先讓我睡一覺好不好？」

「好吧，」小江說，「我現在先同到總部去吧，反正我的事情也很忙，一有什麼消息，我就通知你的了。」

「晚安，」司馬洛揚揚手，同頭走進睡房裏，在床上躺下來，熄了燈，也不管外面那幾個保護他的人做些什麼了。

平時，要入睡對於司馬洛來說本來是一件絕無困難的事情，不過今天晚上就難一點了，首先就是那仍然隱隱作痛的頭使他無法忘記他上了千面寶寶的大當，這在他來說並不是一種常有的事，其次就是愛蓮，她就像一塊肥肉，剛剛到達咀巴，又給人奪去了。假如這塊肥肉他吞了下去，也許還會舒服一點。他發誓要把這個千面寶寶找出來，倒不一定要把這傢伙殺掉或者打一頓，但總之是要把他找出來。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挑戰。

說不定他會和這個人交起朋友來，由於這個人的作風倒頗有一點可愛的地方，但總之他一定要把這個人找出來。

多年以來，這也許是唯一睡得不大安寧的一個晚上。

第二天一早，司馬洛就起床了，小江派來的那幾個人，有兩個坐在那裏，另外兩個正在沙發上睡覺。

司馬洛出來，他們也站起來了，司馬洛走向門口，其中一人問：「司馬洛先生，你要到那裏去？」

「出去。」司馬洛答。

「我們陪你一起去。」那人說。

司馬洛脫下晨褸，露出裏面的身體，他的身上現在就祗穿着一條游泳褲，他說：「你們陪我去，那你們得自己找條游泳褲才行。」

他開了門，跑到沙灘上。

那兩個人跟着出來，其中一個又說：「那我們在水邊保護着你好了。」

「他們派潛艇來捉我時怎辦？」司馬洛笑着：「別擔心吧，他們不會白天來的。」

他跑到水邊，看見不遠也有兩個人站在那裏，正用手遮着太陽，向海面張望其中一人看見司馬洛就招呼道：「早晨，司馬洛先生。」

「早晨。」司馬洛說：「你們是誰？」

「我們是保護着文小姐的！」那人道。

「那爲什麼你們站在海邊？」司馬洛問：「小便嗎？」

「不——不是。」那人大爲尷尬，「文小姐定要去游泳，我們不能下水去保護她！」

「這個讓我來好了。」司馬洛說，「你們去睡吧。」

他也用手按着陽光向海面望去，果然看到文愛蓮正在遠遠的海面上悠閒地作着背泳。他也跳進水裏，向她游過去，到了半路的時候，她也發現了他，便游過來相迎，他們在水中相遇。

司馬洛擁着她，在她的咀唇上輕輕一吻。

「早晨。」她說：「那兩個傢伙，他們要跟着我，我叫他們去找泳褲。」

「我也是對我那兩個這樣講的。」司馬洛說。

她輕輕摸摸他後腦：「頭現在還痛嗎？」

「一分鐘以前還痛，」司馬洛說：「但是當我看見了妳頭痛就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眞好，我是活的阿斯匹靈了。」文愛運說。「事情有什麼新發展嗎？」

「這裏不方便談話。」司馬洛說：「我們找個談話的地方吧。」

「同到岸邊去？」她皺眉：「我討厭那幾個人。」

① （未完）

新派俠義傳奇／高皐·文 盧令·圖

白羽令（一）

含冤走天涯

寒風掠過靈堂，忽然將燈光拉長了幾寸。

招魂幡在簌簌的顫抖着，爲現景帶來一股陰森恐怖的氣息。

秋夜，原本就有幾分淒涼，何况一棺橫陳，風雨如晦，這種景象，實在陰森已極。

靈堂之外，是一個寬大的院落。此時夜深人靜，萬籟俱寂，除了靈堂上招魂幡的顫抖，就只有那淅瀝的風雨之聲了。

忽然，一股悲憤，無助的嘆息，滲入風雨之中，只是它的音量太輕，幾乎全被風雨之聲所掩蓋。

敢情在這天色如晦的風雨之夜，竟還有一個深宵難寢之人。

他是一個年約十七的藍衫少年，此時雙手反接，被縛在一株樹幹之上。

無情的風雨，對他不斷的摧殘，凜冽的寒氣，在向他不停的侵襲。

他的面貌是英俊的，只是眉目之間，有一股悲憤和冷酷的表情。

這也難怪，他犯了十惡不赦的弒師大罪，只待夜盡天明，他將要接受最嚴厲的處分。

他並不怕死，只是心有不甘，因而才發出一聲悲憤的嘆息。

嘆息並不能挽回他面臨的噩運，只不過是絕望中的一種發洩而已。

× × ×

闖禍獲玄功

狠山九曲莊，威懾湖海，名滿武林，莊主蓋琦，是當代公認的第一高手。

蓋夫人盧烟，剛毅果斷，頗有男兒的風範，武功之高，並不在莊主蓋琦之下。

他們有一個明慧柔順的女兒蓋如花，一身武功已兼具父母之長。

九曲莊有四大弟子，大弟子祁玉龍，二弟子華力，三弟子刁文楷，都已名噪江湖，黑白兩道都會對他們禮讓三分。

只有四弟子楚駿年歲尚輕，仍在九曲莊勤修課業。

楚駿是蓋琦拾來的一個孤兒，也許他是九曲莊的關門弟子，因而深獲蓋氏夫婦的寵愛。

而且蓋如花也深深的喜愛她這位師弟，花前月下，時常會發現他倆的踪跡。

這原是一個十分美好，人人羡慕的環境，九曲莊的男女都生活在幸福之中。

只是花無常好，月無常圓，一記晴天霹靂，將九曲莊帶入痛苦的深淵。

× × ×

是一個淒風苦雨的清晨，蓋門大弟子祁玉龍在練功室發現了一場逆倫劇變。

九曲莊主蓋琦在練功之時慘被刺殺，白刄洞心，一刀畢命。

行兇者是四弟子楚駿，因爲他手持兇刀，身染血漬，正目瞪口呆的立在屍體之旁。

鐵證如山，沒有人願意聽他辯白。

於是，逆倫弒師之罪宣告成立，明日

凌晨，將要剖心瀝血，以祭亡師。

× × ×

夜已半，風雨似未停歇。

楚駿在痛苦中等待着，兩個時辰以後，將是他生命的盡頭。

但……

「師弟……」

這一聲師弟的呼喚，細小得有如蚊蚋般。

不過，他仍能聽到，而且心神爲之一震。

「師姐！是妳？」

「是我，師弟。」

「我是寃枉的，師姐…」

「我相信你是寃枉的，不過……唉……唉……」

「只要師姐能够相信，小弟就死而無憾。」

「不，你不能够死，拿着這個，你快逃。」

他的師姐蓋如花替他解開了繩索，同時拍開他的穴道，再遞給他一個包裹。

這項意外的突變，使得楚駿再度神色一呆。

「師姐！妳……」

「不要說了，師弟，你快走，但……希望你不要忘了師門。」

「師門再造之恩，小弟畢生難忘。」

「好，時間不多了，你走吧。」

「師姐請受小弟一拜。」

「別這樣，師弟，但願咱們……後會有期。」

這一對青梅竹馬的師姊弟被離情別緒所籠罩，如非有所顧慮，幾乎忍不住放聲一哭。

最後蓋如花哽咽着奔了進去，楚駿也知道不可再留，只得含着兩泡淚水，離開了對他恩深如海的師門。

× × ×

狠山又名狠居胥山，在綏遠五原縣的西北，九曲莊就聳立在該山的東麓。

楚駿從未走過江湖，最多只不過在狠山附近溜溜，現在成了喪家之犬，出了九曲莊眞不知道何去何從。

他知道九曲莊不會放過他的，必然會發動全莊的力量四處追緝。

師娘，大師兄，二師兄，三師兄，隨便碰到一個，他就不用再想活命。

而且逆倫弒師，天人共憤，在江湖上他也會爲人所不齒。

於是，他臨時作了一個決定，埋首深山，勤練武學，待功力足可自保之時，再返九曲莊，追查眞正的兇手，以期還我清白。

因此，他選擇的路綫，是崇山峻嶺，巉崖絕谷，沿狠山向西，進入賀蘭山的險要地帶。

一幌數月，他都是以山芋，黃精，山菓，或獵取一些山禽走獸充飢，此種野人一般的生活，自然十分艱苦，但他毫不氣餒，以超人的毅力與環境作生存的搏鬥。

在一個天色晴朗的晌午時分，他以石子擊落了一隻山鷄，以他的腕力來說，這隻山鷄必然是當場殞命。

是的，那隻山鷄的確應手而落。

令人不解的是山鷄剛剛着地，忽然又斜飛而起，以捷逾流星的速度，投向一塊叢林。

這是一件意外，他不由神色一呆。

也許山鷄只是負了傷，但他不願讓煮熟的鴨子飛掉，必須前去瞧看一個究竟。

他剛剛跨出幾步，叢林之中忽然走出一對男女。

他們衣着破舊，白髮蕭蕭，像是一雙落魄江湖的老人。

而且那位白髮婆婆的手中正是提着一隻山鷄，顯然，他們不勞而獲，檢了他的便宜。

一隻山鷄算不了什麼，何況對方還是兩位老人。

因此，他一言未發，便轉身向一側走去。

但……

「站着，小子，你就想這麼容易的一走了之？」

他呆了一呆，衝着叱喝的白髮老者抱拳一禮道：「前輩是呼在下？」

白髮老者冷冷道：「你認爲老夫在叫誰？」

楚駿道：「前輩有什麼指教？」

白髮老者道：「這隻山鷄，可是你打的？」

楚駿道：「是的。」

白髮老者冷聲道：「很好，你自己了斷吧？」

楚駿愕然道：「前輩叫我了斷，爲什麼？」

白髮老者指着白髮婆婆手中提着的山鷄，道：「爲了牠，一命換一命，你並不賠本。」

楚駿一怔道：「前輩！你要我給山鷄抵命？」

白髮老者道：「怎麼，不行？別忘了山鷄也是一條生命。」

楚駿道：「前輩沒有獵過飛禽？」

白髮老者道：「獵過，但與這隻山鷄不同。」

楚駿道：「有什麼不同？」

白髮老者道：「因爲這隻山鷄是老夫養的，咱們夫婦費了不少心力，牠才能担當巡山及傳書的任務。」

楚駿道：「原來如此，在下眞該向前輩表示一點歉意。」

白髮老者道：「不必，你只要自裁謝罪，老夫不再追究就是。」

楚駿道：「前輩！晚輩覺得用山鷄巡山傳書，倒是十分少見。」

白髮老者道：「你可是不信？」

楚駿道：「晚輩怎敢不信，只是有點好奇罷了，請問前輩，會巡山傳書的山鷄只有一隻？」

白髮老者道：「誰說的？只要是賀蘭山上的山鷄，都能担當此項工作。」

楚駿道：「哦，前輩有教無類，實在令人欽服，晚輩如若不能開開眼界，豈不是虛渡此生。」

白髮老者雙目一翻道：「小子，你可是要考考老夫？」

楚駿的確是要考考這對檢了便宜還要生事的夫婦，及白髮老者雙目一翻，他才瞧出這位老人原來兩眼皆盲。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前輩，山鷄送給你，晚輩告辭！」

他不再理會這對白髮夫婦，身形一轉，逕向來路走去。

他走未及一丈，一股勁風忽然向身後襲來。

這股勁風不僅剛猛無比，而且直指他的脊心。

脊心是人身三十六大主穴之一，只要中上一下，輕則重傷，重則喪命。

這回他無法再忍耐了，身形霍的一旋，避過了那記襲擊，同時雙目怒睜，向襲擊者冷冷的瞧去。

他以爲向他襲擊的必然是白髮老者，及一眼瞧去，才知道大謬不然。

敢情是白髮婆婆，此時雙方相距，幾乎已伸手可及。

由適才那股勁風判斷，這位婆婆的內力已達爐火純青之境，而且雙方的距離拉得如此之近，他事先竟毫無所覺，其輕功之高，也當得江湖罕見。

這些並不見得太過出奇，江湖上奇才異能之士原來就多，這對老夫婦能够在深山中出現，自然不是等閑之人。

他感到詫異的是這位白髮婆婆竟是一個不會說話的啞巴。

此時白髮婆婆正在比手劃脚，咿咿呀呀的忙個不停，他只是目瞪口呆的向她瞧着。

因爲他從來沒有與啞巴相處的經驗，自然不明白她在做些什麼。

他不明白，雙眼皆盲的白髮老者却十分清楚，只是，他的問話又使楚駿啼笑皆非。

白髮老者道：「小子，老妻說的，你倒是答不答允？」

楚駿苦澀的一笑道：「晚輩根本不明白婆婆說的是什麼，叫我如何答允？」

白髮老者道：「好，老夫告訴你，她說你殺了咱們的巡山使者，按一命換一命的道理，就應該拿你償命，現在咱們網開一面，只要你服侍咱們夫婦，就可以饒你不死，答不答允？你說。」

楚駿面色一變道：「不答允！」

白髮老者冷哼一聲道：「咱們夫婦數十年第一次如此慈悲，你小子倒不知好歹起來了。」

楚駿道：「士可殺不可辱，楚某不能接受蔽搾。」

白髮老者冷聲道：「有骨氣，老伴，這小子敬酒不吃吃罰酒，妳給他一點苦頭嚐嚐。」

白髮婆婆一聲怪叫，右掌忽然一伸，五隻鳥爪一般的手指，疾如閃電的向楚駿的肩頭抓來。

楚駿哼了一聲，身形微仰，右掌斜切，掌沿帶着勁風，劈向白髮婆婆的腕脈。

白髮婆婆似乎想不到楚駿出招如此之快，一個收臂不及，竟然被他劈個正着。

噗的一聲，他終於擋開了白髮婆婆的一記擒拿，只不過被一股潛力撞得連退三步，掌緣還感到疼痛不已。

這一招互接，他知道遇到了高人，論功力，自己比人家差得太遠。

好在白髮婆婆並未跟踪追擊，只是伸手抓着白髮老者咿咿呀呀的叫嚷起來。

楚駿知道這是他們夫婦的交談，但不知道白髮婆婆又出了些什麼點子。

好在他們的交談十分迅速，白髮老者立即提出了答案。

「小子，你身手不弱，勿怪你敢這般狂傲。」

楚駿只是哼了一聲。

白髮老者道：「不管你身手多高，只要半招老夫就能將你收拾下來，你信是不信？」

楚駿道：「不信。」

不信二字幾乎是脫口而出，原因是他適才接過白髮婆婆一招，雖然他自知不敵，也決不會在一招中就敗得如何的悲慘。

也許白髮老者的功力更高，但他雙目失明，行動上難免有點不便，只要應付得宜，接他個十招八招也不要緊，半招要他服輸，他自然難以相信。

白髮老者不容許他多作思考，口中大喝一聲：「注意了，這是半招，這也是半招。」

白髮老者所說的上半招是向他身旁的一株大樹伸手一抓，下半招是手腕微挫，然後推出。

這兩下動作是一氣呵成，速度並不太快，無非要楚駿瞧看清楚罷了。

他這麼輕輕一比划，竟然產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

那株大樹約莫碗口粗細，距離白髮老者約有五尺。

當白髮老者伸手一抓之際，大樹像被强大的力量推動，順着一抓之勢，彎了過來。

待白髮老者掌力一吐，大樹忽然急劇的反彈，而且克察一聲脆响，樹幹竟然齊腰中斷，上半截飛到數丈之外才插進一片叢林之中。

這一掌之威，强勁得令人無法估計，楚駿是血肉之軀，自然難當他掌力一擊。

只不過楚駿的面色十分平靜，白髮婆婆倒顯出一臉詫異之色。

因爲人只有一條命，所以生死之關也最難勘破。

一個人如果面臨死亡的威脅，而能面色平靜，神情泰然，除了他對生命已無留戀，那就是他自信有能力應付此一威脅。

但螻蟻尚且貪生，而楚駿正當少年，他決不會有活膩了的感覺。

再說像他這麼一個毛頭小伙子，就是打從娘胎裏學起，也必然無力接下白髮老者這一掌之力。

那麼他憑什麼神色泰然，無動於衷？

白髮婆婆思緒百轉，也想不出其中的道理，她的面色怎能不大爲詫異！

白髮老者雙目皆盲，自然瞧不出他神色上的異狀，他以爲楚駿縱然不至駭得混身顫抖，最低限度也該面無人色。

因此，他得意的嘿嘿一陣冷笑道：「怕了吧？小子，說，答不答允？」

楚駿道：「還是那句話，不答允。」

白髮老者一怔道：「什麼？不答允？你再說一遍。」

楚駿道：「前輩的聽覺應該十分靈敏，是麼？」

白髮老者面色一寒道：「小子！你能接下老夫的掌力？」

楚駿道：「不能。」

白髮老者道：「那你是不願活了？」

楚駿道：「不，晚輩還沒有活夠。」

白髮老者道：「這就怪了，難道你不明白除了接受老夫的條件，剩下的只有一條死路！」

楚駿道：「晚輩明白。」

白髮老者大聲道：「那你爲什麼還要找死？」

楚駿道：「因爲在下名叫楚駿。」

白髮老者道：「老夫不懂，難道楚駿二字可以阻擋老夫的掌力？」

楚駿道：「不，只是晚輩不想辱沒這個名字。」

白髮老者道：「小子越說越玄，你倒是解釋一下其中的道理。」

楚駿道：「很簡單，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貧賤不移，是楚某立身處世的規範，前輩可以殺死楚某，但不能改變楚某的品格。」

白髮老者微一錯愕，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小子，你敢不敢跟老夫打一個賭？」

楚駿道：「不，晚輩不善此道。」

白髮老者道：「咱們是賭堅忍，賭毅力，與你會不會賭無關，除非你是一個懦夫，你就不應該拒絕。」

楚駿道：「哦，是如何賭法？什麼賭注？」

白髮老者道：「賭法很簡單，只是一個苦字，你如果忍受得了，就可以贏去賭注。」

楚駿道：「原來如此，賭注呢？」

白髮老者道：「你輸了就終身爲老夫之奴。」

楚駿道：「如是前輩輸了呢？」

白髮老者道：「老夫是何等人物，豈會賭輸於你！」

楚駿道：「這算不算公平的競爭？」

白髮老者道：「自然算公平的競爭了，要不老夫何須與你打賭？」

楚駿道：「既是公平的競爭，前輩就得拿出賭注，否則就不能算作公平。」

白髮老者道：「好，老夫如果賭輸，咱們夫婦就替你終身爲奴。」

楚駿道：「前輩的賭注太重了，能不能修改一下？」

白髮老者道：「既是公平的競爭，老夫就得下這樣的賭注，而且，你根本贏不了老夫，賭注雖重，你不過是望洋興嘆罷了。」

楚駿道：「好，咱們賭了，請問前輩，何時開始，何時結束？」

白髮老者道：「現在開始，以百日爲結束之期，你如能忍過百日的痛苦，就算你贏了咱們的賭注。」

楚駿苦澀的一笑道：「晚輩未存奢望，前輩命題吧。」

其實他不僅未存奢望，根本就沒有賭的興趣及心情。

不過他明白，如若他不賭，這對夫婦決難罷手，賭，是無可奈何之事。

白髮老者忽然伸手一抓，一把扣着他的腕脈，然後嘿嘿一笑道：「小子，這可是你自願的，咱們走。」

他挾着楚駿直奔西北，別看他雙眼皆盲，行動之快，決不下於明眼之人。

在一座罡風凜冽的山頭之上，白髮老者停了下來，他抓着楚駿的手腕一甩，同時冷冷道：「好好的享受吧，小子，一月之後老夫再來替你收屍。」

這對白髮夫婦走了，楚駿却落入了寒冰地獄。

適才白髮老者隨手一甩，將他擲在一座奇異的孤島之上。

由於擲出的力道控制得宜，他並沒有摔着，只是罡風凜冽，奇寒侵肌，他剛剛踏上地面，便一連打了幾個寒噤。

此時除了風聲貫耳，可以說萬籟無聲，而且縱目四望，瞧不到半點有生命的生物。

這座小孤島的確罕見，方圓不過十丈，其中寸草不生，四週圍着一道碧波，在寒風中輕輕的顫抖。

高山苦寒，滴水成冰，這孤島却碧水蕩漾，顯示出造物的神奇。

楚駿無法理解這些，他也無暇深究，因爲他除了要運功禦寒，還急需找一個避風之處，否則他縱然功力再高，也不可能在罡風奇寒夾擊之下生存下去。

他順着風向尋找，終於找到一個可以避風的山洞。

山洞是在一塊巨大的岩石之下，大小僅堪容人。

洞中有一片平滑的石塊，可以做打坐之用。

祛寒必須運功，運功則以打坐最具效力，因此，他毫不考慮的向那石塊之上坐了下去。

他摒除雜念，五心向天，六合歸一，按照師門的內功心法，將眞氣轉達四肢百骸以禦寒氣。

忽然他發覺腿部穴道閉塞，眞氣無法貫通，這一驚眞個非同小可。

經細心體查之下，原來有一股不太强烈的寒氣正由所坐的石塊源源而出。

「這是一個卑鄙的陷阱。」

他的內心在喊叫，他却已落入這陷阱之中而無力自拔。

因爲他的雙腿已失去知覺，而且全身乏力，眞氣渙散，再想離開石塊已是力難從心。

那麼這樣坐下去的後果，將是一具殭屍，勿怪白髮老者敢下重大的賭注。

但白髮老者爲什麼要將他置於死地，難道當眞是爲了給山鷄報仇？

他不信天地間會有如此怪異之事，可是他又無法推翻眼前的事實。

不過生有方，死有地，任何事都是前生註定，而死法又如此之奇。

只是，死亡既已不可避免，倒也沒有什麼恐懼，人生原本就是曇花一現，他能夠有一種異於常人的死法，未嘗不是一樁奇遇。

因此，他的心境安定下來，他要以平靜的心情，去領略死亡的滋味。

時間在慢慢溜走，天色由光明而黑暗，再由黑暗而光明。

兩天在等死中過去了，死神還未攫走他的生命。

他還沒有領略到死亡的滋味，却領略到人間最殘酷的痛苦！

他的肌肉像在一刀一刀的剮，骨頭像

在一點一點的挫。

經脈在一根一根的抽，皮膚在一片一片的剝。

這是血肉之軀無法忍受的痛苦，他却咬緊牙齦的忍耐下去。

痛苦到了極至，肉體會變得痲木，現在他感到的是寂寞比痛苦還難受幾分。

爲了排除寂寞，他必須做一點什麼，那麼除了運功調息，他想不出還有什麼好做。

於是，他慢慢的嘗試着。

他的眞氣已渙散，所謂提氣運功，只是打發無聊的一種幻想而已。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過去了，直到到第七天的凌晨，他忽然有一絲眞氣萌動的感覺。

也許，是冬至一陽生，也許是一種幻覺。

不管是什麼，他必須把握住這一點生機。

於是他摒除雜念，澄心定慮，抓緊那一絲萌動的眞氣，緩緩提聚，引導，而貫通奇經八脈。

一開始是艱苦的，因爲那股眞氣似有若無。

不知經過若干時間的奮鬥，他終於獲得成功。

最後，他進入了忘我之境。

× × ×

罡風還是那麼强烈，奇寒的威力也絲毫未減。

只是他變了，楚駿形貌依舊，但他的神態性格却已大異曩昔。

他打坐的怪石並未奪去他的生命，而且因禍得福，使他練成一種獨步宇內，冠絕古今的奇異內功。

至於此項內功具有何種威力，他不知道，也說不出，只是感覺眞力如潮，舉手投足之間，都會湧起一股暗勁。

一般來說，眞力就是熱力，這是不容否定的。

但他的眞力却大反常情，是冷冰冰，涼嗖嗖的。

究竟冷到何種程度，他也毫無所知，惟一的感覺是不懼罡風，不畏奇寒，如此而已。

其次，他的形貌雖然如舊，但面色却慘白如紙，像一個大病初癒之人一般。

他由打坐之處立起，緩緩步出山洞，縱目四望，正是月隱星稀，晨曦初現的時分。

多日屈辱，他需要抒發一下胸頭的積悶，於是他引吭天宇，發出一聲龍吟般的長嘯。

這一聲山鳴谷應的長嘯，引來了那一對盲啞老人，他們發現了這位屢遭不幸的少年，都驚駭得手足無措。

也許楚駿贏了他們的賭注，但他只是報以冷酷的一笑，因爲他無意收留一對又盲又啞的僕人。

他不再理會那雙白髮老人，足尖輕輕一點，便已躍過三十餘丈的水域，然後辨識了一下方位，逕向西南急馳。

× × ×

金家崖是蘭州以東的一個大鎭，緊靠着黃河的東岸。

此地產鐵十分著名，但最著名的却是一家「天星鐵舖」。

天星鐵舖打造一般家庭使用的鐵器，以及武林朋友使用的兵刃。

無論是天星鐵舖的那一部門，全都馳名遐邇，爲一般人所喜愛，金家崖商業也因此而繁榮起來。

這天時當晌午，金家崖却顯得一片蕭條。

原因是大雪一連下了幾天，阻碍了人們的遊興。

不過金家崖還是有熱鬧的地方，那就是「玉關酒樓」。

玉關酒樓自然比不上天星鐵舖那麼馳名。

不過人們只要提起天星鐵舖，就必然想到玉關酒樓。

原因是玉關酒樓的酒菜之美，在西北的各大城鎭，可以說首屈一指。

其實主要的原因不是這個，玉關酒樓是以賓至如歸號召旅客。

玉關酒樓也的確有這樣的能耐，只要是旅客需要的他們都有。

因此，不管風雪如何的大，玉關酒樓仍有不少樂不思蜀的旅客。

晌午過後不久，一陣急風吹開了玉關酒樓的店門。

這一下，可糟了，刺骨的寒風，挾着冰冷的白雪，毫不留情的撲上隣近幾張桌面。

撲上桌面不打緊，坐在桌面四週的客人可遭了殃。

他們呼的一聲站了起來，每一個人都撲得滿臉雪花。

這無妄之災，惹來他們滿腔怒火，只是誰又能對風雪加以發洩！

天下的事有時就有這麼巧，此時不遲不早，忽然來了一個倒楣的，他跟在風雪之後，一頭鑽了進來。

「好小子，原來是你，大爺要你爬在地下，看你還敢不敢這麼冒失。」

說話之間，一具龐大的身影，一隻斗大的拳頭，迎着呼呼的寒風，向那倒楣的小子衝了上來。

此人名叫虎拳鄭三郎，出了名的一副火爆的脾氣。

不過虎拳鄭三郎可是一個頗够份量的人物，一對鐵拳打遍黃河兩岸，十多年來就從未碰到過對手，他此時含忿出招，這一拳無論打在何處，是銅筋鐵骨也承受不起。

自然，如果店門是那冒失的小子推開的，他的確應該接受一點教訓。

但是，無論怎樣，他也罪不至死，而虎拳鄭三郎這兜心一拳，那小子就非得送命不可。

因此，在拳頭着肉，發着砰的一聲巨響之時，人們的心頭同時猛的一震，然後數十雙目光一起向那人瞧去。

這一眼瞧出，人們竟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原來那人只是一個年紀青青的小伙子，多說一點也不會超過二十。

像他這麼一個小小年紀的少年，就是打從娘胎裏學起，也無法接下鄭三郎這一記穿心虎拳。

但他畢竟接下了，而且兀立如山。

不過人們的驚呼不是爲了這個，他們是爲了鄭三郎，以及那少年的神色。

虎拳鄭三郎半生未遇敵手，想不到他却栽在這名青衫少年手裏。

適才他一記穿心拳巳結結實實的擊在青衫少年的胸膛之上，他當時的感覺是擊中一座冰山。

不，青衫少年比冰山還要冷，也比冰山還要結實。

因爲鄭三郎拳骨欲折，別人却四平八穩，紋風未動，而且拳頭上傳來一股奇寒，使他嘴唇發烏，全身顫抖，像忽然掉進冰窖裏一般。

至於青衫少年的神色，人們只瞧了一眼，便混身昇起一股寒意。

似乎他的眼神，以及他的全身，都在放射奇寒一般。

不管人們如何震駭，虎拳鄭三郎如何痛苦，青衫少年壓根兒就未向他們瞧看一眼，逕自選了一個座位坐了下來。

「夥記……」

「大……大爺……」

「酒，菜。」

「是，大爺。」

店夥送上酒菜，青衫少年在自斟自酌，一壺美酒下了肚，他仍未向人們瞧看一眼。

倨傲自大，目無餘子，此等狂傲的神色最易引起別人的反感。

何況虎拳鄭三郎栽了，半世英名栽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小子手裏，他怎能心甘！

經過一番調息，他又虎躍而起，他的身後還有一批助拳的朋友，氣勢洶洶的向青衫少年逼來。

「朋友，報上你的萬兒，虎拳鄭三郎還要向你討教討教。」

青衫少年雙目一擧，兩股冷焰像冷箭般向鄭三郎等一瞥。

他沒有回答什麼，只是，這冷眼一瞥，却像在鄭三郎等每人的心頭，擊上一記巨錘。

一連退後三步，這般找碴的武林高手才立定了脚步。

他們原先是身不由主，此時却感到一份羞意。

本來嘛，別人只瞧了一眼，他們便嚇得屁滾尿流，如果傳之江湖，這般人如何還能混得下去！

因此虎拳鄭三郎的友人之中，有一個提出了主意。

「這位朋友是一位高人，咱們不能失之交臂，到外面去吧，三郎，這兒施展不開，也不宜拖累別人。」

虎拳鄭三郎道：「好，朋友，咱們在鎭外候教。」

找碴的一個跟着一個奔出了店門，青衫少年却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仍在慢吞吞的進他的飲食。

在江湖道上，無論是何等人物，只要被人提名叫陣，就不能相應不理，否則別人會說你狂傲，無禮，也會說你歪種，怕事。

但青衣少年完全不理會這些，他飲食完畢，算過酒資，揹起他簡單的包裹，一聲不吭的揚長而去。

當晚趕到榆中縣，就在城裏歇了一夜，翌晨天剛破曉，他就冒着寒風上路。

此時天色巳經放晴，寒風雖然還是那麼凌厲，陽光却由雲堆裏鑽了出來。

前面再走一箭之地就是秤鈎驛，也該是打尖的時候了。

但，一陣蹄聲傳入耳鼓，十餘匹駿馬巳自身後捲地而來。

這般人的騎術很高，跑得也够野，相距青衫少年還有十多丈，巳可以瞧出濺起幾尺高的雪泥。

不過青衫少年沒有回頭，自然不會瞧看他們一眼，他仍以不疾不徐的步伐，向秤鈎驛緩緩走去。

他走出未及十步，來騎巳擦身而過，但忽然一個旋轉，竟然攔住他的去路。

前路被阻，他不得不停下脚步，按常情，他應該問問這般人攔阻去路的理由。

誰知他不僅一聲未出，連目光也懶得瞧看他們一下，獨自抱着雙臂，仰面瞅着天際的浮雲。

冷傲絕世，目無餘子，在青衫少年的神色之間，可以說表露無遺。

所謂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尤其在江湖道上，此等情形更爲顯著。

在金家崖，青衫少年讓虎拳鄭三郎栽過跟斗，這一點只能證明他功力够高，但不能說他無人能敵。

何況，他只不過是一個二十不到的毛頭小夥子，縱然高也高不到那裏去。

而這批來人之中，除了虎拳鄭三郎，還有兩名十分特殊的人物。

一個是無情刀紀倫，此人巳六十開外，仍滿面紅光，精神矍鑠，一身修爲，巳達爐火純青之境。

另一個名叫涂飛，年齡約莫四十多歲，在西北，這名中年大漢的聲譽，决不在無情刀之下，或許他的份量，還要重過幾分。

這不止是他的功力極高，最重要的是他有一個令人聞名喪胆的後台。

像他們這麼兩個武林高人，怎能忍受青衫少年那股目中無人的傲氣？再說虎拳鄭三郎也不甘心那一拳之辱！

於是在一聲叱喝之後，虎拳鄭三郎首先躍下了馬背，其餘各人也紛紛下馬，一起向青衫少年迫來。

雙方相距八尺之遙，虎拳鄭三郎開始叫陣。

「朋友，報出你的萬兒。」

「不必。」

青衫少年依然投目天際，只是由牙齦迸出不必二字。

這二個字十分簡單，但它却令人感到極端冷酷，還帶着一股使人無法忍受的寒意。

鄭三郎及他的友人全部心神一震，覺得這名少年似乎有點邪門。

不管他如何的邪，但羞刀難入鞘，總不能讓那不必二字給嚇回去。

因此，虎拳鄭三郎道：「好，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鄭某昨日所受的辱，今天要向你討還公道。」

青衫少年的身形猛的一轉，兩股冷焰一般的眼神，向虎拳鄭三郎射了過去。

他一言未發，但這兩股眼神却含有令人無法想像的威力，鄭三郎只覺得心頭一震，跟着連打兩個寒噤。

作戰靠氣勢，氣勢一衰，必定是一個敗字。

此時不僅鄭三郎巳無法出手，他的朋友也多數失去了出戰的勇氣。

只有兩個人例外，那就是無情刀紀倫與涂飛。

這兩人功力極高，他們雖然也感到心頭一寒，仍有出手一搏之能，何況，他們丟不起這個臉，說甚麼也得會一會青衫少年。

於是，他們越衆而出，併肩前進，直到青衫少年身前五尺，才一起立定脚步。

紀倫摘下他的無情刀，冷冷道：「朋友，有飯大家吃，凡事不可做的太絕！」

青衫少年依然面無表情，只是由鼻中吐出一聲輕哼道：「此話怎講？」

無情刀紀倫道：「朋友來西北道上踢盤子，不爲人稍留餘地，老夫是西北道上的一份子，自然不能不管。」

青衫少年道：「好，你出招吧。」

無情刀紀倫的指責，分明與事實大有出入，但青衫少年不願分辯，幾乎連多說一個字都覺得浪費唇舌。

無情刀紀倫成名多年，任是一代掌門之尊，也不敢對他如此傲慢，因此一腔怒火再也按捺不住。

不過他究竟是一個成名的人物，雖是火高三丈，仍忍耐着道：「朋友既如此說，老夫只好得罪了，取出你的兵刄吧。」

青衫少年道：「不必。」

無情刀紀倫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朋友的狂妄，可當得天下第一，好，老夫就以徒手領敎。」

他收起無情刀，右足着地，左脚前提，雙掌一前一後，擺下一個摘取物品的架式，雙目烱烱，冷冷的瞅着青衫少年。

他擺的這個架式，是他仗以成名的「轉龍手」，在他闖蕩江湖的漫長歲月中，使用轉龍手並未超過十次。

現在他居然以從不輕用的成名絕藝去對付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青衫少年，可見他對這一戰是如何的重視。

青衫少年似乎並不在乎這些，他沒有擺出任何架式，臉上冰冷的神情也瞧不出任何變化。

無情刀紀倫無論怎樣激怒，但他自持身份，不便對一個後生晚輩，搶先出手，因而冷冷說道：「出手吧，朋友，老夫在等着。」

青衫少年道：「誰叫你等？」

是的，沒有人叫他等，可是這是江湖道上最起碼的禮貌，也是一個成名人物維繫顏面的一項準則。

青衫少年絕不考慮這些，語氣的狂傲冷酷，也令人無法忍受。

無情刀紀倫，實在無法再作容忍了，泥菩薩也有三分火性，何況他只是一個凡人。

於是，在一聲怒叱之後，他那威震江湖的絕藝，發出了凌厲的一擊。

他的身形像旋風般的一轉，雙手像兩隻鐵錐，於剎那之間吞吐一十八次。

一十八次的攻擊於剎那之間完成，天下武學除了轉龍手，决找不出第二個有此功力。

它攻擊之處，包括人身十八處關節要害，只要擊中一處，不死也要成爲殘廢。

轉龍手從不虛發，無情刀紀倫也的確擊中了青衫少年十八處關節要害。

按常情而論，不要說一個青衫少年，縱然是十八個也决難留得命在。

因此，虎拳鄭三郎等一起吐出一口悶氣，這名不知死活的小子，終於遭到了報應。

只不過他們那輕鬆的神色忽然一變，一個個目瞪口呆，像忽然之間瞧到什麼極端恐怖之事。

的確，這實在是一件扣人心弦的怪事，他們雖是久走江湖，見多識廣，但每人都忍不住吸進一口寒氣。

原來無情刀紀倫那招威猛絕倫的轉龍手，竟然失去了它的功用，他不僅未能傷到青衫少年，而且一招甫出，忽然彈身暴退，同時全身急劇的顫抖，像落進了寒冰地獄。

涂飛大吃一驚，急幌身奔到紀倫的身前道：「紀大俠！你怎麼啦？」

無情刀紀倫長長一嘆道：「他……不是人。」

涂飛神色一呆，忍不住扭頭向青衫少年瞧去。

他，一領青衫，迎風飄拂，修長的身材，顯得洒脫無比。

惟一的缺點，是面色慘白，像一個大病初癒之人。

但他面貌清秀，生得十分英俊，尤其一對明眸冷焰烱烱，使人不敢逼視。

如果說他身具奇功倒還有可信，說他不是人，難免令人感到懷疑。

其實懷疑的不止是他，也不止是他們這般名震西北的高人。

難道在如此寒冷的天候之中，還有躲在一旁瞧熱鬧的？

不錯，的確有，而且還不止一個。

現在她們出來了，原來是三名十分美麗的女人。

領頭的一位身着銀紅色的風氅，下面穿着一雙銀紅色的小蠻靴，配上一張被寒風吹得紅紅的小臉，模樣兒旣刁蠻，又可愛，任何人只要向她瞧看一眼，目光就不想收它回來。

她身後跟着兩名丫環，一律披着綠色的風氅。

這主婢三人的年歲，只不過十七八歲之間，但行動之際，却顯得十分矯捷。

更令人詫異的是那般名震西北的高人，全都對紅衣姑娘十分尊敬，他們一起哈着腰道：「見過小姐。」

紅衣姑娘哼了一聲道：「你們爲什麼要難爲這位少俠？」

他們呆了一呆，最後還是由涂飛回答道：「稟小姐！他在鎭上找碴，還當衆折辱了鄭三郎。」

紅衣姑娘啊了一聲，目注鄭三郎道：「眞的？」

虎拳鄭三郎道：「是的，小姐，他當時帶進滿屋子風雪，還以邪門武功折辱在下。」

紅衣姑娘道：「如何折辱你？就像現

在?」

虎拳鄭三郎尷尬的咳了一聲道：「是的。」

紅衣姑娘面色一沉道：「像現在，別人讓你們打?哼，自己無用還說受人折辱，西北道上的臉都讓你們丟光了，還不向少俠道個歉，滾!」

這位姑娘不止是十分講理，而且在西北道上還具有無比的威力。

她要涂飛等向青衫少年道歉，這般人竟沒有一個敢違抗她的意旨。

他們先向青衫少年道了歉，再對紅衣姑娘躬身一禮，然後帶着無情刀紀倫急馳而去。

紅衣姑娘未再瞧看他們一眼，一雙盈盈似水的目光，却緊緊的盯着青衫少年。

只是適才的一切經過，青衫少年均視同未覩，此時身形一轉，逕向前途走去。

紅衣姑娘面色一變，她想不到此人的性格竟是如此的冷酷。

她櫻唇微張，似乎想說什麼，最後長長一嘆，硬是將要說的話嚥了回去。

她不說，她的丫環却無法忍受，其中一名叫秋心的怒叱道：「野小子，你知不知道一點禮數?」

紅衣姑娘道：「住口，他是一個寒毒已入膏肓，去死不遠之人，咱們何必跟他一般見識!」

青衫少年聞言一呆，他移動的脚步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

無論他如何的冷酷，對生命他還是有所留戀的。

這並不是他貪生怕死，因為他不甘担負弒師逆倫的罪名。

紅衣姑娘微微一笑道：「少俠!依小妹觀察，你一日之中，必有一個時間全身僵硬，甚至失去知覺。」

青衫少年身形一震，但他遲疑半晌，依然舉步向秤鈎驛急馳而去。

秋心嘟着嘴道：「小姐!此人太過無禮，咱們不該放過他的。」

紅衣姑娘道：「不放過他又能怎樣?難道妳要像無情刀紀倫那麼丟人現眼?」

秋心道：「可是小姐妳……」

紅衣姑娘沉聲道：「我也傷不了他，如若他出手反擊，武林之中，只怕無人能敵!」

秋心啊了一聲道：「當眞麼?小姐，那麼此人如果為惡，豈不十分可怕?」

另一丫環秋月道：「反正他已離死不遠，縱然為惡，也不至造成大害。」

紅衣姑娘道：「此人心地十分良善，他如果要為惡，紀倫他們焉有命在!」

秋月道：「不錯，紀倫要置他於死地，他却始終未曾還擊。」

紅衣姑娘道：「好啦，咱們也該上路了，秋心去將馬匹牽來。」

秋心道：「是。」

原來她們是騎馬來的，只是在現身之前將馬匹繫在樹林之中。

待秋心牽來馬匹，紅衣姑娘一躍而上，纖掌輕輕一帶韁繩，向秤鈎驛，縱騎急馳。

秋心一怔，道：「小姐!咱們不回家了?」

紅衣姑娘道：「不。」

秋月道：「那人生性極為冷酷，只怕會辜負小姐的一番心意。」

紅衣姑娘道：「也許，不過此人一身奇功天下罕見，讓他寒毒攻心而死，豈不十分可惜。」

紅衣姑娘的決定，秋心秋月自然不敢反對，於是這主婢三人，立即聯馳急追。

追到秤鈎驛，並沒有見到青衫少年，經向路人打聽，才知道他已過去了盞茶時分。

秋月柳眉一皺道：「小姐，咱們並未躭擱，難道他竟能快逾奔馬?」

紅衣姑娘道：「他必須計算時辰，所以不得不加快速度。」

秋心道：「這就怪了，那兒都可以歇息，何必還計算時辰?」

紅衣姑娘道：「秤鈎驛只是一個鎮集，要找一間較為清靜的客房，可能不太容易。」

秋月道：「那麼他毒發之時，當在初更了。」

紅衣姑娘道：「我想是的。」

聽她們主婢三人的對話，就知道秋月智慧頗高，能够舉一反三，忖知紅衣姑娘的心意。

不過秋月的武功却較秋心遜了一籌，因而這一雙婢女同為紅衣姑娘所喜愛。

她們在秤鈎驛打了一個尖再上路，因為既已斷定青衫少年必然歇在前面的定西縣城，就不必急急的追趕了。

在傍晚時分，她們到達縣城，紅衣姑娘命秋心秋月分頭尋找，終於在萬利客棧找到了青衫少年。

萬利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客棧，所處的地點則較為偏僻。

紅衣姑娘主婢也到萬利客棧投宿，而且寄居在青衫少年的隔壁。

她們不敢聲張，只是默默的守候着，直待初更將盡，才聽到隔房發出異聲。

紅衣姑娘推開後窗，足尖輕輕一點，便已飄身而出，然後再由青衫少年的後窗躍入隔房。

房中未點燈火，但月影斜射，微光朦朧，紅衣姑娘仍能一眼瞧出其中的景象。

這是一間簡陋的客房，除了桌椅床榻，別無他物，床上被褥，仍整齊的折疊着，一具修長的軀體，正在床上作痛苦的煎熬。

他正是紅衣姑娘所關心的青衫少年，那孤傲絕世的神態，仍堆積在他那慘白的面頰之上。

他雙目緊閉，呼吸重濁，似乎已陷於暈迷狀態。

紅衣姑娘向跟在身後的秋月道：「餵他一顆龍虎丹。」

秋月應了一聲，先倒了杯溫水，再取出一顆紅色丹藥，秋心則趨近床榻，將青衫少年的上身撬起。

當秋心觸及青衫少年的肌膚之時，一股奇寒忽然襲向她的雙臂。

她大吃一驚道：「小姐!他好冷!」

紅衣姑娘道：「忍着一點，秋月，快餵。」

秋月餵給青衫少年一顆丹藥，紅衣姑娘再取出一根銀針，暗凝內力，連刺他二十一處穴道。

① （未完）

武林六俊彥故事／曹若冰・文
盧令・圖

寒星劍（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阿郎獲得在七星莊臥底的小琴秘訊，知道有人在嘉峪山頭埋下萬斤炸藥，擬一舉毀滅到來奪寶的正道武林人，江阿郎猜忖此間彭總兵容或知情，否則日來聚集着如許武林人物，身膺治安之職的總兵當然無坐視之理，遂着陳飛虹取來侍衛腰牌交予展無畏佩着，隨他往見彭總兵，見面後，江阿郎又取出鷹王爺令信玉珮，責問彭總兵何以不調動官兵，勒令到來此間的江湖人離境，以免為了奪寶而產生拚搏流血慘事，彭總兵答稱雖未想到調遣官兵强令江湖人離去，却已另有安排，令那些江湖人無法爭殺的辦法——

凌空一刀斬 江湖禍害平

「哦。」江阿郎目光一擬，道：「是什麼辦法?」

彭總兵道：「卑職已在山頂上埋下了萬斤炸藥，到時候，只要點燃引綫，所埋炸藥便即紛紛爆炸，所有奪寶的江湖人，任憑他武功多高，也休想活命!」

竟被江阿郎猜中了，這件事果然與彭總兵有關。

「好辦法。」江阿郎雙目異采一閃，道：「只是這辦法太狠毒了些!」

彭總兵笑說道：「這辦法確實是太狠毒了些，不過，俗語說得好，『無毒不丈夫』!」

江阿郎點頭一笑道：「好一個無毒不丈夫，這辦法是你想出來的麼?」

彭總兵搖頭道：「不是!」

江阿郎道：「是朱彬?」

彭總兵又搖了搖頭，道：「是朱彬的一位朋友。」

看來這位彭總兵倒是個誠實人，他沒有搶冒這「好辦法」的功勞。

也幸而如此，才救了他自己的這條命，要不然，他的名字便已經登上生死簿了!

「哦。」江阿郎淡然點頭道：「原來是朱彬的朋友。」

目光倏又一擬，問道：「你見過他麼?」

彭總兵道：「卑職見過。」

江阿郎道：「他叫什麼名字?是個幹什麼的?」

彭總兵眨眨眼睛道：「您問這是?……」

江阿郎正容道：「這個人心智不差，應該是個人才，我想網羅他為朝廷効力!」

彭總兵道：「卑職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只知道他姓費，也是個江湖人，據說是江湖上有名的什麼三莊一堡中的一位莊主。」

江阿郎雙目異采飛閃地點了點頭，道：「知道他現在在那兒嗎?」

彭總兵搖頭道：「卑職不知，朱彬可能知道。」

江阿郎又點了點頭，話鋒一轉，問道：「那些炸藥你派誰上去埋的?」

彭總兵道：「也是朱彬。」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我要和朱彬談談，你叫個人來去把朱彬找來吧。」

彭總兵連忙欠身道：「卑職遵命。」

話落起身大步走出廳外，站立在走廊上朝五丈多外兩名腰佩單刀的值班的兵勇說道：「

你們去一個找朱副將，要他立刻來見我！」

一名兵勇躬身應了聲「是」，立刻急步而去。

× × ×

片刻工夫之後，朱彬快步匆匆地來了。

朱彬，是個三十多歲年紀的漢子，相貌長得頗爲不俗，白淨的臉孔，劍眉、星目，膽鼻之下配着一張薄薄的嘴唇，看起來很英俊。

只是，他那雙目光閃灼游移不定，眉宇之間也含着一股子陰鷙之氣。

眼爲心之神，目光閃灼游移不定的人，其心術大都不正。

何況他眉宇間還有着那股子陰鷙之氣，顯然是個心機深沉陰險之人！

朱彬走進大廳，一見有外客在座，心中不禁微微一怔，旋即朝彭總兵躬身爲禮說道：「大人召喚卑職有何諭示？」

彭總兵抬了抬手道：「這位是鷹王爺的兄弟，你先上前見過。」

鷹王爺當今蓋世虎將，功彪勳炳，權傾當朝，連當今皇上對鷹王爺也都稍讓三分。

一聽是鷹王爺的兄弟，朱彬心頭不由陡地一驚，連忙轉朝江阿郎身軀一矮，單膝點地行禮道：「卑職朱彬叩見王爺。」

他雖然從未聽說過鷹王爺有位兄弟，但話出自彭總兵之口，這還能錯得了！

既然鷹王爺的兄弟，當然也是位王爺了，所以他才口稱「叩見王爺。」

他又怎知眼前這位鷹王爺的兄弟乃是名震當今武林，「六俊」之首的「一刀斬」，根本不是位王爺。

對這「王爺」的稱呼，江阿郎沒向他解說什麼，抬手一擺，道：「你起來吧。」

朱彬恭敬地站起身子，垂手肅立。

江阿郎語音溫和地問道：「聽彭總兵說，你有位姓費的江湖朋友，是江湖上什麼三莊一堡的一位莊主，是麼？」

朱彬心中不由倏地一跳，抬眼望着彭總兵，猶疑着沒敢立刻答話。

彭總兵含笑說道：「我已經都說過了，這件事，只有功不會有過，你只管放心大膽的回答好了。」

有了彭總兵的話，朱彬放心了，點頭躬身說道：「回王爺的話，是的！」

江阿郎道：「聽彭總兵說，山頂上的事是他獻的計，這個人很有點兒心智，似乎是個人才，我想和他見見面談談，要是他願意爲朝廷效力的話，我這趟回到京裏，便保舉他個差事，你看怎麼樣？」

這是榮寵，也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

朱彬連忙哈腰說道：「謝王爺的恩典！」

江阿郎抬手一擺，道：「他現在住在那兒，你去找他來和我見見吧。」

朱彬躬身道：「這個：：」

江阿郎雙目一瞪，威態懾人地道：「怎麼，難道你不願意去找他來？」

朱彬搖搖頭說道：「這倒不是，再說，王爺要見他，是他的榮寵，卑職怎麼會不願意去找他來。」

江阿郎威態微歛道：「那你這個什麼？」

朱彬神色恭敬地道：「回王爺的話，七八天前他來此地，只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哦。」江阿郎輕哦一聲，道：「原來他已經走了。」

語聲一頓，目光凝注地問道：「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麼？」

朱彬道：「卑職這就不清楚了，有可能回了七星莊，也有可能是去了忘憂谷。」

江阿郎微點了點頭，話題一轉，道：「山頂上的炸藥是你上去埋的嗎？」

朱彬點頭道：「是的。」

江阿郎道：「我想上去看看，你該知道這種事不能有一點兒疏漏痕跡，江湖人個個都精明得很，只一被看出了點兒什麼，便就落個功虧一簣，白費力了！」

朱彬神色恭謹地，說道：「您說的是，只是：：」

語聲微頓，略一猶豫道：「往上去的路只能到半山腰，再往上去就非得有：：」

江阿郎接口道：「非得有很好的輕功絕上不去，是不是？」

「是的。」朱彬點頭道：「王爺明鑒。」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你放心吧，你都能上去，我大概還不至於不如你！」

倏然長身站起，道：「走吧，你帶路陪我上去看看吧。」

江阿郎在朱彬眼裏是位王爺的身份，江阿郎這麼一說，他那敢再稍有猶疑，連忙哈腰說道：「卑職遵命。」

話落，轉身跨步出廳，在前面帶路，往廳外走去。

江阿郎隨後而行，展無畏與彭總兵則跟在江阿郎的身後。

到了大門口，江阿郎回頭朝彭總兵一擺手說道：「反正你也上不去，你就不必去了。」

這雖然是事實，彭總兵臉上不禁有點訕訕的，恭謹地哈腰說道：「如此，卑職就向您告罪，不陪您了。」

江阿郎又擺了擺手，與展無畏邁步跟着朱彬沿着府牆繞向府後直奔山腰上走去。

到達山腰，朱彬忽然停住腳步，朝展無畏望了一眼道：「王爺，這位也能上去？：：」

江阿郎含笑點頭道：「他是侍衛營的一流好手，是我特地向侍衛營借調出來，跟我出來走走的。」

一聽是侍衛營的一流好手，朱彬連忙抱拳拱手說道：「原來是侍衛大人，請恕卑職不知失禮。」

展無畏淡淡道：「老弟別客氣了，請前行帶路往上去吧。」

武功身手差一點的進不了侍衛營，既是侍衛營的一流好手，那還有上不了這座山頂的。

於是，朱彬立即一點頭道：「您二位請隨卑職來。」

話落，騰身往上掠去。

江阿郎和展無畏互望了一眼，雙雙騰身跟上。

距離山頂尚有五六丈遠時，朱彬驀覺身側微風颯然，一條人影已快逾閃電地擦身掠過，上了山頂。

由於那人影身法太快，他根本沒能看清楚，心中不由暗暗一驚，忖道：「這是誰？好高絕的身法，是王爺？還是？：：」

暗忖中，他自己也掠上了山頂，緊跟着他身後同時掠上的正是那位侍衛好手。

抬眼望去，只見王爺氣定神閑的負手岳立在山頂當中地方，朝他淡然一笑道：「朱彬，看來你的輕功比我還差得遠呢！」

朱彬由衷佩服地道：「王爺身法高絕，卑職焉能和王爺比！」

江阿郎笑了笑，又道：「不止是輕功身法，在武學內功方面，你也難是我手下一招之敵，你信不信？」

這話，說得似乎有點過份，也狂妄了些。

朱彬心中雖然有着十二分的不相信，但是因爲對方是位王爺，他不僅沒敢搖頭說「不相信」，反而點頭笑說道：「卑職相信。」

江阿郎道：「你這大概是違心之言！」

朱彬搖頭，道：「不是，卑職說的，是實

話！」

江阿郎淡笑了笑，目光忽地一凝，問道：「炸藥埋地多深？」

朱彬答道：「一尺四五。」

江阿郎道：「一共埋了幾處地方，你指給我看看。」

朱彬恭應了一聲，立即將炸藥所埋之處一一指出。

江阿郎裝模做樣地各處仔細看了看之後，似乎很滿意地點點頭道：「嗯，你處理得很好，很仔細，看不出什麼痕跡來！」

朱彬哈腰道：「多謝您誇獎，還請您多提拔，多栽培！」

江阿郎含笑道：「由這件事情看來，你辦事的能力很不差，當一名副將也確實稍嫌委屈了些，我回去以後，想先把你調到侍衛營去，以後有機會再提拔你了，你看怎麼樣？」

朱彬滿臉欣喜之色，連忙哈腰恭敬地說道：「多謝王爺恩典。」

江阿郎笑了笑，話鋒一轉，又問道：「這些炸藥的引綫都通往什麼地方，是一處還是兩處，够隱密麼？」

朱彬答道：「兩處，一處在山陰懸崖邊上，一處在左邊一塊大石旁邊的一個小凹槽裏，都很隱密。」

他一面說着，一面還走向那兩處地方指給江阿郎看。

江阿郎站立在原地沒有動，也沒有說話。

朱彬走回近前，討好地道：「您看這兩處地方都很够隱密吧！」

江阿郎神色淡漠地點了點頭，目光倏然一凝，道：「朱彬，現在我問你件事，你得老實告訴我，那道夜晚出現騰空盤繞的白光寶氣，它究竟是怎麼回事？」

朱彬微怔了怔，道：「王爺不是懷疑它有問題？」

江阿郎道：「要不然我就不會突然問它，要你老實告訴我了。」

朱彬雙目轉了轉，倏然一笑道：「王爺，您高明，卑職不敢欺瞞您，它是假的。」

江阿郎道：「這麼說，它是人爲的了。」

朱彬點頭道：「是的。」

江阿郎道：「是你麼？」

朱彬道：「不是卑職，卑職也沒有那麼高的功力！」

江阿郎目光凝注道：「那是誰？」

朱彬道：「是費莊主的一位屬下高手。」

江阿郎道：「他叫什麼名字？」

朱彬搖頭道：「卑職不知道，並且連見也沒見過他。」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彭總兵知道這件事麼？」

朱彬道：「他不知道。」

江阿郎淡笑了笑，神色倏地一冷，道：「朱彬，謝謝你告訴我這些實情實話，現在你自已了斷吧！」

朱彬一怔，道：「王爺您：：」

江阿郎冷聲截口道：「你上當了，我不是位王爺。」

朱彬臉色一變，道：「那麼你是？：：」

江阿郎道：「我叫江阿郎，你聽過麼？」

朱彬心頭駭驚叫道：「你是一刀斬！」

「嗯，不錯。」

「那麼彭總兵怎麼說你是王爺兄弟？」

「因爲我持有鷹王的玉珮，我給他看了玉珮，如此你明白了麼？」

「這麼說，你是冒充的，那玉珮也是假的了！」

江阿郎淡淡道：「你這話，前者我不否認，後者你却說錯了！」

朱彬道：「你說那玉珮是眞的？」

江阿郎道：「它確實是鷹王爺之物，絕對絲毫不假！」

朱彬道：「你怎會持有鷹王玉珮的？」

展無畏突然接口道：「少主，您別和他廢話了，甘脆讓他上路：：」

江阿郎手一擺，攔住展無畏說下去的話頭道：「讓他多明白些，免得他死不瞑目！」

語聲一頓又起，緩緩說道：「這告訴你也無妨，鷹王與我另有很深的淵源，私交也很好，他和我兄弟相稱，這玉珮也是他親手交給我的，必要時我可以憑它懲處斬殺各地方禍害百姓的貪官污吏，雖然，我和他漢滿立場不同，有着衝突的危險，但那是另一回事，我和他彼此都有個默契，在我和他之間的立場衝突，非到明朗化而無法避免的時候，彼此都儘量壓制和容忍，不破壞那淵源和私交關係！」

這麼一說，朱彬心中完全明白了，明白他這條命是死定了，江阿郎決不會讓他活下去，否則，江阿郎就不會得把這種與鷹王之間的淵源私交秘密關係，如此毫不保留地告訴他了。

他心中雖然明白自己這條命是完定了，也明白江阿郎一身武學功力高絕，如果動手拚搏，他絕不是敵手！

但是，俗話說得好：「螻蟻尚且貪生」，他當然不甘願就這麼死。

因此，他臉色煞白地默立着，心裏却在暗暗轉着逃命的主意。

江阿郎冷冷地望着他，突又開口道：「你還有什麼話要說麼？」

朱彬眼珠轉動地想了想，道：「我只有一句話。」

江阿郎道：「什麼話？」

朱彬道：「希望你能給我一條生路！」

江阿郎冷然搖頭道：「不行。」

朱彬道：「我與你無仇無怨，你何必一定要：：」

江阿郎冷聲截口道：「你與我雖然無仇無怨，可是你與費嘯天相濟爲惡，設下這等毒謀，殘殺天下武林同道，實是罪大惡極。」

朱彬道：「你要是這麼認爲你就錯了。」

江阿郎道：「我怎麼錯了？」

朱彬道：「這都是費嘯天的陰謀，我只不過是受其脅迫利用而已，罪不在我，俗語說得好，寃有頭，債有主，這件事你應該去找費嘯天，殺他爲武林除害。」

江阿郎冷冷道：「你放心吧，你死之後，我自然會去找費嘯天，他也難逃一死！」

突然，一個冰冷的聲音接口說道：「江阿郎，你的口氣太狂了！」

隨着話聲，山陰懸崖下面倏地冒起了一條人影。

江阿郎心中不由一怔，連忙抬眼望去。

這是個機會，朱彬立刻抓住了這個機會，一聲不響地身形猛然竄起，直朝山下掠去！

可惜，展無畏在旁早就提防着他了。

他身形才離地竄起，展無畏已跨步而到，探掌如電，一把抓住他的一條腿，往下一扯一抖，將他摔跌地上，跟着一指點在他心口上！

一聲悶哼，口中噴出一口鮮血，兩腿一蹬，頓時斷了氣！

那由懸崖下面冒起的人影是個穿着一身灰袍的禿頭老者。

江阿郎一見這禿頭老者，心中立刻明白了一件事，不由淡然一笑道：「原來是你。」

禿頭老者不禁微微一怔，道：「你認識老夫？」

江阿郎淡淡一哂，道：「我雖然從未見過你，却聽說過你，你這一現身，也使我明白了一件事。」

禿頭老者道：「你明白了一件什麼事？」

江阿郎道：「此處那騰空盤繞的白光乃是你的傑作！」

「哦！」禿頭老者嘿嘿一笑道：「那便怎麼樣？」

江阿郎神色倏然一正，道：「不怎麼樣，我想勸你別幫助費嘯天為害武林，立刻回轉天山享你的清福去！」

禿頭老者道：「如果老夫不呢？」

江阿郎冷冷地道：「你該知道，『天龍八斬』威絕天下，無人能敵！」

禿頭老者臉色勃然一變，道：「你會『天龍八斬』？」

江阿郎點頭肅容道：「我是老人家的唯一傳人！」

禿頭老者意似不信地凝目道：「你真是老人家的傳人？」

江阿郎揚眉道：「你可是不信？」

話聲中，右手一縮倏伸間，手中已多了把刀身奇窄奇薄，四尺來長的軟刀——聖刀。

「聖刀」一現，禿頭老者臉色立時駭然大變地說道：「老朽相信。」

江阿郎道：「那你現在怎麼說？」

禿頭老者默然了一下，道：「老朽這就返回天山去！」

江阿郎收起聖刀，點頭道：「如此，徐老您請吧！」

禿頭老者神色遲疑了一下，道：「江兄弟，費嘯天他練有一種歹毒霸道絕倫的掌力，你與他動手時，請千萬小心！」

江阿郎目閃異采地道：「謝謝徐老賜告，我已經知道了。」

禿頭老者沒再多說什麼，抱拳一拱，騰身飛掠下山而去。

望着禿頭老者飛掠下山的背影，展無畏眨了眨眼睛，道：「少主，此老可是那位『天山禿鷹』？」

江阿郎點點頭道：「正是他。」

目光一瞥地上朱彬的屍首，說道：「展老，麻煩你帶着朱彬的屍首，我們下去吧。」

展無畏一怔，道：「少主還要去見彭總兵麼？」

江阿郎道：「朱彬是他帳下副將，我得把朱彬的屍首交給他去。」

展無畏猶疑地道：「這恐怕不大妥吧！」

江阿郎道：「展老這『不大妥』之意，可是指彭總兵必然會問他的死因？」

展無畏點頭道：「老奴正是此意。」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展老該想得到我在彭總兵眼裏身份，我只要說朱彬勾結江湖匪類，圖謀不軌，所以我處置了他，保證彭總兵聽了會嚇得臉上變色，決不敢多問一句！」

這話不錯，「勾結江湖匪類，圖謀不軌」，這是項大罪，彭總兵身為朱彬的上司，他沒受株連，他沒落個制下不嚴疏忽的罪名，已經是十分幸運了，他那還敢多問！

展無畏點了點頭，話鋒忽地一轉，問道：「少主，請恕老奴放肆，適才您對朱彬所說與鷹王另有淵源的那些話，都是真的麼？」

江阿郎點頭道：「鷹王他也是老人家的弟子，我的師兄。」

展無畏不禁大感意外地一怔，道：「他也是老人家的弟子？」

江阿郎道：「這是個秘密，除了老人家和我，鷹王本人以外，還無第四個人知道，現在展老知道了，希望展老千萬嚴守這個秘密！」

展無畏連忙肅容躬身說道：「少主只管放心，老奴決不會對任何人洩露一個字的。」

語聲一頓，又問道：「老人家當初知道他的出身嗎？」

江阿郎點頭道：「老人家知道。」

展無畏詫異地道：「老人家既然知道，為何還收他造就他？」

江阿郎道：「一方面是因為老人家有不得不收他的苦衷，另一方面，老人家也是別有用心深意。」

語聲一頓，說道：「好了，不談這件事了，我們下去吧。」

話落，騰身掠起。

展無畏連忙抓起朱彬的屍首，掠身隨後。

× × ×

事情果如江阿郎所說，只淡淡的那麼兩句話，彭總兵被嚇白了臉，口中除了連說「朱彬這該死東西實在該殺該死」之外，並還不住地直向江阿郎哈腰陪小心，請求千萬包涵恕罪。

這也難怪，這種事情，他要是被株連上了，罪名能大能小，說大是「包庇」，這罪名能夠要了他的腦袋，說小是制下不嚴，疏忽失察之罪，最起碼也得罷職丟官，弄不好還得坐上幾年牢。

碰上這種罪名能大能小，關係他切身利害的事情，他怎得不嚇白了臉，除了哈腰陪小心，請求恕罪外，他那還敢多問。

當然，江阿郎也不會難為他，淡淡的交待了他幾句之後，便帶着展無畏離開了總兵府。

× × ×

豪義皮貨店後院裏，陳飛虹，齊老化子，西門玉霜，陳虹虹姑娘等一衆男女老少俠義羣雄，都守在大廳中等待着江阿郎與展無畏的消息。

江阿郎剛一跨進大廳，西門玉霜首先迫不及待地問道：「怎麼樣？彭總兵知道嗎？」

江阿郎微點了點頭，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後，便把此次經過情形，摘要向衆人述說一遍。

當然，有關他在山頂上對朱彬所說與鷹王之間另有淵源關係的事，他略去了沒說。

衆人靜靜地聽完之後，西門玉霜眨眨美目道：「大哥，我心中突然有個感覺！」

江阿郎道：「什麼感覺？」

西門玉霜沉吟地道：「我突然感到七星莊主和那『忘憂谷主』，『楓林別莊』主人似乎是同一個人！」

江阿郎目光微凝地問道：「霜妹這感覺有道理麼？」

西門玉霜道：「道理我一時也說不上來，只是根據種種跡象有這麼個感覺。」

江阿郎倏然一笑道：「霜妹這說不上道理來的感覺，可能是對了。」

西門玉霜美目微微一睜，道：「大哥難道也有這種感覺？」

江阿郎笑了笑，轉向齊老化子道：「齊老，我想麻煩您和四位護法辛苦一趟，如何？」

齊老化子雙目一翻，道：「江兄弟，你這是什麼話，有事你只管吩咐就是，用得着客氣，說那些俗套的『辛苦，如何』的字眼麼！」

這話，够豪義，够感人的！

江阿郎臉孔不由訕然一紅，拱手道：「齊老請別在意，兄弟以後再不敢客氣俗套了！」

齊老化子一笑道：「我老化子要是在意，就不會得這麼說了！」語聲一頓又起，說道：「好了，是什麼事？兄弟你發令吧！」

江阿郎道：「請齊老和四位護法立刻去通知少林，武當等各派弟子與及各方豪雄，今晚二更前往東嶽廟前廣場上，候機奪寶。」

齊老化子一怔，道：「奪什麼寶？」

江阿郎一笑道：「這只是個藉口，目的是要眼下這嘉峪關上所有的江湖朋友都到東嶽廟前那片廣場上去！」

齊老化子心念一動，問道：「兄弟，你可是要當衆宣佈山頂上的那陰謀消息？」

江阿郎笑笑道：「齊老此刻先別問，到時候就會明白了。」

齊老化子沒再多問，抱拳一拱，帶着四大護法大步出廳而去。

江阿郎隨即轉向展無畏道：「展老，山頂那兩處炸藥引綫樞鈕所在，你都記得麼？」

展無畏點頭道：「老奴記得。」

江阿郎道：「起更時分，你便率領八劍前往山頂守着，於二更一刻時分點燃那兩處引綫，讓那些炸藥爆炸！」

展無畏躬身道：「老奴遵命。」

× × ×

夜，二更正。

東嶽廟前的廣場上黑壓壓的站滿了人。

這些人，都是來自武林各派，各方的江湖高手。

二更剛過，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由遠而近，一隊人直奔廣場而來。

這一隊人，人數有二十多，為首之人是個身着華服，腰懸佩劍，劍眉星目的英俊少年。

廣場上的一衆江湖高手，很多人都認識這華服少年，是名列當世武林「六俊」第五的「寒星劍」——「七星莊」的少莊主費翔雲。

緊跟在費翔雲身後的是「龍、虎、獅、豹」四侍，再後則是他「七星莊」的屬下高手。

江阿郎與西門玉霜等一衆男女老少豪雄他們早就到了，因為他們站立之處是東嶽廟的牆角地方，是個不顯眼不受人注意之處。

何況江阿郎和西門玉霜，鄧天杰，陳飛虹他們雖然都是名震武林的「六俊」中人，但是江湖上都極少有人認識他們。

費翔雲一到，江阿郎立刻由牆角處現身走出，迎着費翔雲雙手抱拳一拱，道：「少莊主來了。」

費翔雲也抱拳一拱，目光一掃各方羣雄，道：「江兄，這是怎麼回事？」

江阿郎道：「少莊主不知道？」

費翔雲道：「兄弟雖然聽說了，不過却不大清楚。」

江阿郎道：「少莊主不大清楚什麼？」

費翔雲道：「兄弟不大清楚來這兒奪什麼寶？」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有人想先在這兒來個奪寶大會，各憑所學功力搏個高下勝負，誰勝誰就是山頂上那寶物的得主。」

「哦。」費翔雲點頭道：「這倒是個好主意，免得到時大家一窩蜂般你爭我奪的一團糟，很多人因此白丟了性命！」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江兄知道這是誰的主意麼？」

江阿郎淡淡道：「我。」

費翔雲雙目寒芒一閃，笑道：「原來是江兄的主意，高明！」

語聲微頓即起，道：「江兄出此高明主意，大概是另有用心吧？」

江阿郎對於他這句意含挑撥之言，毫不在意地淡然一笑，問道：「少莊主以為我另有什麼用心？」

費翔雲目光轉動地緩緩掃視了一衆江湖豪雄一眼，說道：「以江兄名列『六俊』之首的武學功力，眼下所有在場的各方朋友，恐怕無人能是江兄之敵！」

他語聲甫落，廣場中立刻響起了一片嘩然驚呼之聲。

「呵！一刀斬！」

「原來他就是一刀斬！」

「……」

驚呼之聲此起彼落，盈耳繞空。

江阿郎濃眉微皺了皺，雙手抱拳朝各方江湖豪雄作了個環揖，朗聲說道：「諸位且請稍安，我在這兒以我『一刀斬』三字向諸位保證，不管山頂是什麼寶物，我決不參加爭奪！」

他此話一出，羣雄中立刻有人大聲問道：「一刀斬，你這話算數麼？」

江阿郎振聲道：「話出自我之口，入於諸位之耳，我生平說話也從來言無二致，現在我與費少莊主還有些話要談談，諸位請靜聽下文，我當向諸位有個明白的交待！」

有了他這番話，一衆江湖羣雄刹時都靜了下來。

費翔雲突然一笑道：「江兄的威風實在讓人羨慕……」

江阿郎淡然搖頭道：「少莊主何必損我，這根本無關威風，只是我用我那『一刀斬』三字換來的。」

費翔雲道：「事實上江兄那『一刀斬』三字若無震懾人之威，又怎能……」

江阿郎截口道：「少莊主不必徒說廢話了，當着各方江湖朋友之前，我想向少莊主請教幾個問題，希望少莊主能够實答！」

費翔雲眼珠一轉，道：「也就是江兄適才所言要和我談談，要諸位江湖朋友靜聽的下文，是麼？」

江阿郎含笑點頭道：「不錯，少莊主能實答麼？」

費翔雲目光微凝地道：「江兄要問的問題，兄弟一定知道？」

江阿郎道：「要不然，我就不會要向少莊主請教了！」

「哦。」費翔雲沉吟地道：「如此，江兄請問吧。」

江阿郎神色突然一肅，道：「首先我請問，山頂上確實有寶物嗎？」

費翔雲道：「這是很多人都看見了的事實，江兄怎麼問起兄弟來了。」

江阿郎道：「我既請問少莊主，當然有我的道理原因。」

費翔雲道：「江兄有什麼原因道理？」

江阿郎道：「今天上午，這嘉峪關上有個名叫朱彬的副將，他告訴了我兩件事情。」

費翔雲一怔！道：「姓朱的副將他告訴了你兩件什麼事情？」

在江阿郎的意料中，原以為費翔雲聞言之後，定必會心驚駭然變色，而不敢接話。

那知，事實竟出他意外地，費翔雲反而神色一怔！並且還問出了這麼句話。

江阿郎不禁大為意外地凝目問道：「少莊主不知道朱彬這個人？」

「不知道。」費翔雲正容搖頭道：「我連聽都沒聽說過。」

從他的神色表情和他的語氣上，看來他可能確實是真不知道。

江阿郎濃眉微皺地深望了費翔雲一眼，說道：「他告訴我說，山頂上那道盤繞的白光是人為，並告訴我山頂上已埋下萬斤炸藥！」

費翔雲目露懷疑之色地問道：「你這話都是真的？」

「嗯。」江阿郎點頭道：「中午時候，我上了山頂，查出了炸藥的引綫所在，也遇見了那道騰空盤繞白光的傑作者。」

費翔雲道：「是誰？」

江阿郎道：「二十年前名震武林的『天山禿鷹』徐亮泰。」

費翔雲道：「原來是他。」

江阿郎道：「少莊主認識他麼？」

費翔雲搖頭道：「不認識，聽說過。」

語聲一頓，問道：「江兄對我說這些的用意是？……」

江阿郎道：「告訴少莊主與各位江湖朋友知道，這是項陰謀！」

費翔雲雙目一凝道：「這『陰謀』二字，可是徐亮泰告訴江兄的？」

「不錯。」江阿郎點頭道：「還有那個副將朱彬。」

費翔雲道：「他兩個人呢？現在何處？」

江阿郎道：「朱彬死了，徐亮泰走了。」

費翔雲道：「朱彬是怎麼死的？」

江阿郎淡淡道：「我殺的。」

費翔雲道：「江兄爲何殺他？」

江阿郎正容道：「他身爲邊關副將，吃的是官粮，拿的是官俸，應該盡忠職守好好的協助主將鎭守這邊關地方，竟然與江湖惡徒勾結共謀，在山頂埋下萬斤炸藥，企圖謀殺天下武林同道，其罪實該萬死有餘，這種人焉能留他在世上爲禍爲害！」

這話不錯，是理。像朱彬這種人，只要是武林中稍有正義的遇上了，誰也不會輕饒他，任由他在世上作惡爲害！

費翔雲點頭一笑道：「江兄說的雖然是理，朱彬這種人也的確該殺該死，不過，我却深爲江兄惋惜……」

江阿郎道：「你爲我惋惜什麼？」

費翔雲淡淡道：「江兄應該明白，山頂埋下萬斤炸藥，那騰空盤繞的白光是人爲的，這些都只是江兄說的，事實眞假？並無證明！」

江阿郎含笑道：「你的意思是說我應該留下朱彬作爲人證？」

費翔雲點頭道：「不錯，江兄既殺了朱彬，便不該放走徐亮泰，如今一走一死，沒有了人證，沒有人證的事誰會相信？說句不好聽的話，這又焉知不是江兄有意危言聳聽，別具用心！」

這話聽來說的似乎是理，其實却包藏着禍心，暗含有挑撥默立在一邊的各方江湖豪雄之意！

果然，他這番包藏禍心暗含挑撥之意的話，立刻生了效。

江阿郎這裏兩道濃眉剛自一軒，正要開口接話，各方江湖豪雄中已突然有人開口發了話，大聲說道：「費少莊主說的不錯，江阿郎，這顯然是你有意危言聳聽，別具用心！」

剎時，又有人响應附和說道：「江阿郎，空口無憑，你拿出證據來！」

「江阿郎，你要是拿不出證據來，今晚你就必須給我們一個公道交待！」

「……」

江阿郎聽得兩道濃眉高挑，雙目寒芒暴射如電地掃視着一衆江湖豪雄沉聲說道：「江某今晚定當給諸位一個明白的交待，現在我請發話的幾位先站出來，別只躲在人背後起哄！」

「站出來就站出來，咱倒要看看你江阿郎當着這麼多人能把咱怎麼樣，咬了咱的……」

話聲中，一個巨目突睛，滿臉橫肉，身材魁梧的黑衣大漢大踏步走了出來。

難怪說話那麼粗，原來是個粗綫的漢子。

緊接着又有十幾個人走了出來，這十幾個人有老有少，穿着裝束也都不一。

江阿郎目光緩緩掃視了這十幾人一眼，雙手抱拳一拱，問道：「請恕江某眼拙，請教諸位是？……」

一個身材瘦小，面目陰沉的黑衣老者冷冷道：「江湖人！」

江阿郎道：「我請教閣下尊姓大名？」

黑衣老者搖頭道：「你我又不交朋友，用不着通名報姓，只知我是個江湖人就够了！」

江阿郎眉鋒一皺道：「如此我請教閣下的來處？」

黑衣老者冷冷道：「江湖。」

江阿郎目光轉向另外的一些人問道：「諸位呢？能賜告大名來處麼？」

一個三十多歲的青衣人搖頭道：「借用這位朋友的話作答，我們都是來自江湖的江湖人，你別多問了，還是給眼下所有的江湖朋友一個明白的交待吧！」

江阿郎目光微凝道：「閣下能代表其他的朋友？」

青衣人淡淡道：「我並沒有說我能代表其他的朋友，不過我却有自信，其他朋友的心意會和我一樣。」

江阿郎雙目轉動地一瞥其他之人，深望了青衣人一眼，旋倏轉向費翔雲含笑說道：「少莊主實在高明！」

也不知費翔雲是故意裝糊塗，還是眞不懂地愕然一怔！道：「江兄這話怎麼說？」

江阿郎道：「少莊主何必裝糊塗！」

費翔雲正容搖頭道：「江兄冤枉兄弟了，兄弟決未裝糊塗！」

江阿郎道：「少莊主只那麼淡淡的兩句話，就煽動了人心，替我召來了麻煩，這還不够高明麼！」

「哦。」費翔雲這才恍然明白地淡然一笑道：「江兄誤會了，其實這無關高明二字，兄弟只不過是依事論事，說的是事實，是個理字而已！」

江阿郎淡笑了笑，話題倏地一轉，說道：「少莊主可知道這些事，我爲何不與別人談，而獨與少莊主談？」

費翔雲搖頭道：「這問題兄弟心中正感奇怪，也正想向江兄請教呢！」

江阿郎笑笑道：「因爲徐亮泰他告訴了我一些事情。」

費翔雲問道：「他告訴江兄的是一些什麼事情？」

江阿郎道：「他告訴我說，設計這惡毒陰謀者，另有主謀之人！」

費翔雲道：「這與兄弟何關？」

江阿郎道：「少莊主是聰明人，當然明白，事情若與少莊主無關，我就不會得獨與少莊主談這些了。」

費翔雲眨眨眼睛道：「兄弟請問，那主謀人是誰？與兄弟何關？」

江阿郎淡笑了笑，沒有答話。

費翔雲目光一凝道：「江兄怎麼不回答兄弟的問話？」

江阿郎道：「我在等待一個證明。」

費翔雲道：「什麼證明？」

江阿郎道：「山頂炸藥的證明！」

費翔雲雙目微睜，詫異地道：「山頂炸藥的證明？」

「嗯。」江阿郎點頭道：「那些炸藥就快要爆炸了！」

驀地，「轟！轟！轟！……」一連串連地皮都爲之震動的爆炸聲响徹夜空。

一衆江湖豪雄立時齊都抬眼望去，只見嘉峪山頂上火光電閃，烟屑飛騰，那濃黑的烟霧瀰漫半空！

「呵！看來果然是眞的了……」

很多人口中都發出了驚呼，心中也對江阿郎暗暗產生了感激！

江阿郎神情肅穆地望着費翔雲問道：「少莊主看見了麼？」

費翔雲點了點頭道：「這大概是江兄派人去點燃的吧？」

江阿郎道：「不錯，這也是我要等待的事實證明！」

費翔雲道：「江兄認爲這證明就能令所有的各方江湖朋友相信？」

江阿郎道：「我想這已經很够了！」

費翔雲輕聲一笑道：「這只是江兄的想法，但兄弟却認爲仍嫌不够。」



副將朱彬縱身逃遁，被展無畏抓着。

江阿郎道：「這麼說，少莊主仍然不相信我的話了！」

費翔雲淡淡道：「兄弟倒無所謂，而是各方江湖朋友中只怕仍然有人不相信，江兄不妨問問就明白了！」

江阿郎淡然搖頭道：「這用不着問，少莊主既是這麼認爲就決不會有錯，也必定有人附和少莊主之意！」

費翔雲笑笑道：「所以兄弟認爲江兄必須能拿出十分有力的具體事實證明，向各方江湖朋友交待才對！」

江阿郎點頭道：「少莊主說的是，看來我只好……」

語聲一頓即起，問道：「少莊主還記得適才之前我說過的一句話麼？」

費翔雲道：「江兄適才說過的話不少，不知江兄指的是那一句？」

江阿郎道：「就是設計這惡毒陰謀者，另有主謀之人。」

「原來是這句話。」費翔雲道：「對了，江兄還未回答兄弟呢，這主謀人究竟是誰？又與兄弟何關？」

江阿郎神色突然一肅，緩緩說道：「他就是令尊費嘯天！」

費翔雲臉色勃然一變！站立在他身後的「龍虎獅豹」四侍與那二十多名屬下高手，立時紛紛身形閃動，就要騰身撲出。

費翔雲見狀連忙抬手一攔，喝道：「不准亂動。」

接着目射寒電地逼視着江阿郎沉聲說道：「江阿郎，我一直對你很客氣，也一直尊稱你一聲江兄，你怎可如此信口開河，含血噴人，你這是何用心？」

江阿郎冷冷道：「費少莊主，我這是不是信口開河，含血噴人？你少莊主心裏應該非常明白！」

費翔雲劍眉一揚道：「江阿郎，當着各方江湖朋友的面前，費某可以對天發誓，費某心裏確實一點也不明白。」

江阿郎道：「你既然眞不明白，只要去問問令尊就明白了。」

「好！」費翔雲一點頭道：「這件事我一定會向家父問個清楚。」

語聲一頓，沉聲問道：「江阿郎，你有證據麼？」

江阿郎搖頭道：「憑良心說，到目前爲止，除了徐亮泰和朱彬告訴我的以外，我還沒有確切的證據！」

費翔雲深吸了口氣道：「江阿郎，俗話說得好，禍從口出，沒有確切證據的事，你就不該隨便亂說，現在你最好拿出證據來，否則，今晚上……」

江阿郎突然冷聲截口道：「費翔雲，你一定要向我要證據？」

費翔雲點頭道：「不錯，你最好能給我一個證據！」

江阿郎道：「給你一個證據便如何？」

費翔雲微微一怔，猶疑道：「這個……」

江阿郎道：「怎麼樣？」

費翔雲暗暗一咬牙道：「費某願代家父認罪，聽憑處置！」

江阿郎冷聲一笑道：「如此甚好。」

話聲一落，倏然邁步直朝剛才那個三十多歲年紀的青衣人面前走了過去。

青衣人一見，心頭不禁暗暗一驚，道：「江阿郎，你要幹什麼？」

江阿郎淡淡道：「閣下別緊張，我只是想和閣下談談。」

青衣人道：「你我素昧生平，從未相識，有什麼好談的。」

江阿郎含笑道：「那倒不見得，俗話說得好，相逢何必曾相識，兩個從不相識的人，未必見得就沒有什麼好談的，是不是？」

對這話，青衣人不便搖頭否認說「不是」，只好點頭一笑道：「眞想不到你江阿郎竟也有一張伶牙利齒，會說話的巧嘴，這眞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語聲一頓，凝目問道：「你想和我談什麼，你說吧！」

江阿郎雙目逼注着青衣人緩緩說道：「在未談正題之前，我有個小小的要求，想先請閣下答應，可以麼？」

青衣人道：「是什麼小小的要求，你先說說看。」

江阿郎正容道：「請閣下摘下臉上的人皮面具，讓我看看閣下是當世武林中的那一位高人？」

青衣人心頭猛然一驚，道：「你胡說的什麼，我臉上……」

江阿郎倏然截口道：「閣下別藏頭露尾小家氣了，憑你閣下的身份，實在也不該小家氣，是不是？」

青衣人淡然搖頭道：「江阿郎，你弄錯了，事實上我根本沒有……」

江阿郎沉聲截口道：「閣下，你臉上的人皮面具，雖然製作得非常精巧，但卻瞞不過我這雙眼睛，我已經看破了你，你也別想不承認了，趕快自己摘下來吧，否則我可要出手代勞了！」

青衣人知道瞞不過了，倏然一點頭道：「好吧，我承認臉上戴有人皮面具了，我問你，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江阿郎道：「從你雙手上。」

青衣人一怔，不由抬起雙手看了看，詫異地道：「從我的雙手上？」

費翔雲也看到那雙手了，只一眼，他心中立刻明白青衣人是誰了。

江阿郎忽然輕聲一笑，道：「閣下，你上了我的當了。」

青衣人不由又是一怔！目露惑異之色地望着江阿郎。

江阿郎接着又道：「本來我雖然看出了你臉上戴着人皮面具，但只懷疑你是某人，並不敢斷定，現在看見了你這雙手，我已經斷定沒有懷疑錯了！」

青衣人明白了，但仍惑異地問道：「你怎麼看了我這雙手就能斷定我是某人的？難道你在什麼地方見過我這雙手？」

江阿郎搖頭道：「我並未見過你這雙手，但是我却知道你這雙手練的是什麼掌力！」

青衣人心頭不禁微微一震，凝目道：「這麼說，你也知道我的出身來歷了？」

江阿郎微點了點頭，神色突然一肅，說道：「閣下，你在武林中的作為，實在太過份了，到目前為止，我雖然還不清楚你與石府主人的淵源關係，但我仍願看在石府主人的份上，放你一條生路，只要你自殘經脈，毀掉一身功力……」

青衣人突然截口沉聲大喝道：「江阿郎！你住口！」

江阿郎冷冷道：「你不願意？」

青衣人語冷如冰地道：「江阿郎，你別說夢話了，你既然知道老夫是誰，就該明白老夫豈是那種自殘經脈貪生怕死之人！」

江阿郎雙目陡射威稜懾人地說道：「這麼說，你是要逼我殺你了！」

青衣人突然震聲哈哈大笑道：「好，我們就手底下見過眞章罷，老夫倒不信你那把刀能敵得住老夫冠絕天下武林無雙的掌力！」

語聲一頓又起，喝道：「你亮刀！」

話落，雙目煞芒電射，緩緩抬起了雙掌，提聚一身功力，蓄勢以待！

江阿郎神色間閃過一絲猶疑，正要亮出他那把「聖刀」之際！

突然，東嶽廟內響起一聲沉喝，道：「雲威，不可使用你那掌力！」

沉喝聲中，一條人影電射掠空，直落青衣人與江阿郎二人之間，正是那位昔年名震天南武林的「白髮童顏鐵拐神婆」姬神婆。

姬神婆這一現身，青衣人身軀忽然起了一陣輕顫，語音有點艱澀地道：「姬大姊！」

姬神婆輕「嗯」了一聲，轉對江阿郎躬身說道：「公子，能容許老身和他談談麼？」

江阿郎微一抬手：「神婆請別客氣多禮，以一刻時辰為限，他要是願意自殘經脈，毀掉一身武功，我當放他一條生路，讓他安享餘年，否則，為天下武林……」

語聲一頓，輕嘆了口氣，說道：「我也不多說什麼了，請神婆勸勸他吧！」

話落，飄身後退一丈，岸然岳立。

姬神婆目光凝望着青衣人默然了刹那，緩緩說道：「雲威，珍娘她好麼？」

青衣人雲威點點頭道：「謝謝大姊的關懷，她很好。」

語聲一頓，問道：「大姊是什麼時候來中原的？」

姬神婆道：「有些日子了。」

雲威道：「大姊此次來中原為了？……」

姬神婆道：「是跟着姑娘出來玩玩的。」

雲威道：「只是姑娘和大姊？」

姬神婆說道：「還有少莊主，和戚定遠等人。」

雲威心頭微微一震，道：「少主和姑娘他們現在什麼地方？」

姬神婆道：「和第一堡的西門姑娘等人在一起。」

雲威心中忽有所悟地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怪不得他會知道我的出身來歷。」

姬神婆一怔，道：「你說的是誰？」

雲威道：「江阿郎。」

姬神婆微一搖頭道：「你錯了，你當年的事情，可以說是石府中的一段隱秘，少主和姑娘也都不清楚，可說是根本不知，江阿郎是從你兒子的那雙手上看出來的。」

雲威道：「這種掌力可說當世武林無人知曉，他又怎會知道這種掌力的來歷的呢？」

姬神婆搖頭道：「對此，老身也是一無所知，大感迷惑不解。」

語聲一頓，話題一改，問道：「雲威，他剛才的話，你聽見了麼？」

雲威道：「小弟聽見了。」

姬神婆道：「你打算怎麼辦？」

雲威微一沉吟道：「大姊認為呢？」

姬神婆緩緩說道：「雲威，你年紀已老大一把了，也該收斂改悔了！」

雲威雙目倏然一睜，道：「大姊，妳難道也要我……」

姬神婆正容說道：「雲威，據我所知，他一身所學功力高不可測，你那掌力雖然霸道絕倫，但對他却不足仗恃！」

雲威堅絕地道：「說什麼我也要與他放手一搏，雖然濺血橫屍，我也決不自殘經脈！」

姬神婆道：「誠如他所言，你在武林中的作為太過份了，你要不依他所言自殘經脈，只怕今晚你就得濺血橫屍此地！」

雲威雙目忽然一眨道：「大姊可知道他的師承出身？」

姬神婆搖頭道：「到目前為止我還不知道，只知道眼下在此地的少林，峨眉高僧，丐幫長老護法等人，都對他十分恭敬，聽他的，這似乎與他的師承來歷有關！」

雲威沉吟地道：「聽大姊這麼一說，看來今晚我得避免與他動手，另想辦法對付他！」

姬神婆雙眉一皺道：「你想另用什麼辦法對付他？」

雲威道：「官家，我在官家也建立了一股雄厚的實力！」

姬神婆搖頭道：「那沒有用，說來你也許不信，聽說他與那威震天下，權傾當朝的鷹王也有很深的淵源關係！」

雲威雙睛閃灼，眼珠轉動着說道：「不管如何，小弟都得試試，大姊，小弟現在要走了，請大姊替我攔他一下！」

話落，突然騰身電射而起，直上夜空！

驀地，一條黑影冲空掠起，其勢快逾閃電，挾着一度白光撲向雲威冷喝道：「下去。」

雲威當然知道這撲來的黑影是江阿郎，白光是刀，他當然不會乖乖地聽話下去，雙手一揚，那歹毒霸道絕倫「摧心掌」力已經出手！

他應變不能說是不快，換一個人，在他這雙手一揚之下，勢非立斃當場不可！

奈何他碰上的是江阿郎，江阿郎不僅一身

所學功力比他高，而且動作更比他快！

他雙手方自一揚，刀光已從他雙手腕脈間一閃而回！

雲威驀覺雙腕腕脈處一凉，接着是一陣劇疼，他心中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不由心膽俱顫，一聲大叫，眞氣立洩，身子有如殞星下墜般「砰」的一聲摔跌地上

姬神婆站立在原處沒有動，她老臉一片蒼白！

費翔雲也站立在原處沒有動，他臉色也是一片煞白。

江阿郎身形落地，他兩手空空，沒見他拿着刀，顯然已經收起來了。

雲威從地上咬牙挺身站起，雙目噴火地怒瞪着江阿郎恨聲說道：「姓江的，你好狠毒的心腸！」

江阿郎沒理他，右手微抬，隔空彈指封閉了他雙臂的血脈止住腕脈的流血，轉向姬神婆抱拳拱手道：「神婆，我這是不得已！」

姬神婆臉上毫無表情地道：「你廢了他的雙手了？」

江阿郎點頭道：「我割斷了他的脈腕。」

姬神婆道：「仍要毀他一身功力嗎？」

江阿郎道：「事所必須！」

姬神婆冷冷道：「那你怎麼還不動手？」

「我想由少主來動手。」

「為什麼？」

「因他原是石府弟子！」

「你知道他是石府的什麼人嗎？」

「不知道。」

「你想不想知道？」

「這已經無關緊要了。」

姬神婆冷冷道：「你可知道以他的身份，在目前少主還無權處置他！」

江阿郎兩道濃眉揚了揚，淡淡道：「那不要緊，我有權，便是當代石府主人，只要他犯了惡行，我也有權處置！」

姬神婆不由一怔，道：「便是當代石府主人犯了惡行，你也有權處置？」

江阿郎點頭道：「神婆在石府三十多年，該聽說『老神仙』三字吧！」

姬神婆雙目大睜，滿臉驚疑之色地道：「你知道老神仙？」

江阿郎肅容道：「我是老神仙的傳人。」

「呵……」姬神婆雙目圓瞪地道：「您是老神仙的傳人，您怎麼不早說？」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現在說也並不遲，是不是？」

姬神婆神色倏然一轉恭肅地道：「請您恕屬下無禮冒犯！」

江阿郎抬手一擺道：「神婆不必多禮，也沒有那麼一說，麻煩妳請少主出來吧！」

姬神婆這裏剛躬身應命，東嶽廟那裏已傳出一個清朗的話聲說道：「不必請，我都聽得很清楚，我出來了。」

話聲中，石奇舉步瀟洒地走了出來，身後跟着「震天鐵掌」戚定遠和「雙虎」。

近前，石奇一拱雙手，朝江阿郎躬身行禮說道：「您是老神仙的傳人，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稱呼您才對！」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這好辦得很，咱們以年齡序，你還是大哥，我仍是二弟。」

石奇猶豫道：「這個……」

江阿郎道：「別嚕嗦，要不然，你石府的大門就永遠別想我跨進一步！」

這話厲害，不由得石奇不點頭道：「如此，我恭敬不如從命就是！」

語聲一頓，目光一瞥那呆立在一邊的雲威，道：「二弟，大哥請示，如何處置他？」

江阿郎道：「剛才我雖然已經說過了，但眞正的主權還在你。」

石奇沒有再多說什麼，走近雲威的面前，目射威稜地說道：「我想問你幾句話，你可願意實答？」

如今雲威已經明白江阿郎的師承來歷了，他深悔沒早能知道江阿郎的師承，要是早知道的話，說什麼他也會避着江阿郎不與江阿郎碰面的。

他緩緩輕嘆了口氣，道：「少主只管請問就是。」

石奇道：「忘憂谷主可是你？」

雲威道：「是我。」

「楓林別莊主人呢？」

「也是我。」

「山頂上的毒謀主謀之人可也是你？」

「不錯，那也是我。」

費翔雲忽然問道：「爹，這件事你為什麼不告訴我知道？」

雲威——費嘯天道：「孩子，你不是認為爹有意連你也陷害在內？」

費翔雲道：「孩兒雖然不敢這麼想，但是爹却不應該不……」

費嘯天接口道：「爹派的有人跟在你身邊，你決不會有絲毫危險的！」

費翔雲道：「爹派的是誰？」

費嘯天道：「褚九峯。」

費翔雲回首望着身後的一名黑衣老者問道：「是麼？」

褚九峯點了點頭。

這時，西門玉霜，陳飛虹，鄧天杰等一衆男女老少羣豪，全都現身走了出來。

西門玉霜突然問道：「費嘯天，過去的幽靈門主也是你麼？」

費嘯天點了點頭，沒說話。

突然，他身軀起了一陣顫抖，嘴角流下了兩行血絲，身子向後緩緩倒了下去！

他想必是怕毀去一身功力，過那生不如死的日子，竟然嚼舌自絕了！

費翔雲不禁心膽俱裂，大喊了一聲「爹」！騰身飛撲了過去。

旋而，他倏地長身站起，朝一衆江湖豪雄抱拳一拱，說道：「諸位，七星莊從此除名武林，『寒星劍』三字，也自此由『六俊』中剔除！」

話落，俯身抱起費嘯天的屍首騰身飛掠而去。

「龍虎獅豹」四侍怔了怔，隨即與一衆屬下跟着飛掠奔去。

江阿郎仰臉望望夜空，喟然地吁了口氣，雙手抱拳朝一衆江湖豪雄作了個環揖，說道：「諸位，一切已成過去，現在已經沒事了，諸位請回客店去歇息，準備明天動身，返回來處吧！」

× × ×

一衆江湖豪雄紛紛走了。

江阿郎也率領着一衆男女老少羣雄回了豪義皮貨店內。

東嶽廟前的廣場又恢復了一片沉寂。

費嘯天——這個心機深沉，心腸狠毒，多年來一直陰謀策劃着想稱尊武林，君臨天下的一代梟雄，終於嚼舌自絕死了！

可是，江湖上就從此風平浪靜，不再有人妄想稱霸武林了嗎？

不！絕不！

江湖上永遠不會有平靜的，江湖上也永遠不斷地會有那些陰狠毒辣的惡徒，懷具野心異圖的狂妄梟雄者流！

像費嘯天這種人，只不過是江湖上的一個浪花而已！

（續完）



一月完民間俠義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金菩薩（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賈不風要胡姬將洪天鶴押回提督府，又支使黃鈞往謁醴親王，陪伴王爺聊天，冀能鬆懈王府戒備，黃鈞走後不久，胡姬已由提督府回來，說黃提督已將洪天鶴押入牢中，賈不風隨向胡姬借黃提督給予胡姬的全城特別通行令牌，然後將他的計劃對胡姬、趙天行、趙韻芬說出，三人頻頻點頭，胡姬也將令牌取上，賈不風藏好令牌，逕往王府正門求見邵機新，僞說是黃提督跟前機密行走，有要事晉見王爺，賈不風被搜身後帶進偏廳，醴親王一見賈不風的面，便問他可是黃大人跟前的機密行走——

巧施屠奸計　勇作報國謀

賈不風恭聲道：「是的。」

醴親王問道：「是奉黃大人的差遣而來？還是私自前來？」

「小的奉黃大人差遣，有機密事稟告。」

「哦？」醴親王似是顯得很意外。「有何憑據？」

「有全城通行無阻的特別號牌爲憑。」

「呈上來！」

賈不風取出號牌，由武士轉呈上去，醴親王看了之後，又由武士將號牌還給他。

「有話快說。」

「回王爺，黃大人受王爺的節制，理應聽王爺的調度，聽王爺的吩咐。不幸黃大人因愛子心切，聽了獨子黃鈞的挑唆，不時違抗王爺的諭命。如今黃大人已是後悔莫及。囑小的轉稟王爺，請王爺原諒黃大人的愚昧無知。」

「哦？」醴親王顯得很意外。「這是黃大人親口對你說的嗎？」

「字字出自黃大人口，小的不敢揑造。」

「嗯！他還說什麼來着？」

「回王爺！黃大人說，空口無憑，爲了顯示他對王爺的忠心耿耿，現在囑小的獻上一件機密消息。」

「快說！」

「黃大人查到了革命亂黨聚集之處，也查到了裴振宇藏匿另一尊金菩薩的地方，囑小的前來帶路。」

「敎你前來帶路，這是什麼意思？」

「黃大人怕王爺誤會他搶功掠寶，雖得到消息，却不敢發兵。這一定要王爺你，親駕圍勦……」

「莫非黃凱又在耍什麼花樣嗎？」

「回王爺，黃大人怕王爺生疑，所以再三交代小的把話說明。鈞少爺現在正在王府，請王爺留爲人質，如有虛假，可殺鈞少爺。由此可見，黃大人是誠心誠意的。」

醴親王笑呵呵地說：「黃大人若是聰明，早就不該跟本王過不去了。只要跟本王處得好，還怕他不連連高昇嗎？……哈哈……來人呀！傳邵總管！」

邵機新立刻傳到，醴親王疾聲下令道：「將衛隊集合，立刻出發。再派人將黃鈞暫時緩禁。」

醴親王還作了一個自以爲絕對安全的安排，將那尊金菩薩隨身携帶，以策安全，他還怕惻是一着調虎離山之計。

這本來就是一着調虎離山之計。

當醴親王親率衛隊浩浩蕩蕩出發的時候，趙天行，趙韻芬以及胡姬等三人立刻從後院牆翻進了王府。

守衛實力相當薄弱，幾至不堪一擊的程度，輕易地被三人解決。賈不風只交代他們一個任務，救出裴振宇。

他們毫無困難地將任務圓滿達成。

可是，在臨要撤退的時候，胡姬提出了一個建議：「我們是不是應該順便也將黃鈞救出去？」

「不可。」趙韻芬立刻表示反對。「賈老先生一再交代，我們必須按計行事，不可亂作主張。」

「這不算亂作主張，」胡姬振振有辭地加以解釋：「如果順便救了黃鈞，等於在黃凱那裏討了一個人情。」

「如果只是爲了在黃凱那兒留條後路，實在大可不必。」趙天行也表示了意見。「因爲禍是咱們惹的，黃凱絕不會爲了這個人情而不計前嫌，而且，賈老先生安排這一着棋，必然還有他的用意，我們千萬不能破壞他計劃。」

胡姬倒也沒有堅持，立刻就離開王府。

他們按照賈不風的囑咐，回到了賈不風的住處等候，裴振宇免不了問東問西，三個人誰都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相反地，胡姬倒提出來一些問題。

「裴先生！那尊金菩薩的確從奇珍齋贖回來了嗎？」

「是的。」裴振宇當然是據實以答。

「你親眼看到的嗎？」胡姬又追問。

「是的。」

「趙天行！如果你是醴親王，得到賈老頭的密報之後，你會怎麼辦？」胡姬又提出一個假設的問題。

「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大好的機會。」

「對於那尊已經到手的金菩薩，你將如何處置？」

「隨身攜帶。」

「敎我也是如此。賈老頭事先想到這種結果嗎？」

「胡姑娘！妳放心吧！」趙韻芬冷笑着說。「賈老先生算無遺策，他一定早就想到這種結果了。」

「就算他想到了，又能怎樣？衛士如雲，他還能在醴親王手裏將那尊金菩薩奪回來？」

「唉！胡姑娘！」趙天行說：「妳又何必多此一慮呢？等賈老先生回來，不就有了答案了嗎？」

胡姬默然，她如此問，只是懷疑趙家兄妹也許比她多知道一些計劃的內容，因爲她曾經離開過。

沉默一陣，突然院子裏噗通一响。好像有什麼重物墜地的聲音，接着，賈不風推門走了進來。

胡姬特別留意賈不風的手，但他的兩手都是空空的。

賈不風並沒有去理會他們三個，却走到裴振宇面前，很客氣地問：「這位想必就是餘杭裴先生吧？」

「是的。」裴振宇很謙遜地站了起來。

「聽說裴先生以一個文弱書生而參加艱險革命工作，立志推翻滿清，眞是可敬可佩！」

因爲裴振宇不知道賈不風是何許人，而且胡姬和趙家兄妹也不曾向他提過這個人，所以他謹愼地沒有開口。

賈不風似乎不需要裴振宇的回答，又自顧自地說了下去：「聽說你有一個好友，名叫胡子金？」

裴振宇的回答非常的謹愼：「萍水相逢，相談甚恰。如此而已，談推心置腹，還相去甚遠。」

「裴先生！我有個毛病，就是喜歡說直話。革命工作非同兒戲，不是憑血氣之勇，憑血肉之軀就可以完成的，一定需要大智，大仁，大勇的胸襟和氣度。尤其在交朋友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不可輕吐心腹，也不可輕洩機密。常言道，最可怕的不是你的敵人，而是你的朋友。因爲你對敵人有防範，對朋友不會防範。敵人在正面，朋友在你身旁。」

裴振宇倏地一驚，賈不風的絃外之音，他已經聽出來了：「老先生，你莫非認爲那胡子金……？」

「他是醴親王豢養的一隻鷹犬。」

「哦！」

「胡子金這個人很聰明，醫術也很高明，只可惜對利祿之心太重。他一直想入禁宮，當一名御醫，就走了醴親王的門路。醴親王就利用了胡子金的弱點，加以驅策。」

裴振宇簡直不敢相信，可是事實却不由他不信。

賈不風又侃侃而談：「滿清迂腐，已到強弓弩末的境地，連醴親王這種人都把重點放在那對金菩薩上面而不問正事，眞是氣數已盡，覆滅在指顧之間了……對了！裴先生！另一尊金菩薩的藏匿之處，你告訴胡子金了嗎？」

「本來想告訴他的，他却拒絕知道這個秘密。」

「這是欲擒故縱，以退爲進的手段，胡子金就是以這種手段上了當……好了，這些都已過去。裴先生！你跟芙蓉園主人胡姬姑娘有約定，只要她能夠護送令親，也就是你的同志唐曉峯安全離京，你就將祖傳的一對金菩薩以合理的價格賣給她，這個約定如今還有效嗎？」

「君子一言，快馬一鞭，當然有效。」

「好！」賈不風挑起了大姆指。「想不到裴先生一介書生，也是這樣爽氣，現在，我願意替胡姑娘履行約定，唐曉峯，蕭艷月，還有你，一共三個人，我負責在天亮前送你們三人離京，裴先生相信我所說的話嗎？」

「聽老先生的話，看老先生的氣度，我不必打聽老先生的來龍去脈，也知道老先生必是人中之龍，我當然信得過。問題是——我本人並不想離開北京。」

「爲什麼？」賈不風顯得非常驚異。

「並沒什麼特殊原因，責任未了而已。」

「裴先生！天亮之後，北京城內可能會捲起一場罕見的風暴，我已經在醴親王與九門提督之間埋下了一根引綫，且已將引綫點燃了火，一旦爆開來，殺傷力非常強大。裴先生！聽我的勸，暫離北京，異日再捲土重來。」

裴振宇低首無語，似在考慮進退。

見他默然，賈不風又道：「三思是應該的，猶豫則不可，因爲時間不多，不要躭誤了生機。」

裴振宇道：「老先生！只怕我難以履行當初的約定……」

胡姬有些忍不住地揷口嚷道：「裴振宇！你莫非要自食其言？如果你想毀約，最好先想想後果。」

「胡姑娘！」賈不風轉過身去，怒目以對。「我們當初約定，一切由我作主，妳不是也毀約了麼？」

胡姬未再開口，不過臉上却有悻悻之色。

「老先生！胡姑娘！」裴振宇緩緩地說：「並非我存心毀約，如今那一對金菩薩只有一尊在我手裏，另一尊已經到了醴親王的手中，敎我如何履行前約呢？」

「裴先生！只要你拿出藏匿的那一尊金菩薩，醴親王手裏的那一尊由我負責。」賈不風

的神色，語氣，都顯得很有把握。「而且，你還可以照樣以兩尊金菩薩開價。」

「這……這好像不大公平吧?」

「我說公平就公平，裴先生!現在就請開個價碼吧!」

裴振宇躊躇再三，終於開了口：「老先生!我不需要錢，可是我們的工作需要錢!我只有厚顏開價了……十萬塊龍洋，老先生以爲這個價錢怎麼樣?」

賈不風並沒有回答，却轉身以目光望向胡姬和趙家兄妹。胡姬點點頭，趙天行也同樣點了點頭。

「胡姬!」賈不風見他們答應這個價碼之後，才又問道：「按照約定，妳得圖，他們得物，你們各付五萬塊龍洋，怎麼樣?」

「可以。」胡姬毫不猶豫地回答。

「可以。」趙天行也作了同樣地回答。

「那麼，你們現在就將錢拿出來吧!」

「我想先知道裴先生將另外一尊金菩薩放在何處?」胡姬提出了意見。「是不是立刻就可以拿到?」

裴振宇立刻回答：「櫻桃斜街口上有一座小土地廟，廟裏供奉了一尊土地神像，我將原來那尊移走了，將金菩薩放了進去。不過，我在金菩薩的臉上抹了一層泥，又加了一件黃土布作的袈裟，別人都不會注意了。」

賈不風臉上流露了欽佩的笑容，胡姬却狠狠一跺脚，她似乎曾經見過那尊土地神像，而未加注意。

胡姬拿出了一叠銀票，都是京畿大字號開出來的，數目剛好是五萬元，趙天行當然也是如數照付。

賈不風收集了那些銀票，如數交到裴振宇的手裏。

「胡姬!」賈不風說：「麻煩妳跑一趟，行嗎?」

「爲什麼一定要我去?趙天行難道就不能去?」

「讓妳去妳才會放心呀，如果我教趙天行去，只怕妳又會誤會我跟趙天行設好了什麼圈套啦!」

「那麼，另一尊金菩薩如今又在何處?」

「暫時秘而不宣，等妳回來再說。」

胡姬雖然面現狐疑之色，但她還是聽命去了。

「裴先生，」賈不風又轉過頭來說：「待會兒我就派人送你去火車站，五點鐘有一班去天津的早車，我已經替你們買好了三張票，沿途有人暗中保護，到了天津也有人到車站接應，什麼都別去想，只求你相信我的話。」

裴振宇猶豫着，似乎有什麼話想說而又不便啓齒。

「裴先生，有什麼話盡管明說。」賈不風竟然看透了他的心意，「你應該看得出我這個人是不玩虛假的。」

「一直到現在，我都不敢冒昧請敎老先生貴姓大名。」

「我姓賈，西貝賈，名不風。」

「哦，賈老先生，我有道義送蕭艷月安全離京，也有責任護送唐曉峯離京，但我自己却不能走。」

「爲什麼?」

「因爲我沒有奉到上面的命令，我既然獻身革命工作，就已經將生命與自由都交給了工作，我無權自主。」

「哦，指揮你的人到底是誰呢?」

「我不知道!」

「沒法子主動跟他取得聯繫嗎?」

「沒法子。」

賈不風長長地呼了一口氣，似乎顯得有些失望，沉吟片刻，他又提出折衷辦法：「你將他們護送到天津，再回來，你看怎麼樣?」

「不行，一切都要奉命行事。」裴振宇依舊很堅持。

「裴先生。」趙韻芬禁不住插了嘴：「京裏形勢險惡，你暫時避一避，將來再回來，又有何妨呢?」

「不行。愈是形勢險惡，我愈應該留在這裏，也許，上面隨時有艱巨的任務，要我擔當哩!」

「裴先生，我非常敬佩你。」賈不風終於放棄了。「一切由你自主……你總會到車站去送送行吧?」

「跟誰送行?」

「蕭姑娘呀!」

「不必了。」裴振宇回答得毫不猶豫。

「裴先生，你是如此絕情嗎?像蕭姑娘這種紅粉知己，天下難求，她差一點爲你送掉一條性命哩!」

「賈老先生，我可以爲革命工作而冒險，却不能爲兒女情長去冒險，何況，蕭姑娘是性情中人，不會見怪的。」

「裴先生。」賈不風搖頭一嘆：「唉，一個書生，能表現如此，眞可說是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趙老弟，這可是你們年輕人的好榜樣呀!」

賈不風的話顯然有絃外之音，而趙天行也爲之動容。

趙天行剛要答話，胡姬正巧從外面快步跑了回來。

賈不風問道：「胡姑娘，到手了嗎?」

胡姬從懷中取出那尊金菩薩，放在桌上。

裴振宇顯得有些激動，聲音顫抖地說：「反正現在這尊金菩薩已不再歸我所有，有個秘密我不妨告訴各位，上面跟我聯繫時就是利用這尊金菩薩……」

賈不風很快地接口說：「既然如此，你何不看看，上面是不是又有什麼新的指示給你?也許……」

裴振宇連忙拿起那尊金菩薩，翻過來，底座有一個小洞，他伸進一根指頭掏摸一陣，取出來一個紙團。

振裴宇顯得非常高興，展開一看，只見紙上寫着：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賈不風輕描淡寫地問：「上面怎麼指示你呀?」

裴振宇喃喃地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這你還不懂嗎?」賈不風走到他身邊，撫着他的肩。「敎你先離京，保存實力，異日捲土重來。」

「我懂，我懂!」裴振宇連連地點着頭。

賈不風掏出那塊全城通行無阻的特殊號牌，交給裴振宇：「拿着，你可以離開了，祝你一路順風。」

「賈不風!」胡姬嚷了起來：「你倒會作順水人情，別忘了那玩藝兒是我借給你的呀，我還要用哩!」

「裴先生!」賈不風根本不理會胡姬。「走吧!」

裴振宇向在場的人一一揮手告別，然後匆匆了。

「賈不風!」胡姬瞪了眼。「你是怎麼了啦?」

「胡姑娘，那玩藝兒妳用不着啦!」

「用不着了?」胡姬兩道眉毛立刻挑了起來。「這話什麼意思?你是說我會死在京裏?死在這間屋子裏?」

賈不風笑着說：「胡姑娘，聽人說，妳城

府極深，怎會如此毛躁呢?妳年紀輕輕的，還有幾十年好活哩。」

胡姬果然沒再吭聲，並非她甘心臣服在賈不風的手下，是她發現賈不風這頭老狐狸很不好鬥，只得暫時不動聲色。

趙天行緩緩道：「賈老先生，我對你處理事情的手法非常佩服，不過，我心中有一個疑問。」

「趙老弟，是疑問就儘管提出來。」

「還有一尊金菩薩尚在醴親王的手裏，你現在已經收了胡姑娘跟我付出的錢，錢票子都讓裴振宇帶走了。你將如何向咱們交代，莫非你早就胸有成竹了?」

賈不風笑了笑，一副漫不經心的態度說：「老弟，咱們先不談那尊金菩薩的事，我想問你們幾個問題，希望你們三個人都表示一點意見……洪天鶴的下場如何?」

「死!」胡姬搶着回答：「我在黃凱那兒已經煽足了火，他除了身首異處之外，並無他途。」

「黃鈞的下場又如何呢?」賈不風望向趙天行，似乎希望他也能表示一點意見，不能老讓胡姬一個人開口。

「死!」趙天行的回答方式與胡姬完全相同。「醴親王發現中計之後，必殺黃鈞以洩心中之忿。」

「那位胡子金胡大夫的下場又如何?」

這一次，趙韻芬搶着回答了：「他弄巧成拙，才有這麼大的亂子，醴親王一定會遷怒於他，還是一個死字。」

「不錯。」賈不風作了結論：「他們三個人到頭來都是一個『死』字，這就是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印證。你們三個都很年輕，還大有前途，應該引爲殷鑑。」

趙家兄妹點頭會意，胡姬仍然面無表情。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醴親王與九門提督黃凱的下場。」賈不風又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好像在主持一個檢討會。

三個人都默默無言，這問題實在太複雜。

賈不風却自動提出了答案：「黃凱喪子絕不甘心，一定要到皇上那兒控訴，醴親王當然也會反控，如此一來，兩個人的隱私都會被揭穿。黃凱丟官是最起碼的處分，醴親王的王位可保，權力却喪失，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裴振宇應該謝謝我，幕後指揮他的那位也該謝謝我。這都是他們想作而尚未作到的事，我竟然無意中替他們辦到了。」

趙天行看看他妹妹，而趙韻芬正好也回過頭來看他。二人心中似乎有什麼共同的想法，只是沒有說出來。

「賈不風。」一直沉默的胡姬終於忍不住開了口：「你提了這麼多問題，我也能夠提一個問題嗎?」

「當然可以呀!」賈不風笑着說。

「我想知道，你什麼時候履行約定。」

「現在。」賈不風的神態很輕鬆。

「可是，你還缺少另外一尊金菩薩。」

「趙姑娘，麻煩妳去一趟，院子裏有一盆天竺，金菩薩就在天竺花盆的後面。」賈不風很得意地笑着。「我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只有施展我的絕招——偸。」

「我去!」胡姬自告奮勇地說。

「不!」賈不風伸一隻手攔住她。「趙姑娘去，妳看着妳那尊金菩薩，目前，最好還是各拿一尊。」

胡姬只等悻悻地站在原處，眼看着趙韻芬跑了出去。

趙天行的神色有些古怪，他似乎對金菩薩已不注重了。他的目光前視，心中似乎被什麼問題盤踞着。

須臾，趙韻芬就將另外一尊金菩薩拿進來了。

如今，這對異寶已經成雙，趙天行依然沒有歡欣鼓舞之色，似乎萬事萬物都沒有他腦海所思索的事情更重要。

賈不風將兩尊金菩薩拼在一起，立刻就變成霞光萬道，燦爛奪目，賈不風退後幾步，仔細端凝，半晌，他突然叫道：「胡姑娘，妳的五萬塊錢沒有白花，眞有圖哩!」

「在那裏?」胡姬非常緊張地趨前發問。

「金菩薩身上所鑲嵌的鑽石珠寶的確拼出了一幅地形圖。」賈不風指點着說：「瞧吧，這是一條河流，橫過河流，就是一道谷口，進去之後，是一條狹窄的山徑，這個圓圈特別閃亮，大概就是藏寶的地點了……」

「賈不風，這就算一幅地形圖嗎?」

「是呀，趕緊拿紙筆照樣臨摹下來。」

「臨摹下來又有什麼用?圖上並沒有標明詳細的地方呀，像這種河流，這種山谷，到處都有。」

賈不風的神態很嚴肅，語氣也然：「胡姑娘，這藏寶的地方也許在天涯?也許在海角，妳不但要花耐性去找，還要靠機運，財富一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這幅地形圖捏在手裏有個屁用?」

「胡姑娘，妳要這麼說可見妳還沒有達到胸羅萬機的境界，妳捏着這幅圖，就等於捏着一個希望呀!」

胡姬的神態突又緩和下來，很客氣地說：「賈不風，你索性好人作到底，帮忙跟趙天行打個商量，這兩尊金菩薩借我用幾天。我相信，這幅藏寶圖不會如此簡單，內中一定還有什麼奧秘，這要慢慢地看，慢慢地想。」

「不行!」趙韻芬立刻表示反對，同時暗暗拉了趙天行一把。「哥哥，你在胡思亂想些什麼呀?」

趙天行好像回過神來了，但他依然沒有開口。

「不行?」胡姬狠狠地瞪了趙韻芬一眼。「哼，還輪不到妳說話，賈不風是仲裁人，由他決定。」

「不行。」賈不風的口氣和趙韻芬完全一樣。

「怎麼?」胡姬掄起了眼珠子，語氣不遜地問：「賈不風，你是存心偏袒他們，欺侮我，是不是?」

「胡姑娘，妳要這麼說，可就不對啦，妳得圖，他們得物，這是大家早就約定好了的呀，怎能反悔?」

「不錯，我得圖可是這圖要細細地看。」

「在天亮之前妳儘管細細地看個够。」

「時間不够，要看還要揣摩，少說也要十天半月。」

「對不住，十天半月那可辦不到。」

「辦不到?哼!」胡姬一聲冷笑，突地伸手抓起那兩尊金菩薩，往後退了好幾步。「不行也得行，這對金菩薩我一定要借用幾天，藏寶圖弄清楚了我就歸還。」

趙韻芬立刻嚷了起來道：「賈老先生，我早就告訴過你，她絕不可能是一個信守諾言的人……」

賈不風搖手示意趙韻芬不要再說下去。

「哥哥!」趙韻芬拉了趙天行一把。「你在想什麼呀?胡姬毀諾背信，你站在這兒吭也不吭一聲?」

「妹妹，我在想一個問題，終於被我想通了。」

「你在想什麼呀?」趙韻芬急得直跺脚。

「妹妹……這……待會兒再告訴妳吧!」

「胡姬背信毀約了，你不管嗎?」

「相信賈老先生，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他一定會有法子處理這件事，妳急個什麼勁兒呀！」

「聽見沒有？」胡姬趁機會接口說：「賈不風，人家趙天行放出話來啦，這碼子事該如何處理，全憑你一句話啦，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你樂得放個交情。」

「胡姑娘。」賈不風一本正經地說：「人家既然如此信任我，我就不能讓人家上當吃虧呀！」

「難道你就有心要我上當吃虧？」

「胡姑娘，最好一切都按約定行事，妳得圖，他們得物，別再來什麼新的花樣，胡姑娘，把金菩薩放下。」

胡姬冷笑道：「哼，沒那麼便宜。」

趙韻芬似已怒不可遏，連忙拔出了兩把短劍，氣吁吁地說：「老先生閃開，待我來教訓她。」

賈不風沉着臉低喝道：「趙姑娘，請收起兵器。」

「老先生，她不講理，我當然只有以武力對付。」

「趙姑娘！」賈不風寒着臉說：「妳以爲我管不了這碼子事嗎？如果我吃不住你們三個，我還敢當你們的仲裁人？再說，其中一尊金菩薩是我在醴親王那兒偷來的，我一點主權都沒有嗎？趙姑娘，相信我就將兵器收起來。」

「妹妹！」趙天行也喝道：「聽賈老先生的話。」

趙韻芬收起了短劍，却並非心甘情願。

「胡姑娘！」賈不風又轉身面對胡姬，「放下。」

「放下？沒那麼簡單，五萬大洋可不是白化的。」

「胡姑娘，妳自信走得出這間屋子？」

「當然。」胡姬的神情顯示她充滿自信。

「妳憑什麼走出去？妳以爲我是一個木頭人？」

「憑我芙蓉園女主人名號，還不够嗎？」

「妳何不明說，憑着那個威力無邊的芙蓉圈？」

「嘿嘿，你還沒有忘記芙蓉圈，那證明你還不胡塗。賈不風，讓開點，要不然，你就會命喪芙蓉圈之下。」

「胡姑娘！」賈不風似乎一點兒也不畏懼。「我眞不明白，妳一手一尊金菩薩，妳用那一隻手使用芙蓉圈呀？」

胡姬突地將兩尊金菩薩交到了左手，空出右手來。她不用再說什麼，她已用行動代替了回答。

「胡姑娘，妳以爲我也怕芙蓉圈？」

「芙蓉圈天下無敵，那個不怕？」

「我不怕，要是不信，妳就試試。」

這是一個大膽的挑戰，這麼多年來，沒有人不在聽到芙蓉圈這三個字之後就亡魂喪膽的，賈不風是唯一的例外。

胡姬冷笑着說：「賈不風，兵法上說，知已知彼，百戰百勝，我對你可說相當了解，你是神偷，空空妙手，神乎其技，你的輕功也不錯，飛簷走壁，如履平地。不過，你若妄想可以對付得了我的芙蓉圈，那是作夢。」

「胡姑娘！」賈不風仍是那樣心平氣和，說起話來一點兒也不火爆：「別說大話，儘管亮出來吧！」

「賈不風，你不算老，你還可以活很多年了。」

「是，我還想泰泰平平地活五十年哩。」

「可是，芙蓉圈一出，你就一天也活不成了。」

「胡姑娘，亮出妳的芙蓉圈呀！」

「賈不風，我一再忍讓，是因爲你帮了我的大忙，我不忍心殺你。你不要逼我，不然你就是自找死路。」

「胡姑娘，以前聽別人說妳殘忍成性，怙惡不悛，我總認爲像妳這樣聰明絕頂的人應該不會懵懂一世。如有人點化妳，妳必定會幡然悔悟，唉，沒想到妳果眞頑劣不冥，無藥可救，老頭兒眞爲妳可惜呀，可惜！」

「賈不風，你在唸什麼經呀？」

「胡姑娘，這是你最後一次機會，千萬不要放過。」

「賈不風，我也給你一個機會，我在心裏數數目，數到十的時候你還不讓路，就別怪我手下無情了。」

趙韻芬走到她哥哥身邊，輕輕喚道：「哥哥！」

「嗯？」趙天行似乎渾渾噩噩，如夢初醒般。

「哥哥，你認爲賈老先生能够對付芙蓉圈嗎？」

「誰知道？」趙天行一副漠不關心狀。

「哥哥，咱門應該早作準備呀！」

「準備什麼呀？」趙天行的警覺性似乎突然消失了。

「萬一賈老先生不敵時，咱們好挺身相助呀！」

「用不着。」趙天行語氣冷冷地說。

「用不着？這話是什麼意思？」

「賈老先生的事，咱們用不着管，也管不了。」

「怎麼？你想隔岸觀火，坐享其成？」

「妹妹，你看我是那種人嗎？」

「哥哥，你的態度就是如此。你要弄清楚，賈老先生是在爲我們據理力爭，不是爲他自己呀！」

「妹妹，妳還年紀輕，很多事情妳未必看得透。我是早就頴悟了，不信，妳就瞪大了眼等着瞧吧！」

趙韻芬彷彿從她哥哥的眼睛中看到了什麼秘密，她不再開口了；她深信，哥哥如此說，一定有他的道理。

「十！」胡姬突然大吼了一聲。

「胡姬！」賈不風突然大喝一聲：「放下金菩薩。」

「讓路！」胡姬也同以一聲咆哮。

同時間，她的右手飛快地探進懷中。

趙韻芬雖說相信她哥哥的話，心情仍難免緊張，在這一瞬間，她雙手緊緊地握住了雙劍的劍柄。

賈不風神定氣閑地站着，一動也不動。

趙天行也是神態安詳地站在那兒。

胡姬的臉色突然大變。她那隻右手久久抽不出來。

賈不風冷笑着問道：「胡姑娘，妳還猶豫什麼？」

胡姬急得眼淚都流了出來，一連番地跺脚罵道：「你卑鄙，你齷齪，你竟然偷走了我的芙蓉圈。」

「胡姑娘。」賈不風很緩和地說：「妳這麼說，就不對了，我以『神偷』之名享譽江湖，我的本領就是偷，我偷去了妳的芙蓉圈也是我的本領，怎麼說我卑鄙呢？」

胡姬將她那隻空空的右手抽了出來，用兩隻手捧着金菩薩，放在桌上，有氣無力地說：「我認輸了。」

「胡姑娘，妳眞的認輸了嗎？」

「我眞的認輸了，我不想要這兩尊金菩薩，也不想要什麼藏寶圖，我什麼都不要了，眞的。」

「眞的嗎？」賈不風重覆着她的話。

「眞的，我什麼都不想要了，賈老前輩！」她的稱呼也改變了。「謝謝你給我這樣大一個教訓。」

「那麼，妳現在就可以走了。」

「賈老前輩，請你將芙蓉圈還給我。」

「剛才妳不是說，什麼都不要了嗎？」

「我什麼都可放棄，可是，一定要收回芙蓉圈。」

「難道芙蓉圈對妳是如此重要嗎？」

「是。沒有它，我連一步路都不敢走。」

「唉！」賈不風嘆惜着說：「胡姑娘，我眞要爲妳悲哀，以前，妳是多麼神氣，仗着一個芙蓉圈踏遍江湖，如今沒有它，妳連一步路都不敢走，由此可見，以暴制人，只能制於一時，以德服人，却能服之永遠。」

「賈老前輩，我現在都明白了。」

「但願妳眞能明白，人生雖苦短，若用之於正途，倒也很長，希望妳好自爲之去吧！」

胡姬道：「不，你不將芙蓉圈還給我，我絕不走。」

「胡姑娘，我不願說欺人的話，芙蓉圈已經被我抛到永定河中去了。它永遠也不會再殘害人命了。」

胡姬頓時顯露了絕望的神情，她怔怔地看着在場每一個人，突然嚎啕一聲，衝了出去。

「眞精彩！」趙韻芬脫口讚道：「眞精彩呀！」

「唉！」賈不風神情凝重地說：「我一點兒也不覺得有什麼精彩的，我不是整她，是在救她，明白嗎？」

趙天行神采飛揚地說道：「賈老先生，打一開始見到你，就發現你有一股異於常人的氣質，我就在想，這個人眞是一個小偷嗎？只有財帛才能打動他的心嗎？」

「趙老弟，你自己有答案嗎？」

「當然有啦，首先我發現你不是一個單純的小偷。」

「後來呢？」賈不風一副興趣盎然樣子。

「後來我更發現了一個神奇的結果。」

「哦？說來聽聽吧！」賈不風搬張椅子坐了下來。

「你還沒有徵得裴振宇的同意之前，你就買好了三張車票。到後來裴振宇堅持不走，你也沒有勉强。胡姬把那尊金菩薩拿回來，底座有密柬，裴振宇的上司敎他保存實力，異日捲土重來，這些發展好像都在你的預料之中。」

「嗯！」賈不風不置可否地點點頭。

「你藉這次爭奪金菩薩的事件打擊了醴親王，也打擊了九門提督黃凱，看起來是巧合，其實並非巧合，其中運用之妙，渾然天成，實在令人嘆服不止。」

「嗯！」賈不風仍然不置可否。

「賈老先生，其實下面的話不該再說了，可是我忍不住還要說下去。你就是在幕後指示裴振宇的人，也就是革命工作在北京的最高領導者，我沒有猜錯吧？」

賈不風沒有回答，笑了笑，將話題又岔開了：「你們已經得到了金菩薩，現在你們打算怎麼辦？」

趙韻芬搶着說：「當然是盡快趕回去向家母覆命呀！」

賈不風點着頭說：「這是應該的。」

趙天行說道：「老先生，我倒另外有個主意。」

「說出來聽聽，咱們好好商量一下。」

「妹妹一個人帶着金菩薩回去，向家母覆命……」

「什麼？」趙韻芬急得插了嘴：「你不回去嗎？」

「我不回去。妹妹，只要妳向母親禀明原因，她老人家一定不會怪我。」趙天行很有把握地說。

「哥哥，我眞想不出你有什麼正大堂皇的理由。」

「趙姑娘，妳哥哥一定有道理的。」

趙天行很嚴肅地說：「我要到天津去！」

「哥哥，你到天津去幹什麼呀？」

「我要跟裴振宇作朋友，跟他一起幹點有意義的事。天生我才必有用，白白浪費，太可惜了呀！」

「哥哥，你？……你……」趙韻芬也突然明白了。

趙天行很認眞地說：「賈老先生！你曾經說，你等了好多年，才等到我這樣一個助手。那麼，你就不會輕易將我放過才對。我要永遠作你的助手，當然不是爲了翻過奇珍齋那道牆，而是要翻過一道封建腐敗頹廢的牆，也不是爲了搗翻奇珍齋的藏寶櫃，而是要推翻腐敗無能的清廷。你能讓我追隨你左右嗎？」

「趙老弟，你不是追隨我，是追隨一個偉大的理想。」

賈不風緊緊地握住了趙天行的手。

遠處傳來了第一聲鷄啼。

天就要亮了。

（全文完）

下期預告

一月完民間俠義傳奇「楓紅山莊」

朱羽著

爲一遍神秘色彩所籠罩着的楓紅山莊，傳聞莊中住着過去雙手血腥的盜魁、殘酷兇狠的盜夥，加上一個雙脚殘廢的絕色少女，因此引致不少好奇心，和盜魁的仇家前往探秘，但，多數是有去無回，這更增加了楓紅山莊的神秘恐怖感！朱羽先生以生花妙筆，把楓紅山莊的秘密逐次的揭露開來，其過程當然少不了鬥智、鬥力的驚險場面，曲折傳奇的插曲，愛好刺激的讀友們，千萬注意本刊下期。

技擊叢談

李小龍取勝的絕招

雲山

直到現在，武林中仍然認爲李小龍的逝世乃是中國功夫當中的一種莫大損失，如果李小龍仍然活着，那就有可能跟拳王奇利交手，同時有可能跟日本摔角冠軍豬木較量高下，借此顯出中國功夫的權威，不過，李小龍死了，那就沒有人斗胆向這兩個威震世界的拳王挑戰，事實上，即使現時中國功夫當中最有份量的一個人挺身而出，跟這兩個拳王挑戰，對方仍是不肯接受的，因爲那個人沒有特別的頭銜，即是說，他未能置身於世界拳王之列，故此，對方不會接受這種挑戰。

既然中國功夫當中沒有人向拳王奇利挑戰，奇利想跟中國功夫一決雌雄，只好接受日本摔角冠軍豬木挑戰了，豬木十分聰明，或者說，他的經理人特別有頭腦，居然向全世界人稱述，他除了代表日本摔角和日本空手道之外，還代表亞洲的功夫，與拳王奇利交手，希望借此刺激各地電視迷的注意，能夠看到中國功夫與西洋拳交手，誰勝誰負。

假如李小龍仍然活着，以萬國空手自由搏擊冠軍的頭銜向奇利挑戰，那麼，誰取勝的機會較大呢？這個問題，不容易解答，原因是中國的功夫對於腳法很有研究，特別是李小龍，幾乎可以在任何一個角度踢出來的腳同樣有勁，假定奇利還沒有機會揮拳襲擊時，他已經用腳取勝，一腳踢中奇利的膝蓋骨，或者小腿，奇利就會倒下來，那時，李小龍準可以採用更加凌厲的招式取勝，故此李小龍假定跟奇利正式交手，那一場比賽等於手和腳的決鬥。

很久之前，就已經有人注意到這一點，因爲一隻手臂伸出去，非常細小，一條大腿踢出去，比較它大過十多倍，假如用手或用腳出擊，無疑的，那一條腿所發生的攻擊力量比較拳或掌厲害得多。以前因爲一般武林高手不喜歡用腳，故此，對於腳法只是一種準備，並非一碰頭就是用腳踢出，如果有人從開始打鬥的一分鐘直到打完爲止，都用腳法踢出，那就另外一種戰鬥，可能刷新現時能夠看得見的各種拳擊，換句話說，眼前的拳賽，或者會給一雙腳壓倒，對於腳法表現得最清楚的一個人就是李小龍。

由於這種觀點，使人不但對李小龍的腳法特別重視，同時對跆拳道的腳法，或者泰國拳的腳法同樣的重視，但因連續兩次在美國加州長堤萬國空手自由搏擊比賽當中，代表跆拳道以及泰國拳的兩個拳師，都沒有資格進入決賽的前十名，反而李小龍連贏五場，奪取冠軍，那就反映出中國功夫的腳法跟其他拳術裏面所表現的腳法有相當大的距離了，關於這點，雖然有些專家認爲李小龍的腳法除了表現中外功夫之外，還是他個人的成就，並非別人學習李小龍的腳法就能夠像他打得那麼好，這種見解，是否屬實呢？將來自有分曉，無論如何，李小龍的腳法特別凌厲，勝過世界上任何一個擅長起腳的拳師，那是鐵一般的事實。

李小龍在最後一次萬國空手自由搏擊決鬥當中，以凌厲的腳法擊敗體重一百八十九磅的巴西選手，那一場比賽他就使用最犀利的腳法取勝，對方完全沒有機會發拳打中他身體任何一處，便即倒下來，所吃的一腳不是打在下三路，而是打中下頜，那一腳幾乎把他踢暈，可見李小龍的腳法多麼厲害。照當時目擊拳鬥的觀衆稱述，李小龍落場交手，好像一隻蝴蝶繞着巴西選手金布勒的巨大軀體飛來飛去，然後伺機踢出一條腿，跟着踢第二腳，踢第三腳，其中有一條腿踢中對方的軀幹中部，但却沒有甚麼作用，後來李小龍以旋轉的方式轉動幾次之後，忽然踢出虎尾腳來，連續三個虎尾腳都是轉動當中踢出的，對方很難估計得到，下頜吃了一腳，就此倒下來。

關於這一場比賽，該會列爲最佳的表現之一，李小龍在事後稱述：「我踢出來的腳，不但是中國功夫裏面的腳法，而且含有科學的意味在內，一件物體在旋轉當中所發生的力量，特別强大，速度也增加了許多，在物理學方面說來，這種情形叫做加速，我跟金布勒作戰，開始的時候，所踢出去的腳法雖然靈活，但不能使他受傷，最後我以旋轉性的方式踢出虎尾腳來，那就力量增加了許多，愈是旋轉得快，旋轉的次數愈多，所踢出來的腳愈加凌厲，故此他受不來，同樣的一腳，如果我不是把身體旋轉之後踢出，而是落場就踢，這種腳法的攻擊力量就微弱得多。」

李小龍並不隱瞞他的腳法爲甚麼這樣凌厲，但却沒有把如何訓練自己的虎尾腳以旋轉姿勢踢出，那是一件憾事。反過來說，如果他把這種功夫的厲害說得有聲有色，從頭到尾教授一遍，那就更加有用，因爲李小龍在美國加州以及紐約分別設館授徒，收費按照一般性的原則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對方想學他最凌厲的腳法，一定要由根本做起，打到有相當份量時，李小龍然後把腳法傳授，所踢出去的腳，收費也是有等級的，撩陰腿只收二百元，掛眉腿就收五百元，旋轉踢出的虎尾腳收美金一千元，實際上只是教授一個鐘頭而已，對方學會了在家學習，自然會有特殊的成就，因此之故，不能說李小龍這種腳法沒有公開教授，就此絕跡，事實上有些人是學習到那些腳法的，問題是他們能否像李小龍那麼苦心練習而已。

李小龍爲了參加萬國空手自由搏擊的拳賽，他苦練腳法，他的腳法之所以如此靈活，最重要的是他做過許多種柔軟的健身運動，幾乎全身筋骨都是可軟可硬的，並非像普通拳師那麼呆木，在精武門那套電影裏面，就可以看出他的腳法，即是說，該片剛剛放映的時候，他在艷星苗可秀的臉前說過他如何練習腳法，那個鐘頭是

他把直踢，橫踢各種腳法表現一番的，很難像他那樣子把一條腿向橫踢出，整個身體不動，只是踢出那一腳，一般而論，想橫踢的時候，一定要轉身，或者把馬步改變，站着不動，臉向前方，忽然向橫踢出一條腿來，那就極端困難了，除非從小就做各種運動，腰腳柔軟，然後能夠表演出來，李小龍就有這種本領，因爲他活着的時候做一字腿的運動，能夠坐在地上把兩條腿向左右兩邊伸開，有如「一」字，這種腳法本來是舞台上打北派或者舞蹈專家用的，練習功夫的人，極少兼練這一套，李小龍却非如此，他認爲練習一字腿是很有用的，因爲他必要時可以把那條腿踢到高處跟着轉動，故此，他要腰腿特別靈活，從這方面看來，李小龍練習基本的腳法，確有一套。

除了這些，還該從另外一種含有科學意味的練功術寫下來，作爲一種參考。

李小龍活着的時候，曾經使用一種電力加速器去加強他伸拳踢腳的力量，那種加速器只是像一個小盒子那麼大細，長度三寸，闊度兩寸，縛在腰間，它是用電力發動的，把它扭開，突然有電流貫注在全身各處，包括手腳在內，那時他揮拳或踢腳，速度比較平時快了一倍，甚至兩倍，那種電流加速器，雖然使用它的時候，發生作用，但在停止使用之際，把小盒子解下來，照樣的伸拳踢腳，也比較平時快速得多，而且可以在高速之下打出去，沒有特殊感覺之前，仍可繼續打出，那種反應能夠使李小龍用手跟一條長棍較量高下，絕不吃虧，換句話說，對方一棍打來，李小龍用手擋格，隨即變招出擊，在那隻手未能把吃了一棍所發生的痛楚感覺的傳達到腦袋之前，已經連發幾招了，這是電流加速器給他的另一種本領，李小龍能夠在長堤跟萬國英雄交手，奪取兩次冠軍，可能跟他使用這種科學儀器苦練所獲得的效果有關。

關於這點，李小龍的師傅黃淳樑曾經正式發表談話，認爲練習中國功夫的人，不應該使用這種電流加速器，因爲它雖然可以使手腳更快，但却有可能震傷內臟。

他無意針對李小龍說出這種話的，只是站在客觀的立場批評這件事，假如李小龍因爲練功太過使勁，眞的震傷內臟，或者震傷腦袋，那就是一種損失，說不定那種損失種下了死因，不管怎樣，使用電流加速器是靠不住的，詠春派人士一直都不喜歡這種練功術，確有道理。

假如李小龍沒有使用這種電流加速器去作嚴格的鍛鍊，他能否獲得萬國空手自由搏鬥的冠軍呢？這個問題永遠無法找尋答案，因爲他已經離開了塵世。

李小龍之死，雖然在武林方面是一個莫大的損失，但却在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國功夫有特殊貢獻，這種貢獻也是很有意義的，直到現在，還有人喜歡在他主演的幾套影片裏面找尋他變招出擊的身形手法，作爲深入的研究，日本的武林中人就是這樣做，並非像普通影迷那麼在座欣賞精武門那套影片，而是把他在銀幕上以慢動作的姿勢放映，每一個鏡頭留了一留，然後映第二個鏡頭，作爲身形步法移動之際的寶貴參考。李小龍初時學習北少林拳後來學詠春拳，百忙中他還學過蔡李佛，以及白鶴，故此他的拳腳是集合幾種特別精銳的功夫，然後研究出來的，他把新的功夫稱做截拳道，初時那種功夫並非稱做截拳道，只是稱做節拳道，表示他的功夫從許多大門派的武功當中抽取最有份量的招式，把它積聚起來，然後變成，等於一節又一節，後來他發覺這個名稱有些不妥，難登大雅之堂，索性把它稱做截拳道，含有截擊的意思，不但這樣，他除了把這種功夫改名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方式，眞眞正正苦心研究截拳的招式，希望截拳道眞正能夠截擊對方打來的拳腳，故此，研究李小龍的腳法或拳術，應該特別注意到截拳道的「截」字。

李小龍會得有這種觀念，並非偶然，第一點，詠春拳術是他最基本的武功之一，這一派拳術有特殊的主張，認爲「敵不發時我不發」，這句話就暗指最佳的武功應該在敵人發招而未變招之際乘虛而入，詠春派最擅長的就是這一套，如果對方發拳打來，他並非即時展開攻勢，也不是普通的招架方式，而是用一隻手把來拳格開，使它盪了出去，對方另一手救援或攻擊時，自己再用另外一隻手把敵人第二次攻擊的手擋開，如果敵人左右兩手都被擋開，中部空虛，詠春派拳術就乘機用抱牌手出擊，雙手如箭，向對方的胸部發招，對方是無法救援的，故此，詠春派拳術就含有截擊的意思，而且有一句話叫做「照面追形」，或者說「照鼻追形」，就指這種拳術最扼要的地方而言。亦即反映出它盡量設法把對方的雙手盪開，爭取中路，然後出擊，爲了使出擊的手更加快速，而且所含的勁力更强，詠春派的抱牌手是非常重要的，練習過詠春派的拳術那種門人，必然苦練抱牌手。

所謂抱牌手，名符其實，傳說這一招是永春三娘創造的，當時永春三娘雖然武功厲害，但却深藏不露，免得清廷的爪牙偶然發覺，追究少林寺的和尚下落，因此她經常親自到山上斬柴，看來好像一個農婦，那天她把一大束樹枝用繩子綁住，變成一束樹木，打算把它帶到村裏當做燃料，因爲那束樹木相當大，她就把它用雙手抱住，有如抱住一個小孩一樣，怎料回到村裏，剛到村口，忽然有人截擊，她的一雙手忽然鬆開，樹枝還沒有跌下地上，她已經展開攻勢，使對方身受重傷，原因是鬆手之際即時發招，兩手齊出，向對方的胸部突然進攻，此人做夢也料不到她抱住一束樹枝仍然可以發招的，因爲胸部的穴道受傷，他口吐鮮血，轉身逃去，此後永春三娘就悟出抱牌手這一招，就算雙手不是抱着樹枝，仍然把左右兩手的手臂彎曲一點，好像抱起樹枝一樣，跟着反手出擊時，那種勁力也非普通的拳腳可比，而是從腰勁伸展到臂力，又再伸出到掌根，因爲這一招從中部打出，即發即收，就算打不到對方，仍然可以從攻勢立刻變成守勢，保護全身，對方是無法搶攻的，換句話說，抱牌手不但是最凌厲的中部攻勢，而且攻勢當中還有守勢在內，憑着這一招，永春三娘在武林享譽很久，留傳下來，在這一門派很有聲譽的拳師必然精於抱牌手，甚至李小龍也苦練過這一套。（完）

武林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玉手（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四大天魔爲報私仇及擬獨霸武林，首向武林四大世家的北城發動侵襲，行事前更先派魔姑手下幽魂索魄椎臧其先率二殺手往暗殺諸葛先生和無情，詎知害人不成反遭人殺，事後諸葛先生更派無情往援北城。東堡堡主黃天星偕副堡主鄺無極率六護院高手與姬搖花、戚紅菊前往援北城，途遇魔神淳于洋率四大惡神暗襲，經一番苦鬥，終把魔神及四大惡神殲滅，詎知再往前行，剛至右棧道，又遇魔仙雷小屈暗算，鄺無極受傷，黃天星等急追，至劍門關口，黃天星覺出不對喝停，雷小屈突停步仰天大笑——

奇功戮魔仙　機智破陷阱

「魔仙」長笑甫起，左邊山壁隱有雷動之聲，黃天星臉色突變，這時鄺無極諸人正彎過山峽，黃天星春雷暴喝：「快退！」只見沙塵滾滾，巨石翻下，鄺無極等向前急衝，七八塊巨石，盡皆打在來路的棧道上，把退路封死。

黃天星仰首一望，只見壁上隱然有四道人影，正用力將大石推落；這些巨石本就懸在山崖邊沿上，稍一用力，即可向下墜落。這些巨石，起碼在三百公斤以上，無論功力多高，一撞之下，必成肉醬，棧道路窄，閃避不易，且每落下一石，棧道上的路又少幾分，萬一閃得不好，就要往右邊深崖落下去。

黃天星一見情勢，情知唯一去路便是劍門關隘道，大喝道：「衝！」

金刀撩起一陣奪目金光，直衝劍門。

「魔仙」雷小屈含笑屹立於劍門上，倏然出手！

黃天星欲過劍門隘口，但棧道上泥土十分鬆陷，稍一錯步便是懸崖，要衝過劍門，必須從雷小屈頂上飛過。

「魔仙」就在此時出手！

黃天星金刀下砍，雷小屈一伏，已到了黃天星腹下。

黃天星人在半空，功力大打折扣，全身空門大開！

雷小屈五指如鋼，直插黃天星心口！

黃天星猛一吸氣，硬生生上昇半尺。

雷小屈一探手，仍抓中黃天星腰帶，運力一掄，把黃天星摔向右邊小崖去！

黃天星虎吼一聲，施展「千斤墜」往下沉，無奈已衝出山沿，往崖下沉去！

鄺無極手中丈二長戟及時一攔，托住黃天星，黃天星左手一抓，整個人就掛在長戟上，鄺無極抽回長戟，黃天星安然落地，但已驚出所有的人一身冷汗。

雷小屈也不追施殺手，只微笑守在劍門隘口，他一招差點要了黃天星的命，別的人再也不敢作冒死衝隘口的嘗試；何況這隘口只能一人當道，要衝過去也只能一個人衝，誰也不認爲能衝得過在情勢極端有利的雷小屈之十隻手指。

只聽「轟隆轟隆」，又有巨石滾下，雷小屈笑道：「這是我的『索命四仙童』之禮物，你們收下吧！」

戚紅菊嬌叱道：「雷小屈，你有種的就過來一決勝負，用此等卑汚手法暗算人，算什麼英雄！」

雷小屈仰天長笑道：「只要能勝，便是英雄，管它用什麼手法。」

巨石已擊下，雷小屈人在隘口下，仗着天險，隘口上有奇巖擋着，反而無事，黃天星等人在棧道上，左閃右避，十分凶險！

一輪落石過去後，棧道上已亂石橫堆，簡直寸步難移，姬搖花及鄺無極，竹劍、蘭劍四人，被巨石隔開丈餘遠。黃天星、戚紅菊及菊劍、梅劍和三名護院，尚在隘口上與雷小屈對峙着。

雷小屈大笑，道：「孩兒們，再來一次！」

一陣雷動，又有巨石翻下，衆人又手忙脚亂的閃躲，四婢身形纖細，較有閃躲的機會，「碎碑手」魯萬乘身形魁巨，閃動不靈，終於捱了一記巨石，噴血而倒，又有一顆巨石打下，把他壓在下面，立時身亡。

戚紅菊趁巨石落下，烟塵翻飛之際，猛打出三枚飛燕鏢，直闖入劍門隘口。

同時間游敬堂也閃身而入，他寧願與雷小屈一拚，也不願像魯萬乘一般死在岩石下！

戚紅菊三鏢一出，雷小屈便已避過，戚紅菊衝入隘口，雷小屈便已在她面前。

戚紅菊一劍刺出，雷小屈一反手已抓住她的劍。

戚紅菊心中一凜，情知衝不過去，當機立斷，毅然撒劍，倒飛出隘口。

只聽雷小屈笑道：「好！聰明！」

接着下來一聲慘叫，「錢塘蛟龍」游敬堂的身子「呼」地飛出了懸崖，心胸上插着戚紅菊適才撒手的分叉劍，落下深谷裏去。

一陣死寂。這一輪巨石又落完。

雷小屈仍守在隘口上。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黃天星眼睛也紅了，向戚紅菊道：「待會兒我去拚了，擋他一陣，你們趁機衝過去，不要管我，你們非其所敵。」

戚紅菊冷然道：「你若拚了，我們得脫，那還有價值；萬一你白白犧牲，這裏的人，更逃不出去！」

雷小屈大笑道：「孩子們，再來第三趟！」

巨石又「轟轟」推下，衆人左閃右避，菊劍本已爲「四大惡神」所傷，所以避得十分吃力，不知不覺已貼近隘口，猛然省覺，便已遲了，雷小屈出手如迅雷，已抓碎了她的咽喉。

又一陣緘靜。

棧道上已幾無立錐之地，只要再多一輪巨石，黃天星諸人就非喪生於劍門關上不可了。

黃天星沉聲向姚一江道：「無論如何，我們都得一拚，好過坐以待斃，待一會兒你發射暗器，我衝過去，戚女俠也請全力施爲！」

姚一江道：「是。」

戚紅菊歎道：「好吧。」

就在這時，崖壁上忽然有異動。

黃天星抬目望去，只見崖上的四個人都停了手，却又出現四個青衣人，遠遠看去，好像只是四個童子，肩上抬着一頂轎子，轎子裏有誰，可不分曉。

只見那身着紫衣的「索命仙童」圍了上去，彷彿還說了幾句話，然後四名紫衣人中的一名，忽然軟倒了下來。

隨着其中一名紫衣人，長身而起，在烈陽下高處，輕巧地一波三折，眼看就要衝入轎裏，驀然身子在半空一挺，直摔下崖來，經過棧道，頭下脚上，慘呼落下深谷裏去！這一瞬間仍可見到這「仙童」胸前插有三支藍殷殷的羽箭！

沒有人知道崖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沒有人知道轎子裏的是誰，但轎子裏的要是人的話，那麼一出手間便放倒了兩名「索命仙童」，足以令人聳然動容。

雷小屈的臉色也變了，揚聲呼道：「孩兒們下來。」

既然一個人有兩手兩眼仍打不過來，斷斷不會在被砍了一雙手後反而能打勝對方的。與其讓剩下的兩童與轎中人拚命，不如保留精銳，再待機反擊！

黃天星等也不急着闖過劍門，只要崖上巨石不再落下，雷小屈充其量只不過能困住他們而已。姬搖花，鄺無極等已乘機越過亂石，與戚紅菊等會集在一起。

賸下的兩名「仙童」，一聽「魔仙」召喚，匆忙走下來，峭壁雖險，但憑他們的功力，走下來還是不難的。

那四名青衣童子也抬起轎子，緩緩的自崖壁步下。一個人要從峭壁下來，已是萬分不易，這四名童子背了頂轎子，却走得四平八穩，如履平地；黃天星等不禁大爲驚歎，轎子裏的究竟是誰？

× × ×

這一場崖頂惡鬥，在遠距離的山腰望去，不過是舉手投足，宛若舞蹈般的刹那工夫，但其實是一場頗爲驚險的惡鬥。

「索命四仙童」其實不是童子，只是四個兄弟，身體發育自十歲就停頓下來了，所以，身形十分矮小，可是心腸十分惡毒。

在他們手上所染的鮮血，也不知凡幾了，而今雷小屈命他們在崖上推石下山，他們就像拿着冒着火頭的香，一下一下去烙死幾隻小螞蟻一般，既殘忍，又瘋狂。

他們正準備第四次推石下山的時候，忽然聽見有異聲，在他們轉過身來的同時，有一個冷而有力的聲音響起：「索命四童？」

「索命四童」不知對方何時上來的，來的是四名唇紅齒白的青衣小童，在抬着一頂轎子，轎子又老又舊，看不清楚裏面的人模樣，只知道是穿一襲白衫的，而聲音就傳自轎中。

「索命四童」立時圍了上去，他們因像貌如小童，所以最恨幼童，尤其是漂亮的童子，他們恨不得烹之吞之，事實上，他們手下亡魂中，以天眞幼童爲最多。

這四名紫衣「童」圍了過去，那四名青衣小童身上各配一柄不同但都很精緻的劍，却毫不驚慌。

一名紫衣「童」不禁問道：「轎裏的是什麼東西，還不爬出來就死！」

四名青衣童子中的一名忽然道：「我家公子，行動不便，就憑你，尚用不着他出駕。」

紫衣「童」怒極大笑：「好個牙尖嘴利，你家什麼公子行動不便？莫不是斷了腿的窩囊廢不成！」

他一說完這句話，轎裏便微光一閃，他只覺眉心一痲，眼前一黑，立時就倒了下去。

旁邊的三「童」皆看見轎裏閃電般飛出一物，那紫衣「童」立時「咕咚」一聲倒下，眉心插了一根半寸長的銀針！

這紫衣「童」一倒下，那三名紫衣「童」臉色齊變，其中一人拔身而起。

這人是四「童」中武功最高，也最精明能幹的一員，他長身而起，使的是「草上平波」輕功，忽然輕輕巧巧的一轉，已躍上半空，正是「魚躍龍門」！

這人半空一反，「飛鳥投林」，側攻木轎，這在半空一連三折，看來平常，但這三下換轉，令人無法向其變化詭異的身法攻擊，另一方面已掀到側處，轎中人武功再高，也無法透過木板發射暗器。

而他掌中長槍，却可以穿過木板，使轎中人立時喪命，就算對方猝然發難，他至少還有三種身法可變。

他盯着轎裏的人影，一槍刺了過去。

轎裏的人沒有動。

但在突然之間，這紫衣「童」但覺胸前一痲，全身無力，便往山下翻落。

他至死也不知道是怎麼着了道兒的。

只有那兩名在一旁戒備的紫衣「童」看見，轎頂的一角「崩」地一聲，閃電射出三枚藍羽箭，全打入紫衣「童」的胸口上。

紫衣童就立時栽倒下去。

剩下的兩名紫衣童，驚嚇得呆住了，出道以來，一上來就折了兩名兄弟的事，他們就連做夢也沒想過。

他們就是敢動手，一時也不知如何動手是好。

這時雷小屈的話語正從山腰傳來，他們巴不得有這道命令，如飛地往下走去。

× × ×

那兩名紫衣童氣急敗壞的走了下來，在雷小屈耳側說了一陣話，雷小屈一臉陰深，忽然拔身而起，自峭壁反行了上去。

只有在峭壁之上下手，才是最好的時機。

黃天星立時洞悉雷小屈的意圖，虎步奔上峭壁。

只是雷小屈的輕功更快，眼看就要橫截住轎子時，忽然一條絲緞，反纏在雷小屈足踝上。

姬搖花全力一抽，雷小屈坐馬穩腰，砂石飛落，居然拉不動他。

但就是這麼一阻，黃天星已到，金刀一招「霸王過江」，攔腰斬去！

黃天星對「魔仙」雷小屈，可說是已恨到了極點，因爲剛才就在他手上吃了一個大虧，而且連魯萬乘，游敬堂、言六甲、壯漢、青僮全死於雷小屈手下，怎叫他不悲怒若狂！

他一刀算準雷小屈因足上被絲帶所纏，決避不開去，唯有硬接，他就是要和雷小屈硬拚。

黃天星的武功與「魔神」可謂是伯仲之間，但「魔仙」雷小屈的武功比淳于洋高。可是雷小屈的武功再高，也不敢與「大猛龍」黃天星的金刀硬拚。

雷小屈既不能上縱，又不能硬接，只好倏然下沉。

這一沉，刀自頭上劃過，而雷小屈十指如鈎，抓向姬搖花！

姬搖花一閃身，自腰間抽出一柄金光閃閃的短劍，反刺了過去。

雷小屈忽然飛起，那一劍刺不中「魔仙」，反而割斷了他腿上的絲緞。

雷小屈身形一起，紅影一閃，戚紅菊已一劍刺來。

雷小屈一側身，這電光火石的剎那間，攻出一爪。

兩人交錯而過，雷小屈胸前衣襟被割裂一道，戚紅菊鬢髮凌亂，雷小屈的爪再低半分，她就要頭破血流了。

兩人身影始交錯而過，戚紅菊兩枚飛燕鏢已追魂般射出；戚紅菊的愛婢菊劍就是死在「魔仙」手上，戚紅菊現下挺着的就是菊劍的劍，矢志報仇。

雷小屈冷哼一聲，身形倒飛而起，兩鏢均接在手。

背後，風聲大起，雷小屈疾退的身形，突然間作絕大的轉變，似閃電般往前直衝！

他背後是一片刀影，黃天星夾金刀開山之勢，連環猛劈。

黃天星一共劈了一十八刀，稍稍一歇，雷小屈猛地轉身，左手抓住黃天星的右肩！

黃天星右肩被制，手中刀再也劈不出，但他的左手同時壓在雷小屈的右肩上。

雷小屈五指深深嵌入黃天星的肩肉裏，可是黃天星的手一搭在雷小屈的右肩上，便是一陣骨頭的聲响，雷小屈的身子竟沉下地面半尺之深！

黃天星漲得滿臉通紅，雷小屈臉色發白。

而在這時，姬搖花與戚紅菊已雙雙撲上。

雷小屈臨危不亂，衣袖一揚，兩枚飛燕鏢反射而出。

姬搖花、戚紅菊左右一避，雷小屈忽然鬆左手，反抓黃天星咽喉！

這一下若被抓中，黃天星必然當場身死，黃天星雖豪氣萬千，也不敢試，只得鬆手身退。

黃天星一退，雷小屈鷂子翻身，立即身退：「扯呼！」

「扯呼」就是「撤走」的意思。雷小屈以一敵黃天星、姬搖花、戚紅菊三大高手，雖可立於不敗之境，但他絕未忘記，還有「逢打必敗」鄺無極以及那四名青衣童子與轎中人。

雷小屈長身而起，「暗器漫天」姚一江至少打出十七八件暗器。

雷小屈人在半空，衣袖紛飛，所有的暗器都被輕輕鬆鬆的接了過去，在半空三個翻身，眼看就要翻過劍門，猛見劍門關上，停着一頂轎子。

這頂轎子好像一直在等着他。

雷小屈的人立即往下沉，心也往下沉，他不希望適才他對付黃天星等人的手法會實現在他身上。

可是，他身子往下沉，手裏一陣揚動，剛接過來姚一江的暗器，全打向轎子裏去！

這一下，無論如何也可以把轎子裏的人逼出來。

雷小屈所發的暗器，雖然乍看是一齊發出，其實是有先有後，敵人躲過第一輪，躲不過第二輪，乃百無一失。

開始是一顆青蓮子，接着是兩枚三角錐，接下來是四根月牙鈎，跟着是八支透骨釘，眼看就要打入轎子裏去時，忽然轎中人一動，射出一顆鐵彈。

這一顆鐵彈，不偏不倚的，正撞在青蓮子上，「波」的一聲，鐵彈去勢不止，青蓮子却被撞得倒飛，反撞在兩枚三角錐上。

鐵彈青蓮子力未盡，倒射，兩枚三角錐却撞得倒飛出去，四物撞在後面兩根月牙鈎上，再倒撞在八支透骨釘上，然後十六件暗器，才一起落了下來，一時「叮叮噹噹」，响了一陣子。

「暗器漫天」姚一江，早被雷小屈發射暗器的手法震懾住了，沒料到轎中人以一顆鐵彈，連破十五件暗器，更把他驚傻了。

雷小屈沒有作聲，山風吹來，衣襟俱動，臉色鐵青，目光收縮，盯着轎內。

轎內沒有動靜。雷小屈好一會，才沉聲道：「無情？」

轎子的垂簾慢慢掀開。

天下能以一件暗器打落十五件暗器的人，絕不超過十個。

而能以一件暗器，打落雷小屈十五件暗器的人，絕不多過五個。

無情恰巧便是其中一個。

轎子的垂簾慢慢掀開，可是雷小屈並沒有等它掀開，他雙手如鋼，似箭一般標了出去，這一招已運了全力。

掀簾的人一定是用手掀簾，當他第一眼出現在衆人面前時，他也同時第一眼看衆人，任誰都會在此時未能完全戒備。

用手掀簾時手便發不出暗器，況且雷小屈知道無情是沒有腿的。

雷小屈電一般衝了過去，因爲這已是最好的時機！

簾剛捲起，雷小屈鋼爪已至。

「颼」！轎內白影一閃，間不容髮在雷小屈頭頂飛了過去。

無腿的人怎麼有這樣的輕功？

雷小屈不及細想，簾子「霍」地又垂下，敵人已在身後。

雷小屈必須在敵人立定前出擊！

雷小屈反身，雙爪再變衝出。

丈外落下一人，冷冷地盯着他。

雷小屈心中一寒，猛覺背後「颼颼」兩聲。

雷小屈心知不妙，大翻身，腿上仍然一痲，七支喪門釘一排釘在大腿上。

雷小屈身形甫起，那白衣人手一震，三道白光電射而出。

雷小屈猛一吸氣，冲天而起，兩道白光自左右脇下閃過，一道却沒入他腹中。

雷小屈沒有叫，只是平靜地沉下，絕望地望着坐在地上的白衣少年。

黃天星等這才看清楚，雷小屈臉色慘白，雙目赤紅，一柄六寸二分長的柳葉飛刀，連柄沒入他腹裏。

另外兩柄，却深深打入堅硬的石壁之中。

較胆小的蘭劍，竟忍不住失聲叫了一下。

只見蹲坐在地上的少年，雙腿齊膝沒去，劍眉星目，清瘦凌峻，淡淡地說道：「我知道你在奇怪轎子裏是不是還有一個人。」

雷小屈返頭望一望那垂簾的木轎，痛苦的點了一點頭。

要不是在他回身對付無情時轎中忽射出暗器，分了他心，傷了他的腿，無情的三柄飛刀，他不一定躲不開去。無情靜靜地道：「簾後沒有人，只是我料定你會施殺手，所以在掀簾的同時，已按下喪門釘的樞鈕，你一擊不中，我飛身而出，你反身向後，轎裏的暗器便向你背後招呼——

「你不暗算我在先，我也不會這樣暗算你。

「你注意力全在我身上，仍能躲過致命的兩排喪門釘，在江湖上，已值得驕傲了——」

雷小屈痛苦地搖搖頭，白衣下襟盡是淋漓鮮血，膝雙半屈，雙手分開，手心向上，仰身望天，長歎一聲，終於緩緩向後倒下，溘然長逝。

× × ×

雷小屈衝上石壁，欲暗算轎中人而與黃天星大打出手之際，「逢打必敗」鄺無極，已揮動丈二長戟，與一名紫衣童大戰不休，而竹劍、蘭劍與梅劍，亦三劍圍攻一名紫衣童。

這兩名紫衣童使的都是長 ，而且武功比「四大惡神」高多了。

所不同的是，「四大惡神」時是四人戰梅、蘭、菊、竹四劍，而今是三劍鬥一槍，戰了一陣，紫衣童攻的少，守的多！

這紫衣童幾招狠着，就想衝出劍門，忽然青影一閃，一名幼童已衝了過來。

紫衣童笑叱道：「螳螂之臂，也來擋車！」

話口未完，那青衣童已拔出銀光閃閃的劍，一出手便是「清風十三式」，劍勢飄忽不定，劍意若清風徐來！

紫衣童心中一凜，回槍連守，十三式已過，已退了七步，青衣童短劍一收，退身叫道：「小二子，到你了。」

「颼」地一聲，又一名青衣童閃至，居然拔出一柄金光閃閃的小劍，劍勢一展，居然是沉着詭奧的青城派「斷腸劍法」！

紫衣童知道非同小可，打醒十二分精神，招架了一陣，汗濕重衫，正欲反攻，誰知這小童劍招一點，邊退邊道：「小三子，該你了。」

又一青衣童飛撲而至，「唰唰唰唰」一連四劍，又急又快，居然是天山派「沉鷹劍法」，辛辣無常！

紫衣童邊打邊退，差點捱了一劍，額上披下一道血痕；他生平所殺童子無數，而今第一次給幾個幼童逼得大汗淋漓，狼狽非常。

這青衣童把他逼至石壁，劍勢一收，

又叫道：「小四子，現在到你來打發打發了！」

又一名青衣童持劍逼來，劍法居然大開大闔，是泰山派「開碑迴天劍」，紫衣童退無可退，一槍擲去，青衣童回劍一架，劍招一慢，紫衣童趁機飛溜。

但他忘了還有梅、蘭、竹三劍。

梅劍迴劍一攔，攔住紫衣童，同時間竹劍的劍，已刺中了他的腿，紫衣童砰然跌下，蘭劍一劍了解了他罪惡的生命。

這紫衣童斃命之際，另一名紫衣童也在萬分危急的時候。

「逢打必敗」鄺無極已決心要贏這一仗，一根丈二長戟，給他使得虎虎生風，越使越猛，紫衣童却越打越乏力，到最後簡直沒有力了。

這紫衣童武功在鄺無極之下不多，不過這時雷小屈已叫出「扯呼」，三名紫衣童俱已歿亡，這使這紫衣童的武功大大打了個折扣。

誰要是害怕，誰都無法全力施爲。

鄺無極了無所懼，越戰越勇，眼看二十招之內便可要這紫衣童送命，鄺無極忽然有惻隱之心。

他雖憤恨這些人無恥暗算，不是他見到紫衣童滿目都是乞饒之色，又不能肯定這人的年齡，只見他身裁細小，狀若幼童，也不忍下殺手。

鄺無極硬生生把長戟一收，「唬喀」一聲倒劃在地上，拖出一串星火，指着紫衣童道：「你滾吧！」

那紫衣童沒料到鄺無極忽然會放過他的，臉上先是狐疑，後是感激，居然扶槍跪地拜道：「謝謝大爺不殺之恩。」

鄺無極心想這回總算是打勝了一次，又沒有殺人，心中忍不住高興，就要過去扶，忽然槍影一閃，長槍已急刺心胸！

鄺無極胸門大開，迴戟不及，只得急閃，不料這一閃，已閃出懸崖，鄺無極急想收步，紫衣童可手辣心狠，又一槍刺來，鄺無極又是一讓，身子已往崖下沉去！

眼看鄺無極就要跌得粉身碎骨之際，鄺無極却靈光乍現，手中丈二長戟戳出，「噹」地刺入石壁中，鄺無極的身子硬生生在長戟上托住。

紫衣童怎肯放過，俯近崖邊，又是一槍刺落。

鄺無極既無戟擋架，又無法閃避，情急中左手抓住長槍，牢握不放。

鄺無極又怒又恨，只氣自己一念仁慈，便敗了第一百廿七次——只怕也是最後一次。

正在這時，四點青影掠來。

紫衣童迴槍不及，前面是懸崖，不能前撲，只好回身，只見四種不同的劍招同時襲來，他一時也不知如何招架是好！

四柄劍同時刺入他左右肩，左右腿，紫衣童痛得大嚎一聲，力一鬆弛，鄺無極於崖下運力一拖，四童同時拔劍，四道血泉隨着紫衣童的身影翻過鄺無極頭頂，直落向崖底去。

鄺無極驚心動魄，好一會才爬上來——畢竟他還有命，還可以敗第一百二十八次。

而在這時，雷小屈也中刀斃命。

× × ×

過劍門關，隨右棧道，出鳳翔，已入留壩縣，這一行十三人正行在紫柏山上。

只要翻過了這座紫關嶺，北城便在望了。

這兩天來，無情就坐在轎子中，由「金銀四劍童」負托着，走了最艱辛的一段路，而無情等與黃天星，鄺無極，姬搖花，戚紅菊等都相處得十分融洽。

黃天星等人對無情又敬又佩，驚奇他年少而藝高，足智而多謀，同情他已廢的腿，及其眉宇間的悲憤與憂鬱。

這些人中，特別關懷無情與那四位天眞活潑的青衣童子的，要算是「飛仙」姬搖花，其次是「小天山燕」戚紅菊與那三位劍碑。

黃天星，鄺無極，姚一江等對無情自然也好，但男人對着男人，又不是深交，怎樣好也不致以談個不休。

姬搖花本來就是親切柔媚的婦人，她對無情特別關懷與照顧；戚紅菊本來就心高氣傲，但她更同情廢了腿的無情，她總覺得要是無情不斷腿，所做的事業必定更轟轟烈烈！

可是無情要是不斷腿，他一定不會苦習輕功，暗器手法也一定不會那麼高，所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戚紅菊更喜歡那四個精靈的小孩子，尤其是那三個猶未完全長大成熟的梅劍，蘭劍及竹劍，常常圍在一起，互相逗着嬉笑。

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了一點，就是離得北城愈近，危險就愈迫近。「魔神」淳于洋力大無窮，威震四方，却比不上「魔仙」雷小屈機智狡詐，雙爪索魂。可是「魔頭」薛狐悲，在江湖人傳說中，要比「魔仙」更高更可怕，何況「魔頭」之上，還有魁首「魔姑」呢！

「魔姑」姓甚名誰，江湖人無所知，唯其「四大巡使」，無情已親手搏殺其一，單止這巡使的武功，已直逼淳于洋了。

「魔頭」薛狐悲「驚天動地瘋魔枴杖」，江湖上不聞名色變的人無幾；他手下「幽冥四妖」，善於暗器、易容、下毒、搏殺，名聲也遠較「魔仙」手下四童來得大！

所以無情等人時時刻刻，無不在小心防範。

無論怎樣小心防範，人總有疏忽的時候。

× × ×

暮色已濃，月兔東昇，是個涼爽的晚上。

紫柏山上，這一羣人怎麼迫忙，也不想在黑夜趕路，所以就在山上紮營。

野火生起，姚一江的暗器獵了一頭野鹿兩隻野兔，鄺無極戮死了一頭大鳥，烤肉的香味嫋嫋昇繞，圍過松柏間，在清爽的明月間飛繞。

無情選了個乾淨的地方，端坐在一塊大石上，在仔細吃着乾糧。

戚紅菊隨手橫了把笛子，在吹着古曲，一曲既畢，鄺無極拍手笑道：「戚女俠吹得眞好，吹得眞好！」

黃天星却眺望山下，半响沉聲道：「從前我來北城，匆匆在這裏過宿，還可以看見山下遠遠的地方，就是那邊，還有一簇簇燈火，現在，都沒有啦，唉，也不知周世侄他們怎麼了。」

姚一江在他身側，彷彿是老將軍身旁的老部屬一般，在此際少不免要說一兩句安慰的話。

「老堡主，您請放心，我想我們一定會趕得及的。北城因有敵來犯，晚間怎還會燈火通明呢！」姚一江嘗試移開這令人担憂的話題，笑問道：「從前老堡主跟誰人來此地？」

黃天星「呵」了一聲，聲音一片蒼涼：「從前麼……從前常跟西鎭在鎭主藍敬天，南寨老寨主伍剛中來此，一齊訪北城老城主周逢春，呵呵呵，到晚上一齊策馬至此觀望，縱論江湖，何等豪情……而今藍敬天已先走一步，前幾個月伍剛中也……唉，就只剩下我老黃一個，要是此番救不及周世侄，也不知他日陰曹地府裏，何以見逢春老弟了……」

姚一江不料這麼一問，反而撩起黃天星的傷心事，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邊的姬搖花輕輕走近無情的身側，不驚塵烟一般地輕聲問：「你要不要多吃一些？」

無情猛地一醒，看見姬搖花在月色下像月宮的逍遙仙子，又像人間裏的最溫柔的小母親，不禁心頭一震，道：「我……我在想東西……」

姬搖花搖首笑道：「我不是問你這個。我是在問你要不要多吃一些。嗯？要不要？」

無情蒼白的臉頰，不禁一紅，囁嚅道：「姬姐姐……抱歉……我沒聽……聽淸楚。」

姬搖花却似根本不聽他說什麼的，像小孩子掏出什麼秘密的東西給大人瞧，她自背後腰間遞出塊燒兔腿，笑道：「哪，趁熱，快吃了它。」

月色下，松風輕搖，松柏山是個好地方，雖然不是名勝，但往往名勝之地都沒有這般幽靜。

無情望去，只見姬搖花的神情既像疼愛孩童的最母性的母親，又像天眞爛漫最少女的女孩，奇怪的是兩種女性的特徵，都在她柔媚的笑靨裏怒放。無情似看得痴了。

很少男人會不喜歡這樣的女性的，因爲，有一種特性已屬難得，何況是兩種皆有！

無情也是人，甚至是很年輕的男人，他怎會完全無情呢。

姬搖花和他併肩坐在石上談，她的年紀比無情大了將近十年，像這種少年的心事，她是相當了解的。

這種年齡的男子，有作爲的多是趾高氣揚，只會向情人傾吐其雄姿英發的軼事和可歌可泣的悲痛，却不會在松山下，月色下聽情人的低訴。

姬搖花準備聽，可是無情跟一般的少男不同。

無情沒有傾訴，他也準備聽。

於是他們什麼也沒講，都在仔細的聆聽。

聽那風如何吹動那髮，聽那低低且細細的呼息，聽那水霧如何在月華下降落，聽，聽彼此的心跳是急是緩。

可是姬搖花當無情是孩子還是弟弟，甚或是情人？

無情呢？他當姬搖花是母親還是姐姐，甚或愛人？

總之這是兩個天涯落魄的江湖人。

× × ×

姬搖花還是先說話，她的聲音像那風穿過松針一般柔，一般和藹：「你爲什麼不問我結過婚沒有？」

無情笑了，笑得很天眞，很無邪：「這並不重要，是不是？」

姬搖花也笑了。她的笑不僅可以搖花，就算是樹，就算是山，也會一齊隨之輕搖，更何況是心？然後她問：「可是我要問你。」

無情奇異道：「問我？問我結過婚沒有？」

姬搖花啐道：「你呀你，怎會是！」

無情臉一熱，笑道：「那——那我猜不出。」

姬搖花道：「你的腿……」

無情的臉色倏變了。

姬搖花不再說下去，她看見無情慢慢別過臉，臉向山嵐，看着漆黑的夜色，像一座充滿心事的雕像。

姬搖花垂首道：「要是我觸傷了你，你不要見怪。你不必回答我的話。」

過了好一會，無情的聲音方從靜夜裏傳來：「不。我會告訴妳。」然後深深地望了姬搖花一眼，看見她抬目時深注的眸子，繼續道：「因爲我沒跟別人說過，所以不知如何開始。」

姬搖花「哦」了一聲，然後靜待他說話。

無情的聲音聽起來彷彿很遙遠，聲調也很奇怪。「我的故事很長，因爲一共有十六年的血與汗，我的故事也很短，幾句話就可以說完。不管長和短，我的故事都很不好聽。」

「只要你說的，我都喜歡聽，不管長或短。」

「十六年前我是六歲的孩童，生長在一個富有之家，一家三十二口，父親中過榜眼，能文善武，詩才京城稱絕，母親一口細針，能綉出皇宮裏也無以媲美的花，而且能刺人體七十二穴道，百發百中……

「那時我很快活，很天眞，無憂無慮……然後，有一天晚上，曾在我母親手上所綉瞎的一個專幹傷天害理的事的大盜，帶了湘南湘北三十八名黑道高手，闖了進來……」

無情臉色在夜色中變得煞白一片，接又道：「尖叫，慘呼，鮮血，格殺，强暴……父親在浴血中倒下了，中了一背的暗器……母親俯視父親，就在那時被擒，用最殘酷的手法殺了……全家三十二口，鷄犬不留……

「一個大鬍子走過來給我一刀，把我雙腿切去……我沒有哭，我不會哭……另一個瘦子哈哈大笑，飛起一脚把我踢到後院去……

「然後他們揚長而去，臨走時放了一把大火，連走過來救火的隣居也一一被殺後，抛入火中——我是在草叢裏，火海中，用這一雙手，一步一步爬出來，然後暈在黑暗裏的……

「我那時候之所以能爬出來，是因爲我記住了他們的樣子，他們的行爲，他們

的這一晚……」

無情的身子在冷風中抖索中，突然看看自己雙手，聲音中斷。呼吸急促地响了一會，然後才逐漸較爲平復地道：「我昏了過去，再醒來的時候，是個星光燦爛的星天……一個清矍的老人愛惜地抱着我——我記得很清楚。我知道他是好人，彷彿天生就是照顧我的人，於是我大聲哭了，扯他拉他，問他兵差爺爺們爲何不替爹媽報仇？……」

說到這裏，無情冷笑了幾聲，然後道：「這老者告訴我說：沒有用的，一般的差人只能欺善怕惡，管管良民罷了，遇到富豪土霸，或黑道高人，皇親國戚，就沒辦法了。然後他說：我告訴你這些，你不會懂的。我說：我懂，我懂……

「他老人家彷彿很驚訝，然後他告訴我說，幸虧我遇着了他，他也是公門裏的人，不過，還沒有一個人他不敢抓的，也沒有人他不敢殺的，只要是該殺的，他可以担得起來……他憐憫地問我：想不想我替你報仇？……

「我忽然不哭了，告訴他說：不想。他更驚訝。我說：求您教我本領，我要自己報仇。他開始時堅持不答應，我又哭了，而且是嚎啕大哭。……後來他看了看我已斷了的雙腿，我說：您不答應我，不如不要救我更好。我不僅要自己報仇，而且要學到本領，和您一樣，爲天下人報仇。他笑了：想不到你這個年齡，能說出這種話。……

「他答應了，並且告訴我，我不是孤獨一人，他還有三個弟子，跟我年紀相彷，而且遭遇也差不多一樣。……我迄今仍驚奇那時我怎麼說得出那麼成熟的話……然後我長大了，才知道他老人家便是名動江湖的諸葛先生，漸漸的，我們也成了武林人中所稱的『四大名捕』……」

無情在夜色中無奈地笑了笑。

風停了，什麼聲音也沒有。

這世界上一旦完全沉寂時，也不知它是在悲哀，還是在傷情。

好一會兒，姬搖花才幽幽地一嘆，說道：「那些屠殺你家的強盜，最後都找到了嗎？」

無情木然在風中，然後揚了揚手，淡淡地道：「有些是手刃了，有些是再出來做案時被捕，有些早已失踪了，有些是已先歸西了，有些找不到……但是，我每天都是在報仇，不止替自己，也替天下人……他們就叫我無情，因爲，我下手的確無情……」

風靜，人靜。

姬搖花的肩挨着無情，淡淡的香氣襲人，無情心中一陣溫馨。

沒有再說話，因爲，此時已不需要言語。

倏然，在靜夜中，忽有馬嘶自山腰傳來，片刻已衝進山峯，又快又急！

無情只說了一句話：「一共兩騎。」

鄺無極與姚一江立時竄了出去，隱沒於黑暗中。

黑夜中兩匹馬四蹄飛奔，片刻已衝上山坡：黑夜中尚且趕路如此惶急，就像是衝着他們來的。

兩匹馬同時出現，馬高且壯，馬上的人，十分精悍，但一臉惶急之色，一見山峯上居然有人，惶急變成了疑惑。

而在這時兩道人影閃出，一左一右，包抄在兩匹馬旁，正是鄺無極與姚一江。

鄺無極揚聲問道：「來者何人？」

一名黑衣壯漢怒道：「干你屁事！」

姚一江帶笑問道：「兩位黑夜趕路，所爲何事？」

另一名壯漢也是穿黑衣，衣襟上似乎還透了朵黃花，却一鞭抽了過去，叱道：「莫防碍你大爺辦事！」

鄺無極一戟擋過，「虎」地一聲掃了回去，然後是一陣乒乒乓乓的打了起來。

黃天星望了望，覺得那使馬鞭的漢子很面熟，這時另一名壯漢手持大斧，打得急了，吼道：「媽拉巴子，你們欺負咱北城也欺負得够了，老子跟你拚啦！」

黃天星人雖老，眼却尖，一瞥見這黑衣壯漢襟上也有一朵黃花時，不禁失聲叫道：「住手！是自己人！」

這一叱，宛若焦雷，人影倏分，使雙斧的大漢隨聲望去，憤怒成了驚喜，大嚷道：「黃老堡主，您怎麼來了！您怎麼來了！」

黃天星仰天豪笑道：「果然是你，楊四海，怎麼你的『開山斧』，也沒以前的勁了？」

楊四海笑得嘴巴闔不起來，彷彿見到久別了的親人，拖着另一名粗黑漢子的手，走過來打揖道：「黃老堡主，適才四海有眼無珠，竟敢和您老的人動手，罪該萬死……這位是城裏兄弟，叫刁勝，快來見過黃老堡主……」

黃天星笑道：「不必多禮，」沒料刁勝却一把跪了下去，黃天星忙待扶起，刁勝悲道：「我們星夜殺出重圍，爲的就是要找黃老堡主您，還有『南寨』殷少寨主、『西鎮』藍鎮主……北城已被『四大天魔』圍了個把月，糧食全斷了，城裏的人都餓得半死不活，偏偏又有瘟疫，最慘的婦孺幼兒，個把月來，戰死的，病死的，餓死的，城裏的人也去了一半，救兵却遲遲未到……黃老堡主，您來了，這就好了，我們周少城主等得好急啊，要不是白姑娘勸住，他早就不顧一切，出城決一死戰了。」

黃天星動容道：「你快起來……北城怎樣了？」

刁勝不單沒起來，就連楊四海也一把跪下去了，哭喪着臉道：「北城快要撐不下去了，『四大天魔』率十六名手下攻了三次城，我們快守不下去了。城內十大護法，已戰死三名，另三名被抓去製成『藥人』，反過來攻城，另兩位護法受了重傷，唉……」

黃天星沉聲道：「快起來，起來好說話。」

刁勝老大不情願地站了起來，道：「我們剩下幾十個還能打的，再聚幾個敢死的，一共十個人，趁夜殺出城去，就只有我們兩個衝得出來，其他的……」

黃天星歎道：「南寨與西鎮都各遇奇難，無法救援你們，我已把堡中力量分成三部份，一部份去援助南寨西鎮，一部分堅守東堡，其他的都隨我來北城，一路上殺着來，也只勝下這幾個人。」

楊四海喃喃地道：「只要老堡主來了，北城就一定有救了……奇怪，我們之所以還能衝得出來，倒是泰半因爲對方的人力似減弱了一半……」

黃天星道：「這倒是不奇怪，因爲『四大天魔』中的『魔神』淳于洋及其『四大惡神』，『魔仙』雷小屈與手下『索命四童』，都死於我們手上。」

刁勝、楊四海二人的目光閃過一種奇異的光芒，忽然雀躍道：「那太好了……老堡主，現下你們就請赴北城好不好，眞是刻不容緩了。」

黃天星斷然道：「好！我們不趁夜趕路，怕的是路不熟，怕遭到了暗算，又怕有誤會，現在有你們帶路，則是最好不過了。」

黃天星回頭想問無情，却見四名青衣童子已扛起轎子，隨時待發。刁勝、楊四海望着那頂轎子，也若有所思。

× × ×

一點聲音也沒有。

馬就留在山下，而在月色下，森陰的樹叢中，一小羣人在迅速移動，連一點聲息都不帶。

他們的行動迅速，準確且無聲，兩更工夫，便已打從小徑到了紫柏山下，翻過了紫關嶺，一座幢然的古城，便遠遠的站立於山腰間，像一頭飛不走的龍。

此刻的北城，不再是昔日的紛華，像一盞燈也沒有。衆人慢慢逼了近去，只見城門書着三個大字：

「舞陽城」！

旁邊還有幾個龍飛鳳舞的字，是爲：

「周敬迹題」。周敬迹乃北城始祖，也是第一代城主，下傳三代，迄今第四代周白宇掌管，北城從沒有一天像今晚這麼沉寂，這麼狼狽過！

黃天星心中感觸甚多，不禁輕歎了一聲，刁勝「噓」了一聲，悄悄道：「敵人就潛伏在左近，隨時都會出來，黃老堡主請少安毋躁，我打個暗號，與周少城主取得聯絡了再說。」

黃天星點了點頭，楊四海一揚手，向天打出三點星光，一閃而沒。跟着黑暗的城頂，也有三點星光昇起。黃天星吃了一驚，看來城裏平靜，其實是守衛森嚴，無時無刻不在戒備防範。

接着城門口打出一盞慘白色的孔明燈。刁勝疾道：「城門已開了，我們快進去，莫爲敵人所乘。」

敵人仍包圍着城外，裏面的人當然不會大開城門來接人，唯有掛一盞作爲暗號，曉得的人自然心知肚明，不知者則莫名其妙，不敢妄動。

楊四海道：「快。」大步衝出，衆人急隨他身後，往城門口奔去。

衝近城門，楊四海用力一推，整幢巨大的鐵門竟「咿呀」一聲開了半尺，楊四海喜道：「快進去。」

敵人迄此居然還未發現他們，可說是件慶幸的事，現下已在明中，而敵人仍在暗中，沒有人願在城外多留，恨不得都在城裏會集，於是急急潛入。

城裏有一位老頭子，一臉灰花的白鬍子，又老又駝，手裏拿着又粗又黑的枴杖，似沒有枴杖他就站不起來，可是還是在催着人。

「快快進去，快快進去，堡主在裏面等着。」

黃天星大步而入，鄺無極緊隨而入，四名青衣童抬着轎子走了進去，戚紅菊、姬搖花，梅、蘭、竹三劍及姚一江正待步入，忽然一名青衣童在黃天星耳際悄聲說了幾句話。

黃天星一步入門，忽然站住，問：「老王呢？守門的老王呢？」

那老頭子瞇着眼睛歎道：「死了，給那些十惡不赦的殺了！」

黃天星突然厲聲大喝道：「你是什麼人？」

那老頭兒忽然「呼」地一聲退了開去，發出了一聲驚心動魄的尖嘯，手中枴杖忽然旋轉而出，正旋入轎中，「蓬」地擊中轎中的東西，又飛旋出來，落入老頭的手中！

這只不過是刹那工夫，無情顯然已遭暗算！

黃天星又悲又憤，暴喝拔刀，就在他拔刀的一刹那，脇下有了破綻，楊四海就一斧砍了上去。

斧快如電。

何況黃天星根本料不着身旁的人會來暗算自己？

可是那四名青衣童子就似料着了一般，兩柄銀劍交叉，「嗆」地接下一斧，另兩柄金劍，已刺向楊四海身後要穴！

四名青衣童同時出手，轎子就重重地摔在地上，城門前。

楊四海居然臨危不亂，驀地拔出另一斧，虎虎地格開雙劍，這雙斧舞起來，比兩個更次以前力戰鄺無極與姚一江的雙斧，不知快了多少倍，猛了多少倍！

這時，刁勝忽然衝出，一連十幾下馬鞭，迫退四童，只聽老頭怪叫着喝道：「退下！」

楊四海與刁勝一縷烟似的「颼」地射到城角，衆人正不知怎麼一回事時，只見老頭兒仰首喝道：「倒！」

黃天星等抬頭一望，此驚非同小可，在城牆上有兩個黑衣人，手裏各有一大桶煮得熱沸沸的滾油，正待淋下。

黃天星大喝道：「退！」

但前面的人已退入城內，後邊的人尚不知發生何事，城門只用半尺，進退談何容易，前衝已然不及，城內又是一片曠場，無處可躲，（沸油又不是任何東西可以接得下的）眼看黃天星等立即就要遭殃。

就在這時，在城門正面的女牆上，忽然射出一道白光，其快和急，已到了無法形容的階段，「颼」地插入城牆上兩名正欲倒油的大漢其中一人的額頭上。

那大漢立時倒栽下城牆去。

另一名大漢大驚，不敢再倒油，長身而起，半空拔刀，而那女牆上又是白光一道，閃電射出！

這時老頭拄杖大喝道：「下來。」

那持刀大漢急急沉下，白光自他髮頂急劃而過，待這大漢落地時，幾綹被白光削下的髮絲，猶在空中飄浮！

這大漢唬得臉都青了。

那兩桶滾沸沸的油，仍留在城上。

那黑暗的女牆上，正冷冷地端坐着一

個人，一個腿部被切去的白衣青年。

無情。

× × ×

無情竟不在轎子中！

他是在什麼時候到了城頭上？

他是早已看出了異樣，所以才躍上城頭，「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那栽倒下來的大漢額上嵌入一柄飛刀，四吋長，全沒入額角，這大漢在沒有摔下來之前便已斃命的。

這時楊四海、刁勝，及那名持刀大漢，已一字形排在那老頭子的背後，老頭子虬髯灰白，而雙目瞇成一細縫，卻射出令人心寒的異光！

這邊的戚紅菊、姬搖花。梅、竹、蘭三劍與姚一江，都已進來了，城門也完全被推開，衆人也一字形排着，彷彿兩陣對峙。

突然這老頭子發出一陣震天狂笑，震得各人耳朵嗡嗡作響。老頭兒笑聲一收，雙目狡如狐狸，道：「好！無情不愧爲無情！」

黃天星已氣得七竅生烟，猛地心一動，想起一個人，問道：「你是薛狐悲？」

老頭兒仰天大笑道：「連淳于洋四弟、雷三弟都死於你們手中了，兔死狐豈能不悲？」

黃天星的臉也被氣黃了：「那你們也不是楊四海，刁勝了？」

「楊四海」往臉上一抹，竟成了另一個人：「我是『魔頭』手下。」

「刁勝」摘下人皮臉具：「我是『幽異四妖』的大妖。」

黃天星的臉由黃氣青，怒道：「那楊四海，刁勝在那裏？」

「刁勝」笑道：「我這人皮面具是人的臉皮做的，用誰的臉皮最合適做，你當然知道。」

黃天星的臉又由青氣白，怒道：「那麼北城裏的人呢？」

北城已死寂一片，空洞洞的什麼人也沒有，難道北城裏的人已全遭毒手了？

黃天星的臉終於完全通紅，已動了眞怒：「好！薛狐悲，今日，我要替北城報仇！」

薛狐悲又矮又胖的身栽，看來說不出的臃腫，唯獨是一雙眼睛又毒又狡猾。

「你們雖破了我們第一關，但不等於你們就勝了，現在我還是不想放過你們，我們遲早要打一場的。只是我想知道，你們是怎樣知道我們要截斷你們的兵力，把困在城裏的人用油燒死，再由他們兩個突襲其餘九個，然後由我一網打盡的？」

黃天星聽薛狐悲順口道來，無所不自在，氣到鼻子都歪了，但他是忠厚人，不想領功勞，因此斷然道：「不是我發現的，是這位小哥兒要我們問守門的老王去了哪裏的，我來過這裏十幾次，每次守門的人都不同，那有什麼『老王』？那時我才生疑的。」

「小哥兒」就是那名使「斷腸劍法」的青衣童子，只聽他機靈地道：「這話不是我說的，是咱公子要我向黃老堡主說的：他還叮囑我們隨時防範姓『楊』的與姓『刁』的偷襲。」

衆人舉目望去，只見無情還在城頭上，白衣飄飄，好一會才說話：「我本來也不知道，既沒見過楊四海與刁勝，也沒進過北城，他們也沒露出什麼破綻，只是這兩人和鄺兄、姚兄打了一場，打得甚不精采，而在上山入城時，這兩位輕功卻又極高了，令我懷疑：他們爲什麼要隱瞞着武功呢？於是我開始注意起來。」

薛狐悲瞪了兩人一眼，「刁勝」與「楊四海」連忙垂下頭去。

無情的聲音繼續在冷風中飄送：「你也不必責怪他們，北城既被圍，斷斷不可能讓我們安然進入的；你們兩人說經過一番衝殺才闖出重圍，但這裏最新戰痕也有七八天之久了。最重要的是，你們居然用最耀目的星火來聯絡，也不怕被包圍的敵人看見，這都使我萬分狐疑的。然後我未進門，便嗅到沸油味，於是，我在未入城門前，鋼門擋着之間，吩咐了四童一些話，即飛身上牆頭，再從上面繞過這裏，即看見兩個手捧沸油桶的人，於是，什麼都明白了——」

薛狐悲仰天大笑，手中的杖却徐徐嵌入地中去：「好！好！果然不愧爲『武林四大名捕』！難怪我也不知道你何時上了城頭，原來你未進門前已上去了，我眼睛畢竟還沒有昏花！」

無情冷冷地道：「若我不在未進門便已上來這裏，只怕早已給你那一杖砸成肉漿了。」

薛狐悲笑道：「砸成肉漿的命運仍然一樣。」一說完這句話他就飛起，整個人像旋轉的風車，打着旋飛上城頭，旋轉的竟是杖影，他自己就是軸心 （未完）

小啓：「春秋筆」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下期繼續刊出，謹此致歉。

梅花樁生死門

慧心

有許多套武俠片加入梅花樁的比武鏡頭，使觀衆看了，對中國古代的武功有更爲深刻的認識，而且在座欣賞之際，心弦震動，那樣做是很有意思的，不過，在銀幕上看到的梅花樁比武，只是虛有其表，盡量利用攝影手法去遮掩比武之人的漏洞，跟古代梅花樁決門的情況相差很遠。閒來無事，我試把梅花樁的眞實情形加以報道，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說到梅花樁，稍爲懂得武功或者看了許多本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它是一根根木柱揷在地上，比武的拳師分別脚踏上木柱，並非脚踏平地，一旦從木柱上面倒下來，便作打輸。

梅花樁的高度不同，木柱與木柱之間的距離也不同，此外，還有另外一種梅花樁稱做「刀樁」，即是說，木柱和木柱之間有許多尖刀倒揷在地，刀尖向天，那樣子的梅花樁必然是生死決門，一句說話，梅花樁起碼分做「斜樁」，「山形樁」，「五點梅花樁」，以及「刀樁」等，同是站在梅花樁上面決門，仍有等級之分。

不管是練功也好，搏門也好，總之，一雙脚踏在梅花樁上面，就跟踏在平地的木樁截然不同，由於梅花樁的佈置必須上應天罡，下踏地煞，故此，最低限度也有三十六根木柱，即是說，那種梅花樁是「三十六天罡」。

地煞傳說有七十二個，因此，它剛剛是三十六天罡的一倍，這種梅花樁就稱做「七十二地煞」，此外，還有一百零八的梅花樁，更加複雜，那是三十六加七十二的總數，天罡地煞一齊搬出來，起碼梅花樁的木柱是有這三種等級的，愈是木柱多的梅花樁，走動的幅度就愈大，兩個拳師在木柱上面奔走躍之際，有較多的空位迴旋，精於輕功的人，佔了上風，反之，木柱較少，給對方迫到最後那一排樁，非門不可，就要搏命了，這種梅花樁就需要馬步上的功夫多過需要輕功。

翻開了武俠小說看看，最有名氣的一次梅花樁決門是發生在方世玉身上的，他的對手叫做雷老虎，後來有許多武林高手打梅花樁，奇怪的是荒山野寺也有些僧人或道士練習梅花樁，他們覺得擺出梅花樁來，普通的拳師實在沒有膽量跳到木柱上面搏門，故此，梅花樁等於最高級的一種決門，凡是武林中的人，都應該學習這一招。

此外，還有另外一種解釋，練習過梅花樁的人，那雙脚可以在各種不規則的木柱之上踏着，甚至僅憑一脚站立，不會搖搖欲倒，習慣成自然，此人在山林泉石當中跟高手作戰，不愁脚下滑跌，故此，梅花樁除了準備決門之外，還可以訓練自己的馬步！

古代的梅花樁分做四種，由淺入深，解釋如下：

（一）：練習樁——共分十三根木樁，連同站着起脚的那一根合計，即是十四根。

（二）：初級樁——共有三十六根，把站着起脚的一根合計，即是三十七根。

（三）：中級樁——共有七十二根，起脚的一根合計，就是七十三根。

（四）：高級樁（亦稱大樁）——共有一百零八根，把站着起脚的一根合計就是一百零九根。

何以練習梅花樁要有一根作爲起脚的樁呢？關於這點，應該另外解釋，原來梅花樁的次一根木樁起碼有六尺高，沒有輕功根底的人，不容易飛身躍登，初學梅花樁，便要另找一根木樁，高度只有一半，即是說，它的高度是三尺，不必跳躍，向前跨進一步就可以踏在這根木樁上面了，由此再踏另外一步，便是置身於梅花樁之上，故此，古代練習梅花樁必有一根木樁是比較低的，它的高度剛剛是正常梅花樁高度的一半！

至於練習梅花樁之用的木柱，俱是刨得十分光滑的，木柱和木柱之間，照例有一層鬆沙，起碼高兩尺，如果練習梅花樁的人，走步之際，一脚落空，身體傾斜，由較高之處跌下來，未能用手抓住任何一條木柱，一跌跌到盡，也不會跌傷，原因是兩尺高的鬆沙準可減輕他跌下來的壓力，因此之故，練習這一招的人比較放心。

傳說方世玉跟雷老虎在梅花樁上面決門，方世玉能够一脚把雷老虎踢翻，吐血身亡，並非完全靠着他的拳脚，還有暗器，換句說話，他的鞋頭藏了一塊硬鐵，一條腿踢到直，只是把最尖銳之處向雷老虎胸部點了一下，雷老虎就此翻身跌倒，登時吐血，後來到梅花樁上面比武的人，先要經過全身檢查，然後打門，就因爲方雷兩人那一場決門的影响。

因爲梅花樁顯得出武功的强弱，故此清朝皇帝選擇御林軍都要叫他們逐跳到梅花樁上面施展拳脚，作個別的表演，如果那個人沒有膽量在梅花樁上面跳躍，他就沒有資格做御林軍的錦衣侍衛。

根本上侍衛的武功那麼出色，侍衛長就更加要特別犀利，雍正皇從許多個錦衣侍衛當中挑選武功最好的兩個，一個叫做哈爾賓，一個叫做岳圖，兩人的體型不同，但卻同樣的武功精湛，哈爾賓高六尺過外，手臂特別長，打起來佔盡上風。岳圖雖然僅有五尺六寸高，不過，身形手法極端靈活，他往往閃電出擊，好像一個圓球似的，滾到敵人脚下，雙手抓住對方一條腿，再把這傢伙扛起來，隨即拋在地上，用脚踐踏，一脚就使敵人身亡，兩個人從來沒有打門，因爲他們都是好朋友，而且知道對方的武功厲害，一經交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過，雍正皇有命，他們兩人是不能推委職責的，於是，在一個天氣晴朗的早上，兩人打得難分難解，同時在山形樁上面決門。

所謂山形樁，即是梅花樁，分高低兩種，有如一座山，高的時候離地二十尺，最低的一處也有十尺，忽高忽低，走動的時候就更不容易，在這種地方打門，當然是腰長臂長的哈爾賓佔上風了，打了一會，哈爾賓突然把岳圖舉起來，可是，岳圖並不示弱，趁他把自己高舉過頭，想拋擲而未決定是否要拋出去的時候，他就雙手使勁在哈爾賓左右兩邊耳朵拍下去，那一招叫做鐘鼓齊鳴，由於掌心的壓力影响，哈爾賓登時頭昏眼花，搖搖欲倒，有一雙眼睛也看不見身邊的東西，顯然是內臟受了重傷。

岳圖發覺他已受傷，便由倒懸的姿勢飛身躍下，剛用一條腿站穩，另外一條腿就飛脚向哈爾賓的胸部踢去，哈爾賓慘叫一聲，就從二丈高的山形樁絕頂翻身倒下來，下邊密層層的揷滿了尖刀，刀鋒向上，一跌就等於跌進地獄。

哈爾賓顧念友情，已經戰勝，但卻無法立刻決定要不要把岳圖抛下刀尖的一瞬，岳圖施展絕招，反敗爲勝，竟然殺了他，在這種地方表現出岳圖的殘酷性格來，那種性格最合雍正皇的胃口，於是把他重用。

梅花樁從古代到今，經過許多變化，不過，到底這是一種極爲殘酷的東西，練武之際，已經發生困難，眞正落場交手，隨時喪生，故此，何健主持湘省武林大會的時候，禁止梅花樁比武。

另外一種傳說跟何健有關，他以省長的職務主持湘省武林大會之前，對梅花樁頗有興趣，請萬籟聲指點他，萬籟聲能够在梅花樁上行走如飛，他卻辦不到，勉强走多幾步，忽然之間翻身倒下來，雖然下邊有一尺高的浮沙，不會跌傷，但因他跌下之際，右邊小腿的照面骨撞着另外一根木柱，登時骨折，痛澈心肺，昏迷不醒，後來萬籟聲把他救活，用跌打藥敷治，猛灌跌打酒，他甦醒過來，然後放心。經過這一次痛苦的教訓之後，何健就下令全省任何一處武術指導，不准裝置梅花樁。

古艷搜奇錄

仙客與無雙

本文是敍述我國著名義士古押衙行俠事蹟，故事內容及筆調別創一格，對愛讀偵探小說及武俠小說的讀者，當有一新口味之感。

棲霞客・文　盧令・圖

助圓鴛侶夢

從東方昇起不久的太陽，帶着剛睡醒的倦意，爬上御花園的柳梢，吸着柳枝上的露珠兒解渴。但是從長安城外吹來的西風，却翻過城墻，一下子就把御花園的樹木掃得搖顫不定，所有樹上的露水全給抖下，沒有一顆兒剩着，太陽空自張開乾枯的大口，只讓西風捲着黃土，括滿了一身。

這時，在含元殿上坐朝的大唐昭宗皇帝，也像給風沙欺侮着的太陽一樣，十分疲倦地對管理全國租稅丁役的租庸使劉震說道：「劉尚書，你昨天答應籌三百萬出來，那些錢籌到了沒有？」

「眞是要命。」劉震啓奏說，「臣已經嚴催各州府地方解租稅進京，無奈各州節度使，都把租稅截留養兵，忙了一天，只籌得三萬錢在此，已經解進內庫去了。」

「三萬，百份之一，太少了，太少了，你總是不肯替我想辦法的。」皇帝蹙着眉說。

「臣那敢不盡力，便是這三萬錢啊，已經費了不少勁了。」

「可是，三萬錢有什麼用，宮中的花費大，你是曉得的，這幾個錢還不够一天的開銷，難道你忍心教我餓肚子不成。」

「那只有容臣慢慢想辦法，錢這東西愈急愈不肯來的。」劉震低着頭說，他眞不忍看皇帝那副寒傖相。

「我不管，」昭宗皇帝突然强硬起來，「朕只問你要，明天至少給朕一百萬，否則五十萬也好，沒有錢你休來見朕。」

劉震照例說了幾聲「是，是」正欲有言，皇帝一拂袍袖已經踏下龍座，由左右侍臣陪伴着，退朝進宮去了。

拔刀闖皇城

劉震回到家裏，看見府門外有幾輛大車，拉車的牲口縛在府門外的石柱上，正在餵草，把府門弄得一團糟。劉震大怒，進得府門，正要傳家丁來責備。

賬房先生捧着一個朱漆盤子笑吟吟的走上來，說道：「啓稟尚書，東莊的佃戶納粮來了，是他們說錢太多不便拿，兌了一百兩金子、四百兩白銀在此，還有四車禮物，不外是肉脯菓乾之屬，盤中是金子和禮物單，請尚書過目，銀子及禮物都入庫了。」

劉震聽說，知道門外的牲口，是東莊佃人押錢粮來的，當下怒氣全消，在賬房先生手下解開朱盤的包袱，露出幾錠黃澄澄的金子。連忙連包袱拿了過來，吩咐道：「你去拿一百兩銀子，兌了錢，破爛私鑄一概不拘，明天早上替我解到宮內去吧，那窮皇帝眞要命。」

賬房先生答應着，退了下去。

劉震手提包袱，直進後堂，劉夫人迎着出來，接過包袱，打開一看，原來是金子，不禁喜道：「正說着沒錢打發王郎子回家。錢就到了，該是他的造化。」

劉震吃驚道：「仙客要回家嗎？好端端的爲什麼要走？」

「你不知道，」劉夫人說，「他這次來一心要向你求娶無雙的，但你至今沒有答應他。他心裏有點氣忿，每日裏總到後花園來張望，要與無雙說話，是我防範着不讓他們接近。無雙這孩子也大了，不比小的時候，可以大家耳鬢斯磨，是以我想打發仙客回家，免得弄出事來。」

「仙客怨我嗎？」劉震說，「其實他不應該怨我的，這並不是悔婚，我始終沒有答應把無雙嫁給他。」

「怨也好不怨也好。」劉夫人說，「你旣不打算教無雙嫁他，只有打發他走。」

× ×

王仙客是劉震的外甥，劉震自幼沒了母親，由姊姊撫養成人，姊夫姓王，是湖北大族人氏，劉震有這姊夫才不愁衣食，下功苦讀，考取了功名，及至他做了大官時，姊夫也亡故了。只賸下他姊姊帶着一個兒子，就是仙客。劉震知恩報德，接了姊姊和外甥到長安居住。仙客聰明伶俐，劉震很喜歡他，教他和女兒無雙一同在府中讀書，無雙比仙客小三歲，兩小無猜，時常在一塊兒玩。劉夫人也很愛仙客，叫他做「王郎子」，唐朝長安官宦人家，叫女婿做「郎子」，劉夫人却不一定要招仙客作女婿，稱他「郎子」，只是鬧着玩的。

可是，劉震的姊姊却有心要娶無雙作媳婦，屢屢對劉震提起，直到病重垂危的時候，還向劉震提及，劉震只推說孩子們年紀還小，沒有答應她。不久她也就死了，在母喪中，仙客更不敢向舅舅提起要娶無雙。

無雙和仙客，正是天生的一對，別人這樣看他們，他們自己也覺得是的，這一雙小戀人，情苗暗茁，非止一日了。

仙客的計劃，是要將母親的遺體，運回原籍歸葬後，承受了父親遺下的產業，然後向舅舅求娶無雙，成家立室，他把這計劃和無雙商量，無雙當然是贊成的。

仙客回鄉一住就是四年，這四年間劉震的官做到尚書，職務是租庸使，官大了架子也跟着大，仙客再到長安來時，這位舅舅便不像從前那麼親熱，也不讓他到內宅居住，只把他安置在書房中，與門客在一起。

仙客和無雙便連說話的機會也被剝奪了，一次，仙客偶然從窗隙望見無雙，無雙比從前更加艷麗，成熟的女性風度，使到仙客如醉如痴。

沒有多久，劉夫人生日到了，仙客借着和舅母拜壽的題目，買了許多貴重的首飾，送給劉夫人作生日禮物，並向她求親。劉夫人本來是很喜歡仙客的，但兒女的婚事，却得讓劉震作主。當下只得對仙客說：「你候着吧，讓我和你舅舅商量，然後答覆你。」

不料劉震這時却嫌仙客並不是官宦人家，配不上他的女兒，沒把婚事答應下來。劉夫人沒法，只有預備打發仙客回鄉去。

然而劉震却沒有打發仙客走，念起姊姊一場撫養之恩，不想使仙客過分失望，他要再三考慮這個問題。劉夫人知道丈夫的脾氣，永遠沒有決斷，只得把金子收起來，慢慢再說。

× ×

轉眼又是十天半月，劉震仍然委決不下，長安的政局，醞釀着重大轉變，他仍沒心思去想女兒的婚事。

秋深了，御花園的柳枝只賸下禿條。西北風逐漸强烈，長安城中風沙瀰漫，佈滿陰霾。

大唐天子在陰霾中設朝，天天向劉震要錢，但劉震只按日給他三萬五萬的爛銅錢，這頭解進，那頭已經開銷完了。

皇帝的命運竟和天色一般的慘澹。

這天，劉震從家裏帶着五萬錢入朝，劉夫人伺候丈夫出門之後，打算再睡一覺，正脫了衣服攢進被窩，忽聽到門外一陣馬蹄聲，直向內院走來。

「是誰這樣莽撞，在宅子裏跑馬？」劉夫人這樣想着，在床上支住半邊身子，側耳傾聽着。

「快鎖大門，快！」那分明正是劉震的聲音。

劉夫人一驚立刻從床上翻身下來，披上衣服，奔出房門。看見劉震驚魂不定，在內院的廳子裏團團打轉。

「大門鎖上了沒有？」劉震抖顫着說。

「出了什麼事情了？」劉夫人不免上前問訊，「你這樣的緊張。」

「不，不好了。」劉震顯得手足無措，「涇原兵變了，剛才姚令言的叛兵已經佔了含元殿，那窮皇帝溜得不知去向，朝中的同僚，各自奔出城門逃難去。這，這便怎麼辦？」

「我們也逃麼？」劉夫人說。

「逃呀！」劉震說，「不逃等死麼？可是，唉，我老了恐怕不能照顧你們。」

「我可以照顧自己的，不過問題是在無雙，她年紀輕，又是那樣美麗，沒有一個男人保護是有問題的。」劉夫人說。

「仙客呢？」劉震突然想起外甥來了。「仙客不是要娶無雙嗎？快找他來，我把女兒嫁給他就是了。」

× ×

長安城中兵荒馬亂，滿街亂兵在搶刼殺人，血汚到處染滿，愁雲慘霧籠罩着萬餘戶人家，就在這時候，王仙客和劉無雙向當天拜了四拜，然後轉身向劉震夫婦叩頭。他們這樣就結了婚了，連紅燭也沒有。

半個時辰後，這對新婚夫婦便要逃難了，王仙客押了二十四騾子，綑駄着綾羅綢緞，金銀珠寶，上面用禾草蓆子蓋着，扮成客商模樣，開了後門，準備動身。

「這是我僅有的財產了。」劉震對仙客說，「你必須替我好好的保存着，至於無雙，還是跟我逃走吧。」

「舅舅，不，丈人，我要保護無雙，這是爲丈夫的責任呀。」

「是的，但不是這時候，」劉震說，「我怕你不能兼顧。仙客，這是沒辦法的事，我們只好交換一下，到了長安城外，你把財產交還給我，我才把無雙交給你。」

「假如你失落了無雙呢？」仙客躊躇說。

「我不怕你失落了我的金銀珠寶麼？」劉震大聲吆喝着，「快點動身吧，記着你的路徑是由開遠門出城，到了城外找一個僻靜的旅店住下，我們自會來尋你。」

「你和無雙所取的途徑呢？」仙客問着。

「我們將繞道啓夏門出城，」劉震說，「然後再到開遠門外尋你，無論誰先到都在開遠門外的村店等候，走吧。」

仙客默然地騎上驢背，回頭已望不見無雙了。

街上擠滿了逃難的人，驟馬很難通過，幸而一路上沒有遇着亂兵，仙客平安地出了開遠門，押着二十騎牲口，逕投城外的村莊。尋着一間旅店安頓下來，眼巴巴的盼望劉震領無雙到來。

逃難的人，陸續來到這村莊，其中大部份是官眷，但過了午刻，便再也沒有人逃來了，長安城各城門全在午前一刻關閉，交通已經斷絕。

王仙客一直盼到日落，依舊盼不到劉震和無雙的踪跡，他焦灼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 ×

夜幕張開，長安城中黑沉沉地沒有燈光，誰知道這裏面醞釀的是什麼變化呢？

城內外的交通斷絕了，仙客不能够打聽出什麼來，所有逃難出城的人，有些已經遠去，有些留在村莊裏的也和仙客一樣，不知道城中的消息。

在極度的焦急下，仙客決意親自到啓夏門打聽去。他向店主人借了一個燈籠，騎上一匹

馬，繞了大半個城，才來到啓夏門。

城門是鎖着的，城上的守兵，三三五五聚在雉堞上，手裏提着燈籠。有幾個卻握着棍子，或坐或立，懶洋洋地。

「守城的大哥們。」仙客高聲招呼着，「我是販買綢緞的客商，要進長安城，爲什麼這樣早就把門鎖起來？」

「城裏面出了大事了。」一個大兵回答着：「皇上給涇原的兵馬趕跑了，朱太尉暫時做了皇帝，城門早就關啦。」

「眞巧。」王仙客說道，「怎麼，我一來就碰上這種事，請你通融一下，讓我進去，行麼？」

「那怎可以？」

「給你幾兩銀子買酒吃。」

「漫說幾兩，就是幾十兩咱也不能要，我們還得顧着吃飯的傢伙呀。」

仙客賄不動守城的兵士，好生煩悶，只得向兵士們打聽有沒有像劉震那樣的人，閉城以前從這門上出城。

大兵們搖了搖頭，推說不知道。

「有倒是有的，」另一個兵士從黑暗中攢出來，「中午時分有這麼一個人，領着四五個婦人要出城，街上的人認識他是租庸使劉震，朝庭中的財神爺，門司聽了就不放他走。也不讓他回去，將近夜分，朱太尉的兵馬到來，把他們趕鴨子似的趕到禁城去了。」

「哎喲！」王仙客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城上的人早聽到了，便喝問道：「兀那大漢子可是劉震的人？」

「別放走他，」不知誰在嚷，「他和財神一定有關係，大家來捉財神啊！」

王仙客聽了更加吃驚，忙兜轉馬頭，向黑暗中奔去，燈籠扔在地上，熄了。

守城的兵士，並不曾出城追趕，只朝仙客放箭，颼的一聲，便有一枝箭從他耳邊擦過，仙客嚇得魂不附體，伏在鞍上，抱着馬頸狼狽而逃。

回到旅店，已經過了初更，風沙愈來愈大了。

× ×

店主人是個頭髮斑白的老人，幾十年的人生經驗，使他一眼便認出仙客的身份，雖則仙客竭力隱瞞，謊報是個綢緞行的牙子。

「客官帶着這許多貨物，」店主東說，「在這兵戈擾攘的時候太不方便了，依我看來，不如把貨物送給我，你單身逃命去吧。」

「送給你！」仙客張大了咀巴。

「不錯，送給我。」店主人冷冷說，「這是客氣的說法，要不客氣也可以，我有現成的刀子。」

「你這是黑店麼？」仙客心跳到腔口，「怎敢強要我的財物。」

「不瞞你說，我規規矩矩的做了三十多年生意，結果還是要捱窮，到現在機會來了，還不趁混水的時候，摸一把魚，死到陰曹地府，閻王爺也說我笨。」

「你不怕王法？」

「王法？哈！」店主人縱聲笑了，「你帶着的財物，難道都是合法的？你們這些做官爲官的人，平時假借權力，拚命在老百姓身上刮錢，把民脂民膏養肥自己，弄到民怨沸騰，天下大亂，到現在出了事，又想挾帶財寶私逃，人饒天不饒，我要替天行道。」

「可是，我是守份的商人，並不是作官的，老丈休要錯認了。」

「你待騙誰？」店主人陰凄凄的朝仙客看了一把，「我不是三歲的孩子了。」

仙客還要分辯，村外起了一片嘍聲，人馬雜沓，夾着啼哭呼叱的聲浪。

店主人怔了一，怔忙叫夥計到外面打聽丑了什麼事。

「老丈，」仙客頹然靠在牆上，「不瞞你說，財物是我丈人的，他把財物交給我，卻扣留了我的老婆，將來要我如數繳回，否則他不把老婆給我。你若是要了這些財物，等於拆散我的姻緣，請問老丈於心何忍。」

「一片胡說。」店主人動氣了，「我活了幾十歲，不曾聽過這樣滑稽的事，顯然是你撒謊。」

外頭的吶喊聲音愈來愈近，打探消息的店小二，慌慌張張衝進來。

「長安派出斬砍使來了。」店小二說，「眞可怕，一隊大兵，個個扛着明晃晃的大刀，擁簇着斬砍使，到村裏來搜索逃官，前面李家店裏，搜出幾個太監，全給押到路旁去攔斬了，花花綠綠的腸子，流了出來，這麼大的一灘血水。」

仙客聽了，不禁慌了手脚，拉着店東道：「老丈救我，情願把財物都給了你。」

「到底命比財重，」店主東說，「也罷，待我指引你一條生路，你且到馬廐裏拉一匹快馬，騎了便逃吧，卻別在村前走，店後有條小徑，直通終南山的，那兒偏僻得很，包管沒有人追你。」

仙客稱謝，急匆匆到馬廐中牽了馬來，店小二幫助他，在後門上了馬，在馬屁股上一拍，馬朝黑暗裏直奔出去，一忽兒便已無影無踪了。

店主人把二十隻騾馬所馱着的東西，全都解下來。

亮晶晶的金銀珠寶，使他眼花撩亂，樂不可支，順手抓了一把珠子給店小二說：「這是給你的賞賜，你眞說得像，三言兩語便把那小子嚇跑了。」

× ×

仙客逃回原籍，一住三年，根本沒有辦法探到無雙的消息，長安城的狀況，也不大明白，直到三年之後，才聽見人說，朱泚的叛亂，已被削平，長安局面是明朗，平靜了。

仙客決心重到長安，尋覓無雙的踪跡。他把家中的田產都變賣了，準備三年的旅費，假如找不着無雙，便決不回家。

雖然經過了變亂，長安城仍舊是老樣子，所不同的只是杜曲韋曲的大宅子，全都換了主人。朝庭上的大官，也不是三年前的人物。正是：「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

過了韋曲，便是新昌南街，劉震那間大屋，依舊矗立着，後園的杏花，愈發高大了，已有一枝伸到園外來，枝頭開了三五朶紅色的杏花，向他嫣然含笑。

仙客策馬繞至前門，門前見有一個蒼頭，便停下馬高聲叫道：「請問這所宅子的主人是不是姓劉的？」

「不錯，」那蒼頭回答着：「正是劉尙書的產業，但那是三年前的話了，現在的主人姓烏吐，是個外國人。」

「那劉尙書呢？」

「他麼？」那蒼頭抬起頭來，向騎在馬背的仙客審視，一忽兒突然叫道：「哎唷，原來是王相公，王相公不認得我了？」

仙客仔細的辨認，依稀認得那蒼頭鼻子上的一顆肉痣，當下喜不自勝，叫道：「你是塞鴻，我認得你。」

塞鴻抱着仙客的脚，把面和鼻子在靴統左一揩右一揩，像貓狗見了主人似的，表示敬意，然後恭恭敬敬的站着。

仙客對於這個舅舅的舊僕，不敢擺架子，一翻身下得馬來，執着塞鴻的手。

仙客喜道：「眞想不到在這裏見你，舅舅他們可好？」

「王相公，」塞鴻躊躇了一下，回頭向週圍一望，幾位皂衣的衙役，正在大門外巡邏。「請跟我來。」

塞鴻代仙客牽着馬，逶迤曲折，走進一條橫巷裏。

巷中全是低簷矮屋，有幾個女人，正打開胸脯，在門前給孩子餵奶。

到了一家賣繒的店前，塞鴻停下脚步。「到了，」他說，「我已經從了良，現在開了這一家繒店。」

（註：唐朝的家奴，是把身體賣斷給主人的，要恢復自由，便得拿銀子贖身，名曰「從良」。男女奴隸都是這樣。）

仙客隨了塞鴻進去，塞鴻把行李安頓好，倒了一盆水給仙客洗脚，一面張羅着酒食。

「別客氣吧，」仙客說，「你還沒告訴我舅舅和無雙他們怎樣了呢。」

「他們都好，現在興化街裏，今兒太晚了，就在我這兒住一宿，明兒我領你去吧。」

仙客想不到這樣容易便得到無雙的消息，心上的一塊千斤大石，登時放下，恨不能立即到無雙的身邊去。

然而，新的憂慮卻從他心底掀了起來，舅舅那筆財產給自己失落了，假如追問起來，那怎辦？舅舅會不會因此而拒絕把無雙交出，眞成問題。

在不安寧的情緒下，仙客吃過晚飯，塞鴻陪着他喝了幾杯酒。

飯後，塞鴻把店門關上，夥記們各自回家，店中更無別人。

於是，塞鴻把椅子挪到仙客身畔，低聲的說道：「好教相公得知，你的舅舅、舅母都已經亡故了。」

「死了？」仙客嚇了一跳，「剛才你說他們還活着的。」

「那時不便對你說眞話。」塞鴻憂鬱地，「你舅舅是犯罪被斬決的，你是他的外甥，又是女婿，恐怕有連累，所以，我不敢在人前提起。」

「他犯了什麼罪？」

塞鴻說道：「叛逆，老主人在朱泚作皇帝時，做了僞官，朱泚一倒，他就活不了，其實老主人是寃枉的，他有什麼能力來抵抗朱泚的僞命。」

「我那無雙恐怕也一同被斬了。」仙客說着，不禁痛哭起來。

「她倒沒有死。」塞鴻說，「只是隨着家產被朝庭一併沒收了。」

「在教坊做了宮妓嗎？」

「不，只在後宮做了宮娥。」

「更糟，在教坊可還易得一見，在後宮就永無相見之期了，苦命的無雙呀！」仙客苦着臉道。

無雙的聲音容貌，一閤眼便在眼前，這使仙客更加思念。

相思不相見，日子眞難過，唯有生病這一個辦法可以打發。

塞鴻熱心地照料着他，並且勸仙客道：「皇天不負苦心人，你和無雙也許還有復合的一日，假如你病死，一切希望就完全斷絕了。相公還要珍重才是。」

仙客聽了，果然不再病了，塞鴻又探得無雙舊日的丫鬟採蘋，被賣到金吾將軍王遂的家裏，便勸仙客拿錢贖了採蘋出來，賃了一所大宅子，成立一個沒有正式主婦的家，採蘋權攝家政。

塞鴻是個老於世故的人，恐怕仙客的錢，日久花銷盡了，無以過活，便勸仙客拿錢捐了一個官。

錢去官來，不久，仙客居然掛起知縣的官銜，暫派到長樂驛做驛站長。長樂驛是最接近長安的一個驛站，往來的官員很多，仙客迎來送往，忙得不亦樂乎。

淸明來了，雨量稀少的陝西，也居然下着細雨。

仙客滿肚懷人的心事，在瀟瀟細雨的黃昏，格外惆悵。

突然，一個驛卒進來向他報告道：「宮中派出的祭陵太監，押了三十名宮娥，就要過境了。」

仙客聽報，心中一動，馬上教人請了塞鴻過來商議道：「宮娥之中也許有無雙在裏面，你替我打聽一下如何。」

「內廷宮娥不下數千，」塞鴻說，「恐怕不會這樣湊巧吧。但也不妨試試看。」

仙客命人把驛中的一個大房間，收拾出來，準備給宮娥住宿。

塞鴻扮作供應茶水的驛卒，這樣便有接近宮女們的機會了。

剛佈置好，宮女的行列便已到來了，押領的太監，命人在驛道前設起「步障」，就像出殯的孝帷似的。

宮女下得車來，便給「步障」圍起，直送到驛舘的房間去，外面的人，根本不可能看到宮女的面。

驛舘裏的房間，用布簾遮了所有的窗戶，傳茶遞水，另有小太監負責，這樣一來，塞鴻也完全沒有看見宮女的機會。祇聽到宮女們在房中吱吱喳喳說話的聲音。

到了深夜，房間裏面的語聲漸漸沉寂，塞鴻在房外的院子裏收拾火爐茶碗，突然聽到一聲低沉的微弱的聲音，發自簾下：「塞鴻，你怎知道我在這裏？」

塞鴻一驚，但馬上認出這是無雙的聲音。他連忙走到簾下，隔着簾大着胆問道：「你是無雙小姐麼？」

這是一種相當冒險的動作，假如被人發覺，他便可能馬上被處死刑。

然而，爲着仙客，他們卻不惜付出這重大危險的代價。

當塞鴻剛把要說的話說完，巡夜的小太監突然在院子的那邊走過來，喝道：「兀那驛卒，在這兒鬼鬼祟祟的幹甚麼？」

塞鴻嚇得三魂去了兩魄。人急智生，馬上陪着笑臉道：「不敢，是裏面有人叫喚，要討開水。」

「站着，」小太監說，「讓我進裏面去看看。」

無雙在簾後聽得淸楚，早已準備應付，小監進來，她按着肚子痛苦地說：「我肚子痛，快給我弄杯開水來服藥吧！」

事情雖這樣的遮掩過了，但塞鴻和無雙都喪失了詳談的機會。

到了次日，宮女們一早就上道，直往陵園去了。

× × ×

宮女們去後，塞鴻淸理房間，在一張宮女睡過的床褥下面，檢到一封字跡潦草的信，那是無雙給仙客的。

信中告訴仙客說，她在宮裏聽到長樂驛的驛長叫王仙客，所以才運動了這打掃陵園的差使，來此一看究竟，見了塞鴻，才知道一點關於他的消息。

「可是，知道了有甚麼用呢！」無雙信內這樣寫着，「身在深宮，沒有行動的自由，看來祇有來生再作夫婦了，花牋一張，染着我的眼淚，印上我的脂痕，留下來給你，作爲永訣吧。」

仙客淚眼糢糊看到這裏，已忍不住抱信大哭：「啊！無變，無變喲！」

「信後頭還有一行小字呢，相公。」塞鴻眼快，早已看到花牋的背後，另有一行細字。說着便走攏來念着那行小字：

「聽說富平縣有奇人叫古押衙，行俠仗義，何不求他設法救我。」

「古押衙是誰？」王仙客看完那行小字，回頭對塞鴻說。

「富平縣黑道中的頭子。」

「你認得他嗎？」

「不，要找他是不難的，問題是他有沒有辦法把無變救出來。」

「我們找他談談看。」

「相公，」塞鴻吶吶地說，「這事情必須審愼才好。萬一洩漏了出去，你和我變無，都不免受累。」

「這也顧不得許多了，」仙客嘆了一口氣說，「即使事敗我能够和無變死在一處，也强似這樣朝夕相思。」

× × ×

塞鴻領着仙客到山裏去訪古押衙，山徑是那樣地幽僻，好不容易才尋到他的家裏。

山谷之中，特別幽暗，古押衙的家，却在山谷的深處，除了正午的時候，其餘時間日影不到，加上合抱的大樹，枝葉蔭蔽着，長年都是陰森黑暗的。

仙客到來時，祗不過是申牌時分，但已經黑得像黃昏了。

古押衙的個子不大，但很壯實，兩隻眼睛小而有神，精光四射，有點像耗子的眼，加上他住的地方黑暗有如地穴，更加使他耗子的性格突出。

他的家裏，四壁張着麂皮，一張弓掛在當中的壁上，一枝長矛倚在壁角，當中擺着張方桌，上頭一把錫酒壺，他正燙熱了一斤酒，在自斟自飲。

仙客上前拜見了，塞鴻跟着獻上見面禮，那是一隻盤子，上頭盛着兩錠五十兩的金子。

古押衙看見，一抹他的虬髯，說道：「相公送這些東西來則甚？山野村夫，要這些黃金全無用處，惟有窖藏起來。」說罷命人收了進去。

於是仙客把自己的事情，對古押衙說了。

事情終於發展到重要階段了，古押衙受了仙客的囑託，拍着胸脯，把這件事情，担承了下來。但他沒有給仙客一個固定的日期。

採蘋已跟隨着古押衙去了，那是因爲古押衙不認識無變，他要求採蘋作他的助手。

仙客提心吊胆的在家裏守候着，他以爲古押衙會直闖陵園把無變擄走，然後送到自己家裏，是以他不敢片刻離家，爲了避人耳目，更把家搬到荒僻的山村裏。

轉眼過了十天，古押衙那邊一點消息也沒有，仙客急得直跳脚，正在焦灼中，塞鴻却帶來驚人的壞消息。

他聽到朝廷派出內廷女官來，到陵園去處死一個犯法的宮女。

「不會是古押衙露了馬脚吧，我眞替無變担心，塞鴻你替我去打聽眞確的消息。」仙客充滿了驚憂的說。

塞鴻答應着去了，只一會兒又氣急敗壞地，跌撞着進來說道：「相公，相公，不好了，被殺的宮女正是無變，一定是古押衙洩漏了消息了。」

仙客聽了，兩眼一翻，昏死了，塞鴻忙把羌湯灌進他的咀裏，半晌仙客才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無變，你的陰魂等着我吧，我不久也來了。」

就在這個時候，聽到拍門的聲音，非常緊急。

「不好，朝廷派人捉你我來了。」塞鴻臉色發靑。

「不怕，無變死了是我害死她的，我豈能偷生，塞鴻，你快從後門逃走吧，我不忍連累你。」

仙客說着便自己應門去，塞鴻躲在後門外面，探出半邊面來窺探着。

門開處古押衙閃身進來，肩上扛着一個蔴包袋。

進來之後，向地上一抖，抖出一個女人的屍體來，那竟赫然是無變。

「好，」仙客瞪着眼向古押衙怒視着，「我要你救無變，你却害死了她，現在請你連我一起殺却吧。」

「她並沒有死，」古押衙拍着緊張的王仙客的肩膊，「你快去拿一碗開水來，待我來救活她吧。」

「眞的」仙客跳了起來，向無變的心頭撫着，細微的脈搏果然在跳躍。

他回頭向古押衙看了一眼，流下感激的淚珠來。

「活了。」

古押衙把解藥送到無變的咀裏後，不到一分鐘，只見無變「咿」的一聲，緩緩睜開了妙目。

「我現在是在地府嗎？」無變坐起來說。

「不，親愛的，你沒有死，你怎可以死呢。」仙客擁着無變說。

這一對戀人在熱烈擁抱了頓茶時間，然後向古押衙雙雙拜了下去。古押衙連忙扶着。

塞鴻在後門外看得很淸楚，早已回到屋子裏。

「古先生，眞有你的，你用的是甚麼奇謀？」塞鴻代表仙客問着。

「說穿了非常簡單。」古押衙微微一笑，說，「我弄了一劑劇烈的麻醉藥來，教採蘋冒充宮裏頭的女官，直到陵園，說無變是逆黨，賜令服毒自盡，無變服藥後，暫時死了，太監們把她埋葬，是我星夜掘墳開棺，把她馱了回來。」

「採蘋呢？」無變說。

「她替代了你的屍體，現在躺在墳墓裏，假如我把一具空棺埋葬，將來事發追究起來，就不免有後患，忠心的採蘋情願替你躺在棺材裏，並穿了你的衣服。」

「啊喲，」仙客無變同時叫了一聲，哀悼的淚滾了下來。

「別哭，」古押衙止住他們，「還有一件事要辦的，請塞鴻在屋後掘一個坑吧。」

「爲甚麼？」塞鴻問。

「別管我，你掘就是。」古押衙催促着，塞鴻只得照辦。

掘到三尺，古押衙說：「夠了。」

塞鴻停了手，古押衙出其不意在他的背後揮刀斬去，塞鴻的人頭滾到坑裏。

仙客驚呼一聲，看無變時已嚇昏了。

「郎君別怕，塞鴻一死，便只有你我和無變知道這件事的經過，你和無變有切身的關係，自不會洩漏，我呢，我自己也信不過自己，現我也死了。你們的事，永遠沒有第三者知道了。」

當仙客要搶他的刀時，古押衙已經自刎，屍身倒在坑裏，恰壓在塞鴻身上。

「我們走吧。」仙客把泥埋了塞鴻和古押衙之後，回頭對無變說。

「走呀！」無變淒然地向這新墳看了最後的一眼。

（完）

其人其事／麥海雲・文

銀色的第二條龍



李小龍的影片瘋魔了全世界，喜歡看武俠片的影迷，同時使電影公司帶來了很大的進賬，因此華納影片公司的主持人就跟他商量，問他可否替華納影片公司拍三套影片，代價是一千萬美元，換句話說，每一套影片薪酬高達三百三十三萬，這樣子的高薪，目前只有史提夫麥昆能够追得上，如果李小龍沒有喪生，他會輕而易舉的把這一千萬美元拿到掌心裏，可是，他却無緣跳進銀幕上跟影迷見面，突然撒手塵寰，因此使華納公司的老板認爲此事非常可惜，不但該公司減少了一宗相當可觀的進賬，而且沒有機會把中國功夫帶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給當地居民欣賞，那是武林中的一種損失。

不久之後，華納公司就派人到香港來刋登巨幅廣告，希望找到一個體型臉相跟李小龍相差不遠的龍虎武師代替李小龍留下來的空缺，而且由該公司的名導演羅拔告羅士負責挑選適當人材，作更高深的訓練，消息傳出，一週之內，就有二百五十人報名，渴望得到這個位置，一躍而爲大明星，可是，這個願望多數是落空的，因爲華納影片公司只是想找一個人，實在無法錄取二百多人。

當日華納公司派出來的人，曾經在香港挑選過，把他所得到的資料送回該公司，事實上華納影片公司並非僅在香港刋登廣告，希望找到一個人繼承李小龍的地位，該公司負責人還在美國唐人街或者加拿大溫哥華唐人居住密集之區，在當地報紙上面刋登同類的廣告，希望找到理想中的人，經過一年六個月，終於找到一個武林新秀了，他的英文名字叫做亞歷斯鄺，現年二十三歲，在本文附圖上面顯示出來的一張照片就是他。

他在香港出生，從小就在香港練武，後來到溫哥華的哥崙比亞大學讀書，研究電算機和原子粒的科學，不過，他有空的時候就練習武功，不但懂得中國的拳術，而且苦練空手道許多年，脫下了衣裳，身上的肌肉跟李小龍相差不遠，當然的，他跟李小龍還有一段距離，不過，他的年紀很輕，現時僅有二十三歲，繼續鍛練，可能有一天會變成第二個李小龍的，華納公司總裁對他十分器重，除了召集專家指導他如何使身上的肌肉更加結實，有型有格，還叫很出色的裁縫匠替他縫製李小龍生前所穿的衣裳，更重要的是由他跟李小龍的遺孀蓮達女士多次碰頭，把劇本送交蓮達審閱，更爲深入的指導他該如何抓緊一套影片的角色，製造氣氛，使影迷看了覺得他是另外一個李小龍。

李小龍的遺孀蓮達女士，一向就不喜歡別人代替李小龍在銀幕上面出現的，因爲她認爲沒有一個打仔明星能夠跟李小龍匹敵。不過，亞歷斯鄺此人却是例外的，因爲他並非扮李小龍，而是以新的姿態出現，做另外一條龍，橫豎李小龍已經喪生，人死不能復活，她願意協助，那是很合理的，何況他非常謙虛的向她請教呢？當然她傾全力相助。

最重要的是導演羅拔告羅士特別喜歡他，經常跟他在片場研究那套劇本的特色，並非僅有一套，準備給他連續拍攝三套，擴大宣傳。第一套影片叫做「猛龍出山」，在今年夏季開鏡，預算一年之後該片就拍攝完畢，可以送到世界各地放映。

這三套影片給他的酬金當然不會比一千萬美元，可是，他的號召力也遠比不上李小龍，究竟他能否代替李小龍遺留下來的位置，給功夫影迷大開眼界呢？那是無法估計的，就是亞歷斯鄺本人跟記者談及此事，他仍是很率直的說：「我沒有做過演員，同時我的功夫也比不上李小龍，故此，很難告訴你，我究竟有沒有把握代替他，我只能對你說知，現時我已經停止讀書，每日依照華納公司的專家指導，自我鍛練，整天到晚只是苦心練功夫，休息和吃，甚至吃的一方面我也仿照李小龍所吃的食物然後進食，在我的心目中，永遠懷念着一個偉大的武林高手，就算我沒法追得上他，我仍是朝着這一條路走，希望中國功夫到處揚威。」

（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聽穎悟玄機　仇火惹奇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尹劍平身中劍毒斷腸紅，幸得吳老夫人用她苦心研究的毒汁，用以毒攻毒之法爲他治療，不但把尹劍平拯救於垂死邊緣，吳老夫人更引領尹劍平到她平常不准他人進入的茅屋，把她繪在牆上，費去她二十年心血，精心創悟出的奇功異招給尹劍平觀看，並向尹劍平指出，這牆上所繪奇功異招，只能各憑自身靈性領悟，他人無法可予幫忙，她要尹劍平盡量利用天賦靈性，參悟其中玄奧，她說至此，舊病復發，吳老夫人把一把鎖匙交給尹劍平——

「這個你收着：：」吳老夫人牙關「克克」戰抖着道：「我的病這一發作，只怕十天半月也難以下牀，我幫不了你什麼忙，一切得靠你自己來琢磨了！」

尹劍平遲移了一下，才由她手裏接過了鑰匙。吳老夫人說話之間，看來病勢發作更爲疾烈，瘦弱的軀體幾乎難以自持，那雙眸子，猝然間像是失去了原有的光銳，變得十分黯然！

「扶着我進去：：我要躺下來：：」

說了這句話她似乎再也提不起一絲勁道，整個身子就像是忽然被人抽去了骨頭，緩緩的向下癱軟下來！

子夜——萬籟俱寂！

吳慶獨自捕鱔去了。

尹劍平沿着積翠溪邊走了一轉，心裏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寧靜——

當空是一系列的繁星，月如鈎——自此淡月星光之下所見的一切，都是那等井井有序，快慢舒徐而有節拍，水的韻律，星羣的羅佈，顯示着那種永恆的存在意義，一動一靜更象徵着冥冥中的休養生息！生爲萬物之靈的「人」，果真能夠「善體天心」，對於人生的未來作一番抉擇，從而所顯示的宏旨就將大爲可觀。

來到吳家這是第二天，尹劍平絕處逢生，死中求活，這不能不謂之「異數」！

這條命雖是假手吳老夫人才得回生，但是細細嚼味起來，却又未始不是上天所注定，天，地，時，人：：一切配合得恰到好處！

一個人既然領略到了「死」的威脅，再生之後的一切觀感也會較前不同，有的人自此一蹶不振，有的人却顯得更爲積極，尹劍平是屬於後者一類型的。

吳老夫人說的不錯，他的確是屬於「靈性」那一類的超人，他的思慮，常常較一般人爲尖銳，對於任何困難，一些所謂的難題，只要他一經留意，就會很快的把意志力集中。

——除非極爲特殊的一些事例，通常他都能順利的通過。

現在，擺在他面前的，顯然是一件「極爲特殊」的事例了——

一百廿八張壁畫。

一百廿八張全屬「靈性」而創作的圖解！

如何運用一個人精明的思維，去透視去領悟，進而據爲己有，由完全的「靜止」一變而爲殺氣四溢十面刀光的「凌厲」，由極度的「靜」突變爲極度的「動」，這其中勢必牽扯着幾許天機。

尹劍平重任在身，不可能在此久留，面對着「吳老夫人」這個罕世奇人，以及她所創始的，連她自己本人也難以全部透解的奇異功譜，這其中的緣份端的不輕——

他反覆的思索着吳老夫人說的那幾句話，自己如果不能在極短的三五日內領悟出那些壁上圖解，很可能將永遠喪失了領悟的機會！

——這幾句話看似誇大，其實却包含着神秘的哲理，只有身歷其境的過來人，才能會有感而發！

其實三五天對於他來說，已經是太長了，如果他不能以最快的速度趕到淮上清風堡，去通知那個叫「樊鍾秀」的人，那麼毫無疑問的，這個樊鍾秀必將是緊接「坎離上人」之後慘死在「甘十九妹」手下！

有了這一層顧慮，尹劍平怎能不「離心似箭」？

踐踏着河岸邊上的石塊，尹劍平反覆的思索着這個問題，深深的感覺到身不由己，「今夜」也就是他能在此最後停留的時間。

× × ×

隔着一層紗帳，吳老夫人打量着這個心目中唯一的理想傳人——尹劍平。

她很病弱，更爲失望——

「你決定了？」

「決定了。」

「明天一早就走？」

「是：：」

吳老夫人道：「爲什麼？：：你可曾仔細的盤算過了？」

「小侄已經盤算再三，」停了一下，他繼續道：「如果我每躭擱一天，那位樊老前輩的生命也就更加危險一日，我一定要趕在甘十九妹之先找到他，這一次却是萬萬不能再出差錯：：否則，小侄將勢必抱恨終天，更對不起臨死託囑小侄的各位前輩師尊！」

吳老夫人冷笑了一聲，呻吟着，欠身坐起來——

「哼——這麼說，我對你的一番期望，又將如何？：：你可曾想到這是今生今世，再也難以遇見的曠世良機，你就這麼的白白的放棄了？」

「伯母您誤會了！」

「你說：：」

尹劍平道：「小侄只是急在一刻，一待見着了那位樊老前輩，將消息傳達之後，當卽轉回，料必不會有多久的躭擱！」

吳老夫人搖搖頭，說道：「天下事，萬難兩全：：一得必有一失，尹劍平：：你不可算計得這般如意：：須知道，世事之瞬息萬變，錯過眼前，再來時說不定已是物我兩非，你可想過了：：？」

「這個——」

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吳老夫人竟會有此一說，當然，老夫人的這種論調，也是他深表懷疑不能接受的。

頓了一下，他苦笑道：「妳老人家太多慮了，依小侄想來，事情斷斷不至於如此！」

「斷不至於如此：：？」

吳老夫人重覆着這句話，遂卽冷笑着把身子平躺了下來。

尹劍平趨前一步，道：「伯母：：這件事務必請妳老人家諒解答應，否則：：小侄將淪爲無義之人！小侄又何忍貪圖一己之得，而置那位樊老前輩全家性命於飛燕之巢！萬祈伯母恩允成全：：小侄感激不盡！」

吳老夫人喟然長嘆一聲，柔聲道：「痴兒——你原是自由之身，老身無縛於你，這裏更非是你的家，你大可來去自如，又何必央求於我？」

尹劍平怔了一下，單膝跪地，一時熱淚簌簌道：「伯母對小侄恩重如山，這麼說實令小侄深感愧疚無地自容，小侄原不忍在伯母病中遠去，只是道義如山，却不容小侄稍脫仔肩，這間事無論如何要求妳老人家恩允成全：：小侄再返之時，必以母事而聽令差遣。」

他說得詞意激昂，禁不住一時涕淚交織，情發於衷而難以自已！

吳老夫人慨然嘆息一聲，喃喃道：「時也——命也，非人力所能挽回，尹賢侄：：你起來說話：：」

尹劍平哽聲道：「伯母不罪，小侄才敢站起。」

「我不怪你就是。」

「多謝伯母成全！」

尹劍平叩了個頭，才站起身來。

只見眼前一盞高架燈搖曳着迷離青光，透過紗帳，照見着老夫人那張瘦削的臉，那張臉非祗是原有的病弱，此刻看上去更像是籠罩着一層灰白，煞是嚇人！

尹劍平陡然一驚，道：「伯母，妳覺得可好？」

吳老夫人眸子裏汩汩淌出了淚水，她轉向尹劍平注視道：「不要緊——我還死不了，劍平——你應該知道，像我這樣的一個人，這般的心情，常常會想的很多，也許是我終日無所事事，常作幽冥之思，這無非是那點自命不凡的靈性在作祟罷了！」

尹劍平一愣，道：「妳老人家想到了些什麼？」

吳老夫人冷冷的搖搖頭，苦笑道：「不再去說它了——你既然決定明晨動身，我也不再阻攔你，那個樊鍾秀雖與我不曾見過面，但是我却對他有個耳聞，這人擅長『氣吼之功』，功力不弱，只是爲人過於自信，目高於頂，但願他不要河漢你的忠告就好，否則，你的一番好意，勢將白費：：」

尹劍平道：「多謝伯母關照，這位樊老前輩，小侄也只是聞名而未曾眼見，有關當年他與先師洗冰等七人結義爲『七修』之好，共抗『丹鳳軒主』水紅芍之事，小侄曾在先師臨終之前，聽其口述，聞悉此老武功高强，果能出手，未始不是甘十九妹一個勁敵！」

吳老夫人搖搖頭苦笑道：「難——」

尹劍平道：「伯母有什麼指示？」

吳老夫人道：「這個甘十九妹我雖不曾見過，但是却由你詳述裏知其一個大概，只怕這個丫頭較諸昔日之水紅芍武功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等厲害角色，萬不可力敵，避之則吉，樊鍾秀雖然武功稱『七修』之首，看來亦不是這個甘明珠的對手，你且不可勸其强自出頭，避走爲上上之策！」

尹劍平點頭道：「小侄謹記。」

吳老夫人道：「從現在起到天亮，還有兩個時辰，我要是你，當不會輕輕放過：：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尹劍平點頭道：「小侄正有此意，這就告退了！」

吳老夫人臉上現出了一抹淒笑，緩緩的揮了一下手，遂卽閉上了眼睛。

× × ×

「雙照草堂」再次啓開了門扉。

尹劍平一燈在手，佇立在門前，久久不曾踏入——

冷月天星之下，幾隻夜鳥振翅由當空掠過，留下了動人心魄的幾聲嘶叫之聲。

——他所以未曾立時踏入，正是在搜尋着適當的時機！

人的心靈有時候與四時所連繫，任何的一點身外瑣碎，在某一個適當的時刻裏，都可能有啓發作用。

準此而觀，那幾聲淒厲的鳥嘶，已陡然間把尹劍平帶領到一種恐怖世界裏！

他毫不遲猶的向草堂步入！

果然，在他足步方一踏進之後，頓時就感覺到的一片無形的壓力猝然加諸在他身上，那種感觸正與日間隨吳老夫人踏入之初相彷彿，尹劍平有了先入之見，自然不再驚惶失措！

他既知這類所謂的「靈性」一縱卽失，也就心存寶貴，警惕着不使縱失。

身子一經站定，遂卽將手中燈盞，高高舉起，

一片燈光揚向壁間，他的目光遂卽也就接觸到繪塗於四壁的那些奇妙圖畫，頓時之間身上起了一陣戰慄——强烈的打殺氣息，四面蜂湧而至——

尹劍平無論如何也不曾想到，這番氣勢，竟然較諸他日間初一步入時更爲猛烈！——

像是自四面八方射來了無數的箭矢，千百道尖銳的冷風猝然加體，配合着重若山岳的無形壓力，這種滋味，當然大不好受！

豈止是不好受，簡直是難以令人消受。

尹劍平在這般氣勢裏，偉昂的身軀由不住滴溜溜一連打起轉來。

這種現象，顯然是由於四面八方所衝激而

來的無形力道所致，由於力道的衝擊面角度不一致，才會形成這般的形態。

尹劍平爲恐掌中燈盞熄滅，乃將之高高舉起。

眼看着他轉動的身軀，有如正月裏的走馬燈般的疾轉着，其勢越轉越快竟然不能自已，如此百千轉之後，尹劍平已有頭暈目眩之感！所幸那盞燈已然高高舉起，不曾熄滅。

尹劍平有了白天經歷，深知這種靈性的感應，稍一不愼就有消失之可能，是以形勢如此，他猶自不曾瞑目！

換句話說，那就是他的一雙眸子兀自睜開着，盯向四壁，雖然他明知只要眼睛一閉，一切將會趨於安靜，然而相對的「靈性」也卽爲消失！

非僅僅如此，他尙要顧慮着手上的燈光，如果燈光一熄，情形也是一樣。

雖然他是身不由己的這般快速轉着，尹劍平却盡可能的保持着步伐不亂——這一點最爲重要！

果然，在他控制着步伐數丁轉之後，已把速度慢慢的減慢了下來，最後趨於靜止。

等到他全身靜止站定之後，已禁不住全身汗下，目眩金星——饒是如此，他的一雙眸子仍然睜大着，腦子裏更不敢滲以屬於靈思以外的任何雜念！

在一個適當的機會裏，他緩緩把身子坐下來，却把手中的一盞燈，抱在胸前。

燈蕊連聳，由先時的跳動而趨於靜止——尹劍平的心也終於在亂糟糟的無數鱗光裏，理出了一條鮮明淸楚的靈思！

漸漸的，他的意識越現淸朗，心緒也更見沉實！

至此，他才敢略爲喘上一口氣，那雙眸子遂卽移向第一幅壁畫——寒梅！

由於時間的有限，同時他警惕到吳老夫人事先的昭示，深深感覺到「靈性」的可貴，如果一幅幅的深求透解，很可能在洞悉一二幅之後，已是疲憊不堪，再者時間更是有限，掛一漏萬，實屬不智。

有了這層觀念之後，他遂卽大大改變了初衷——那就是就每一幅圖畫，先作重點的記憶，而不求甚解。

——這一個嶄新的觀念，確實極爲明智！

尹劍平一時「福至心靈」，爲他日後帶來了「出類拔萃」、「登峯造極」的成就，確是他此刻未曾料及。

雖說「不求甚解」僅作「重點」的記憶，在他來說也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若非此刻的「靈性充滿」，在平昔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一項記憶，重點在把握着每一幅圖畫的神態，形樣，以及特出的內涵之意，使之收入記憶。

由於每一幅圖畫的形像，性質，以及內涵的意義大相逕庭，記憶起來自是感觸不一！

半個時辰之後，他已大感精力不繼，何況一百廿八幅圖解所加諸的無形力道，並不曾減去絲毫，由是乃形成內外雙重的煎熬！

尹劍平強自忍受着此項內外煎迫的痛苦，付出他僅有的精力，保持着頭腦的淸醒。

這樣，在極爲困苦，常人萬難忍受的情況下，一幅幅奇奧神妙的圖樣，深刻牢實的印在了他的心版上。

× × ×

「卯」時末「辰」時未到！

天光早已大亮。

吳老夫人向着帳前的吳慶道：「我要你準備的船和東西都準備好了麼？」

「都準備好了。」吳慶道：「怎麼，您要叫尹劍平走？」

「不是我要他走，而是他使命在身，非走不可。」吳老夫人緩緩的道：「你可以叫他出來上路了。」

吳慶怔了一下道：「他人在那裏？」

「在草堂裏——」吳老夫人臉上現着神秘的微笑：「娘沒有告訴你，是怕你打擾了他的用……功，他已經在草堂裏停留了整整一夜……如果心領神會，應該獲益不少了，否則這一覺也夠久的了，你叫來一趟。」

吳慶一笑道：「原來是這樣——好吧，我這就去找他去。」

說完轉身步出。

對於母親幻想的那些奇奇怪怪圖畫，他認爲不值一笑，簡直不敢相信其中涵蓄着什麼武學奧秘，日久生煩，根本不屑一顧，想不到居然還會有尹劍平這樣的傻子竟然會去專心思索研究。

吳慶心裏好笑，一直來到了草堂門前，正巧，尹劍平由草堂向外步出。

二人乍然相見，吳慶不覺一愣！

尹劍平那副樣子就像是跑了好幾丁哩路般的疲累，全身上下更似爲汗水所濕透，說不出的那種疲累不堪！

吳慶莫明其妙的看着他道：「你這是怎麼回事？」

尹劍平苦笑道：「一言難盡，這一夜眞把我累慘了！」

吳慶「噗哧！」一笑，道：「問你可有收穫？」

尹劍平慨然道：「伯母神交天人，蓋世無雙，短短一夜，豈能有什麼收穫，只是却把這些圖樣，牢記心中，以備日後再行自己揣磨罷了！」

吳慶搖搖頭氣餒道：「你這是何苦？你大瘉初起，原該好好休息，想不到却來自己找罪受！」

尹劍平用袖子拭了一下臉上的汗，迎着朝陽晨風，他深深的呼吸了一下，感覺到一夜的苦心不曾白費，因爲那一百廿八幅形式逈異，巧奪人智的圖樣，已經分別牢記心中，並且他確信在任何情況下，這些已經留入記憶的形相都不會爲之消失！

吳慶看着他哼了一聲，道：「你眞的相信我娘說的那些鬼話？那些亂七八糟的鬼畫符，竟會是什麼玄奧的奇招異式？」

尹劍平驚訝的打量着他，肯定的道：「我當然相信，莫非慶兄你不相信？」

「我相信，」吳慶怪笑了一聲：「只有像你這種傻子才會相信！算了，你不是要走嗎？我都給你準備好了，娘叫你進去一趟！」

尹劍平道：「慶兄大恩，小弟沒齒不忘，只待這次去淮上，見着了樊老前輩，交待事畢，再回來與你長聚切磋練此不世奇功！」

吳慶笑道：「好吧！從第一眼看見你，我就知道你這個人不錯，我娘更是對你讚不絕口，老實說，要不是我放心不下她老人家一個人在家，我倒眞想跟着你四處跑跑，長點見識，老在這個鬼地方呆下去，人都發霉了！」

邊說着，二人已經踏進草舍，吳慶大聲道：「娘，尹兄弟來啦。」

說着上前推門步入。

吳老夫人倚牀半坐，打量着尹劍平，上下看了一回，含笑點頭道：「看來你已經領會了不少，可喜可賀！」

尹劍平深深打了一躬，道：「伯母靈思妙想，堪稱曠古鑠今，短短一夜小侄豈能領會許多……」

吳老夫人不禁面色一沉，頗爲失望的道：「你是說這一夜……你白白的曠費了？」

「小侄不敢偷閑！」尹劍平道：「這一夜小侄已將一百二十八幅圖解，各就重點，牢記心中，以備暇時細細領會。」

吳老夫人冷笑道：「短短時間，你豈能記下許多，在我看來，你若能記下一半，已經極爲難能可貴了！」

尹劍平道：「小侄確實是已經記下了。」

他說時語氣誠懇，不帶絲毫做作。

吳老夫人目光在他身上一轉，發覺他雖是疲憊不堪形像，只是那雙眸子裏，却洋溢着無比的喜悅與智光，不由心裏一動，暗忖着此子本是超人智慧，悟力過人，我且也不要小瞧了他。

當下她微微點頭道：「你應該知道，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如果你記憶略有偏差，勢將徒勞無功……這一點，你不可不注意。」

尹劍平道：「伯母指示的甚是……只是小侄確信，已把握住重心，留存記憶，雖丁年留置，亦不會忘記分毫。」

吳老夫人愕了一下吶吶道：「你眞的有這個……把握？」

尹劍平道：「伯母何妨一試？」

吳老夫人苦笑道：「果眞如此，你比我還強呢……因爲到現在爲止，我本人尙不能全都記下來……我且問你，卽以第三幅圖畫爲例，你可記得畫的是什麼？」

尹劍平道：「是貓撲鼠。」

「不錯！」吳老夫人道：「特徵呢？」

尹劍平道：「以小侄所見，這幅圖畫的特點，在於一動一靜。」

「說得淸楚一點。」

「是！」尹劍平道：「以小侄所見，伯母這幅畫的重點在於顯示靜中求安，鼠雖弱小，若能不畏強貓之勢，亦可轉危爲安！」

吳老夫人輕吁一聲，道：「你果然是個有超人悟力的年輕人……竟然看破了這幅圖畫的內涵之意……你可曾看出了那頭強貓的欲動之勢？」

尹劍平點頭道：「小侄看出來了。」

吳老夫人驚訝的看了他一眼，却沒有開口詢問。

尹劍平道：「伯母所顯示於那頭貓的欲動之勢，在於貓的一雙目神與微微沉下的右胛部位，是以那頭貓的將出之勢，必在於右爪，而從牠目神裏所傳出的機智，却又可窺知牠同時兼顧到了左側方，後腿半踞，也將有翻竄之勢，不知小侄所說可對？」

吳老夫人先是睜大了眸子，遂卽收斂了目光，最後那張瘦削的臉上帶出了極度欣悅的笑容！——

她頻頻點着頭，用着近乎於哭泣的聲音道：「好孩子……你果眞不會辜負我對你的一番……厚望……」

頓了一下，她才揮揮手道：「你可以去了……我知道，你是不會讓我失望的……」

尹劍平心裏一陣黯然，當時屈膝跪地道：「小侄蒙伯母成全造就之恩，沒齒不忘，此番事了，當卽刻轉回，侍候病榻，不敢稍離——」

言罷叩頭站起。

吳老夫人道：「我會等着你的——不過，萬一你我緣盡，却也不得怨天尤人——」

她眸子裏忽然聚滿了淚水，嘴唇蠕動着，想是要說些什麼，却是話到唇邊，又吞到了肚子裏，却轉向一旁的吳慶道：「你送他一程，由水路去吧。」

吳慶笑道：「娘放心吧，那條百年老鱔，今天凌晨，已被我發現了藏處，若非是一個紅衣人來的突然，幾乎可以手到擒來，不過今夜我一定可以想法子把牠捉到手裏，您的病也就不用發愁了！」

尹劍平驀地一驚道：「紅衣人——？慶兄，你說你看見了一個紅衣人……。」

吳慶道：「不錯，要不是他，我也許已經捉住了那條鱔魚。」

尹劍平微微一怔道：「那紅衣人是一副什麼長相，慶兄你可看見了？」

吳慶想了想道：「這人身材不高，好白臉，吊客眉……好像頭上還戴着一頂紅毡帽——怎麼，你莫非認識他？」

尹劍平先是一驚，遂卽冷笑道：「豈止是認識？我們是活寃家，死對頭——」

吳慶怔道：「啊——這麼說，他是——」

尹劍平道：「這人就是甘十九妹最得力的手下阮行，我那一支『丹鳳毒籤』就是他照顧我的。想不到他居然找到這裏來了。」

牀上的吳老夫人也似吃了一驚，看向吳慶道：「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淸楚。」

吳慶應聲道：「是——凌晨時分，我正在湖西捕鱔，忽見一條梭船由蘆叢中撐出，那條老鱔好容易被我火光引得探頭而出，聞得水響，却又收身岩石縫中，我當時眞是氣憤不過，正想罵上幾句，却沒有想到船上紅衣人，竟然先行向我發話。」

吳老夫人道：「他說些什麼？」

「看樣子他是在找尋什麼東西。」吳慶道：「這人一副要死不活神氣，却問我附近可有什麼住家沒有？」

尹劍平一驚道：「你怎麼說？」

吳慶道：「我當時因憤他驚走了鱔魚，自是對他沒有好氣，也沒有理他，這人見我不曾理睬他，只瞪着一副死魚眼看着我，看了半天，我還是沒理他，他以爲我不懂他的話，就揮手令那個操船的把他載到別處去了。」

尹劍平輕吁一聲道：「還算好，這廝一定是在尋訪我的下落，懷疑我是否眞的死了？」

吳慶微微點頭道：「你這麼一說，果然有點像，我見他一路行船，都命那個舟子在撥打着水邊蘆草，像是在尋找着什麼，大概是認爲尹兄你一定死在水邊。」

「不錯！」吳老夫人插口道：「凡是中有丹鳳毒籤的人，必定口渴難耐，所以他才會在水邊找尋。」

吳慶怔了一下，慶幸的道：「好險！當時我如果與他對答幾句，可就保不住被他套出了住處。」

吳老夫人哼了一聲道：「話雖如此，可也保不住他不會再來，爲了萬全之計，你還是快送他走吧。」

尹劍平也覺有理，當下再次拜別吳老夫人，遂卽與吳慶步出院外。

小舟早已備好，尹劍平來時所携各物，俱都經吳慶規置一包，放置船上。

二人登上小舟，吳慶指了一下遠處道：「從這裏前行二里，有一條岔道，一直下去可到『八里坡』，到了八里坡，你就可上岸，這兩天聽說前道的橋已經修好了，你一個人單身上道，應該沒什麼困難。」

說完長篙點水，小舟已離岸駛出。

尹劍平感慨着道：「慶兄對我恩義併重，眞不知何以爲報，大恩不言謝，只好留待後日了！」

吳慶一笑道：「你這個人樣樣都好，就只是這一樣，太客氣了，其實應該道謝的是我，你可知爲了什麼？」

尹劍平搖搖頭表示不知。

吳慶道：「是因爲我娘——」他搖搖頭又嘆了口氣道：「這丁幾年，我還從來沒見她老人家這麼高興過，尤其是她一直幻想着那些圖畫，說是藏有武林曠世奇技絕招，我雖然明知是假的，却是不忍使她失望，一直順着她老人

家，可是日子一久，實在對那些圖畫望而生厭，她老人家看出來了，以後也就不再跟我多說，却對我大失所望，罵我沒有出息！」

說到這裏，他皺住眉頭，現出很沮喪的樣子，兩隻眼睛看着尹劍平，苦笑道：「──難得你一來，雖然短短兩三天的時間，却討得了她的歡心，老實說，這麼多年，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她對人笑過，尤其是對於那些鬼畫符，你也能編出一番道理，哄得她喜笑顏開，說起來煞有介事，倒像是眞的一樣。」

尹劍平登時一愣──原想向他愼重的表示那些圖畫，確是極具研討價值，可是轉念一想吳老夫人窮十年苦心，都未能使他領悟相信，自己又何敢望短短數語，使其回心轉意！──

再者，吳老夫人所說不錯，那些經她所繪製的一百廿八幅圖解，確是詭奇怪異，設非具有那種特有的靈性，也萬難窺其堂奧！

心中有此一念，也就不再與他爭辯，決心待此番事畢轉回之後，再設法帮助他對於那些圖深入理解，果能使他有所領悟，也算是報答他母子一番恩情於萬一了！

吳慶見他沉思不語，更加斷定自己沒有猜錯，當時微笑道：「你這個法子果然妙，我回去以後也如此泡製，定能討回她老人家的歡心，她心裏一高興，也許病體就輕快多了！」

他邊說邊笑，手裏却是不閑着，那艘平底舟在他操作之下其快如矢，不覺已駛到了大湖彼岸，繞過了一片沙洲，來到了一條細小的溪流。

那溪流寬度僅容舟行，兩側伸出的乾枯蘆葦，在舟行過時，紛紛攏上船板，發出一陣劈拍聲響，早上的寒氣尚未消失，一陣陣侵襲過來！

尹劍平手抱膝頭，把身子縮成一團，不再說話，心裏却不禁憧憬着來日之難，經此一難後，他更加體會到仇人甘十九妹的不可輕視，從而也就更加激發起自身努力勤習絕技決心！

這一路水道既窄，波流又疾，吳慶不得不小心操舟，不再說話！

約莫盞茶之後，眼前水勢忽然爲之開闊，兩岸雖甚荒僻，却可依稀看出有幾戶人家，附近高山岔集，形成沉沉的一圈陰影。

水面上亦可見有形式不一的漁舟來往行駛，或臨淵撒網，或舟首垂釣，漁歌互答，其樂融融！較之先時半天不見人跡之荒涼情景，自是不可同日而語！尹劍平正顧盼間，小舟却在一處搭有舢板的野渡岔口處停了下來。

吳慶長篙定住船身道：「好了，地方到了，包袱裏我給你留有一些碎銀子，加上你原有的一些，足够你一路花費用度，就此別過，我也就不下船了。」

尹劍平揹負好了行囊包袱，懇切的向吳慶話別，遂卽捨舟上岸，吳慶在船上又指點了他附近道路，這才掉過船身，向來路上駛回。

× × ×

半個時辰後，這艘平底小舟又返回來處家門──就在吳慶繫舟上岸的一刹間，忽然，他發覺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情。

一葉搭有艙棚的大船，正由對面湖上駛近過來。

說得更清楚一點，這艘船不僅僅是對面駛來，而且也同吳慶一般，向着吳家所在地的這片小小孤島泊近過來。

吳慶心中怦然一動──

多少年來，這地方由於地處偏僻，一向絕少人跡，突然有船隻泊岸，自非等閑！

吳慶心中一驚，忙卽大步上前──

然而緊接着，他却突然的又定下了脚步。

他的驚惶失措，透過眼神已表露無遺，原因是他看見了一個人──一個紅衣紅帽怪人。

那個淩晨時分所看見的活殭屍般的怪人，赫然就站立在眼前船頭之上。

紅衣人似乎早已發現了他，那雙眸子瞬也不瞬的盯視着他，足下大船在兩名舟子操使之下，已緩緩向岸邊靠攏。

吳慶忍不住上前道：「喂喂──這是怎麼回事？」

紅衣人那張蒼白的木訥的臉上，帶出了一絲冷笑，並不理睬他。

兩名船夫早已跳下船，搭起了一條搭板，然後又退回大船，這時那個紅衣人才慢條斯理的踏着搭板，緩緩的由大船上走下來。

吳慶怒聲叱道：「站住。」

紅衣人充耳不聞的依然向前邁着方步，他手裏拿着一根白木杖，一步三幌，那副樣子簡直像煞祭奠死者時所供伺的紙人！

吳慶手裏還拿着那根撐船用的長篙，當時足下一點──「颼！」一聲已搶在了對方紅衣人左前方，長篙一抖，比在了紅衣人身前。

「站住。」吳慶厲聲道：「你要是再敢胡亂走，可就休怪我對你不客氣了！」

紅衣人看着他「哈哈！」笑了兩聲，那雙白多黑少的眼珠子在他身上轉了轉──

「不錯──你就是我早上遇見的那個小子！」他慢吞吞的道：「我認得你。」

吳慶大聲道：「認得又怎麼樣。你怎麼胡亂的往人家家裏闖，你是安着什麼心？」

紅衣人低下頭「吃吃！」又笑了兩聲，露出了白森森的一嘴牙齒──

「好吧！你小子既然問，大爺就不妨告訴你，我是來找一個人！」

「一個人？」

「也許是一具屍體！」

吳慶頓時心裏明白，想到了尹劍平所說的果然不錯，只是他嘴裏却不能承認。

當時，他冷笑了一聲，搖頭道：「我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我們這裏從來也沒有生人來往，更不見什麼屍體，你請吧！」

吳慶嘴裏說着，長篙平伸，幾乎都快指到了對方臉上。

紅衣人那吊客眉陡地一挑道：「放肆！」

二字出口，手中白木杖霍地掄起，「叭！」一聲，磕在了吳慶手中長篙上！──

難以想像這一磕之力，竟是大得驚人！

吳慶更不曾料到，一時運力不及，只覺得手心一震，掌中長篙已忽悠悠脫手飛出，足足飛出四五丈以外，龍蛇入海般「颼！」地一聲扎入湖水之中。

事出突然，倒使得吳慶大吃了一驚！

他原是個精武技之人，自是容不得對方上門欺人，心念一動，正待向對方出手。

不意他心念方動，對方更較他要快上一籌，而且卽時付諸於行動。

一股尖風透體直刺過來。

紅衣人手中那根白木杖，有如毒蛇出穴，透着凌厲的一股尖銳風力，陡地破空飛點而至，吳慶自覺得當胸「心坎穴」上一陣發麻──

在全身一百卅六處大小穴道來說，「心坎」一穴最屬緊要，屬於死穴之一。

吳慶當然絕不容許此一生命攸關之重穴，受制於人，當時陡地轉身擰腰，向外錯出半尺，同時輕啓右掌，向着對方手中白木杖上切了下去。

紅衣人「吃吃」的一笑，似乎早已料到他會有此一手，不待對方招式遞出，先就抽招換式──

這一手的確施展的極爲漂亮。

白木杖一出卽收，突地一跳，放過了對方「心坎」一穴却改向「雲門」穴上落去。

吳慶心中乍驚，再想閃躲已是不及。

頓時，他只覺右邊半個身子一陣痠麻，遂卽動彈不得！

敢情他已爲紅衣人以定穴手法定住穴道。

這可是一件極爲尷尬而又無可奈何事情！

吳慶心裏明白，嘴巴也說得，就只是一樣──動彈不得。

紅衣人那張奸白臉，就在他眼前面，雙方距離不及二尺，清楚到連他臉上的汗毛孔都清楚可見。

吳慶只覺得一陣厭惡，驚懼道：「你……你想幹什麼？」

「還是那句老話，」紅衣人道：「我要你實話實說，你可看見了那麼一個人？」

吳慶厲聲道：「沒有──」

他說時怒血上衝，一張臉漲得通紅！

「我不信！」紅衣人一對死魚眼連連眨動着：「你這小子是存心給我找彆扭，我一看你就知道不對勁兒！」

「你……要怎麼樣？」

「怎麼樣？」紅衣人「吃吃！」冷笑着道：「我寧相信自己的一雙眼睛，用不着你，你先給我退到一邊去。」

左手一幌，「叭！」一掌，已推在了吳慶肩頭上。

這一掌看似無奇，其實却暗含着巧妙的勁道！

吳慶只覺得肩上一涼，足下一蹌，不覺後退了兩步──當他定身站住時，才忽然發覺到敢情自己已被他定住了穴道。

這種「定穴」手法，堪稱武林少見。

吳慶幼隨母親，曾學習「混元氣功」，這種功力的微妙在於可以自行運使氣機，打通穴脈關節，用以解開被封鎖穴道亦非什麼難事。

──他一時大意，連番受制於人，內心之羞憤自可想知，偏偏一時爲對方定住了穴道，行動不得，急怒之下，髮眉皆張！

紅衣人打量着他，「吃吃！」又笑了兩聲，遂卽輕揮右手，用留有長長指甲的手指，把衣衫拂了一下。

「憑你……還不配！」

說完遂卽移動脚步，向着吳氏母子所居住的草舍，緩緩走了過去。

在草舍前，紅衣人站定了脚步，白木杖信手一揮，「嘩啦！」一聲，已把堂屋兩扇門扇打得破倣開來。

門前破開的一刹，他瘦削的身軀，有如沙丘海鳥般的雙手開闔之間，已向屋內撲進去。

吳慶雖是身子動彈不得，可是心裏却是有數得很──眼看着對方這番舉止，眞不禁氣炸了心肺！

然而，緊接着高潮迭起，却是大大出乎吳慶意外──

紅衣人身子海鳥翻飛般的乍然入房內，不及彈指的當兒，却以着更爲快捷的速度又反撲了回來。

一進一出，不及交睫！

只是慧心人却能獨獨領會出這進出之間兩種身法的迥異之處──顯然他回來的身法，已不似前進時那般從容，而顯著相當的窘迫與狼狽！

在空中猝然一個倒翻之後，夾着噗嚕嚕一陣疾風聲，紅衣人身軀張慌的自空而墜，落在地面上。

──緊接着堂屋門前人影一幌，閃出了一個身着睡裙，鷄皮鶴髮的老婆婆！

吳慶心中旣驚復喜，却是不曾想到母親竟然會在這個節骨眼上，突然現身而出。

儘管是疾病纏身，看上去吳老夫人却仍然八面威風──一個身懷絕技的強者，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容許別人冒然侵犯的。

手裏緊握着那根鳩杖，老夫人那雙細小的眸子，狠厲的盯在紅衣人身上，那副樣子簡直像是要把他一口生吞下肚，紅衣人在她這般目光之下，禁不住心裏怦然一驚！

「大膽狂徒──」吳老夫人厲聲道：「青天白日，你這廝擅闖人家，意欲何爲？」

紅衣人驚魂甫定，自忖險爲對方一個病弱老婦所傷，不禁大大的不是滋味！

冷笑一聲他遂卽邁動方步，向前走過來。

「老乞婆，倒是看不出來，妳還是一個練家子，失敬──失敬──」

話聲一落，他身子陡地騰空掠起，捷若飛鷹的向着吳老夫人當頭落下來，手上的那根白木杖使了一招「撥風盤打」之勢，夾着一股凌人風力向着吳老夫人正面霍地揮落下來。

吳老夫人早已料到他會有此一手，她雖在重病裏，也絕不容許對方肆虐──

只見她瘦弱的身軀霍然向下一蹲，掌中鳩杖平着向上一舉，左手作半月狀向外劃了一個弧度。

那是一種看來極爲滑稽的動作，但是却含蓄着幾許「莫測高深」！

休看紅衣人那般猛烈的攻勢，竟然在吳老夫人這般近乎於兒戲的動作裏大爲狼狽！

雙杖碰擊之下，乒乓一聲大响。

紅衣人一如先前那般模樣，攻得快退得更快──

這一次似乎較上一次更爲不同，紅衣人怪嘯一聲，就空疾翻之下，倒退出三丈以外。

只是他落下的身子，再也難以兼顧平穩，兩條腿交义着一連後退了四五步，「噗通！」坐倒在地。

吳老夫人雖然施出了一式怪異絕招，奈何她體力過於衰弱，雙膝一陣發軟，蹣跚着一連後蹌了兩步，「碰！」一聲撞擊在門板上！

她遂卽以鳩杖拄地，穩住了搖幌的身子──雖顯狼狽，比起紅衣人來却還是光彩得多！

紅衣人一個咕嚕由地上躍起來，那張瘦削蒼白的吊客臉上，帶出了一種極爲驚異，難以置信的表情──

他回頭打量了一下岸邊的那艘大船不見任何動靜，遂卽再回過頭，把一雙死魚眼盯向吳老夫人！

吳老夫人似乎已由先後的兩招出手，伸量出對方的能耐，也就不再似一上來那般驚惶失措──

她儘管體力已十分不濟，却不得不強力振作而故示從容，當下手扶鳩杖，緩緩向前走過來。

紅衣人情不自禁的連連後退着。

若說是就此認敗服輸，紅衣人可是一千個不服，然而他却也無論如何不敢再向上來那般的冒失！

一進一退，約六七步左右──

紅衣人遂卽站定下來。

吳老夫人也扶站佇立不動。

紅衣人一雙死魚眼咕嚕嚕在對方身上轉着，忽然凌笑一聲道：「老乞婆，妳報個萬兒吧！阮大爺眼睛裏可是揉不進砂子！」

吳老夫人冷森森的笑着，頻頻的點着頭道：「阮大爺──！赫赫！這麼說，你一定就是那個叫阮行的混帳東西了。」

紅衣人這一次可眞是吃了一驚！不爲別的，只爲吳老夫人報出了他的名姓。

「妳──？」阮行神色一變道：「老乞婆，妳怎麼知道阮大爺的名字？」

「哼……」吳老夫人連聲的冷笑着：「混帳東西，你還是糊塗一點的好。」

一邊說着，她拄杖走到了兒子吳慶身邊！

打量着吳慶，她顯得沒有好氣的道：「練

武跟讀書一樣，要到用時方恨少，沒出息的東西！」話聲一頓，一隻枯瘦手掌倏地翻起，「叭！」的一掌擊在了吳慶後脊樑上。

她五指箕開，一掌拍下，却照顧了吳慶背後「啞門」「崇骨」「肩井」三處穴道。

雖然同樣的穴道上招呼，可是作用却大有區別，卽以吳老夫人所施展的這一手而論，顯然旨在開脈和血，三處穴門乍然一開，一股氣機已由老夫人掌心逼出，倏地透體而入。

吳慶先已在運施「混元眞氣」，自行開穴，只是一時未能衝開穴路，這時吃母親上面一掌力灌直下，兩股氣機倏地迎在了一塊，頓時融合貫通，身子霍地大搖了一下，一連蹌出了四步才行站定，身上穴道已被解了開來。

只是這一刹間，紅衣人阮行却也把握住時間，猝然間出手，再次向吳老夫人身邊攻到。

他想是心啣前恨，決心要施展辣手，給吳老夫人一個厲害，是以身形乍一攻到，手中白木杖「突！突！突！」一連點出了三團杖影，分向吳老夫人「天突」「天池」「天樞」三處穴道上點來。

這一手殺着，可較先前的那兩手要厲害多了。

紅衣人阮行心想着湔雪前恨，又以對方老夫人招式奇奧，乃引爲大敵，是以這一次出手事實上也是「處心積慮」的一招。

──這一招有個名堂，名叫「一杖三天」，所謂「三天」乃是指的「天突」「天池」「天樞」三處穴道，就穴位部署來說，這三處穴道，事實上已控制了一個人上中下三處要害。

阮行以無比內力，會合成煞，透過木杖猝然點出，一式三招，渾然一氣，端的是厲害之極！

吳老夫人想是未曾料到對方竟然會忽然向自己下此重手法，加以她體力至衰，想要對付他這般猛烈的招式，的確不易，也不容少緩須臾！

十數年以來，她潛心練功，雖然發明了許許多多的奇怪的招式，但是其中絕大多數只具形象，尙還有待推敲，要她整理出一套完整的對敵招式，却是不能。

雖然如此，那少數已爲她悟出的招法，却也無不各具妙理，頗有奇效，這些招法已深入記憶，可以隨時提出運用，也只是隨機應變，毫無經驗邏輯可供追循！

紅衣人阮行這一招來得至快至猛，隨着他進身的步法，杖梢連响三聲，强勁的力道，有如是破空擲出的三把飛刀，在同一個時間裏，分向吳老夫人三處穴道上點來。

吳老夫人陡然身子向後一仰，掌中鳩杖在她身子後仰的一刹間，一柱擎天的直豎起來。

──這一招看上去更覺得不倫不類！

然而吳老夫人所施展的每一個招式，顯然都是她智靈的結晶，無不具有奇妙效果！

如果你是一個有高深武功造詣，兼復具有極上智慧的人，你當能看出這些招式的特點每在於攻敵氣勢──換句話說，它的威力在於「攻心爲上」，其作用在於奪人心魄尤勝於奪人兵刃。

這些招式一經運用，果然威力至猛！厲害之處在於敵人心魄驚慄之下，自不能兼顧出手傷人，必欲先救自己才能再傷敵人。

阮行十拿九穩的發出了一招殺手，却是怎麼也不曾想到對方又施出了這麼一手更加莫測高深的招法──

就在吳老夫人豎起的鳩杖之下，阮行由不住一陣心驚膽戰──給他的感覺是無限惶恐，彷彿自己若不及時抽身，儘快抽身的話，對方那根鳩杖勢將要砸開了他的腦袋，或是搗進了他的胸肋。

好厲害的招法！

──以阮行這般身手，復久經大敵之人，竟然在面對吳老夫人的杖勢之下，感覺到無比恐惶，難所適從。

不容他多作猶豫，遂卽抽招換式，長嘯一聲，凌空一個倒折，向後倒翻下來。

吳老夫人的這一招，顯然並不是僅僅在於防守，却更兼有攻敵之勢──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阮行長嘯滾翻而出的一刹間，吳老夫人手中鳩杖已劈頭蓋頂的猛力揮了下來。其勢如狂風驟雨，杖上所帶出的風力，更似有排山倒海之勢，絕難想像出這等威猛的勁道，竟然會出自吳老夫人這般瘦弱的軀體。

阮行的身子一連在地面上打了幾個滾兒，等到他翻身躍起之後，才發覺到身上的一襲紅衣，已吃對方杖梢掃過撕成了兩片，非僅如此，尖銳的杖風，更在他前胸部位，劃開了尺許長短的一道血槽，殷紅的鮮血，汩汩的浸染着月白色的中衣小褂。

這一杖設若再前進寸許，阮行必然難逃「大開膛」之災，難保全性命，此刻雖說是皮肉之災，却也痛得他面色慘變，一個勁兒的由牙縫裏向咀裏抽吸着冷氣，活殭屍似的軀體更禁不住往後面一陣子踉蹌，差一點又坐倒下來。

吳老夫人這一招施展得至爲高明，武林罕見，設若在平時她病勢未曾大發之際，這個阮行是無論如何也難以逃開她的杖下，只是此刻這一杖顯然是已盡其全力──

她滿打算這一杖定能取對方性命，却未曾料到由於自己內力與行動未能配合到「恰到好處」，以至於大大削弱了這雷霆一杖的威力。

眼看着她瘦弱的軀體起了一陣子劇烈的戰抖，彷彿風擺殘荷，幾乎要倒了下來。

這般「將倒未倒」「欲倒不倒」，雖說甚見狼狽，可是正因如此，才能益見其功力之精湛！

吳老夫人何嘗不知道自己內裏的衰疲困窘尤其甚於表面，只是大敵當前，這個架子却硬要撐下來。

果然，阮行在三度失手，負傷之後，已喪失了自信！他發覺到這個老婆婆大非常人，就其所施展的各式武功招法而論，確是他畢生僅見，從而衡量這個老婆婆自非易與之輩。

須知阮行雖不過是甘十九妹座下一個聽憑差遣的管事奴才，只是他幼蒙軒主水紅芍垂青，賜以傳授武功，有一段時候，却曾與甘十九妹同堂習技，雖然論造詣難望甘十九妹項背，只是較諸武林各大門派之一流高手，並不遜色，有過之而無不及！──

是以自其跟隨甘十九妹出道以來，除了在「岳陽門」一掌門人李鐵心手中吃過一次敗仗之外，幾乎戰無不勝，自是有其神聖不可侵犯之尊嚴！

然而他的這份自尊與狂傲，却不啻喪失在吳老夫人的手裏。

心裏儘管充滿了恨惡怨仇，却是不敢再冒然向對方出招。

「奴才──」吳老夫人似乎已窺知了他的心境，手指着他道：「你膽敢再上來一次：：我必叫你：：血濺五步，杖下喪生：：：不信你就試試！」

阮行哆嗦了一下，確是不再移動。

一旁的吳慶正在怒視着他，由於吳慶心懷着方才的屈辱，隨時等待着出手之機，如此卒令阮行感覺到有兩面受敵之勢，更不敢輕舉妄動！

然而，這口氣他是萬萬吞不下去的，况乎他有强力的後盾，自是有恃無恐。

「老乞婆──」阮行凌聲道：「妳確知我是誰麼？」

吳老夫人拄着鳩杖冷森森笑道：「我不是已經叫出了你的名字，莫非你不是阮行？」

阮行怔了一下，心裏確實感到懷疑──

「這是誰告訴妳的？」

吳老夫人凌笑道：「我當然知道。」

答案是廢話一句。

阮行氣呼呼的翻着那雙死魚眼，身上的傷陣陣發痛，他很快的在胸前自封了幾處穴道，阻住了流血，雖然如此，那傷處吃冷風一襲，眞像是小刀子割肉一般的疼痛。由不住使得他一個勁兒的往嘴裏倒抽着冷氣，兩道弔客眉緊緊的擰在一塊。

「老乞婆！」他緊緊咬着牙：「妳既然知道阮某的大名，當然也知道阮大爺的身份。」

說到這裏，他冷森森的笑着，掀起兩片嘴唇，像驢子般的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齒，依然是狂態不改。

「老乞婆！」他說：「在你挿手阻攔姓阮的任務之前，我可要提醒妳，這件事不是妳所能阻擋得了的──而且妳顯然已經惹上了麻煩：：妳明不明白？」

吳老夫人冷冷道：「你竟敢恐嚇老身？」

「我說的是實情──」阮行確是夠狡猾的，立刻改變口氣道：「不過──如今妳仍可戴罪立功──」

「立什麼功？」

「嘿嘿──妳心裏明白。」

「我什麼都不明白。」

「好！」阮行冷下臉來道：「那我就告訴你──我現在已經可以確定我要找的人，就落在妳手裏，我要你把這個人交出來。」

「哼──」吳慶忍不住在一旁挿口道：「不知死活的東西，你此刻性命已在我母子掌握之中，尙還敢信口雌黃，我倒要看你怎麼能夠全身退離此地。」

說罷身形一幌，已閃身在阮行身側三尺左右，雙掌一錯，向阮行胸肋間攻出。

「且慢！」吳老夫人忽然制止道：「慶兒，你先退下──」

吳慶愣了一愣，極不甘心的向後面退了幾步。

阮行見狀「吃吃！」冷笑了兩聲，道：「識時務者爲俊傑，老乞婆妳不枉活了這麼一把子年歲，比起妳這個毛燥的兒子來確是要强多了！」

吳老夫人冷笑道：「無恥的奴才，你當老身當眞就殺你不得麼？」

說罷鳩杖平起，指向阮行面頰。

阮行有了前番三次敗跡和經驗，再也不敢心存大意，只驚得登時退後了三步。

吳老夫人那雙豆大的眸子在他身上一轉，道：「狗才，你所以敗而不退，無非是狗仗人勢，仗着有你主子爲你撐腰罷了！老身倒想要見識一下這個姑娘，是什麼驚天動地，三頭六臂的人物！」

話聲一落，遂卽看向吳慶道：「慶兒，你代爲娘去把船上那位姑娘請下來當面一談。」

吳慶心中一驚，這才知道母親所以持重的原因，原來她老人家竟然留意到舟中尙有厲害的高人。

想到了尹劍平嘴裏所訴說的那個甘十九妹之種種神威，吳慶不禁大吃一驚，當下應了一聲：「是！」

「用不着──」

三字妙語，宛如珠滾玉盤。

也就在這三個字方一吐出的一刹，只聽見「嘩啦啦！」一陣竹簾子捲動之聲，大船座艙前面所垂掛的一面竹簾竟然自行反捲而起，「叭打！」一聲，反搭在艙篷之上，緊接着一條人影，電閃星馳般的快捷，閃得一閃，已落在了距離大船泊處兩丈開外。

這般身手，足可當得上「不落痕跡」四個字！

吳氏母子頓時只覺眼前一亮，已與那個有「絕色」之稱的甘十九妹打了個照臉。

來人端的稱得上是美人胚子，瞧着她亭亭玉立的身裁，以及微風下所顯示出的玲瓏曲綫，僅此就足有「先聲奪人」之勢！

──她的臉你已無須再細爲端詳。

透過那一襲淡淡的輕紗，隱約可以窺見她美麗的面頰──那兩彎分起的蛾眉，以及黑白分明的那雙剪水雙瞳──這一切都似盪漾在充滿了神奇霧海裏，却又別具有「逼人」之勢！

吳慶只覺得喉頭一陣發乾，緊接着對方那雙隱藏在淡淡輕紗之後的眸子，已由他臉上掠過去，吳慶由不住下意識打了一個寒顫！

不過是一照臉的當兒，他已領略了對方佳人兩種截然不同的風華絕質，恰似在春風沐體的同時，兜頭蓋臉的傾以冰露！──

吳慶由不住足下一蹌，後退了一步才行站定。

相形之下吳老夫人却較他要鎭定多了。

「哼哼──」她一連串的哼了幾聲，厲顏向着兒子吳慶道：「這裏沒你的事，你且退下去。」

吳慶怔了一下，吶吶道：「是：：兒子遵命！」

他似乎不敢再看來人一眼，也不敢與母親含有强烈責備的眼光接觸，當下匆匆低頭向草舍步入。

來人──甘十九妹那雙剪水瞳子，透隔着眼前的一襲面紗，一直目送着吳慶的背影消逝草舍！

──之後，她那一雙目神，才移向吳老夫人！

「這是令郎？」

語音嬌柔，如新鶯出谷，只是襯以她冷寞的面色，却給人以無比冰寒之感！

「不錯！」吳老夫人回答的更冷：「姑娘敢情就是江湖上人稱的甘十九妹？」

「妳居然知道？」頓了一下她才點了點頭：「不錯。我就是。甘十九妹是我師門的稱呼，傳之江湖，竟是不脛而走！」

「那麼姑娘妳本來的名字是什麼？」

「我一定要告訴妳麼？」

「妳當然可以不說，不過我對妳已經很清楚了！」

「啊──？」甘十九妹冷峻的目光逼視着她：「後輩願聞其詳！」

「不敢當──」吳老夫人後退了一步，臉上充滿了仇恨，冷峭的道：「老身當受不起，姑娘何以會改了稱呼？」

甘十九妹淡然一笑，道：「那是看在妳的松鶴高齡份上，別無它意！我可以請教妳貴姓麼？」

「我姓吳──」吳老夫人冷峻的道：「老身幼承庭訓，守婦道女子之德，從不敢在江湖拋頭露相，這吳姓乃是先夫的姓氏，妳就稱呼我一聲吳嫗就是──」

甘十九妹輕哼一聲道：「前輩之意，是說我們女子不該行走江湖，更不該與男兒家一般稱强鬥狠了？」

「姑娘妳太聰明了！」

甘十九妹「哧！」的輕笑一聲道：「妳何不明說妳心裏所想說的？」

吳老夫人道：「老身心裏想的，姑娘又如何得知？」

「我當然知道。」甘十九妹一針見血的道：「妳何不直說出『女子無才便是德』！這

豈不乾脆了當？」

吳老夫人頓了一頓，點頭道：「人道妳甘十九妹錦心繡口，果然名不虛傳！只是妳須當記『聰明反被聰明誤』這句話！」

甘十九妹輕輕哂道：「我記住就是了，吳嫗，妳剛才說到對我很清楚，請妳說出妳所知道的。」

吳老夫人由於正適病勢發作之日，且知道甘十九妹之絕頂厲害，是以雖悉知對方爲仇人門下，儘管內心恨惡對方到了極點，却是萬萬不敢上來造次！是以乃借答對之際，强自緩和內在病機，强調氣息，以備必要時予對方致命的一擊！——

她雙手力拄着鳩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臉上的玫瑰紅斑，早已渲染成大朵紅雲——她的狼狽現在於她已無能來掩飾她的病態支離！尤其在敵人面前，她更不願顯現出這種窘態！

甘十九妹偏偏却瞧得她那麼仔細，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透過一襲面紗，細細的在她臉上移動着——把一切都瞧在眼睛裏，她心裏頓時有了一番見解。

吳老夫人冷森森的道：「我知道妳……妳叫甘明珠，我還知道妳的出身來歷。」

甘十九妹道：「說下去。」

吳老夫人道：「妳師父是水紅芍——」

甘十九妹倏地驚得一驚！

吳老夫人冷笑道：「妳師門早年原是在崆峒山冷魂谷定居，後來遷居至西崑崙，自立門戶爲『丹鳳軒』，令師水紅芍自此也就以『丹鳳軒主』自稱，是不是？」

甘十九妹眸子裏盪漾着一片迷離！

吳老夫人啞聲冷笑道：「令師水紅芍以艷姿名噪江湖，一身武功却是了得，丹鳳軒武功自命天下無敵，令師自負麗質天生，加以武技高人一等，由是目生於頂，爲所欲爲，不會把天下人看在眼中——」

「够了！」甘十九妹插口道：「吳嫗，妳的話可以告一段落了。」

「不！我還沒有說完。」

吳老夫人雙手用力拄着鳩杖，向前邁動一步，啞聲道：「誰知道鳳凰山一把火，把令師那自負天生絕姿的一張臉，燒得面目全非，慘不忍睹——」

「吳嫗！」甘十九妹一聲淸叱道：「妳說完了沒有？」

吳老夫人緩緩抬起細小的瞳子，注視向她道：「丫頭——妳少在老婆子面前神氣活現的，我與令師打交道的時候，妳這丫頭只怕還沒有出生呢！」

甘十九妹頓了一下，冷冷的道：「妳到底是誰？」

吳老夫人道：「我剛才已經告訴妳了。」

「妳丈夫叫吳什麼？」

「我爲什麼要告訴妳？」

「好！」甘十九妹緩緩上前一步，道：「妳雖然守口如瓶，但是仍然告訴了我很多，吳嫗！妳不覺得妳的行爲很愚笨麼？」

吳老夫人道：「願聽高論！」

甘十九妹冷笑一聲，道：「既然妳對丹鳳軒以及家師過去事知道的這麼清楚，妳當然知道我們丹鳳軒的戒條之一；是絕不容許妳這種人存在的。」

吳老夫人仰天啞笑了一聲，滿臉不屑！

甘十九妹道：「妳無須多說，我已經知道妳與我師門結有仇恨！」

吳老夫人冷冷「哼！」了一聲，她原是一個十分內在的人，如非在極特殊的情況之下，絕不願把心裏的事吐訴出來，更何況是所謂「隱情」！

是以，在她聆聽甘十九妹這番探測之後，仍然無動於衷。

甘十九妹輕輕嘆道：「妳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女人，守寡多年，猶能教子成人，其實妳很可以不必捲入眼前這個多事的漩渦裏，但是妳的倔强偏偏不此之圖，終於把妳甚至於那個兒子都帶入萬刦不復的死域裏！」

吳老夫人對於後半段話並不十分在意，前半截話，却使得她十分震驚！

她冷寞的看向甘十九妹道：「妳何以知道我是死了丈夫的寡婦？」

「這並不難知道！」甘十九妹冷冷的道：「丹鳳軒的仇人除了極少的幾個苟活江湖之外，可以說絕無僅有！妳既然言語之中，顯示出仇恨之意，這個仇恨多半是由妳那死去的丈夫身上而起。」

「爲什麼？」

「因爲敢與丹鳳軒爲仇的人，都不會尙還活在人世！因此——」甘十九妹一針見血的道：「我斷定妳仇恨起自那死去丈夫身上——」

吳老夫人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暗忖着好厲害的丫頭，一雙凌厲的眸子，也就情不自禁的在對方身上上下轉動了一週。

甘十九妹道：「既然妳不會否認，那麼也就證明我說的話不錯，殺夫之仇不共戴天，難爲妳竟能掩忍了許多年……實在是不容易！」

吳老夫人眸子裏現出了怒光仇焰，頻頻點頭道：「甘明珠，妳猜對了，十數年前，先夫喪生在令師之手，是我含辛茹苦教子成人，這多年以來，我無時無刻都在等待着復仇的時機，今天……總算讓我等到了……」

甘十九妹冷冷的道：「天下的事儘多不平，理論上說，似乎上天應該帮助妳復仇成功才是，但是結果却是妳復仇不成，反倒落得女子慘死，結局遠較現在更爲悲慘，誠然是人生一大遺憾恨事——」

吳老夫人陡然大怒，手中鳩杖方待掄起，却似忽然又止住了心裏的怒火，緩緩的放了下來。

「小妮子大言不慚——」吳老夫人冷森森的道：「妳何敢輕視老身？別人怕妳丹鳳軒的武功，有如蛇蠍，老身却不在乎，妳如心存輕視，可就是自己找死！」

甘十九妹冷靜的道：「吳嫗，妳說的不錯，我確實不能輕視妳的武功，非但是不敢心存輕視，簡直還有些畏懼！剛才妳與我手下動招時，我已看得十分清楚，那些奇特的招法，的確巧奪天地造化，令我心儀之至——」

吳老夫人臉上閃爍出一片陰沉，孤傲——敵人的讚美，自非虛假阿諛之詞，當係由衷之言，吳老夫人下意識似乎先已得到了克敵制勝的滿足。

但最不幸的是甘十九妹的話，顯然還有下文……——

「但是，」她接着說：「妳却絕非是我的敵手，今日之會，似乎早已註定了妳悲哀的下場！」

「胡說！」吳老夫人驚愕的道：「你憑什麼這麼認爲？」

「原因很簡單，」甘十九妹道：「因爲妳身罹重疾——已經大大的削弱了妳的這些奇功異式的功力，所以我幾乎可以斷定，妳絕非是我的敵手。」

吳老夫人呆得一呆，嚴峻的道：「妳的話不無道理，但是我的功力到底如何，却也並非妳僅憑臆測，就可以知道的。」

甘十九妹道：「那只有以事實來證明。」

吳老夫人倏地向左面跨出一步，掌中鳩杖微微携起一半，却把左手握向杖身，成了雙手握杖之勢。

——這種握杖的方式極怪，原因在於她左右手之間的空間甚大，差不多距離約在一尺左右。

甘十九妹明察秋毫，立刻有所覺查。

須知她生就冰雪聰明，透剔玲瓏，武功智慧，都稱得上極流境界，出道江湖戰無不勝，觀其原因，主要的乃在於「知敵」二字。

這個道理很簡單，即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對於莫測高深的敵人，她一向引爲大戒！

吳老夫人的話不錯，她忽然覺出對方這個老婆婆的波譎雲詭，有再待觀察的必要。

眼前吳老夫人所擺出的這一個杖勢，尤其令他有「虛實莫測」之妙！

甘十九妹以百戰百勝之威望，可不願因輕敵大意而爲自己留下敗蹟，她尤其能够體會出一個成功者「愛惜羽毛」的重要性！

是以，在吳老夫人擺出了敵對的姿態之後，她却不急於迎戰，當下淺淺一笑，反倒向後面退了一步。

吳老夫人沉聲道：「甘丫頭，妳少逞口舌之利，且把妳丹鳳軒的秘功儘情施展出來，看看能奈我何！」

甘十九妹冷聲道：「我不會讓妳失望的，只是在妳我對手之前，却仍有一件事要弄個清楚——」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才又接道：「——我想對於這件事，妳已不必再多隱瞞，尙請妳賜告實情才好。」

吳老夫人「哼！」了一聲，放下了鳩杖道：「有什麼事，妳問吧！」

甘十九妹道：「妳當然知道，我們這一次的見面，只是一個巧合，其實我來這裏，並不是爲了我妳才來的。」

吳老夫人點頭道：「怎麼樣？」

甘十九妹冷冷的道：「我是專爲找一個人來的，這一個人，多半就藏在妳這裏。」

吳老夫人冷冷笑道：「什麼人？」

「岳陽門孽徒，依劍平！」

吳老夫人搖搖頭冷漠的道：「我沒有聽說過這個人。」

嘴裏雖這麼說，可是心裏却暗自爲尹劍平慶幸不已，他因先已聽過尹劍平對此一結仇經過叙述甚詳，並知甘十九妹將尹劍平之「尹」誤聽爲「依」之一節，現在果經證實，當下心內暗笑不與說破。

甘十九妹聽了她的回答後，搖搖頭道：「不可能，妳在說謊，妳的神態早已經告訴了我實話。」

吳老夫人道：「我已說過了的話，不再重覆。」

甘十九妹一笑道：「那也不要緊——阮行聽令！」

一旁的阮行頓時上前一步，躬身道：「卑職在。」

甘十九妹道：「姓依的一定就在這幢房子裏，你去給我把他搜出來。」

阮行應了一聲：「是！」遂即開始行動。

他先前雖然受有杖傷，但經過他止血，並迅速包紮之後已不碍事。

眼前吳老夫人有甘十九妹對付，正可見機立功，當時身形一轉，正待向茅舍撲進去，不意吳老夫人陡地身形一轉，如旋風一陣，已擺在了他面前。

「狗才敢爾！」

嘴裏喝叱着，掌中鳩杖霍地一擺，正待向阮行身上擊去，猛可裏身側一股疾風襲過來。

吳老夫人轉過身來，才發覺到出擊者甘十九妹的一隻手正放下來。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雖祗是擧手投足，吳老夫人已立刻感覺出對方驚人的實力，頓時使得她大生警覺，不敢妄加向阮行出手。

——只是她却不甘心任人欺凌！

適巧吳慶正由門內蹿出，見狀遂即向阮行迎過來。

吳慶心啣前番被阮行定穴之恨，一直在找尋機會報復，見狀自是不肯放過，身子一縱上來，雙掌平胸推出——「排山運掌」直向阮行前胸攻到。

阮行身子一個倒仰，翻出丈許以外——

站定之後，他狂笑一聲道：「又是你這個小子，手下敗將還敢稱能？看我不收拾你。」

說罷正待撲上，却聽得甘十九妹冷笑道：「强將手下無弱兵，你休要小看他，方才你僥倖得手，不見得這一次你就能勝得過他——」

透過那襲面紗，目光轉向吳老夫人，她微微一笑道：「吳嫗，妳敢莫是有什麼話要交待妳這個兒子吧！」

吳老夫人心中頓時動了一動，臉上一陣發窘，暗驚道：這個丫頭，果然心思過人，居然連我心裏想的，也都能猜測出來，的確不可輕視——

但是事關兒子生死，却也不能不說。

當下，她冷冷一笑道：「妳說的不錯，小兒方才落敗，只是昧於上來無知，過於大意，此刻當着妳面前，就讓他討教令高足幾手高招，看看勝負如何？」

甘十九妹頷首道：「這樣很好。」

話聲一頓，遂即向阮行吩咐道：「吳家兒子內力充沛，你看他一雙眸子，當可知道他長於『練炁』之功，小心不要給他太過於接近你即可無妨！」

阮行冷笑道：「姑娘放心，卑職足可以應付得了他，十招之內即可叫他一命歸陰！」

吳老夫人「哼」了一聲，說道：「那可不一定！」

一頓，她關照吳慶道：「慶兒——這厮杖勢看來得了他主子一點心法，不成氣候，不足爲慮，你只要施出我傳授你的『風月劍法』諒可從容應付。」

吳慶應了一聲，一振手腕，將長劍抽出。

阮行已怒哼一聲，猝然撲向前來，他似乎長於空中狙擊，身形倏地騰起——

疾風聲中，掌中木杖已平直的向着吳慶頭上猛擊下來。

吳慶身子向左一閃，阮行一杖落空，可是他緊接着一個滾翻之勢，掌中杖由下而上，霍地倒捲起來，反撲向吳慶面門。

這連環二杖一氣呵成，施展出來眞有排山倒海之勢，妙在這第二杖施展得較前一杖更爲疾猛，攻人以倉促，使之防不勝防。

吳慶顯然吃了一驚，長劍向外一揮，「叮噹！」一响，平壓在對方的杖身之上。

緊接着他一長身騰身而起，眞有「起若奔雲」之勢，起落之間，已閃向阮行身形右側，劍光一閃，這口劍直向阮行左肋間刺過去！

阮行怪叫一聲，橫過劍身來想去磕開對方的劍身，無奈吳慶却在這時，陡地搶近一步。

——却聽得甘十九妹一聲淸叱，道：「快退——」

阮行也曾料到有此一着，只是碍於對方劍勢來得太快，聆聽之下，點足飛退，却似乎略慢了半步！

「哧——」一股尖風穿過去。

阮行這襲紅衣今天是多災多難，順着吳慶劍勢之下，又行劃開了尺許長的一道破口！

看上去可眞是險到了極點。

阮行一招失手，却未曾忘了敗中取勝的絕招，左手向下一沉，魚躍鳶飛般的穿了出去。

「噗！」的一掌，擊中在吳慶肩頭上。

吳慶痛呼一聲，霍地向外跌出。

阮行倏地騰身而起，揮杖如龍，趕向吳慶正面猛擊下來，却又犯了輕敵的大忌！

這一剎可眞是高潮迭起！

阮行這一杖方揮出一半，甘十九妹忽然嘆息道：「蠢材，你上當了！」

話聲才吐出一半，吳慶已施展出「風月劍法」中的「吞月氣影」一招。

「唰！」的一聲，劍光像是一輪寒月倏地跳昇而起，直向着阮行臍上腹下那一幾方寸之地掃劈過來。

這一劍眞當得上狠厲之極！

阮行顯然神色大變，値此一息相關，他萬難逃開這一式凌厲的殺手，由不住驚出了一聲冷汗！

幾乎連吳老夫人都不曾驚覺到，甘十九妹竟然在此一剎間騰起了嬌軀——其快如電，只一閃，已掠向當空。

像是風捲殘雲，又似長虹經天——總之，那種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隨着她落下的身子，帶出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一隻白皙手掌霍地向下一分，已抓住了阮行衣領，緊跟着向外一抖，像是球也似的，已把阮行給摔了出去！

値此同時，她的一隻脚尖，也踢了出去，不偏不倚的正好踢在吳慶那口長劍之上，「嗆」然一聲脆响，這口劍霍地反彈而起，帶起了一道銀光，自吳慶掌中脫出，足足穿起十數丈高下才隱沒於穹空蒼冥。

吳慶嘴裏「啊！」了一聲，身子由不住向後打了個踉蹌，隨着他揚起的右手，不啻門戶大開。

甘十九妹這一剎果眞要取他的性命，當眞有如「探囊取物」，只是她自恃身份，却似有所不屑，儘管是如此，她也有意要對方吃些苦頭，隨着她落下的軀體，玉腕輕翻，半襲長披，扇面似的撩起來，吳慶不過才似沾着了一點邊兒，遂即被摔了出去。

誰的人有誰護着，這可是一點不假。

吳老夫人顯然對於甘十九妹的介入極表憤慨，你看她老邁病弱，一旦貫注精神，猶是餘勇可賈！

只見她冷笑一聲，霍地挺軀而前，鳩杖一吐，「噗」的一聲，抵在了吳慶背後，阻住了他疾翻猛退的身勢，緊接着，鳩杖一振道：「閃開！」

吳慶身子一歪，踉蹌一旁，現場可又成了吳老夫人與甘十九妹，兩個正主兒對峙之勢。

「甘丫頭！」吳老夫人滿臉怒氣的道：「妳如自恃武功，看我們吳家人好欺侮，那可是想錯了——」

一面說，由不住氣勢上湧，一張瘦削的臉脹成了通紅，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陣子嗆咳，一時間瘦軀疾顫，良久，才嗆出了一口濁痰！

甘十九妹靜靜無聲的注視着她。

吳老夫人咳出了那口痰，才似乎心情鬆快了一些，頻頻的發出沉重的喘息聲，連眼淚都流出了，雖然如此，她仍然嚴謹的監視着眼前的甘十九妹，提防着她的突然出手。

甘十九妹輕輕冷笑，道：「吳嫗，看起來妳的病勢確是不輕，這般樣子，只怕臨牀就醫已嫌不及，妳居然還敢强自出頭，豈非是自己找死！」

這番話固係說得狂傲自大，却也多少暗含着有同情憐惜的情意，偏偏這些都非吳老夫人所能聽得進去的，却反而更增添了她無比的怒火！

「好個無恥丫頭……」吳老夫人氣得聲音發抖：「我的病關妳屁事……如果妳認爲我有病就怕了妳，那可想錯了，丫頭，別覺着妳那兩手打遍天下無敵手，在我老婆子跟前，說不定今天叫妳丢個大臉……」

說到這裏，想是由於情緒的過於激動，又自引發了一陣疾咳！

這一陣子咳聲，看起來較之前一次更爲劇烈，到臨了所唾出的那口痰，顯然是「血紅」之色！

吳老夫人似乎並不介意，抖手指向甘十九妹道：「賊丫頭，我越看妳的這副神態越跟當年妳那個師父一個模樣，這可眞是有其師必有其徒……看見妳我的氣就不打一處來，等殺了妳以後，再到丹鳳軒去找妳那個老鬼師父算賬……」——鳩杖往空中一舉，她厲聲道：「來吧，丫頭，拔出妳的劍，我等着妳的。」

甘十九妹冷笑一聲道：「不知死活的老太婆，我原有憐惜之心，打算待妳交出我要找之人，對妳母子網開一面，既然妳一再催促，自己找死，可就怪不得我劍下無情了！」

說到這裏右手輕起，已經握在了胸前那口短劍的劍柄上，登時一股冷森森的劍氣，向着吳老夫人撲面襲了過來。

吳老夫人何嘗不知道對方的厲害，只是她生性急烈，嫉惡如仇，況乎眼前情形，除了放手與對方一拚之外，別無良策，是以才迫使她放手一搏！

然而，眼前這一蓬冷森森的劍氣，却又使得她頭腦頓時爲之清醒不少！——她畢竟大病纏身，難以在功力方面與對方頑抗，況乎這其中，還牽扯到兒子吳慶。

拳術漫談

鐵拳

賴嚴霜

一般人談到拳擊方面，總是想起了鐵拳，鐵拳這句話包含兩樣意思，一種意思就是拳頭堅如鐵石，另外一種意思是指權力而言的，換句話說，那一拳打中對方的身體，就像是用鐵搥蔽打那麼沉重，故此，對於硬橋硬馬的武林高手，總是喜歡把他稱做鐵拳或鐵臂，這種觀念現時已經落伍了，眞的武林高手，不一定是拳頭特別堅硬的，比較鐵拳更加重要的就是身型手法極端靈活，能夠在對方發招之後並未收回之際，乘虛出擊，最顯著的一個例就是李小龍，看見過他眞人，都知道他僅有一百三十磅重，最輕的時候是一百二十四磅，個子並非高大，而且那雙拳頭並非特別巨大，屬於大拳如斗那類，手臂也不見得粗壯，特別是一雙脚，簡直可以說他兩條腿是很瘦的，殊不料他打盡了天下英雄人物，奪取兩屆的萬國搏擊冠軍，當時參加搏擊的高手，包括日本空手道，南美洲拳王，羅馬摔角冠軍，以及美國拳擊好手，多數是體重超過一百八十磅的，有些人一拳能夠打裂拳力測驗機，重達七百磅，李小龍在拳力測驗機上面打得最重一次，僅有三百五十磅而已，在體型和拳力方面，都是相形見拙的狀態之下，他居然每出必勝，而且沒有輕微的損傷，可見他的確有些功夫，絕非靠着鐵拳鐵臂取勝。

事後才知道李小龍的功夫就靠一個快字，先要打得快，然後談得上發拳是否沉重，踢脚亦屬如此，再者，打得快之前必須看得準，如果看不清楚對方的拳路，設法打在他最致命的地方，再快也沒有用，簡直可以說李小龍的威力，就是三個字，既然看得準，打得快，而且變化多端，不易捉摸。

李小龍曾經對他的門徒說知，根本上拳術並非整套打出的，僅憑一兩招便可取勝，故此，他把這種拳脚稱做截拳道，表示對方發拳，他在對方發招之後閃打，或者截住他的拳或脚，乘機出擊，故此，稱做截拳道，雖然，他這樣說似乎有些誇大，但在事實上，如果能夠看準對方的拳路，乘機截住來勢，隨即發招，當然是勝過呆打慢踢的。

李小龍在美國設館之際，多次跟上門踢盤的拳王應戰，總算是一拳就定勝負，有時他還沒有起脚，已經獲勝。對付歐美的拳手，李小龍很喜歡用軟掌，對方發拳，總是右手稍爲向後然後出擊的，不管那一擊向中路打出的，抑或對面門發拳，他習慣了跟拳王交手，絕不退後，對方發拳，右手剛剛退縮少許，還沒打來，他已經早作準備，把右手或左手稍爲提高，準備接招，對方不管向額角抑或向他的胸部打去，總是給他提高少許，一隻手擋住，其實不是擋住，只是碰了碰，稍爲滑過對方的手臂，便即用軟掌向對方的眼鼻之間打下去，五隻手指看來很軟，打在眼上，那就不軟了，此人立刻痛到失魂，掩眼倒下來。站在旁邊觀戰的人，還沒有看見他們如何交手，便即發覺對方倒下來，可見李小龍這一個軟掌打得多麼出色。他剛剛發出軟掌，右脚已經準備踢起來，更妙的是這一點，如果對方起脚，他能夠稍爲閃避，移步換形，仍然用那條向對方已經踢出的脚彎踢出，對方所踢的脚落空，腿彎却中了脚，那種痛楚也是很難忍受的，就算沒有倒下，也無法招架李小龍連續踢出去的三脚。

李小龍綽號李三脚，而是說他習慣了用旋轉的方式轉身踢脚，整個軀體旋轉，其快如風，轉到那一個部位然後起脚，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總之，先行轉動，然後踢脚，這一脚踢得又快又準，一脚打在肋骨上面，有如打木板，普通人實在捱不起，登時肋骨打斷，要是踢在額角或腿彎上面，對方都無法應戰，李小龍一個轉身就踢出一脚，或者連踢幾脚，三次轉身，那就已經踢了十多脚，沒有捱過他拳打脚踢的人，很難估計他快到甚麼程度，故此，他有李三脚之稱。

李小龍穿了唐裝衫褲，在唐人街的街道上走動，看來好像一個很普通的掌櫃先生，怎料他是名震天下的一個武林高手呢？從這方面看，可見彪形大漢練習到兩條手臂比鋼鐵還硬的那種江湖好漢，未必是他的對手。

泰國拳特別重視一雙脚，泰國的拳王往往飛脚練習踢沙包，他們所踢的是皮沙包，普通人踢一世也沒法把它踢爛，可是，泰國拳王隨時連踢幾十脚，把新買回來的皮沙包踢爛，裝在沙包裏面的沙石傾瀉出來，可見他們碰頭就起脚那種戰術，絕非普通用拳打脚踢的人能夠應付得來，事實上脚比手粗壯得多，一經打中，不是折骨就是眼爆，簡直無法再戰，所有泰國拳王都是以脚取勝的，那些拳王很少超過一百四十磅，如果他們穿了一件夏威夷在街上走動，飄飄欲仙，很難想得到他們却是威震一方的戰士。

日本空手道有兩派，一派是以雄健取勝的，特別有名氣的一個高手叫做大山，在美國經常表演，能夠跟黑牛相鬥，不用西班牙鬥牛勇士的紅布和長劍，只用一雙手，黑牛直衝過來，他瞬即閃開，連閃幾次，然後一手抓住牛角，另外一隻手以日本空手道的掌刀的姿勢劈下，生牛的角居然給他一掌劈斷，在場看見的觀衆，都驚奇不已，這是以力取勝的。另外一派則以快打慢取勝，這一派的冠軍和亞軍兩人，前幾年曾經來過香港，在某空手道的會場當衆表演，兩人出手踢脚，其快如風，跟着叫當時在旁觀看的高手出戰，冠軍和亞軍都有這種氣概，指明一處看做攻擊的目標，就說是左邊臉孔吧，如果對方向他進攻，拳打脚踢，任何一處都可以看做攻擊的對象，至於他，却只限於打擊對方左邊的臉孔，而且只准用掌或用拳，不准踢脚。即使如此，仍然很快就把對方擊倒，可見他們朝夕苦練的仍是又快又準這一句話。

就算摔角方面，也沒有多少改變，以前羅馬摔角的高手俱是體重超過二百磅的，近年這一派高手都輸給體重較輕的選手，就因爲體重較輕的人可以閃避靈活，而且集中力量向對方某一處出擊，這些人不必把對方壓倒，只是鎖住對方的手臂，使他無法動彈，便可取勝。

他在螢光幕上面露臉，接連擊敗十七個高手，獲得冠軍的人，高五尺十寸，體重僅有一百五十磅，以摔角來說，這樣輕的一個冠軍，實在罕見，他在蘇聯戰勝了巨無霸之後，以輪迴方式到歐洲各地表演，同時接受任何人的挑戰。

這一連串的變化，反映出各種搏擊，最重要的是擊倒對方，並非靠着體重驚人，或者拳頭夠硬，然後有機會戰勝。

一想到兒子吳慶，吳老夫人頓時心頭一陣發涼，情不自禁的向着吳慶看了一眼——吳家唯一的獨子，他的性命也很可能難以保全了！

這一突然的觸念，頓時瓦解了吳老夫人凌厲的戰志！

「不行！」她心裏想着：「我不能叫他也跟着我一塊死，我要讓他想法子活下去……」

一片「親情」的慈暉在她一臉上盪漾着。

「慶兒……」她終於忍不住道：「這裏沒有你什麼事，你去吧，打你的魚去吧。」

吳慶怔了一下，怎麼也想不到母親竟然會在這個最要緊的關頭上，對自己說出這麼一句話，不禁一時愕然。

「我……」吳慶吶吶道：「娘……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我不去。」

「傻小子！」甘十九妹冷冰冰的揷口接道：「天下父母心，你娘的意思是要你逃命，這還不懂麼？」

吳慶臉色一紅，奇怪的是他自一開始起，明知道對方這個少女就是「甘十九妹」，可是却難以向對方表現出强烈的敵意，這是一種微妙的感情作祟，主要是他已爲甘十九妹那種天姿國色，一上來就鎭壓住了。

吳老夫人看見了這副模樣，禁不住心頭火起，厲叱一聲道：「畜牲——你沒有聽見我的話麼？還不快滾！」

吳慶並非愚笨之人，爲甘十九妹這麼一提，忽然觸悉母親用心，頓時心如刀割！

他搖搖頭，悲憤的道：「我……不走……娘……要活要死，我們都在一塊。」

吳老夫人先是一呆，緊接着怒由心起，身子一陣發抖，用力的搗着手中鳩杖：「好個畜……牲，你居然膽敢不聽我的話……眞是氣……氣死我……了！」

吳慶正要說話，面前人影一閃，阮行已攔在他面前，這傢伙險處逢生，居然豪氣不減。

一擺手中杖，他怪聲怪氣的道：「小子，你想走，沒那麼好的事！今天就是你的黃道吉日，你小子預備，也好到閻王老子那邊報到去了。」

「對了！」甘十九妹道：「你給我好好的看住他。」

目光一轉，她遂向吳老夫人道：「吳嫗，妳打的好如意算盤，慢說我不容你這麼做，就是妳兒子自己本身也不會同意，這是他的孝心，妳可不能一廂情願哩！我看妳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吳老夫人臉色一陣發白，忽地怒嘯一聲，瘦弱的軀體陡地騰縱而起，疾若流星般地直向着甘十九妹頭上落下去。

甘明珠早已料到了她會有此一着，就在她身子方一落下一刹，足下適時邁動，施展的是「丹鳳軒」獨門秘功，咫尺天涯，換身之術。

即見她足下微一錯步，嬌軀已翩若飛鴻般的移出了丈許以外。

吳老夫人那麼疾猛的一個落勢，竟然會撲了一個空。

高手對招常常是嚴謹綿密，一點空隙也疏忽不得，吳老夫人這一動肝火，無形中可就自暴其短——

甘十九妹何等精細之人，自不會錯過此一刻良機。

就在吳老夫人身子方一落下未曾站定的當兒，她已把身子陡地欺近了過去，左手一分，劈出了一股尖銳的風力，向着吳老夫人右肋部位出手揷過去。

吳老夫人頓時吃了一驚，對方的厲害在於力道招法的相互配合，就此兩點來說，都當得上無隙可擊！

吳老夫人頓時感覺出本身的護體眞力，難以當受得了對方的那種「透點」攻勢。

所謂「透點」即是聚積內力於某一細小部位作「點」的攻破，是以吳老夫人乍然覺到本身護體眞力無能防止時，對方一隻纖纖玉手已臨近肋前，一種尖銳的力道猛然加身，使得她由不住發出了一陣子驟咳！

却也不要小看了她，這個老婆婆確實有些古怪，再者她閉門造車所研究出來的那些奇異招式，確實具有莫明其妙的威力——

現在，就在甘十九妹這隻手眼看着它將穿入她的胸膛，値此性命相關的片刻之間，吳老夫人忽然身子向後面一弓，霍地一個倒翻——

那是一種十分怪異罕見的動作，眼看着吳老夫人瘦削的軀體在一個倒折之後，足足飄出了八尺以外，甘十九妹的那一式「如意揷手」竟然破例的走了空招。

非但如此，吳老夫人身子一經站定，手上的鳩杖已然攻出——又是一手不見經傳的奇怪招法。

那隻鳩杖席捲着如同一條鬧空烏龍，在這個揮出的姿態裏，三度起伏，疾風裏滙集出一天杖影。

甘十九妹顯然充滿了驚慌，在對方這般疾猛的攻勢裏，她竟然無懈出手，被逼得後退出丈許以外。

吳老夫人雙手端杖，目注着甘十九妹喘成一片。

「丫頭！」她頻頻喘息着道：「妳可看見了……？妳不是我的對手……的。」

甘十九妹緩緩抬起一隻手，把罩遮在臉上的那一襲面紗摘下來，頓時現出了本來面目。

吳老夫人由不住身子劇烈的抖顫了一下：「老天！」她心裏情不自禁的叫着：「這簡直是水紅芍當年的化身！」

在她印象裏，當年的水紅芍與今日的甘十九妹，這兩張臉幾乎一樣。

看着這張臉，吳老夫人由不住興起了一腔宿仇，也就更爲激動，那雙持杖的手抖成了一片！

幾乎是一種習慣，每在殺人之前，甘十九妹總喜歡揭開她臉上的那襲面紗，其實動機不過爲使自己能夠看清楚敵人的動態而已，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決戰前的一種暗示。

「吳嫗！」她打量着吳老夫人道：「這些怪異的招式，妳是從那裏學來的？」

吳老夫人凌笑道：「妳可是害怕了？」

「的確是怪異的很！」甘十九妹道：「我不得不承認妳這些奇怪的招法是我生平所僅見，只是我方才已經說過了，雖然這樣，妳最後仍然是難逃一死！」

「哼……妳是作夢！」

嘴裏說着，吳老夫人身子微微向下一蹲，手上木杖垂鼻直立，確是豪氣干雲！

甘十九妹身子滴溜溜向左面一轉，在那個方向她站立了一小會兒，又轉向右面，只覺得仍然無懈可擊！

對於甘十九妹來說，這實在是意想不到的驚訝，她確是弄不清吳老夫人這是一種什麼招式，只覺得在她環身四週圍繞着一層凌厲的殺機，任何一個角度，都不適宜向她攻擊出手！

在一連掉換了幾個角度之後，她仍然回到了原來的正面，遂即從容站好。

「的確高明！」甘十九妹打量着她，一雙翦水瞳孔裏充滿着機智與恨惡！

吳老夫人「哼」了一聲道：「丫頭，我老實告訴你吧，這些招式是我二十年苦心功力所研究出來，專爲對付妳們丹鳳軒武功……」

想係她情緒過於激動，說到這裏氣機內溢，整個瘦軀不停的前後擺動着，那副樣子像是細紮在旱田地裏的一具 草人！（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